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天龙甲

(下)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第十六章 重整堡声 严阵以待

璇玑道：“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连拔草扫地的事都要动手，不过，目下的璇玑堡，处境十分凶险，召请一个武功不好的人来，等于是多召一个冤魂。”

第十天，于佩竟然已可以下床走动，几个轻伤的人，大都已经复元，重伤的也都减轻了不少。

庄璇玑取出了很多的银两，把重伤的人，全部遣离了璇玑堡。给他们的银钱，足可使他们伤愈后成家立业。

她准备遣走所有堡丁。

但伤势痊愈的人，都坚持不肯离开。

四大凶煞和陈振东等，逐渐的熟悉了璇玑堡的形势，但也更为忙碌起来。

璇玑堡中的人，又减了很多，但每个人都已可以担当工作。

这天午饭之后，马鹏、高空、王杰、柳媚聚在了一起。

王杰冷然一笑，道：“柳媚，这工作如何？”

柳媚道：“很好啊！四大凶煞会拔草、扫地，传扬到江湖上去，只怕是没有人会相信。”

马鹏叹一口气，道：“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不过，璇玑堡的地方太大，靠咱们几个人，加上这几个堡丁，实在照顾不到，诸位应该帮帮我，要求庄姑娘增加一点人手。”

柳媚道：“庄姑娘不是说过了么？如若召请的人武功不好，那是害了他们，多一条冤魂，对咱们也没有什么帮助。”

马鹏道：“话是不错，但咱们人手太少，连布哨都不够用。”

高空道：“马兄，咱们看到的问题，我想庄姑娘早已看到，她可能有意在磨练咱们，想想看，诸位用执剑之手，握住了扫地的扫帚，有的人，都很难有出手的机会。”

王杰双手一挥，十几种暗器，脱手飞出。

这都是重型暗器，有铁胆、金镖，还有两面钢钹。

挟带疾劲的金风，冲入了剑光之中。

但闻一阵铿铿锵锵的金铁交鸣之声，飞闭起了一连串的火星。

那些黑衣武士的手劲很大，剑上的力道，十分强大，所有的重型暗器，大部份都被剑光磕飞。

王杰打出了一把暗器之后，高声说道：“试试看咱们联手合搏的威力。”

马鹏道：“好！大家上。”

上字出口，刀已出手。

应声惨叫，一个黑衣剑士，被一刀穿心而死。

高空、柳媚也卷入了剑光之中。

庄璇玑传四人这一招合搏之术，完全是以四个人的极峰成就，揉合而成的一种变化。

每个人，都把本身的武功最高成就，揉合于一起发挥出来。

高空指点、掌指，加杂了他空手入白刃的特殊造诣。

柳媚的弹指飞毒。

王杰的暗器，各种不同的暗器，飞刀、银梭、金针。

马鹏的“穿心一刀”。

没有方法能形容出，四人配合出手的快速、威势。

那密密的剑幕，完全无法阻止四人合手的一击。

一流的剑手，也无法抗拒这等凶厉、霸道，再加上相互巧妙的变化。

只不过四五招，九个剑士，全都倒了下去。

如此强大的合击威力，连四大凶煞自己也有些惊愕。

马鹏呆了一呆，道：“好厉害啊！二人同心，力能断金，咱们四个的联手合击，足可和天下第一高手一搏了。”

柳媚道：“第一次，我只觉得很厉害，这一次，却证明了，不但厉害，而且，简直是厉害的要命。”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接道：“不是你们厉害，而是他们太差了。”

马鹏霍然转身，道：“什么人？”

“我！”一个身着淡青色长衫的中年人，不知何时，已站在大厅前面的石阶上。

好像他一直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这场搏斗。

他手中执着一柄摺扇。

很潇洒的挥动着，脸上，带着一抹轻淡的笑意。

马鹏冷冷说道：“你没有名字。”

青衫文士道：“有！”

柳媚道：“那就报上名来。”

青衫文士道：“璇玑堡的庄璇玑呢？”

柳媚道：“你也配见庄姑娘。”

青衫文士摇摇手中的摺扇，道：“正像你们不配问我的姓名一样。”

柳媚道：“你好狂。”

青衫文士道：“你的弹指飞毒，是压箱的本领，何不对在下试试。”

柳媚怒道：“试试就试试。”

举步向前冲去。

高空伸手抓住了柳媚，道：“没规矩不成方圆，咱们听马老大的。”

马鹏轻轻咳了一声，道：“你要见璇玑姑娘？”

青衫文士道：“对！我要见庄璇玑。”

马鹏笑一笑道：“那并不困难，只要阁下过我们这一关。”

青衫人点点头，道：“你们一齐上呢？还是一个一个的来？”

马鹏道：“你连我们四个人联手之势，都不放在眼中，看样子，自然不会和我们单打独斗了。”

青衫人道：“单打独斗，你们只是受一点教训而已，但如你们四人联手，那就很难说了，也许，我会失手伤了你们。”

王杰冷冷说道：“说你胖你就喘起来了。”

青衫文士道：“最好的证明，就是四位联手一击。”

高空也有点火了，冷笑一声，道：“朋友，太托大了。”

马鹏道：“好吧！绑下既然一定要较量我们一下，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人太狂傲，但他的举止却又很从容，这就使得四大凶煞都有了警惕

之心。

马鹏回顾了高空一眼，道：“高兄弟，你先上如何？”

高空道：“在下遵命。”缓步行了出来，直走到青衫文士的面前，笑一笑道：“阁下如此托大，必有特殊的武功了。”

青衫文士笑道：“这要武功上分出生死的事，不是说几句大话，就可以了结。”

高空道：“在下高空，先来领教。”

青衫文士道：“我知道，你有一双妙手，小心你的手，如是被伤着啦！那就不妙了。”

高空道：“动手相搏，生死由命，何在乎这一双手。”

忽然扬手一掌，拍了过去。

青衫文士摺扇一张，忽然间幻出一片扇影，高空点出的一指，生生被逼了回来。

没有人能说出那是什么样的招术。

至少，高空就没有见过这种武功。

高空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所以，他立刻退后了三步。

双目盯注在那青衫文士手上的摺扇瞧着。

青衫文士笑一笑，道：“怎么？不攻了。”

王杰冷冷说道：“马老大，这一阵，该我的，怎么要高兄弟抢去了。”

口中说话，人却大步行了出来。

马鹏没有阻止。

青衫文士哈哈一笑，道：“我可以让你们四位一齐上，何在乎你们车轮大战。”

马鹏道：“幸好，我们四大凶煞，也不是什么侠义英雄，阁下这几句话，对咱们没有什么多大用处。”

王杰冷笑一声，道：“小心了。”

忽然一扬手一道寒芒，挟带着万千银针，电射而出。

双方距离很近，王杰又全力出手，这一击凶狠无比。

青衫文士右手一挥，忽然间，又闪起一片扇影。

就像有千万把的摺扇，早已罩在了他的身上。

扇影敛收，青衫文士的人影重现，仍然好好的站在那里。

他的摺扇已经合了起来。

只见他一张摺扇，数千枚银针，和一柄飞刀，全数的散落了下来。

王杰呆住了。

四大凶煞全都呆住了。

他们出道江湖以来，从未遇到这样的高手。

庄璇玑使他们内心中生出了无比的敬意，但庄璇玑一直没有和他们真正的动过手。

如论震慑的力量，这青衫文士给他们的，比庄璇玑还要强大。

四大凶煞都有着很丰富的江湖经验，心中都了解，如若单打独斗，只怕四个人之中，任何人都无法接下对方三招。

看来，也只有四个人合手一击了。

但四个人心中明白，纵然合手一击，也是胜少败多。

但形势迫人，四个人除了合手一击之外，似乎也别无良策了。

长长吁了一口气，马鹏缓缓说道：“勿怪阁下的口气那么狂妄，确实有着了不起的高明。”

青衫文士笑一笑，道：“看来，你们四大凶煞都还有一点自知之明。”

马鹏道：“就算咱们自知非敌，这一战也非拚不可。”

“那不是徒逞血气之勇，对敌之前，先无信心，怎么能克敌制胜呢？”

这声音，熟悉的很，也正是四大凶煞盼望的声音。

庄璇玑缓步由厅中行了出来。

马鹏笑一笑，道：“见过姑娘。”

庄璇玑道：“不用多礼……”目光一掠那青衫文士，接道：“你要找我？”

青衫文士笑一笑，道：“不错，我要找你。”

听口气，似乎是两个人早已认识。

庄璇玑道：“现在，你已经见到我了。”

青衫文士道：“时犹未晚，对么？”

庄璇玑道：“那要看，你怎么样解释这句话了。”

青衫文士道：“好！我想先听听你姑娘的解释。”

庄璇玑道：“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很深奥的道理，只是我们彼此间的看法而已。”

青衫文士道：“你的看法呢？”庄璇玑道：“日下江湖上正面临一场捌劫，你这一身武功造诣，对江湖大局，应该有些帮助。”

青衫文士道：“可以，这一次，我下山找你，就是想为江湖大局，稍尽绵力，不过……”

庄璇玑接道：“有条件？”

青衫文士道：“对！有条件，在下既无争胜江湖之心，也没有逐鹿武林之愿，如若我为江湖上正义尽一份心力，那只是为了一个人。”

庄璇玑道：“为谁？”青衫文士道：“你。”

庄璇玑道：“为了我？”青衫文士道：“对！只要你能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交代，我就会全力以赴。”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要我交代什么？”

青衫文士哈哈一笑，道：“璇玑姑娘，有些事，你知，我知，也就够了，用不着让这些庸俗之人知道。”

庄璇玑笑一笑，道：“事无不可对人言，不论什么事，你尽避请说。”

青衫文士一皱眉头，道：“你一定要我说明白么？”

庄璇玑道：“不错。”

青衫文士道：“好，你只要答应嫁给我，我就留在璇玑堡。”

庄璇玑道：“哦！”

青衫文士笑一笑，道：“你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而我留下来，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庄璇玑笑一笑，道：“璇玑堡需要人手，不过，我不会答应你的条件。”

青衫文士道：“庄璇玑，你想想清楚，当今江湖之上，除了我之外，还有什么人能帮助你。”

庄璇玑道：“吾道不孤，你不愿帮忙，尽避请便。”

青衫文士笑一笑，道：“你可会想到，我如不为你用，很可能为敌所用。”

庄璇玑笑一笑，道：“我想你不该是那样的人。”

青衫文士道：“很难说，姑娘应该知道，因妒成恨这句话。”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我们之间，本无恩怨，自然也谈不到妒恨二字了。”

青衫文士笑一笑道：“那是你姑娘的感觉，在下本是闲云野鹤，天下没有我挂心的事，现在，在下却有了一件心事。”

庄璇玑道：“和我有关？”

青衫文士道：“不错，一个人，如有十件心事，他可以一件也不用完成，如若只有一件心事时，必将会全力以赴，直到心愿完成为止。”

庄璇玑道：“有些心愿，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穷其一生，也没有完成的机会。”

青衫文士哈哈一笑，道：“璇玑姑娘，可是劝我么？”

庄璇玑冷冷说道：“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青衫文士脸色一变，道：“好！那就先杀四大凶煞。”

庄璇玑道：“很可惜，你已经错过这个机会了。”

青衫文士笑一笑，道：“什么意思？你可是认为我杀不了他们？”

庄璇玑道：“那倒不是，你的霹雳神拳，能够接下你十招的人，都不太多，我相信，你能杀得了他们，错过机会的意思，是因为，我已经现身了。”

青衫文士笑一笑，道：“你是说，我如出手，你也会出手了。”

庄璇玑道：“我不会着着他们被你杀了。”

青衫文士点点头，道：“你有把握胜得了我么？”

庄璇玑道：“没有把握。”

青衫文士道：“那是说咱们这一战，鹿死谁手，很难预料？”

庄璇玑道：“对！我想请教你的是，你有没有胜我的把握？”

青衫文士沉吟了一阵，道：“在下不敢夸口，真要以命相搏，在下也没有胜过你的把握。”

庄璇玑冷冷说道：“这就够了，阁下若一定要动手，小妹就只好奉陪了。”

青衫文士笑一笑，道：“璇玑姑娘想过没有，咱们合作起来，有很大的力量，分裂了，又百多大的坏处，你可曾想过没有？”庄璇玑道：“我想过了，我很希望你帮忙，但绝对没有条件，任何条件，小妹都不会接受。”

青衫文士淡淡一笑道：“璇玑姑娘，在下是诚心诚意来此帮忙。”

庄璇玑道：“阁下如若能改变一下心意，小妹很欢迎你留下来，如若阁下不肯改变，那就只有请便了。”

青衫文士双目一瞪，冷冷说道：“庄璇玑，咱们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庄璇玑道：“没有。”

青衫文士道：“好！希望你不要后悔。”

庄璇玑神情冷肃的说道：“阁下有什么本领，尽避施展。”

青衫文士双目中闪动着冷厉的光辉，盯注在庄璇玑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庄璇玑，真的这么绝么？”

庄璇玑道：“不错，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青衫文士道：“在下告辞了。”

庄璇玑道：“恕我不送。”

青衫文士狞笑一声，转身一跃而去。

望着青衫文士背影消失之后，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马鹏，这个

人的武功如何？”

马鹏道：“高明的很。”

庄璇玑道：“你们是不是觉着很奇怪？”高空道：“不错，我们是有些觉着奇怪。”

庄璇玑道：“是不是感觉到，我这个人有些轻重倒置。”

马鹏、高空、王杰、柳媚，心中确有些怀疑，不解的是，她能很爽快的答应了龙公子的婚约，竟然拒绝了这青衫文士。

如若这是一种策略，很显然的，这青衫文士的价值，要超过龙公子千倍有余。

他武功造诣的深博，是四大凶煞从未遇过的高手。

如若庄璇玑要坚持某一种原则，她就不应该答应龙公子的婚约。

四大凶煞对庄璇玑内心之中，有着无比的敬佩，但却对她无法了解。

庄璇玑理一理鬓边的散发，缓缓说道：“你们一定很奇怪，我会答应了龙公子的婚约，而拒绝了这个人，对么？”

高空道：“姑娘心存大志，不拘小节，我想，那该是一种策略运用，龙公子何许人，怎能和姑娘论婚嫁之约，只是他已经死去，我想那是他轻侮天人，罪有应得。”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艰苦岁月，存亡时刻中，会使人特别容易的成熟，当时，我答应了龙公子的婚约，如若他不死，我一定会嫁给他，不管嫁后有多深的痛苦，我都不会反悔，但事后，我想过了，这决定是那么不智，那么冲动，不过，当时，我也想到了是一种策略，但事后，却在内心中，打了一个死结，我已决定了，江湖事了，就嫁给他。”

柳媚道：“哼！就算你同意了，我们也会反对，他怎能娶你，又怎的有福消受。”

庄璇玑道：“不是他的事，而是我，我不能说了不算，自我允婚之后，我一直在想着，如何才能作一个适合他的妻子，一诺成忤，搅乱了我的心神，几乎使我的灵台蒙尘。”

柳媚道：“哦！现在，他不幸而亡，姑娘的心情也该轻松了。”

庄璇玑道：“我有着未亡人的感觉，我心中仍有很大的负担，我曾经暗中为他流泪，为他痛惜。”

四大凶煞的脸色，都变得严肃起来，瞪着八只眼睛，望着庄璇玑。

庄璇玑黯然一笑，道：“一次教训，已痛澈我心，我不敢再有一次创痛。”

柳媚突然冒出了一句，道：“庄姑娘，你这一生，还要不要嫁人呢？”

庄璇玑道：“柳大姊呢？是不是要嫁人？”

柳媚道：“我，我，……是要嫁人的。”

庄璇玑道：“我也会嫁人，只不过，这已成可遇不可求的机缘了，那个人，必须是我由内心发出的爱意，才会允他婚约，如是遇不上这个人，也就只好不嫁人了。”

柳媚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庄姑娘吃过一次亏，就不敢再犯了。”

庄璇玑道：“这就叫切肤之痛，聪明的人，会把别人的经验，当作经验，我有些笨，所以，只好把自己的经验，当作经验了。”

柳媚轻轻叹息一声，道：“璇玑姑娘，你已经是我们见过最聪明的人了，你如果觉着自己很笨，那我们岂不是更笨了。”

马鹏道：“璇玑姑娘，你认识那个人么？”

庄璇玑道：“你们应该看的出来，我和他很熟识。”

柳媚道：“对！他本来很嚣张，但看到了璇玑姑娘之后，那股气焰，就减去了很多。”

王杰道：“姑娘，在下有一点想不明白，请教姑娘。”

庄璇玑道：“什么事？”王杰道：“这个桀傲固执，似乎是很难使他改变，以姑娘之能，再加上我们四个人从中相助，也许可以把他留在这里。”

庄璇玑道：“这是个很冒险的事情，他如情急拼命，只怕会伤了四位。”

王杰道：“姑娘，这个人的武功之高，在下等从未见过，他刚才如若诚心要伤我们，只怕最少会把我们放倒一半。”

庄璇玑道：“这是我的疏忽，我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来，而且，和活人冢的人同时来。”

马鹏道：“姑娘，他是什么人？”庄璇玑道：“算起来，他该是我的同门，也算是我的师兄了。”

马鹏道：“哦！泵娘和他很熟了。”

庄璇玑道：“不错，三年前我们相处过一段时间，那时间他一直对我很好，也许我年龄太小，所以感觉不出来，他对我有什么野心、目的，老实说，如若自己隐藏一些，我也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马鹏道：“姑娘，这样一个人物，咱们不能收为己用，让他变成了我们的敌人，那岂不是树立一个强敌么？”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现在，我无法预测他会作一些什么，所以，刚才也不便和他动手，因为，我不能伤他，也担心他伤害到你们。”

高空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应付这件事情呢？”

庄璇玑道：“唉！现在只有等待了，如若他真的混入了活人冢内，那时，我们势必有一场决死之战了。”

高空道：“姑娘，他既是你的同门，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姑娘的师长之辈，由他们出面处理呢？”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他并没有很显着的恶迹，诉诸师长实在很难启齿，再说，几位师长，都已经很多年不问江湖事务了。”

马鹏道：“这话也对，如若没有真凭实据，这些事很难开口。”

庄璇玑望望天色，道：“我想，活人冢绝对不止这一批人手，也许他们很快就会再赶来，你们要小心一些。”

转身向厅中行去。

柳媚道：“姑娘留步，柳媚还有事向姑娘请教。”

庄璇玑道：“什么事？”

柳媚道：“我们这璇玑堡中，有很多的埋伏，为什么不见发动？”庄璇玑笑道：“柳大姊，你早该问这件事，为什么忍了这历久才问？”

柳媚道：“哼！惫不都是高空，他总是说我问的事情太多，不让我多话，其实，我问的事情，也都是他们心中想知道的。”

庄璇玑道：“堡中有很多机关，本只要人一碰上，就会发动，我这一次，重修堡中的机关时，把它纳入一个总机关的控制之下，除了传警系统之外，其他的，都关了起来。”

柳媚道：“是不是不会再发动了？”

庄璇玑道：“自然是可发动，只要打开了总枢纽，所有的机关，都可以恢复了，而且，还可以用人操纵机关发动。”



柳媚道：“刚才，姑娘为什么把总枢纽关起来呢？”

庄璇玑道：“因为，我担心他们会派出一批三流人物，引发各种的机关埋伏。”

柳媚道：“哦！泵娘，对付第一流的高手，那些机关埋伏，能够派上用场么？”

庄璇玑道：“对付第一流的高手，用人控制的机关，自然效用大些。”

柳媚道：“我明白了。”

庄璇玑道：“柳大姊，还有什么要问的么？”

柳媚道：“没有啦，姑娘请入厅中休息去吧！”

庄璇玑笑一笑，道：“四位也小心一些。”缓步行了厅中。

望着庄璇玑的背影，马鹏突然叹一口气，道：“你们瞧出来没有？”

柳媚道：“璇玑姑娘，似乎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高空道：“唉！自咱们见她之后，她那一天不在沉重之中。”

马鹏道：“不！这一次，情形有些不同，她的神情，有些不对，……”

柳媚接道：“神情不对，你倒说说看，那里不对了？”马鹏道：“这一段时间中，璇玑姑娘，虽然一直生活在忧患之中，但她一直很平静，至少，咱们看不出来，她有心事，但这一次，却看了出来。”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对！你这么一说，我倒也想起来，庄姑娘确实有些不对。”

王杰道：“柳姑娘也瞧出来了？”柳媚道：“不错，只不过，我没有留心罢了。”

王杰道：“她会有什么心事呀？她智慧绝世，临危不乱，活人冢那种的险恶之地，她都能镇静相处，此刻处境，总不会比活人冢还恶劣，怎能会使她发生忧愁呢？”

马鹏道：“璇玑姑娘的智力，超过我们很多，她一向能控制自己，不让喜、怒流露出来。”

高空道：“马兄的意思可是说，庄姑娘的内心中，有一种负担？”

马鹏道：“对！一种情绪上的负担，不是害怕，也不是喜怒，而是一种忧郁。”

柳媚道：“一定为了一件什么事，她才会忧郁，那件事又是什么呢？”

王杰道：“会不会为了刚才那小子？”

柳媚道：“对！一定是他。”

高空道：“你怎能这么肯定？”

柳媚道：“你没有听到庄姑娘的话么？那小子没有把握胜过庄姑娘，庄姑娘也没有把握胜他，能和庄姑娘旗鼓相当的，咱们是绝对帮不上忙，这样一个劲敌，你说说看，璇玑姑娘怎会不担心？”

高空道：“柳媚，就算是庄姑娘为这件事情担忧，咱们又如何能够帮的上忙呢？”

柳媚道：“咱们就算帮不上忙，但咱们也该如为什么吧？至少咱们可以帮助庄姑娘想想办法。”

高空道：“如若庄姑娘都想不出办法的事，咱们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柳媚道：“想不出是一件事，总不能不想啊！”

高空道：“柳媚，应该想的，是咱们的事，怎么把咱们的事办好就是，用不着为庄姑娘担忧了。”

柳媚道：“咱们又应该想些什么呢？”

马鹏叹息一声，道：“两位不用争辩了，我去见见庄姑娘。”

转身行人大厅。

王杰、柳媚、高空，望着马鹏的背影，但却没有人开口。

庄璇玑就坐在大厅中。

她似是早知道马鹏要来似的，笑一笑，道：“马兄，过来坐。”

厅中虽未燃灯，但星光由门窗中透入，景物隐隐可见。

马鹏缓步行了过去，在一张木椅之上坐下，道：“姑娘，在下有事请示。”

庄璇玑道：“我听到他们在谈论这件事。”

马鹏道：“不知他们是否猜对了？”

庄璇玑道：“唉！只猜对了一半。”

“马鹏愚昧，不能全解其意，远望姑娘明示。”

庄璇玑道：“那青衫人叫云亮，虽然和我艺出同门，但他不能算近支，而且，我们学的也有很多不同，他偏重武功，我却偏重用谋行略及星卜奇术方面，他的霹震神拳，已到了九重境界……”

马鹏忍不住插口，道：“什么是霹震神拳，我怎么从未听过这门武功？”

庄璇玑道：“我们这一门的武功，都算不得正道，霹震神拳，也不算正宗的武功，但却是很实用的武功。”

马鹏道：“在下只听说过，江湖上有一种百步神拳，却未听说过，有霹震神拳这门武功，究竟是怎么一种拳法呢？”

庄璇玑道：“那是一种刚烈无伦的拳势，说它如晴天霹震一般，能够开碑、碎石、震碎虎豹，与摧心掌的阴柔，正好反道而行。”

马鹏道：“摧心掌，又是什么武功啊？”

庄璇玑道：“那是一种极为阴柔的掌法，他没有把握胜我，就是因为我练成了摧心掌。”

马鹏在江湖上，虽然行走多年，但这两种武功却是从未听闻过，不禁一呆，道：“看来，武林之世，当真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武功，听闻姑娘一席话，实在受益非浅。”

庄璇玑道：“不要妄自菲薄你们四个人的武功，都已各有特点，如果能把它发挥极至，就成了无敌绝技。”

马鹏道：“姑娘一半为树立强敌忧虑，还有一半，又为了什么呢？”庄璇玑道：“你对花满楼的突然离去，是不是有些怀疑呢？”马鹏道：“怎么？他没有跟姑娘说么？”

庄璇玑道：“说过了，他只说要走，却没有说为什么。”

马鹏道：“那个花花公子，不足挂齿，璇玑堡中有他不多，无他不少。”

庄璇玑道：“一般人都是这么想法，事实上呢，却有很多的忽略。”

马鹏道：“难道这个人也有神秘之处？”

庄璇玑道：“花满楼以放荡成名，江湖上的人，都不把他放在眼中，但璇玑堡这一场捌劫，参与搏杀的人，唯一没有受到伤害的就是他，璇玑堡中的精锐，可算损失殆尽，家父断臂，义叔战死，我两个师兄，也一个战死，一个受伤，如不是璇玑堡中这些埋伏，和我留下来的四个女婢，异军突出，这一次，璇玑堡非要全军覆没不可。”

马鹏道：“敌势强大，花满楼贪生怕死，侥幸躲过这一劫，也是有可能的。”

庄璇玑笑一笑，道：“当时，我也这么想，事后，却是越想越不对了。”

马鹏哦了一声，道：“姑娘有什么高见？”庄璇玑道：“他出力很大，虎、鼠、蛇三公子赶来，并未挽回颓势，真正退敌的是花满楼。”

马鹏笑一笑，道：“姑娘才慧，在下素所敬仰，不过，对此一事件的看法，我却不敢苟同。”

庄璇玑道：“你们的经验阅历，胜我十倍，我和你讨论，也正有借重之处，就璇玑堡这一场劫难而言，敌人入堡，有如雷霆下击，在很快的攻势之中，击伤了堡中全部精锐，以后，却是一段空白时间……”

马鹏呆了一呆道：“空白时间，什么意思？”

庄璇玑道：“意思是说，有一段时间，除了花满楼，和我四个留下保护内宅的女婢之外，璇玑堡已经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唯一能阻止他们的人，就是花满楼。”

马鹏道：“他们攻入内宅时，不是伤在机关埋伏之中么？”

庄璇玑道：“话是不错，可是他们用不着攻击内宅的，只要一把火……”

马鹏接道：“对！那时，已无人可以阻止他们火攻了。”

庄璇玑道：“同时，我还有一种感觉，真正袭击璇玑堡的主力高手，在尽歼堡中精锐之后，已悄然而退，进入内宅的人，都是二、三流的人物。”

马鹏单纯去想这件事情，觉着十分有理，但就是想不出，为何会有如此情形。

庄璇玑吁一口气，道：“这原因有很多种，最重要的一种是，花满楼把他们撵走了。”

马鹏道：“听起来，倒是有点道理。”

庄璇玑道：“问题在，花满楼用什么方法，撵走了这些人，是用武功、计谋，还是别的什么方法。”

马鹏道：“这等曲曲折折的内情，除了你姑娘之外，只怕别人也想不到，也想不出来……”

庄璇玑接道：“花满楼如若不走，我也不会想到这件事情，但他却突然无声无息的告辞了，这一点，我觉着很奇怪，仔细的想过了之后，才发觉个中有很多的破绽。”

马鹏道：“姑娘，我有点想不明白，花满楼的用心何在呢？”

庄璇玑道：“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一定有所用心。”

马鹏道：“姑娘，他是不是活人冢的人呢？”

庄璇玑道：“有些不像是活人冢的人？”

马鹏道：“如若不是活人冢的人？那就十分玄奇了？”

庄璇玑道：“从各种徵象上看，这个人也不像是活人冢内的人。”

马鹏道：“花满楼是一个名满江湖的花花公子，这个人吃、喝、嫖、赌的名气，在江湖上十分大，但却没有听过他的武功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庄璇玑道：“马兄，这个人是不是有些深藏不露？”

马鹏道：“一个人，能够隐藏很多年，而不为人知，那个人的修养，也实在是有些惊人了。”

庄璇玑道：“最可怕的人，往往是站在最阴暗的地方，花清楼的名气，和他的为人，只怕是有很大的不同了。”

马鹏道：“这小子，如若真的是深藏不露，这小子确实很可怕了。”

庄璇玑道：“对！只是现在，我也想不出他的目的何在？”

马鹏双目一直盯注在庄璇玑的脸上瞧看。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你看什么？”

马鹏道：“在下心中有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庄璇玑道：“不要紧，你尽避请说。”

马鹏道：“那花满楼风流成性，会不会是为了姑娘呢？”

庄璇玑道：“不知道，不过，花满楼在璇玑堡中，也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什么。”

马鹏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用心呢？”

庄璇玑道：“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他的用意，……………”

笑一笑，接道：“马兄，还有什么想问我么？”

马鹏道：“在下见姑娘面现忧容，心中十分不安。”

庄璇玑道：“我就为了这两件事在担忧，尤其是花满楼，我对他全无准备，想不出他的目的，实叫人心中不安。”

马鹏道：“姑娘要多多珍重，为江湖大局珍重。”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你放心，马鹏，我不会想不开，也不会为这件事自绝，再说，我相信这件事，也不会太过困扰我，三、五日内，我总可以把这件事想的很清楚。”

马鹏道：“其实，在下也知道，以姑娘的聪慧，实在用不着我们来建议什么，只不过，马鹏代表四大凶煞，来表达一下我们四个人内心的关怀。”

庄璇玑道：“去告诉他们三位，我心中很感激，今后江湖上，如若能够恢复平静，四位，都是出力最大的人，不过，你们不要想得到什么报偿，因为，我们不是去统治江湖，而是解救江湖上的危恶、险难，你们得到的报偿，不是权利，而是武林人物对你们的尊敬。”

马鹏笑一笑，道：“璇玑姑娘的一番话，太伟大、太崇高了，只怕，我们还有些领受不了，我们四个人，都是江湖草莽，所以，我们和姑娘相处，也是江湖上的草莽思想，我们对姑娘是崇敬、尊仰，不知道姑娘感觉到了没有，他们的心理上，早已把姑娘当作主人看待了。”

庄璇玑道：“不要这样，我们都是好像兄弟姐妹，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我带着你们不是打天下，而是行侠、济世，我们同样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每个人的生命价值虽有不同，但意义则一样，单以生命而论，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会比另一个人更宝贵。”

马鹏点点头，道：“姑娘这个说法，在下很感动，我会去告诉他们。”

庄璇玑笑一笑，道：“我已经开放了各种机关，你们也不用太辛苦了，轮流休息一下吧！”

马鹏道：“在下告退。”

王杰、柳媚、高空，全都集中在厅门外面等。

马鹏行出厅外，笑一笑，道：“你们听到我和庄姑娘的谈话了。”

王杰道：“听到了。”

柳媚笑一笑，道：“庄姑娘就像是最好的酒一样，相处的越久，发觉她越是香醇的可爱。”

高空皱皱眉头，道：“这比喻也许不好听。”

柳媚道：“虽然不太雅，但却是我内心的话。”

高空正待答话，忽听一阵急促的鸟鸣之声，传了过来。

柳媚叹一口气，道：“看来，咱们没有办法休息了。”

王杰冷冷说道：“这一次，大概是活人冢内的人了。”

高空微微一笑，道：“不管来的什么人，咱们将放手一战。”

柳媚道：“生死一条命，想一想，刚才也实在窝囊，倒不如战死了，心中痛快。”

庄璇玑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机关埋伏，由人控制，先看看来的是什么人。”

马鹏道：“是！我已吩咐过弩箭手。未得令谕，不许施放弩箭。”

庄璇玑道：“记着，我说过很多次了，你们不许轻贱自己的性命，江湖上纷乱正殷，我要你们留下性命作更大的贡献，如若发觉敌势强大时，那就躲入璇玑厅中。”

马鹏道：“来人已经到了。”

## 第十七章 许婚条件 先公后私

夜色中衣袂飘风，来人竟然是和他们分手月余的金冠人。

这时，他头上的金冠已经残破了，身上的衣服，已经处处裂痕，身上到处是伤痕鲜血。

他怀中抱着一个人，一身着蓝衫的人。

如若不是他头上，还余了一个金冠的空架子，一眼间，实在无法看出他的身份。

和初见他时威武、冷傲形像大不相同，现在，他狼狈不堪。

马鹏横身拦住了金冠人，冷冷说道：“苦肉计，.....”

金冠人吸一口气，稳住了摇摇欲倒的身子，道：“这是璇玑堡？”

马鹏道：“不错。”金冠人道：“我身经十三次搏杀，四个弟子，全数战死，我也身受二十六处刀剑之伤，全凭强烈的心愿支持，我来此地，我的视线已经不清了，能找到此，实是徼天之幸，我死不足惜，告诉璇玑姑娘，救我兄弟，他能帮助你们.....”

身子一晃，倒向地上。

他人虽倒卧了下去，但却把抱在怀中的蓝衣人举了一下，压在自己的身上。

他已经神志昏迷，举起蓝衫人，不让他被摔伤，实是一种潜在意识的举动。

马鹏一伸手，抱过蓝衫人。

高空却扶起了那金冠人。

只见他双目紧闭，脸色变青，一口气虽未断，但已细若游丝。

庄璇玑快步行了出来，左右双手，分执着两粒丹药，分送入那金冠人和蓝衫人的口中。

一面说道：“高空，用内力助他。”

自己却伏身检查那蓝衫人的伤势。

高空右手一抬，抵在金冠人背心之上，送入内力。

金冠人内功精湛。得高空内力之助，立刻清醒了过来。

只听他长长吁一口气，说道：“庄姑娘，舍弟的伤势如何？”

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却担心弟弟的伤势。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他伤的不太重，重的是你。”

金冠人道：“我死不足惜，庄姑娘必须要想法子救活我的兄弟。我相信，他对你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庄璇玑道：“不管他能不能对我们有帮助，我也会全力救他……”

金冠人接道：“谢谢姑娘。”

庄璇玑道：“金冠人，听我说，令弟的伤势，真的不重，我保证可以救活他，但你也必须要活下去。”

金冠人道：“这点伤，要不了我的命。”

庄璇玑道：“我知道，你内功精湛，只是你太轻贱自己，你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但你却忽略了一件事，令弟清醒之后，必亦会关心你的伤势，你如伤重奄奄，必将令他的心情不安，影响他的复元。”

这几句话，有如铁一般，敲打在他的心上。

金冠人道：“多谢姑娘指教，在下好生糊涂……”

回顾了高空一眼，接道：“我能运气调息，请替我敷上金创药物。”

这一夜，幸好没有人来攻。

庄璇玑真的把全部精神，摆在了救助那金冠人之弟身上。

他受的伤，却没有金冠人重，但他也没有金冠人那样的武功。

庄璇玑针、药并用，总算及时稳住了他的伤势。

金冠人伤他虽然比弟弟重，但却复元的比弟弟快，外伤敷药之后，自己调息一阵，人已完全清醒过来。

这是一间雅室，庄璇玑坐在一张木椅上。

金冠人睁开眼第一句话，道：“我兄弟醒过来没有？”

庄璇玑道：“他还没有醒过来，不过，伤势已经稳住，上灯之前，我保证，你们可以说话。”

金冠人道：“多谢姑娘……”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在下的精神很好，姑娘有什么要问在下的话么？”

庄璇玑道：“我想要问你们的姓名。”

金冠人道：“在下方奇，舍弟方真。”

庄璇玑道：“年前，挂冠逃走的新科状元可就是他？”

方奇道：“不错，我只有这一个弟弟，也是当今之世，我唯一的亲人。”

庄璇玑道：“你逃离了活人冢，而且，又带了你的兄弟一起出来，这份胆识和成就，实已可傲视江湖了。”

方奇道：“这是一个机会，化了舍弟很多心血才造成的机会，但我竟然保护不周，使他身受了重伤。”

庄璇玑道：“这是令弟创造出的机会？”

方奇道：“是！在下一介武夫罢了，如若只我一人策划，再给我十年的时间，只怕我也想不出逃出活人冢的办法。”

庄璇玑道：“令弟虽然有了很好的计划，但如没有你这么一个人武功高强

的哥哥执行，只怕也很难逃出龙潭虎穴。”

方奇道：“舍弟的计划，精密完善，无懈可击，只是我这个作哥哥的在执行时，有了差错，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四个长随警战而死，我也受了十余处的创伤，连累舍弟也受重伤。”

庄璇玑道：“我为你四个长随之死，感到哀伤，但也为你们兄弟逃出活人冢感到高兴，不过，方兄，这并非整个事件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方奇道：“我明白，在下自信，再有三、五天，就可以完全复元，而且，在下也决定追随姑娘，为江湖正义尽一份心力，为我四个情如手足的长随报仇，但在下只求庄姑娘一件事……”

庄璇玑接道：“保护令弟的安全。”

方奇道：“在下只有这一个心愿，不情之请，还望姑娘答允。”

庄璇玑笑一笑，道：“方兄，我不能对你保证什么？但我很喜欢两位到璇玑堡来，至于令弟的想法如何？我想，等他清醒之后，由他自己决定，目下情势，只有两途可循，一个是他留此地，和我们生死与共，一个是隐名埋姓于市井、田园之中，令弟如何抉择，我想，我们都不便代他决定了。”

方奇点点头，道：“姑娘说的是，应该如何，由他决定。”

语声一顿，接道：“活人冢，没有人追来么？”

庄璇玑道：“没有，不过，这只是大风暴前的一段平静，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发动很猛烈的攻势。”

只听一个微弱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时间越久，攻势也越猛烈。”

说话的是方真，不知何时，他已经清醒了过来。方奇激动的说道：“弟弟，你清醒了。”

方真笑一笑，道：“我的伤势，似是已经好了，不过，我还是有点虚弱，只要吃点东西，就可以复元。”

他不会武功，刚刚从大劫中清醒过来，但他对生死的轻重，竟然是全不放在心上。

庄璇玑道：“你想吃什么？我要他们给你准备。”

方真道：“这是什么地方？”

庄璇玑道：“洛阳璇玑堡。”

方真道：“可惜啊！洛阳不靠黄河，要不然，来一碗黄河鲤鱼汤。”

庄璇玑笑一笑，道：“幸好，璇玑堡中，还有几尾黄河鲤鱼。”

方真道：“加上一点姜丝，我想会更出味一些。”

庄璇玑道：“我们璇玑堡中的厨下手艺，还不算太差，你不妨品一下。”

方真笑道：“那很好，我品过之后，会告诉你们缺了一些什……什么佐料。”

他说了这么多话，实在很费劲，最后一句话，好像用完了他身上所有的气力，立刻闭上眼睛休息起来。

方奇叹息一声，道：“庄姑娘，舍弟读书成痴，说话狂放一些，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庄璇玑道：“怎么会呢？我去替他烧鲤鱼汤。”

方奇望着庄璇玑的背影，心中忽然生出了一种惭愧之感。

庄璇玑的武功，决不在他之下，才智胜他十倍，但她为人却是这样的和气、温婉，自己却凭仗技艺，盛气凌人，飞扬跋扈，自己总觉着高人一筹，现在想起来，却有着十分不安的感受。

XXXXXXXXX 庄璇玑亲自端了一碗鲤鱼汤。

室中只有三个人，方奇仍然在盘坐调息。

方真仍然仰卧在木榻上，紧闭双目，他似乎是人仍在昏迷之中。

庄璇玑叹息一声，行到了方真的木榻前面，低声说道：“方兄，请吃鲤鱼汤吧！”

方真睁开了眼睛，缓缓说道：“很可惜，我吃不到，但我闻到了那股香味。”

庄璇玑心中暗道：他坐不起来，那只好由我他了。

心念一转，缓步行近了木榻前面，玉手轻抬，竟然起了方真。

一碗鲤鱼汤喝了下去，方真立刻精神大振，睁开眼睛，笑道：“贵府中的厨师，可以列入二流手艺。”

庄璇玑道：“只是二流么？”

方真叹了一口气，道：“一流的手艺，实在很难吃到。”

庄璇玑道：“方兄可知道，这一碗鲤鱼汤，是谁作的？”

方真道：“你。”

庄璇玑道：“哦！你已经知道了。”

方真道：“本来是不知道，不过，你问这一句话，提醒了我。”

庄璇玑道：“你现在的精神很好。”

方真道：“不错，都是姑娘这一碗鲤鱼汤之赐。”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我对目己这一碗鲤鱼汤，很用点心，柏信烧的不错。”

方真道：“是不错，所以，我把你的手艺，评为第二流。”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吃过第一流的手艺么？”方真道：“吃过，可惜只吃到一次。”

庄璇玑道：“在什么地方？”

方真道：“大内的御厨。”

庄璇玑道：“在大内御厨，那是你作状元的时候了？”方真道：“不错。”

庄璇玑道：“琼林宴上。”

方真道：“不是！琼林宴虽然是大内御厨，但还吃不到第一流的手艺。”

庄璇玑道：“那你在那里吃的？”方真道：“内宫之中。”

庄璇玑道：“什么人请你吃的？”方真微微一笑，道：“公主。”

庄璇玑道：“什么？”方真道：“公主，也就是皇帝的女儿。”

庄璇玑道：“她要你招驸马？”方真道：“这也就是我辞官而逃的原因。”

庄璇玑道：“你怕作驸马？”

方真道：“也不想作官。”

庄璇玑道：“你想作什么？”

方真道：“我本来只想看看天下名山大川，但现在这心愿只怕很难实现了。”

庄璇玑道：“为什么呢？”方真道：“因为，我有一个名震江湖的哥哥。”

庄璇玑道：“所以，你也被卷入了江湖的恩怨之中。”

方真笑一笑，道：“哥哥，不希望我卷入江湖恩怨之中。”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天下不如人意的事，十占八九。”

方真道：“不过，他们把我掳作了人质之后，倒是引起了我对江湖中人物的兴趣。”



庄璇玑道：“所以，你准备身入江湖？”

方真道：“我身已在江湖中，相识尽是江湖人。”

方奇叹息一声，道：“兄弟，只怪你有了一个行走江湖的哥哥，才把你完全拖入了江湖之中。”

方真微微一笑道：“大哥，其实，身入江湖，也没有什么不好，小弟已发觉江湖上的可爱了。”

方奇道：“惭愧，惭愧，我这行走江湖的哥哥，不但未能帮你一点忙，反而拖累你受到痛苦，真是惭愧对九泉下的父母阴灵。”

他们兄弟情深，庄璇玑都听得有些感动。

方真道：“长兄如父，大哥千万不要如此说，何况……”

庄璇玑道：“何况活人冢抓你去，也不是全为了令兄的事。”

方真笑一笑道：“看来，姑娘实在很聪明。”

庄璇玑道：“夸奖，夸奖。”

方奇道：“兄弟，难道他们抓你过去，真的不是为我么？”

方真道：“就算大哥不是江湖人，他们也一样会抓我去，这一点，大哥实在不用引咎了。”

方奇笑一笑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方真道：“大哥，你知道我读书很杂，而且，看得懂天竺文。”

方奇道：“这个我知道。”

庄璇玑道：“活人冢内人才济济，就我所知，其中就有一人，可以看得懂天竺文。”

方真微微一笑，道：“那个人是周春平。”

庄璇玑道：“活人冢的大护法。”

方真道：“我的能耐是，除了看懂天竺又字之外，还有精深的医术，更可悲的是，我读通了“易经”。”

庄璇玑道：“那也精通河图洛书了。”

方真道：“大哥说我身子单薄，不适练武，其实，只要苦一点，我还是可以练成一点小名堂的，但是大哥太爱惜我，不忍让我这个兄弟吃苦，所以，坚不让我习，他要一辈子保读我，这一来，我就只好读书了，偏偏我有读书的本领，过目不忘，这就也还罢了，最坏的是，我还有很好的记忆，过人的理解，这就成了累赘。”

庄璇玑道：“也成了宝。”

方真道：“但这都天负我，尤可说，我不该自作孽。”

庄璇玑道：“名剑藏匣，出匣必有凶险，你作了什么？”方真道：“批注药书和易经，激笑袁天罡和李淳风。”

庄璇玑道：“那就难怪你一举成名。”

方真道：“早遇姑娘三年，有人可和我纵论奇学，也不会孤傲自嘲，形诸笔墨了。”

庄璇玑道：“折服我，也未必什么都好，我也一样会把你拖入江湖。”

方奇叹息一声，道：“是我不小心，才让那批注之书，流入江湖人的手中。”

庄璇玑道：“土里很难藏名珠，小妹不解的是，你本有济世、经国之才，又中了新科状元，为什么却不肯出人仕途，却甘愿流入江湖之中！”

方真微微一笑。道：“为了一个人。”

庄璇玑道：“什么人？”

方真道：“你！”

庄璇玑道：“你好轻薄。”

方真道：“是率真，也叫作茧自缚。”

庄璇玑道：“方真，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

方真道：“领教？”庄璇玑道：“未亡人。”

方真微很一笑，道：“恭喜姑娘。”

庄璇玑道：“不是讥讽么？”

方真道：“你太美了。”

庄璇玑道：“所以，才为未亡人。”

方真道：“自古红颜多薄命，姑娘犯这一冲。”

庄璇玑道：“哦！你还会看相？”

方真道：“形相之学，并非无稽之谈。”

庄璇玑道：“这大概不是活人冢掳去你的主要原因吧？”

方真笑一笑，道：“当然不是，他们掳去我的主要目的，只是要我为他们翻译一本天竺文的奇书，和替他们兴建一座五行奇门阵。”

庄璇玑道：“你答应他们了？”

方真道：“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我只是用某种行动表现出了答允。”

庄璇玑道：“那和答应了，有何不同？”

方真道：“很大的不同，我如拒绝了他们，他们就算不杀我，亦必会好好的折腾我一顿，但如答应了他们，他们亦会逼我兑现承诺，说不定会以家兄的生死，逼我就范，但我用行动表现，那就有很大不同了。”

庄璇玑道：“殊途同归，他们要的是成就、表现，你正在替他们工作。”

方真笑一笑，道：“他们看到的是我的努力，却并不能得到我努力的成就，我看那本奇书，共有七十三页，而且，看了有十遍之多，.....”

庄璇玑道：“你自负有过目不忘之能，为什么要看那么多遍呢？”

方真道：“姑娘，那是一本奇书，深奥难解，非有很博杂的知识，无法看得明白，不过，我读到第五遍时，我已经能够完全的了解。”

庄璇玑道：“现在呢？”

方真道：“关于那本书，我已经熟记胸中，而且，已了解了十之七八。”

庄璇玑道：“替他们译自了多少？”

方真道：“只有两页，自然，我如全力施为，可能会译完了全本。”

庄璇玑笑一笑道：“那本奇书上，究竟在说些什么？”

方真道：“子不语，怪力乱神，那是幽深、晦暗、奇幻的书，就像丹道之说一样。”

庄璇玑道：“你不想说出来。”

方真道：“唉，说出来，也很难叫人相信。”

庄璇玑道：“我相信我自己有着很高明的判断能力。”

方真沉吟了一阵，道：“那是一种残酷的改造奇术，就武功观点上而言，它的用意在打破一个人体能的极限。”

庄璇玑道：“那并不新奇，能够打通任、督二脉的人，都可以在体能上，冲破一种限度。”

方真笑一笑，道：“那是练武的奇才，要天赋、良师。和勤勉，缺一不

可，也无法大量训练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庄璇玑心中一动，道：“怎么？他们不需要这些条件么？”

方真道：“不需要。”

庄璇玑道：“天下怎会有这种事情。”

方真笑道：“确然，那一种天竺奇书上记载的，就是速成。”

庄璇玑道：“速成？……”

方真笑一笑，道：“怎么？你也知道。”

庄璇玑道：“略有所闻。”

方真道：“你出身南海门？”

庄璇玑愣了一愣，笑道：“看来，你很高明。”

方真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南海门中人？”

方真道：“因为，南海门有一本南海奇书，也是这本奇书的上集。”

庄璇玑道：“哦！鳖人冢拥有的是一本下集了？”方真道：“不是，活人冢拥有的是全集，这本书共分成上下两集。”

庄璇玑道：“一共只有七十几页。”

方真道：“对！这本书上的文字，虽然很清楚，但却有些简略，所以，造诣不够的人，就算着到了，也无法解说的很清楚。”

庄璇玑道：“你能么？”

方真笑道：“在下不敢妄自菲薄，我如翻译不好，只怕这一代中土人氏，很少有人能够翻译的好了。”

庄璇玑道：“方真，你是不是觉着自己太狂了一些？”

方真道：“姑娘，有这样的看法？”

庄璇玑道：“不错，我有这种感觉。”

方真微微一笑，道：“姑娘，只因为我说了实话，你才有这种感觉。”

庄璇玑道：“方真，我想你举一点实在的情形，说给我听听。”

方真道：“好！你把南海门中的主要武功，讲一点出来试试。”

庄璇玑道：“试试。”

方真道：“最难破解的武功，……”

庄璇玑道：“你要和我动手么？”

方真道：“非也，非也，在下不会武功，在下只动口。”

庄璇玑道：“用口比试？”

方真道：“姑娘说一个攻袭在下的办法，在下还给姑娘一招。”

庄璇玑道：“有一招名叫作“魂断九幽”，这一招用出之后，鬼哭神号，挡者必死，你要如何化解？”

方真道：“那本奇书上一集，确实流落到南海，也确实有这么一招武功。”

庄璇玑道：“好像有一招武功可以破解，那一招你可知道？”

方真笑一笑道：“你在考我？”

庄璇玑道：“方兄，你语词夸大，耸人听闻，但我希望能听到一些实质上的东西。”

方真笑一笑道：““金乌铁女彩云飞”。”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不错。”

方真道：“夸奖。”

庄璇玑道：“小妹还想请教方兄一事。”

方真道：“十之八九，我都可以回答，希望别问到那十之一二。”

庄璇玑道：“你也有不知道的地方？”

方真道：“是啊！一个人，不管如何的聪明，总是会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庄璇玑道：“璇玑堡弹丸之地，能不能抗拒活人冢的庞大实力呢？”

方真双目盯注在庄璇玑的脸上看。良久不发一言。

开始接受这个注视时，庄璇玑很自然，但时间已久，庄璇玑忽然有着不自然的感觉了。

粉颊有些羞红。

忍了又忍，庄璇玑仍然无法忍得住，叹口气，道：“你这样盯着人看，不觉着有些失礼么？”

方真道：“我的举止，也许是有些失礼，但我的心意，很纯正。”

庄璇玑笑一笑，道：“不是狡辩？”

方真正容说道：“姑娘如若没有忘记我说过话，那就该记得我是个精于风鉴之学的人了。”庄璇玑道：“你在替我着相？”

方真道：“也在观察你的气色。”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倒是小妹失言了。”

方真道：“我心无邪念，所以看的很自然。”

庄璇玑道：“结果呢？”

方真道：“结果是你可以放心一战。”

庄璇玑笑道：“我们和敌人的力量，差距太大了。”

方真道：“你双目中，闪动着智慧，神情开朗，虽然过程很艰苦，但终必有成，但最重要的是，你有了一个好帮手。”

庄璇玑道：“那人是谁？”

方真道：“我。”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好！我先请教，你是要当主帅呢？还是要当从属？”

方真道：“你已经建立起相当的声望，自然是以你为主了。”

庄璇玑道：“好！你先养养精神，我请教第一策。”

方真道：“不！现在不是我休息的时候，我必须奉献出第一策略之后，才能休息。”

庄璇玑道：“说吧！第一策略是什么？”

方真道：“先固璇玑堡。”

庄璇玑道：“令兄复元之后，璇玑堡就多了位第一高手，但还无法和活人冢的实力对抗。”

方真四顾了一眼道：“这里有机关埋伏。”

庄璇玑道：“不错，你怎么瞧出来的？”

方真道：“我看你神定气闲，若有所恃。”

庄璇玑道：“方真，你好像处处都在卖弄。”

方真道：“为博青睐，只好先走捷径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身体还弱，不宜多言。”

方真笑一笑，道：“别太低估活人冢，家兄带我来此，会增加了他们急图璇玑堡的决心。”

庄璇玑点点头。

方真道：“你已逃过了死劫，不能再陷绝境。”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请教详情？”

方真道：“单凭机关埋伏，阻截活人冢的攻势，只怕不太容易。”

庄璇玑道：“我们缺少人手？”

方真道：“所以，要想一个抗拒强敌的办法。”

庄璇玑道：“什么办法？”

方真道：“我开一个药方，姑娘去配一批药物。”

庄璇玑道：“小妹也略通医道，那些药物干什么用？”

方真道：“姑娘先请准备笔墨，我开了药方之后，你再看看。”

庄璇玑笑一笑起身而去。

片刻之后，取来了笔墨。

方真提笔写下了药单。

他写这份药单，似乎是很费心力，写完之后，已无力提笔，毛笔落在了地上，人也倒在了床上，闭上双目。

庄璇玑取饼药单，很仔细的看了一阵，不禁心中暗暗震动。

原来，这些药物的药性，庄璇玑大部份都很了解，看到了就明白。

但如让她开出这样一张药单，却自信开不出来。

这不是遗留的秘方，而是凭智慧配出来的药方。

方真第一次的表现，已经使得庄璇玑内心中生出佩服。

但方真很累，他身体很弱，又说了很多的话，再加上拟了这张药方，累的脸色发白，累的奄奄一息。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你的身体太弱，好好的休息吧！”

起身向外行去。

方真一直紧闭着双目，连眼睛也未睁一下。

方奇突然站起了身子，道：“姑娘，在下能帮舍弟一点什么忙？”

庄璇玑道：“不用帮忙，你只要好好的坐着休息就行了。”

方奇道：“难道我只能坐着看他么？”

庄璇玑道：“对！不要动他，不要碰他，让他好好的休息，等一会，我会来看他。”

方奇道：“姑娘，你要救救他。”

庄璇玑道：“他不要紧，他只是太好强，太累了一点，休息一会就会好了。”

方奇道：“姑娘，我希望你早点来。”

庄璇玑道：“我会的，方兄只管放心吧！”

方奇道：“姑娘，不论付什么代价，我都会答应。”

庄璇玑道：“什么代价也不要，你现在最好是闭上嘴巴，站在一边休息。”

方奇点点头。

庄璇玑笑一笑，道：“方兄，对不住啦！”

方奇道：“在下太过担心舍弟的安危，方寸已乱，有什么慌急之处，希望你庄姑娘多多担待。”

庄璇玑道：“不用客气。”转身而去。

方奇望着庄璇玑的背影，呆呆出神。

他一直很用心的听着方真和庄璇玑的谈话。

他觉着他们两个人谈的很投机。

但谈的太深奥，方奇一时间，还无法完全明白。

庄璇玑回来的很快。而且，手中远端着一碗药物。

方奇静静的站在方真的木榻前面，凝望着弟弟出神。

庄璇玑告诉他不要动方真，他真的不敢动，而且，也不敢说话。

听到了脚步声，方奇才缓缓的转过头去。

“姑娘，舍弟到现在一直没有清醒过。”方奇有些变形于色。

庄璇玑道：“劳心和劳力，都是很辛苦的事，他的身体太弱，用心又太多，必须好好的休息一下才好。”

方奇道：“这一碗药是……”

庄璇玑接道：“这是一碗补药，可以帮助他早些复元。”

方奇道：“现在，他可以吃下去么？”

庄璇玑道：“让他睡吧！醒来再吃不迟。”

方奇点点头，道：“好，那就不敢有劳姑娘，在下守在这里。”

庄璇玑抬头望了方奇一眼，缓缓说道：“其实，你的伤他未全好，凭仗着一身武功硬撑下去，对你的身体，亦是有害无益。”

方奇道：“我，我不要紧，舍弟，舍弟……”

庄璇玑接道：“我知道，你关心令弟，不过，你也是我们很需要的人，抗拒活人冢来犯的高手，阁下是主力人物。”

方奇道：“姑娘放心，在下误不了事。”

庄璇玑道：“不！这里有我照顾，你好好休息吧！”

方奇沉吟了一阵，道：“好！那就有劳姑娘了，在下相信只要有一日调息，就可以完全复元。”

这一次，方奇竟然大步行了出去。

庄璇玑四顾了一眼，轻轻掩上房门，道：“起来吧！可以吃药了。”

方真睁开眼睛一笑，道：“看来什么事也瞒不过你。”

庄璇玑道：“你真的很累，所以装作下去，对你也不合适。”

方真叹息一声道：“哥哥待我，情意太深重，他一直忽略了我已经长大了。”

庄璇玑道：“哼！这样好的哥哥，举世难觅，难道你还不满足么？”

方真道：“我心中承受哥哥的所有情，但他对我的呵护、惜爱，却叫人承受不起。”

庄璇玑道：“哦！你要怎么样才会满足呢？”方真道：“把他换成你。”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你是真的轻浮，由内心到外形，都不够稳重。”

方真道：“姑娘，你要明白，我本来就是一个狂放的人，我弃官不为，只为了适我心性，我想到的事，我就会表达出来。”

庄璇玑道：“吃药吧！”端过药碗递了过去。

方真笑一笑，闭上双目，竟不伸手去接。

庄璇玑无可奈何，只好他吃下去。

方真吃完了一碗药，笑一笑道：“多谢你了，姑娘。”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你很满意，是么？”

方真道：“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接道：“我从来没有件过这种事。”

方真道：“什么事？”庄璇玑道：“你如真的伤势很重，我会尽我所能救你，但你这明明是装作的，你可以自己吃下去的，但你却一定要我你。”

她说的神情严肃，方真不禁一呆。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你才华横溢，但却不够稳健。”

方真忽然一整脸色，道：“姑娘，我想不到，这会对你有如此重大的伤害。”

庄璇玑道：“不是伤害，我觉着你是在捉弄我。”

方真急急说道：“姑娘，不可误会，在下决无此意。”

庄璇玑脸上泛起了笑容，道：“我不会放在心上，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别再如此。”

方真点点头，闭上双目道：“对不住啦！我有点累，我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竟然不再理会庄璇玑。

庄璇玑并未离去，坐在一张木椅上，呆呆出神。

她在想方真这个人。

他不算英俊，聪明外露，为人行事，像一支剑似的，一下子就刺穿了人所有的防范。

明知道他布下了一个圈套，但却会不自觉的投了进去。

庄璇玑的智慧是一步踏进去，就立刻明白，但却又无法推拒。

过了有一顿饭的工夫之久，方真仍然未睁开眼睛。

庄璇玑忍不住了，笑一笑道：“生气了？”

方真道：“没有，我在想一件事。”

庄璇玑道：“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方真道：“两个太聪明的人，是不是能够处下去。”

庄璇玑道：“什么意思？”

方真道：“意思是，我该不该留下来。”

庄璇玑嫣然一笑道：“为此负气而去，那不是太没有风度了么？”

方真道：“有些人以权力为重，却轻贱……轻贱……”

庄璇玑道：“轻贱女人，对么？”

方真道：“但有些人，却把男女相悦之情，看作了比性命还重要的事情。”

庄璇玑道：“你是那一种人？”

方真道：“我们应该都不是这两种人以内的人。”

庄璇玑道：“我们，我们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

方真似是又被庄璇玑引发起了谈兴，笑一笑，道：“愿闻高论。”

庄璇玑道：“我是女子，你是男人，这是第一个不同，我没有握权成势的想法。”

方真道：“有些事，情难自禁，姑娘不喜权势，但必需要建立起一些权势不可，因为，只有权势才能和权势对抗。”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你说的有理，但我们都不是那两种人之内的人，请问第三种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方真道：“在下说吧！家兄常常规劝于我，要我娶房妻室，以便安心读书，就算无意于功名富贵，也可诗书自娱。”

庄璇玑道：“令兄说的不错啊！”

方真道：“是不错，他学了一身武功，不愿有家室之累，身入了江湖之后，才知道江湖上恩怨纠缠，但已摆脱不易，总希望我这个作弟弟的，能够娶妻生子，延续方家香火，我虽然无成家之心，但如在长兄相逼之下，也可能会随便讨房妻室，为方家一尽孝心。”

庄璇玑道：“自古多情空余恨，白首夫妻多农家，那有什么不好。”

方真点点头道：“我如真的娶了一房妻室，不论她美丑如何，我都会善待她。因为，我心无情，不会为情烦恼……。”

庄璇玑接道：“其实，你不用因此烦心，令兄一定会为你物色个绝代佳丽。”

方真道：“天下佳丽集皇宫，我曾在金殿论文，后宫赋诗，用心就在一见天下美女，是否能有我动心之人。”

庄璇玑道：“你好荒唐。”

方真道：“天才和疯子。本就只一线之隔，在下行事，一向不求世人谅解，只不过在下并未存心骇俗，游戏人生，小小一段插曲罢了。”

庄璇玑道：“后宫粉黛多颜色，你可曾看到绝世佳人？”

方真道：“繁花如锦唯缺雅，可叹红颜薄命人。”

庄璇玑道：“所以，你宁可弃官归故里。”

方真道：“书中自有颜如玉，湖光山色一丽人。”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方真，你准备如何安排今后岁月？”

方真道：“找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搭一幢茅舍，谋万卷存书，然后，在那里住下去。”

庄璇玑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不想游四海，登五岳，走遍天下的名山胜水了。”

方真道：“姑娘，在下的壮志已消沉，不愿再为人间尽心力了。不过，承姑娘封在下的照顾，在下必有一报。”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为什么呢？你本来心怀大志，准备要一显身手么？”

方真道：“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已经改变心意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方兄，什么事会使你有如此大的改变呢？”

方真道：“你！”

这答覆早已在庄璇玑的意料之中了，但她仍然有些故作惊讶的说道：“小妹得罪了方兄？你这么快就意志消沉了，小妹还要借重大力呢！”

方真摇摇头，道：“不是得罪，而是，我们两个人，不能同时在江湖上行走。”

庄璇玑道：“为什么？”

方真道：“你是我唯一的敌手，但我们却是朋友。”

庄璇玑道：“活人冢内的人才很多，咱们也未必能斗得过他们。”

她用了咱们两个字，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故意接近了一些。

两人之间的裂痕，本来是庄璇玑造成的，但现在，庄璇玑又在想法子弥补这个裂痕。

方真道：“姑娘，你想到了没有，我如留在江湖上，只怕会掩盖去你的光辉。”

庄璇玑道：“掩去我的光辉？”



方真道：“对！泵娘，你很不错，不过，我相信我如在江湖上走动，我相信我会比你高明。”

庄璇玑道：“只为了这些？”

方真道：“还有别的原因，不说也罢。”

庄璇玑道：“方兄，我很想知道原因。”

方真道：“在下说出来，只怕会流于轻浮了。”

庄璇玑道：“原来，你一直在生小妹的气。”

方真淡淡一笑道：“姑娘，你刚才给了我一点启发，使在下想到了很多事。”

庄璇玑道：“方兄，小妹洗耳恭听。”

方真道：“一定要我说么？”

庄璇玑心中暗道：这人表面上狂放任性，摆出一付天塌了，举手可托的自负。但内心中却有着含蓄的冷傲，我如不让他一些，他真会拂袖而去。

事实上，她心中很明白，这个狂放的书生，具有的才慧，和渊博的智识，对今后江湖上的大局，已具有了绝对的影响力。像他这样不会武功的读书人，不应该卷入江湖纷争的，但他竟然卷了进来。

方真双目凝注在庄璇玑的脸上，缓缓说道：“你在想什么？”

庄璇玑道：“我在想，你的脾气，……。”

方真道：“我的脾气很坏，不像满腹学问的人。”

庄璇玑道：“你虽然有满腹傲世文章，但你还不是很适合江湖的人。”

方真道：“怎么说呢？”

庄璇玑道：“江湖上尔虞我诈，不会像你这样直率。”

方真道：“其实，你也不是江湖人，只因你生在了江湖世家，又学了一身奇异的武功，所以，逼得你非入江湖不可。”

庄璇玑神情肃然的说道：“方兄，小妹想请你把事情说的明白一些，我们实在不需彼此再用猜测了。”

方真点点头道：“不错，在下也正有这个想法，不过，我的话可能会不很好听，一旦直说出来，说不定会伤害到你。”

庄璇玑笑一笑道：“就算你伤到我，也比我化费心思去猜测你的用意强些。”

方真笑一笑道：“既然如此，我就直言了。”

庄璇玑道：“你说吧！”

方真道：“第一，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在这一场江湖上的正邪搏斗之中，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庄璇玑接道：“那个是正，那个是邪，你心中可有一个划分？”

方真道：“有！”

庄璇玑道：“能不能说来听听？”

方真道：“可以，姑娘这一方面，应该是代表了武林正义，但你们的力量太微小，活人冢代表了邪恶，但他们的力量很庞大。”

庄璇玑点点头，道：“如若我们撇开了私人之间的恩怨不谈，就江湖大义而论，你愿不愿为江湖一尽心力呢？”

方真道：“困难的地方，在我这个人，又是个很重视私人恩怨的人。”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你行事标准，是以个人好恶而定了。”

方真叹息一声，道：“庄璇玑，我不知江湖上，还有多少隐居在深山大

泽中的高人，而且，那些人又不愿意出山为你效命.....”

庄璇玑接道：“也许当今之世，真的有那么高的人，可惜的是，小妹还没有找到他们。”

方真微微一笑，道：“很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高人在隐居。”

庄璇玑道：“就算是有，他们也不会再出山了。”

方真道：“哦！这么说来，你是输定了。”

庄璇玑道：“我们一直处在劣势之中。”

方真笑一笑道：“加上我情势就有些不同了。”

庄璇玑道：“你是我所见到最具才华的人，我相信你有非常的能力，不过，这也是一个非常的时刻，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什么？”

方真道：“你想要什么？”

庄璇玑道：“面对着活人冢这样庞大的实力，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和他们对抗呢？”

方真道：“姑娘是在考我么？”

庄璇玑道：“是请教。”

方真道：“就人力而言，姑娘想找一批能和他们对抗的人手，实在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庄璇玑道：“所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

方真道：“对方的人力虽然很庞大，但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对抗。”

庄璇玑道：“用什么方法？”

方真道：“姑娘博通古今，可知道木牛流马么？”

庄璇玑道：“你也会造？”

方真笑一笑，道：“姑娘这璇玑堡中，想必也具有机关埋伏了。”

庄璇玑道：“不错，你怎么知道？”

方真道：“面对着庞大无比的强敌，你竟然如此镇静，想来是定有所恃了，你唯一可恃的，就是机关埋伏了，只可惜.....”

庄璇玑道：“可惜什么？”

方真道：“这些机关埋伏，都是死的，限于一地，如若敌人不来，或是改变一种方法，那就没有什么效用了。”

庄璇玑心头一震，暗道：勿怪他如此之狂，确有他狂的道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机关埋伏，难道还有活的不成。”

方真神情肃然的说道：“昔年诸葛武侯，可以造木牛流马，我们为什么不能造出铁人铜车.....”

庄璇玑接道：“你能？”

方真道：“活人冢掳我到那里去，用心也就在此。”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些能力，也是得自天竺奇书么？”

方真摇摇头，道：“不是，天竺奇书，只是谈些怪异的武学，速成武功，如何能有这等博大、精深的奇论。”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是你自己创意了。”

方真道：“看过诸葛武侯木牛流马的记述之后，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也作过很多次试验，活人冢内的人才很多，他们为了家兄，曾经夜探寒舍，在我的书房里，找到了我作的试验，把它带入了活人冢内。”

庄璇玑道：“已经成功了？”

方真道：“只能算十之五六的成功。”

庄璇玑道：“活人冢掳你去，这才是最大的原因了。”

方真道：“不错。”

庄璇玑道：“现在，你可曾算过，要多少时间可以完成。”

方真道：“全盘设计，我已经有了构想，快则三个月，至迟半年，找二十个巧手铁工，半年之内，我可以给你十二个铁甲武士，四辆铜车。”

庄璇玑道：“你真的愿意为江湖上尽些心力？”

方真道：“不是为江湖人尽力，而是为你。”

庄璇玑道：“我身已入江湖中，为我就是为他们。”

方真道：“不要把我和江湖人扯在一起，我本就不是江湖人，我不喜欢江湖人，那种快意恩仇的手段，也不喜欢他们那种一诺千金的豪放，率意行事，何况是一意孤行，我只不过是为情所牵，有着无可奈何而已。”

庄璇玑道：“你好像很委屈。”

方真道：“这倒是真话，我违心行事，总不能也要我违心说话。”

庄璇玑道：“你有痛苦？”

方真道：“嗯！A对么？”

庄璇玑道：“想不到，我也有自负的毛病。”

方真道：“也很难怪，你渊博的知识，过人的聪慧，本也是常人很难及得的人。”

庄璇玑道：“但偏偏却遇上了你。”

方真道：“怎么？有些妒忌了，其实，我们各有所见，有很多地方，你比我要强了很多，单以武功而论，一百个方真，也不是璇玑姑娘的敌手。”

庄璇玑道：“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那才是智慧，我虽亦不妄自菲薄，但比起你，我自知相差很远，第一，我有很好的环境，良师教诲，有一座庞大的书库，可供我阅读研究，我师父胸中所学，更是强我十倍，我如遇上了什么疑难之事，只要向她领教，立刻可以得到了解答，我追随她十余年，才有这些成就，但你就不同了。”

方真道：“我也有个好哥哥照顾我的生活，使我衣食无忧，才得有那样多的时间，读万卷书。”

庄璇玑道：“我的成就，大半得自良师的指点，你却是博学强记，硬从书本上得来这些才能。”

方真道：“怎么忽然间，对我这般推崇起来了。”

庄璇玑道：“我说的都是真话，咱们如把环境倒过来，只怕我难及你十之一二。”

方真道：“那倒不会，现在，我想听听你这一趟活人冢之行，收获一些什么东西？”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活人冢内，有三个很杰出的武林高手，你可知道？”

方真道：“不知道。”

庄璇玑道：“他们虽然也被囚于活人冢内，但他们却有着很好的生活供应，叫什么太上读法？”

方真道：“这三人和你很熟么？”

庄璇玑道：“谈不上很熟，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不过，谈的很投机。”

方真道：“看你一付胸有成竹的样子，是不是说服了他们。”

庄璇玑道：“他们三人，都是武林中很有名望的人，但他们却被一根天

蚕丝，横穿在琵琶骨上，三人就那样被锁在了逍遥堂内。”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方真，天蚕丝，要如何才能弄断白”方真道：“你用什么方法把天蚕丝弄断的？”

庄璇玑道：“我……”

方真道：“不用否认，你知不把他身上的天蚕丝索给弄断了，他们又怎会被你收服呢？”

庄璇玑道：“你就这么肯定，我能弄断天蚕索么？再说，他们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怎会那么容易收服。”

方真道：“璇玑，你脸上的欢愉之色，早已经告诉我了，你弄断了三人身上的天蚕丝索，而且，也收服了他们。”

庄璇玑道：“哼！你看别人的事情，总是那么清楚，到了自己的头上，却是一塌糊涂。”

方真微微一笑，道：“这就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了。”

语声一顿，接道：“不过，你的用心，是想考我一下，用什么方法才能解开天蚕丝索的方法，对么？”

庄璇玑道：“化了我很久很久的时间，才想出了弄断天蚕丝索的办法，你来试试看，要化多少时间，能想出这个办法来？”

方真点头道：“我想不要太久时间。”

庄璇玑道：“你要知道天蚕丝索不怕刀剑，那三个人，都是武功高强的人，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仍然没有弄断，我想了四五个小时辰，才找出了弄断天蚕丝索的办法，你比我聪明，给你两个时辰如何？”

方真道：“太久了？”

庄璇玑道：“别太逞强，这是我经历的事，如你想不出适当的办法，可无法唬得过我。”

方真道：“我知道。”

庄璇玑道：“那就一个时辰吧！”

方真摇摇头道：“还是太多了。”

庄璇玑道：“唉！你最好别在我面前出丑，你自己说个时间吧！”

方真道：“现在如何？”

庄璇玑道：“现在！懊，你说吧，我洗耳恭听。”

方真道：“龙甲断天蚕，我想不明白的是，你身上怎有龙甲。”

庄璇玑真的楞住了，望着方真，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 第十八章 机关消息 层出不穷

一个人的学问，真有这样作用，古人说，学究天人，难道一个人的学问大了，真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么？

方真眼看庄璇玑，只管沉思不语，忍不住又道：“除非那不是天蚕丝，如是天山蚕索，非龙甲，绝难斩断。”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方真，你见过龙甲么？”

方真摇摇头，道：“没有，甚至我不能确知世上，会不会真有龙甲，我

希望能遍走深山大泽，就是想求证一下我心中太多的疑问。”

庄璇玑道：“那你见过天蚕丝了？”

方贾又摇摇头，道：“也没有，在冰天雪地的酷寒之中，竟有吐丝之蚕，吐出利刃难断之丝，造物之神奇，实在不能不叫人佩服了。”

庄璇玑道：“你既未见过龙甲，亦未见过天蚕之丝，怎知世上确有此物呢？”

方真道：“世上也许没有龙，自然不会有龙甲，但也不会有天蚕丝索，如若真有天蚕，那就可能有龙，蚕可吐丝，龙亦有甲，古人所着之书，就不是欺人之言。”

庄璇玑缓缓坐了下去，脸上是一片温柔，伸出纤纤玉手，扶住了方真的双肩，无限惜怜的说道：“躺下去，说话用不着很大的气力。”

方真微微闭着双目，鼻息间，闻着庄璇玑身上散发出来的少女幽香，仰身向后倒去。

但庄璇玑却不让他一下子倒卧下去，轻轻的把他放在床上。

也许是读的书太多了，方真的作人态度，有些过于轻松，人躺在了床上，口中却微笑道：“唉！如此舒适，真要多病几天才好。”

庄璇玑已逐渐适应了他的幽默、轻松，笑一笑道：“现在没有时间让你生病，记在账上，有空时间再病不迟。”

方真道：“好极，好极。”

庄璇玑道：“什么事，好极，好极。”

方真道：“在下仍是大有进步，已经能逐渐适应你了。”

庄璇玑道：“哼！是我在适应你啊！”

方真道：“这就叫近墨者黑。”

庄璇玑道：“好好养息吧！现在，你的时间重要的很。”

方真道：“哦！要我造铁人铜车。”

庄璇玑道：“璇玑堡只有这几个人，如若活人冢大举来犯时，要如何抵抗，你该有个计画才行。”

方真道：“现在，我精神很好，明天午时，你陪我，查看一下，璇玑堡四周的形势，找一处最安全的地方，筹建火炉，及应用之物，同时派人去重金礼聘一些巧手铁匠。”

庄璇玑道：“你要多少巧手工匠？”

方真沉吟了一阵，道：“至少要十个人。”

庄璇玑道：“这样多的人，事后，你准备如何处置他们。”

方真道：“他们不会知道多少机密，就算留下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有太大的影响。”

庄璇玑道：“对一般人，也许不会，但对活人冢，却不能不小心一些，他们的人才很多。”

方真道：“好！我会很精密的安排一下，绝对不让他们知道太多。”

庄璇玑道：“你的心底很仁慈。”

方真道：“韩信问路斩樵夫的事，在下不屑为。”

庄璇玑道：“所以，我才提醒你。”

方真微微一笑道：“其实，铁人一旦出现时，活人冢就会明白了，保守机密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庄璇玑道：“所以，我们要先有准备，不让他们知道足以致死的机密，

他们就可以安然无恙了。”

方真道：“我会记着这件事，不让他们有死亡的理由。”

庄璇玑道：“好！你现在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方真微微一笑道：“我现在精神很好，……”

庄璇玑接道：“精神很好也不行，乖乖的给我闭上眼睛，我要你好好的休息。”

方真道：“你好凶啊！”

庄璇玑道：“已经害怕了？”

方真道：“不过，在下一向野惯了，如若能有一个人，给在下一点约束，那倒也一点很新鲜的试了。”

庄璇玑道：“现在，不再和你说话了。”

方真道：“哦！”

庄璇玑转身向前行去。

方真道：“要走了？”

庄璇玑道：“对！你好好休息吧！”

方真道：“看来，我不好好休息也不行了。”

立刻闭上双目。

天才和疯子很相近，而且，还带着一份孩子气。

方真就是这样的人。

英雄的心，是寂寞的，一个天才，却带着三分稚气，和七分狂傲。

但方真的才慧，确然征服了庄璇玑。

庄璇玑艺出南海门，绝世聪明的师父，教出了一个绝世聪明的徒弟。

初生之犊不畏虎，她仗恃一身惊人的艺业，和过人的聪明，闯入了活人冢，借四大凶煞之助，全身而退，但她也很快的了然内情，活人冢任她来去，那是活人冢内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正在坐关期内，更重要的是，有一道不许她受到伤害的令谕，使得活人冢内的人，有着束手、缚脚的感觉。

见到了福、禄、寿三星出现，使庄璇玑内心生出更大的畏惧。

活人冢的控制力量，已到了无远弗届的境界。

幸好，金冠人救出了他弟弟方真。

这位放荡的书生，挟绝世才华，满腹学问，竟然卷入了江湖的纷争之中。

他没有见过天龙甲、蚕索，但竟知这两物相克，渊博的学识，这使得庄璇玑有点倾心。

这是她真正由内心对一个男人生出了感情。

望着庄璇玑的背影，方真缓缓睁开双目，挺身坐了起来。

大约庄璇玑知道他爱书，在他卧室中，摆了一个书桌，上面放了很多的书。

方真没有取书阅读，却在书案上画图。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方真突然感觉到好累，好累。

他没有武功基础，伤势又未全好，身体还很虚弱。

但他心中很兴奋，才子佳人，他喜爱美女，只可惜眼界太高，有的形貌虽美，却少了那一股灵性。

有灵性的，却又少了形貌之美，见到了庄璇玑，才发觉了世上真有才貌双全的女人。

而且，这位才貌双全的美女，对他竟然还很好。

内心中一股强烈的兴奋，鞭策着他，使他有着一股表现才能的冲动，不顾身体的虚弱，竟起身伏案而书。

他要设计铁人、铜车图。

他要以自己的才能，击开庄璇玑一缕芳心。

但他忘了自己的身体，是那么虚弱，终于无法再支持下。

放下了手中的竹管，长长吁一口气，准备上床躺下休息。

一转身只见庄璇玑静静站在身后，手中托着一个木盘，木盘上放一个白玉杯，杯盖紧扣，不知杯中放的什么。

有些意外的，方真瞪着眼，瞧了庄璇玑一阵，才缓缓说道：“你来了很久么？”

庄璇玑道：“我就知道你不会听话，所以，我来了。”

放下木盘，取饼玉杯，道：“趁有余温，快些喝下去吧。”

方真有些尴尬，接过玉杯，一口喝了下去。

他喝下之后，立刻知道，那是一碗汤。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不会听我的话，但你的身体，实在很虚弱，所以，我替你送了一碗汤来。”

方真道：“这好像是很好的野山。”

庄璇玑道：“不错，希望对你的身体有些补益。”

方真道：“很大的补益，现在，在下的精神立刻好了起来。”

庄璇玑道：“哦！这么快么？”

方真道：“对！快的很啊！”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你在画些什么？”

方真道：“我在设计铁人的图案。”

庄璇玑道：“设计好了没有？”

方真道：“这不是一时的灵感，这种方式，早已在我的心中有了腹案，只是能不能很理想，未做成之前，我也没有把握。”

庄璇玑道：“你如真的做成了铁人铜车，那就不让诸葛武侯，专美于前了。”

方真道：“成是一定能成，只不过，会不会很理想，那就很难说了。”

庄璇玑道：“你理想中的铁人，是什么样子？”

方真沉思了一阵，道：“他们可以和人动手搏杀，右手兵刃，左手暗器，自然，他们不会像人一样灵活，也不能适用任何地方。”

庄璇玑道：“对付活人冢，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战场。”

方真微微一笑道：“我现在有一点奇想，那就是把他们的形态，造成什么样子？”

庄璇玑道：“你有没有想过呢？”

方真道：“想过了，不过，希望能先得到你的同意。”

庄璇玑道：“好！你说说看。”

方真道：“我、你、我哥哥，还有你的丫头、属下。”

庄璇玑道：“你准备造几个铁人？”

方真道：“十二个。”

庄璇玑道：“四大凶煞，再加上郎四娘、陈振东就够了。”

方真道：“要带他们来给我瞧瞧，我才能画出他们的神韵、面貌。”

庄璇玑道：“就算加上我一个丫头，我们也不过只有十个人，另外两个，你想画什么人？”

方真笑一笑，道：“另外两个，我早已想好了，一个八手金刚佛，一个红袍生死判。”

庄璇玑道：“好！这也有一点警告的味道。”

方真突然叹一口气，道：“璇玑，我忽然变的没有信心了。”

庄璇玑愣了一愣，道：“为什么呢？”

方真道：“我怕，我这些构想，一旦失败了，不是让你失望的很么？”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怎么会呢？”

方真道：“想像的事，在没有证实之前，实叫人有些担心。”

庄璇玑道：“这是一种巧妙的机关、消息之学，小妹也略通一二，这逍遥山庄上的机关，都是我安装的。”

方真道：“我虽然未窥全豹，但已看了一两处地方，这里布置不错。”

庄璇玑道：“你在活人冢内住了不短的时间，觉着他们的布置如何？”

方真道：“那里，我倒是很留心看过，那也是出自名师心血的设计，只是霸气太重，不够洒脱自如，整个环境，就给人一种处处有伏，步步杀机的感觉。”

庄璇玑道：“璇玑堡中的布置呢？”

方真道：“我没有看过全堡形势，很难评论，见微知着，稍作断言，这里的鹏气稍轻。”

庄璇玑道：“我们的力量太弱，实不足和活人冢抗拒，这机关、埋伏是我们的重要仗恃，我回来之后，又把它加强了一些。”

方真点点头道：“姑娘，据在下所知，活人冢有三个首脑人物，自然，他们之间。不可能是权力平分，必也有大小之别，但另外两人，亦具有相当的权势，大概是不会错了，你可知道，他们之中，那一个志在得你？”

庄璇玑脸上微微一热，道：“实在说，我不太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何时见过我，我心目中也没有一个可疑的人物，但我从活人冢内一些人的口气上听到，似是三个人中的老二。”

方真问道：“你见过他们没有？”

庄璇玑道：“没有，到活人冢内时，他们三个人都已封关。”

方真道：“哦？”

庄璇玑道：“我想不到，他们为什么封关，可是在练一种什么武功么？”

方真道：“三个人一起封关，情势十分可疑，如若是在练一种武功，那也是和三人有关的武功。”

庄璇玑道：“照情形论事，现在应该是一个机会，只可惜，我们没有能力，把握它。”

方真微微一笑，道：“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聪明人，总会遇上些比别人困难的事。”

庄璇玑道：“你还笑得出来，人家心里愁死了。”

她一向冷静、坚定，不管心中有多少愁苦，从来就不会放在脸上，她像一座白玉观音，从来没有人看得出她在想些什么。

但在方真的面前，再也保持不住那份尊严了。

自然，她发觉了方真实在比她聪明很多。

方真仍是一付很潇洒的态度，笑了一笑道：“你愁什么？”



庄璇玑道：“方真，我不是为自己担心，我忧愁的是，如何才能找出一股对付活人冢的力量。”

方真道：“我不是江湖中人，对江湖中的情形，我不十分了解，但就我在活人冢内听到的消息，只怕，很难找出能和活人冢抗拒的力量。”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活人冢，已经是唯吾独尊，无法抗衡了。”

方真道：“有！只不过，那一股抗拒的力量，需要我们去创造，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创造这种力量。”

庄璇玑道：“就是你设计的那些铁人、铜车。”

方真道：“这只是一部份力量，还有一种力量，那就是向活人冢内争取，璇玑，这件事，你已经在作了，而且，作的很有成绩。”

庄璇玑道：“但我很明白，这一次，完全是运气好，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三个人都在坐关。”

方真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一道不许伤害你的令谕。”

庄璇玑道：“事后想起来，实在有些可怕，这是一次侥幸的成功，也是一次教训。”

方真笑一笑，道：“如若在半月之内，他们派人来攻，你有几分把握对付他们？”

庄璇玑道：“那要看，来的是什么人？”

方真道：“他们已有过两次失败的经验，这一次再来，一定是先谋后动。”

庄璇玑道：“活人冢三个首脑人物，会不会来一个？”

方真道：“算他们的日期，应该不会。”

庄璇玑道：“他们坐关限期，何时届满？”

方真道：“应该是满了，他准备了三七二百一十天，但他们在关期中遇上了一些困难，恐怕要延长一些时间了。”

庄璇玑道：“你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

方真道：“因为，我帮他们解决了困难。”

庄璇玑道：“他们遇上了什么困难？”

方真笑一笑道：“真气岔了经脉。”

庄璇玑道：“那是修习内功中最大的禁忌，叫作走火入魔，轻则重伤、瘫痪，重则殒命。”

方真道：“你可是责怪我救了他们。”

庄璇玑道：“不是，那时，你还不知道，自然怪不得你。”

方真道：“事实上，就算我不救他们，他们也不会受太大的伤害，只不过，多袭他们一些时间而已。”

庄璇玑道：“难道，他们真气岔经一事，也和你有关么？”

方真道：“我被掳入了活人冢，经过了一段冷静观察之后，发觉了三个人合力掌握的组合，不但强大，而且，十分严密，百无一用是书生，只有动些脑筋，来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所以，你说他们气岔真经，再告诉他们恢复之法。”

方真道：“这法子很灵，我一下子就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庄璇玑道：“你当时如若能让他们再错一些，会不会使他们重伤呢？”

方真道：“璇玑，别想的太如意，他们能领导那么一个组合，证明了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如若错失太远，他们早就查出来了。”

庄璇玑道：“这倒也是。”

语声一顿，接着道：“现在，你好好的休息一下，身体一好，我就带你去四周看看。”

在庄璇玑细心的照顾下，方真很快的复元了。

他也表现出了绝世才华，指点了不少改进埋伏的方法。

庄璇玑也替他引见四大凶煞。

在陈振东、郎四娘锐意经营之下，璇玑堡更坚强了。

但表面上看去，璇玑堡已非昔日那种气势，门前冷落车马稀，不复有当年的热闹情况。

过昔，凡是到洛阳的武林人物，大都要投帖求见，拜见一下河洛大侠庄冠宇。

自从璇玑堡遭到一次敌人夜袭之后，人心变了，再也没有人向璇玑堡投帖求见了。

庄璇玑很喜欢这份表面上的冷凄，那可使璇玑堡中的隐密，不致漏出来。

二十四名重金礼聘的巧手铁匠，被人接入了璇玑堡。

在方真的率领之下，在璇玑堡中一处很隐密的地方工作。

铁人的制造，一直在极端的隐密下进行，除了庄璇玑和方真之外，连四大凶煞，都不太清楚。

这是一支奇兵，越秘密，力量越大。

二十天过去了，璇玑堡中仍然是一片平静。

方真把全部的精力，投入了制造铁人中，已到了食不知味，席不安枕之境。

他们工作的地方，在一座地下密室之中，也是璇玑堡中的中心枢纽。

精巧的设计，使这座地下室中的通风很好。

也能把那溶铁火炉的烟气，排出去。

方真全神专注，连白天夜晚的时刻都已无法分辨。

庄璇玑也不忍太过惊扰他，但却表现了一个女性的温柔。

她总在最适当的时候，送上吃喝的食物，在他困倦的时候，逼着他休息。

所以，方真的身体虽然不太好，但在庄璇玑的照顾之下，他总算是支持了下来。

他心神太专注了，连日夜，都已经无法分辨。

庄璇玑几度想和他谈起活人冢为何不见行动的事，但怕打扰他的专心，所以，没有说出来。

这天，庄璇玑逼着方真睡下之后，离开了密室。

抬头望星月，已经是三更过后时分了。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举步向大厅行去。

人未到大厅，立刻感觉到气氛不对。

果然，柳媚快步的奔了过来，道：“姑娘……”

庄璇玑接道：“有了警讯。”

柳媚道：“是！他们都迎上去了。”

庄璇玑道：“来的什么人？”

柳媚道：“不知道，属下留此恭候姑娘。”

庄璇玑道：“迎出璇玑堡外。”

柳媚道：“没有姑娘之命，不会迎去堡外。”

庄璇玑点点头，道：“我们也去看看吧！”

柳媚道：“属下带路。”

当先向前行去。

庄璇玑走的很慢，一面走，一面流目四顾。

方位是正西，是璇玑堡的大门所在。

高空疾如奔马的行了过来，道：“姑娘。”

庄璇玑道：“见到了敌踪没有？”

高空低声说道：“有，他们已经到了堡门外面，不知何故，却停了下来。”

庄璇玑道：“有多少人？”

高空道：“夜色迷蒙，看的不太真切，大约总有十几个人。”

庄璇玑道：“他们现在作什么？”

高空道：“云集一处，不知在商量什么？”

庄璇玑低声道：“马鹏、王杰呢？”

高空道：“都在此地。”

庄璇玑缓步登上堡门。

凝目望去，果然看到堡外有一群人，站在一起，低声商量。

庄璇玑听不到他们说的什么？但却很清楚的看到了那些人。

那些人似乎是并没有避忌被人瞧见，所以，他们静静的站着，而且，有一点明目张胆。

庄璇玑低声道：“很奇怪，他们似乎是并没有隐蔽自己的意思。”

高空道：“对！恨的人牙痒痒的，我们几乎要冲出去了。”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好像，他们在等一个人？”

高空道：“等什么？”

庄璇玑低声道：“大概是他们的首脑吧？如若我推想的不错，他们大概不会采用暗中攻袭的办法。”

高空道：“咱们要如何应付呢？”

庄璇玑道：“等！他们也可能早就发觉我们在等他们了。”

等的时间，并不太久，那一群人，突然举步向堡门口行了过来。

这群人中，有不少穿着白色的衣服。

夜色中穿白服，那是无疑暴露了自己的行藏。

吊桥已经升起，来人到了吊桥河边之后，就停了下来。

只听一个低沉的口音，传了过来，道：“璇玑堡那一位当夜执事。”

庄璇玑回顾了马鹏一眼，道：“回答他。”

马鹏辘轻咳了一声道：“有什么事，在下马鹏当值。”

那低沉的声音，道：“大名鼎鼎的鬼刀马鹏，在下失敬了。”

马鹏笑道：“不敢当，朋友是那一路高手？”

那人突然越众而出，白衣在夜风中飘动。

马鹏道：“阁下的大名是……”

白衣人道：“无情刀侯方。”

马鹏道：“久仰大名了。”

侯方道：“不敢，在下奉命叫门，请马兄放下吊桥。”

马鹏哈哈一笑，道：“侯兄的算盘，打的好如意啊：你可知道，你认为，

你是来走访亲戚的么？”

侯方道：“马兄应该明白，这一道小小的护城河，挡不住我们。”

马鹏道：“对！侯兄既然觉着挡不住，不妨试试啊！”

侯方冷笑一声，道：“咱们这一次，堂堂正正而来，准备明刀明枪的和诸位一决生死。”

马鹏道：“放马过来就是，咱们决不含糊，不过，总不能要咱们开门揖盗吧？”

侯方道：“事实上，贵堡中放下吊桥后，决心一战，对贵堡至少是没什么坏处。”

马鹏道：“在下也看不出，会有什么好处。”

侯方道：“咱们明里挑战，不会暗袭，贵堡用不着四面八方的防备了。”

马鹏冷笑一声道：“如若你们真有明刀明枪之心，何以要用夜袭。”

庄璇玑低声道：“要他们十日后，再来璇玑堡，大家放手一战。”

侯方似乎是也在请示，未立刻回答。

马鹏提高了声音，道：“侯兄在江湖上虽然有点名气，但我相信，你还不敢向璇玑堡轻启战端，说穿了，还不是跑跑腿，传传讯，打旗的小卒……”

侯方怒道：“你马鹏难道就是作得了主的人么？”

马鹏道：“在下也作不得大主，不过，在下说出的话，可以算数，你老兄成么？”

侯方冷哼一声道：“在下只要说出口，一定负责。”

马鹏道：“好：请转告贵上，第十天后，璇玑堡大开堡门，欢迎贵宾驾临，大家放手搏杀，一决胜负。”

等候片刻，侯方才哈哈一笑，道：“咱们既然赶到了这里，只怕由不得阁下作主了。”

马鹏道：“既是如此，咱们也不用谈了，不过，在下先要把话说明，这里有十张强弓，十匣连珠弩箭，都经过药物淬，中人必死，兵击半渡，诸位只要经过这条护城河时，当心弩箭就是。”

侯方未再回答。

回答的是一道挟带风声的重物，直抛过来。

夜色中看的不太真切。

但埋伏在堡内的箭手，却发出了一排箭雨。

至少有五支弩箭，射中了那飞来之物。

但却被弹震开去。

直到那重物击中了城墙，才看清楚了，那是一个形如铁锚之物，而且，身后还带着一道长索。

铁的长索。

那重物击中了城堡之后，竟然击入了城堡墙上，陷入了城堡墙壁之中。

显然的，这是一道索桥。

侯方哈哈一笑，道：“力拔山兮，气盖世，贵堡之中，不知有何人，能把这百斤以上的铁锥，投入墙壁之中。”

这人的神力，实在惊人，庄璇玑、马鹏都不禁看的一呆。

包括四大凶煞在内，谁都没有能力，把一个百斤以上的铁，投过数丈宽的护城河。

而且，那巨大的铁，还砸入了青砖砌成的堡墙之中。

这完全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

但活人冢的人做到了。

庄璇玑低声道：“马鹏，他们准备用索桥直抢过来，放他们几个人进来看看。”

马鹏道：“姑娘的意思，是要我们故意放几个人进来？”

庄璇玑道：“对！放两三个人进来。”

高空道：“我去安排。”

马鹏道：“姑娘，刚才，我们已经放出了一批弩箭，箭网的严密，我相信，一个人绝对无法漏网，他们会不会真的冲过来呢？”

庄璇玑道：“应该会，活人冢内，多的是不畏死的人。”

言犹未了，一条人影，已由对面飞身起来，落在那铁索之上。

出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以迅如电火之势，向前奔冲，竟然缓缓向前行来。

这时，天色云气消退，星光闪灿，虽然无月，但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些景物。

这些人，都有着很精深的内功，目力异于常人看的更是清楚。

那人手中执着一柄单刀，平横在胸前，行走在铁索上，步履稳健，如履平地。

高空亲自指挥箭手，已下令他们不许发射。

那黑衣人行到了距离堡墙一丈左右处，突然停了下来。

只见他身子闪动了一下，索绳突然向下一沉，然后，又猛然弹了起来。

铁索上的黑衣人，也突然向上弹去，直落到了城堡之上。

马鹏就站在那黑衣人的对面，双方不过是三尺左右。

黑衣人的刀微微向前一推，成了出手式，这一刀，随时就可以劈出。

马鹏的右手，也按在了刀柄之上。

没有人知道他的刀放在什么地方，但他一只手隐藏在衣服之后，就会有一种浓烈的杀气，直逼过来。

天下最诡密的一刀，自具一种夺人的气势。

黑衣人不自觉的向后退了一步。

马鹏冷冷说道：“你是侯方？”

黑衣人摇摇头。

马鹏道：“出手吧！”

黑衣人冷哼一声，道：“好！”

忽然挥刀攻上。

很凌厉的一刀，长刀先在身前形成了一片刀芒。

出人意外的是，马鹏并未还击，却疾快的向后退出了八尺。

黑衣人一刀斩空，立刻收住了刀势。

但见寒芒一闪，疾射而至。

王杰发出了暗器，一发七枚。

黑衣人躲过了五枚，却躲不过两枚后发齐至的透骨钉。

一中左肩，一中右腕。

两枚透骨钉，本无法使他失去抵抗能力，但马鹏的刀却突然出现，逼上了咽喉。

黑衣人呆了一呆，已被柳媚点中了穴道。

王杰行过来，伸手提起黑衣人行入堡楼之中。

庄璇玑就站在那里，缓缓说道：“肯不肯回答我的问话？”

黑衣人默然不语。

庄璇玑道：“我不勉强你，不过，我说明条件之后，你再决定。”

黑衣人点点头。

庄璇玑道：“回答过我的问话之后，你可以决定自己的行止，留下来，还是离开这里，悉听尊便，不回答我的问话，我也不会杀你，不过，我们不想再多一个敌人，我会废了你的武功。”

黑衣人道：“我知道不多。”

庄璇玑道：“尽你知道的回答就是。”

黑衣人道：“我如何能信任你？”

柳媚冷哼一声，道：“如若你不信任璇玑姑娘，天下就无人可以相信了。”

黑衣人未再多言。

庄璇玑道：“这一次，侵犯璇玑堡，来了多少人？”

黑衣人道：“不知道。”

柳媚纤手一扬，尖尖的玉指，已指向了黑衣人双目，道：“我挖了你两个眼珠子。”

庄璇玑道：“柳大姊，别伤害他。”

黑衣人道：“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是第一批，另外还有很多批人来。”

柳媚收回了双手。

庄璇玑道：“哦！你们这一批，总有一个领头的人吧？”

黑衣人道：“有。”

庄璇玑道：“你知道他的名字？”

黑衣人道：“知道，他叫尚小月。”

庄璇玑道：“尚小月，是男的，还是女的？”

黑衣人道：“我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柳媚道：“你这人实在笨的可以，连你们领头的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黑衣人道：“尚小月这三个字，我也是今夜才听人说起。”

柳媚道：“哦！你见过他没有？”

黑衣人道：“见过，却等于没见。”

柳媚道：“这话怎么说？”

黑衣人道：“他穿着一件绿袍，戴着一顶绿色的帽子，除了可以见到他两只眼睛之外，什么也看不到。”

庄璇玑道：“我知道了，你现在可以决定你的去向了。”

黑衣人道：“去向？”

庄璇玑道：“对！我答应由你选择去向，现在决定了没有？”

黑衣人突然叹息一声，道：“决定了，请府上替我准备一口棺木……”

柳媚接道：“准备一口棺木，你要干什么？”

黑衣人道：“等死，我们出发之前，都喝了一杯酒，那杯酒，给了我们不怕死的勇气，也给了我们生命的限期，三天后，我们不能再喝下去第二杯酒……”

庄璇玑叹息一声，接道：“你愿意留下来，那就不妨试试，……”

黑衣人道：“试什么？”

庄璇玑道：“看看能不能解了你身中之毒？”

黑衣人道：“解不了的，那是一种奇毒。”

柳媚道：“你运气不错，璇玑姑娘答应你解毒了，你算活定了。”

黑衣人苦笑一下道：“好，我领下这份情意，我的轻功不错，所以，要我试试越渡索桥的情形。”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看，他们能不能冲过来？”

黑衣人道：“我们这一批人中，大都互不相识，由不同的地方，集中于一处，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不肯把我们原来在一起的人，全数调动过来，彼此相处日久，和敌人动手时，也好有一个照应。”

庄璇玑道：“我都明白了，你下去休息吧。”

黑衣人迟疑了一下，道：“姑娘，在下还有三天时间，他们无情，在下也不用有义了，所以，我想留下来，如若是能够帮得上忙，在下也可以帮个手。”

庄璇玑道：“我说过，由你决定，愿意留这里，就请留下来吧！”

黑衣人道：“多谢姑娘。”

庄璇玑回顾了马鹏一眼，道：“马兄，他们经过了很精密的调配组合，这些人中，有以轻功见长的，也有以内力见长的，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的。”

黑衣人道：“姑娘请说，在下也许会略知一二。”

庄璇玑道：“那铁索流星，怎么会一下子打入了城堡之中，这人的气力，实在已到了力拔山兮，气盖鼎的境界了。”

黑衣人道：“姑娘，真的有那么一个人！”

庄璇玑道：“哦？”

黑衣人道：“我听到，他们叫他大力神。”

柳媚道：“什么样的人物？”

黑衣人道：“一个穿着红衣的大汉，身高在九尺以上。”

庄璇玑道：“不可能的，一个人，不管他如何练，也无法练成那样的气力。”

黑衣人道：“是真的，我们看到他把铁投了过来。”

庄璇玑道：“除了他的气力如此之大外，不知他还有什么本领。”

黑衣人道：“他用一把兵刃，一把巨斧，我没有掂过它的重量，但一眼看过去，总有一百五十斤以上的重量。”

庄璇玑道：“马鹏，传令下去，这个人由王杰和柳媚对付，不许和他近身相搏。”

马鹏道：“属下明白。”

庄璇玑道：“如若无法对付他，把他留下来。”

马鹏点点头。

庄璇玑道：“现在全力防守，如若实在抵御不住时，就退入堡中。”

马鹏道：“属下立刻传谕下去。”

黑衣人突然接道：“姑娘，在下听到了一句话，不知道是否重要？”

庄璇玑道：“请说吧！”

黑衣人道：“在下听到的，好像是三路进攻，这里只是一路。”

庄璇玑道：“多谢。”转身快步而去。

四大凶煞全都集中于此，璇玑堡中的实力，等于有一半在此了。

柳媚突然回顾了王杰一眼，道：“你留下来，我跟姑娘去。”

高空道：“最好是，咱们四个人集中在一处。”

柳媚道：“为什么？”

高空道：“你忘了咱们的合搏术了，那才是对付强敌的手段。”

柳媚道：“咱们都集中一处，其他地方岂不是人手太单薄了。”

高空微仿一笑，道：“柳媚，只要我们能真正的守住了这一面，那也无疑替璇玑姑娘，分担了一些忧愁。”

柳媚点点头，道：“你说的倒也有理。”

这时，耳际间，响起了马鹏的声音，道：“诸位如是不相信，咱们能对付一个渡过铁索的人，那就不妨试试吧！”

对方突然间，陷入了完全的死寂之中，使马鹏有些沉不住气了。

这一喝问，竟然真如了敌人的反应。

没有听到如何回答，代之而起，是一连串强渡护城堡河的行动。

两三条人影，由夜色中飞起，踏上了铁索。

三个人的轻功，似乎是都已有了很高的造诣。

三条人影一下子，全落在了铁索之上。

铁索向下一沉，立刻弹起。

三个人借那铁索一弹起，身子忽然向前滑进了四五尺，身躯才停了下来。

马鹏冷笑一声，道：“三个，可否通个姓名上来？”

三个人彼此之间，保持了大约有五尺的距离。

三个人没有答话，只见双膝微微一屈，铁索又向下沉去。

这时弓弦声响，一排弩箭，突然间向前射来。

三个人突然蹲了下去。而且亮出了一面盾牌。

但闻一阵波波之声，疾如流星一般的弩箭，全部被挡了下来。

马鹏呆了一呆，忖道：“他们这一个临时组成小队，似乎是包罗了不少的人才。”

连这等善用藤牌的人物，竟然也有。

忽然间，马鹏内心中闪起了一个可怕的预感，今夜的攻势，可能不是一个试探性的，而是一场主攻。

但见三个手持藤牌的人影突然向上弹飞起来。

整个人的身体仍然保持蹲下的姿势向上升起。

果然，第二排弩箭及时而出。

这时发射准确的弩箭，又被藤牌挡开。

就这样三个人借铁索的弹力，很快的接近了城堡。

五波弩箭，连续射出，但却无法阻止三个人。

三个人接近了城堡之后，立刻飞身而起，轻飘飘的贴在了堡墙之上。

王杰已接替了高空，指挥埋伏在堡门内的弩箭手。

他是天下最好暗器高手，但在一时之间，也无法找出对付他三个人的办法。

来人组合严密，顾虑周详，每一个细节都已想到。

这三个人，却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高手，他们不但轻功卓绝，而且，练成了上乘的壁虎功，手中藤牌运用，也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王杰的暗器手法，虽然花样百出，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但他实在



无法对付这三个人。

他暗器手法虽然精奇，但三个贴在城墙上的人，王杰根本就无法看到，无法看到自然无法用暗器对付。

幸好，这三个贴上堡墙之后，再无人强渡铁索。

事情很明显，这三个人，必有预定的作用，在他们的力量，还没有发挥之前，敌人还不会有所行动。

王杰吩咐了弩箭手几句话，立刻登上城堡。

马鹏、高空、柳媚，都已齐聚城堡上。

四个想法一样，准备全力歼灭三人，只要三人一登上城堡，立时全力出手，务求敌人的配合计画还未发动之前，先把三人击毙。

四大凶煞，本都是各行其是的人，但经历了活人冢的凶险之后，使四人都感觉到庄璇玑传给四人的合搏之术，那才是最好歼敌武功，佳妙的配合，把四个人的绝技，在一瞬间，完全的发挥了出来。

四个人布成了一个拒敌的阵势，每个人都已暗作准备。

但足足等了有一刻功夫之后，竟然不见动静。

似是三个渡过铁索的强敌，已经完全消失在夜色中。

高空忽然叫道：“糟，咱们上当了。”

马鹏道：“上当了。”

高空道：“对！他们可能已用壁虎功游向别处，悄然登上了城堡，也可能，故意吸引吧们注意，陈仓暗渡，早已经在别处，进入了璇玑堡。”

马鹏道：“有道理。”

王杰道：“现在应该如何？”

高空道：“退！地方辽阔，咱们人手少，无法防守周密，倒不如集中在宅院之前，和他们决一死战。”

王杰低声道：“马兄，那些弩箭手呢？”

马鹏道：“先行撤退。”

王杰道：“柳媚，你把他们先带走，我和高空、马兄，留这里断后。”

柳媚想抗议，但她却忍了下来，带着埋伏在堡门的弩箭手，悄然而去。

对方仍不见有什么行动。

马鹏回顾了黑衣人一眼，道：“朋友，你还可以作一个决定。”

黑衣人道：“决定？”

马鹏道：“对！你可以留这里，而且，在我们离开之后，你还可以打开堡门，放他们进来。”

黑衣人苦笑一下，道：“看来，你们对我还是不太信任。”

马鹏笑一笑，道：“朋友，璇玑姑娘很仁慈，她答应了不杀你，我们决不会动你一根汗毛，但即将展开的，是一场激烈的拚杀，我们无意便把你拖入这个漩涡中。”

黑衣人道：“阁下可以放心，在下的必死之心，绝不会在诸位之下。”

高空笑一笑道：“好！有必死之心的人，才不会死，璇玑姑娘，带我们进入了活人冢，又把我们很安全的带了回来。”

黑衣人点点头。

马鹏凝目望去，只见对岸一片平静，不见有任何的行动，笑一笑，道：“看来，他们也早有了安排，咱们退吧。”

带着高空、王杰，和那黑衣人，疾快的退回到宅院之中。

璇玑堡实在很大，但庄璇玑一直未利用这一段时间，招募人手，充实璇玑堡的防范。

她是个仁慈的姑娘，充满着智慧，她明白，不是真正的高手，卷入这一场冲突中，只不过是白白送掉性命。

但这些时间，璇玑堡中的人，也没有浪费掉，璇玑堡还有四十八个弩箭手，他们都苦练箭法，也苦练武功。

庄璇玑也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把璇玑堡中的机关布置的更完美、更凌厉。

但这些人手，确无法防守这么大的一块地方。

但如把这些集中于璇玑堡的宅院之中，配合着各种埋伏，就会布置成了一个很严密的防护网。

庄璇玑一直未打算守护整座庄院。

这一切，都早已有了精密的计算。

马鹏回到了宅院的门口时，庄璇玑已在等候。

她脸上带着微笑，道：“你们休息吃一点东西，他们已经进了不少人手。”

马鹏愣了一愣，道：“他们已经进来了不少人？”

庄璇玑笑一笑，道：“对！他们所以还不动手，那是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命令行事。”

高空道：“那个统率人手来袭的首脑人物，还未进入堡中，是么？”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对！”

马鹏道：“我们先去搜杀几个。”

高空、王杰，以及安排好了弩箭手的柳媚，都集拢过来。

四大凶煞每一个人，都是闯南走北的高手，但如合在一起，威力增强十倍。

庄璇玑拦住了他们，道：“天已经大亮了，我们庭院碉楼中的强弓长箭，可以遍及璇玑堡内每一处角落，对峙的局势，对我们无害。”

但见人影一闪，方奇陡然出现几人之前。

四大凶煞中，以高空的轻功最好，但现在，高空却低声赞道：“好快的身法。”

来人是方奇。

现在，他已经不戴金冠了，而且，也未穿锦袍，只是一袭青布长衫。

他为人冷傲，总喜欢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但现在，他却变的很和气。

不但对庄璇玑和气，对四大凶煞，也都十分客气，拱手微笑道：“来了不少人，大都是活人冢选出来的人手，不过，到现在为止，在下还未发觉他们派的什么人，主持这一次攻势。”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我想强敌在天一亮就可能展开很猛烈的攻势，小妹只请求诸位一件事高空接道：“姑娘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就是。”

庄璇玑笑一笑，道：“我请求诸位的是，多多珍重，克敌于冷静，机智之中。”

方奇叹息一声，道：“现在，我才明白，庄姑娘为什么能使跟过你的人，为你效命，至死不渝，你用仁爱 and 关怀统驭他们。”

庄璇玑道：“方兄过奖了，小妹不搏杀，但也不怕凶险，我不希望朋友

们轻淡死亡，凭一股血气之勇，冒险躁进，但也希望朋友们不怕死，那才能有决死意志，求胜信心，我知道，他们都不怕死，所以我请他们珍重自己。”

强敌压境，庭院外已经布满了入侵的敌人，但庄璇玑却一直带着微微的笑意，沉着、坚毅，给予人一种很强烈的信心。

抬头望望天色，接道：“天快完了，诸位也请各司其位吧！”

四大凶煞应了一声，飞身而去。

庄璇玑回顾了黑衣人一眼，道：“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姓名？”

黑衣人道：“在下秦成，原是南太极门……唉！说来惭愧，不提也罢。”

庄璇玑笑一笑，道：“秦兄请入后厅，小妹想办法配制解药。”

秦成道：“在下三天之内，毒性还不会发作，而且内力比往日更强一些，他们给我服用的药物有毒，但也有帮助，我希望姑娘也派给在下一个工作，希望我能为姑娘稍尽一点力量，如若在下在这一战中死亡，也就不麻烦姑娘了……”

庄璇玑道：“这个……”

秦成道：“在下言出衷诚，请姑娘务必赐允。”

方奇道：“璇玑姑娘，答应他吧，我看得出来，他说的很真实。”

秦成道：“姑娘如是不肯给在下这个机会，我只自绝一死，以明心迹。”

庄璇玑道：“好！你跟马鹏他们一起，守护前院。”

但见人影一闪，马鹏飞跃而至，道：“秦兄，跟我来吧。”

原来，他们就在附近，把两人对答之言，听得十分清楚。

秦成微微一笑，紧追马鹏而去。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

秦成仔细打量了庭院形势。

高大的门楼，和连绵的厅厢，浑然一片堡垒式的房舍。

在改建这一幢房屋时，这些瓦舍，都有了一些很大的修正。

配合机关布置的修正。

马鹏带着秦成，在房内中行了一周。

秦成看到了人，一些伏在房背上，和屋角、窗边的弩箭手。

他们怀中抱的是连珠匣弩，腰中跨着一柄腰刀。

这些匣弩，都是庄璇玑设计精制而成，每一匣二十只，用一种强力弹簧，发射出去。

箭是纯钢打制，长约四寸。

庄璇玑借用这些时间，打制了不少的弩箭。

但由堡门处撤回来的强弓、长箭，却不知安排在什么地方。

在马鹏带领之下，秦成缓步穿过了绵连的勇舍，才发觉每一间房舍之中，都有相连相通的暗道。

忽然间，箭风破空，紧接着是兵刃拨打长箭的声音。

秦成突然撕去了身上的黑衫，道：“在下到屋面上去。”

马鹏道：“秦兄，庄姑娘的话，你都听到了，咱们的人数少，本钱薄，所以，一个人，要当十个人用，不可轻易涉险，不能轻言牺牲。”

秦成道：“我知道。”行出室外，腾身跃上屋面。

这一片屋脊后面，伏着六个人。

四个人手中，都执着一个匣弩。

秦成也看到了那座矗在第一座大厅之后的高楼，四面的窗门都已打开

口很显然，那高楼是弓箭手的集中之处，也可能是指挥对付强敌的枢纽。

看重重布置，庄璇玑似乎是已决心守着这座庭院。

但秦成却没有看到有些什么机关。

江湖上，历代都有精通土木建之学的人物，在广大的宅院中，建成了很多的机关，这种知识，经过了长久的延续之后，已经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

活人家，有着很利害的机关布置。

璇玑堡也有着很利害的机关布置。

秦成伏下了身子，缓缓向前移动。

没有人监视他，也没有人防备他，好像，他原来就是璇玑堡中的人。

秦成看到了敌人，不久之前，那些人，都还是他的伙伴。

面对着秦成的人，至少有五十个以上。

五十个人，分穿着三种颜色不同的衣服。

他们手中执着不同的兵刃，距离宅院，大约有六丈左右的距离。

升起的朝阳，金光耀目，那些人面目，都看的十分清楚。

整座璇玑堡中，一片静寂，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但双方相峙的情势，却造成了一种紧张杀机。

忽然间，一排横列的敌人，纷纷让开，一个身着银色衣服中年人，缓步行了出来。

他身后跟着四个穿白衣，腰中束着银带子的剑手。

银衣人很年轻，至少，看上去很年轻。

秦成不认识这个人，但隐隐之中，又似乎有些相识。

银衣人在四个白衣剑手的护卫之下，竟然直对宅院中行来。

但闻弓弦声动，五支利箭，分向银衣人和四个护卫射去。

强劲的长箭，划起了一片疾厉的啸风之声。

但见四个从人，抬起了五只手。

其中一人，抬起了双手。

五只手，接住了五只长箭。

银衣人对那疾劲的长箭，似乎是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脚步未停，仍然向前行来。

四个白衣护卫，也都十分沉着，随手丢了长箭，仍然保持原来对银衣人环护的形势，向前行来。

长箭如雨，连绵而出。

秦成回头看去，长箭都由那高楼上射出，看纷飞箭势，应该有二十张强弓发射。

没有二十张，秦成的估算，多了一半，只有十张强弓，但他们都是熟练的箭手，射箭的速度很快。

连绵不绝箭雨，并未能阻止那银衣人的行进之势。

但四个白衣人，却亮出了长剑。

四把剑，交织成了一片剑幕，阻止了如雨乱箭。

箭势停了下来。

银衣人已到了宅院前面丈许之处。

由于墙壁、房舍，构成的死角，碉楼上的长箭，也已无法再对四人构成伤害。

银衣人行到了大门口处。

也许他们有能力冲开大门，但他们却在大门外面停了下来。

庄璇玑就站在碉楼上。

所以，对外面的一切着得很清楚。

指指那银衣人，庄璇玑低声道：“方兄，认识这个人么？”

方奇摇摇头道：“不认识。”

庄璇玑道：“方兄在活人冢内，甚受敬重，这个人，看上去身份不低，而且，他衣着特殊，方兄如若见过，应该记得。”

方奇又仔细的看了那银衣人一眼，道：“在下可以确定没有见过。”

庄璇玑道：“他似乎是以礼求见了。”

方奇道：“姑娘要不要见他？”

庄璇玑道：“要，不过，要看如何求见我了，如若他以礼求见，我倒可以见见他，如若他是个无知的标悍人物，那就不用见他了。”

方奇叹息一声，道：“姑娘，舍弟在干什么？”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他在制造一些抗拒敌人的器具。”

提起这个天才横溢的年轻人，庄璇玑不禁泛起由衷的笑意。

他无所不知的渊博学问，和那带着三分稚气性格，已然深深的印在她的脑际。

方奇对自己的弟弟，了解的并非太多，只觉他才气纵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但他有些什么真正的能力，他这个作哥哥的，并不太知道。

庄璇玑比他清楚。

银衣人行到了大门口处，停下来，一拱手，道：“璇玑堡，可有当值之人？”

马鹏出现在屋面上，冷冷说道：“鬼刀马鹏当值，阁下有何见教？”

银衣人笑道：“替我通报一声，我要见庄璇玑庄姑娘。”

马鹏道：“你是什么人？”

银衣人道：“我叫银龙，告诉她，就说银龙求见。”

马鹏道：“银龙，在下从未听说过阁下的大名。”

银龙道：“真正的高手，不一定是有名的人，真正可以成名的人，也不一定愿意成名。”

马鹏道：“哦！”

银龙道：“我说的可能是深奥了一点，不知道你懂不懂？其实，你懂不懂都不要紧，我相信庄璇玑一定会懂，你只要通报一声就行了。”

他的口气坚定自负，但却并不狂妄。

马鹏道：“好吧！我去替你通报一声，不过，肯不肯见你，我就不能肯定了。”

银龙道：“在下是依礼求见，庄姑娘怎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马鹏冷冷说道：“你们侵入璇玑堡，也是依礼施为么？”

银龙呆了一呆，笑道：“好吧！你去通报，不过见与不见，要尽快给我消息。”

马鹏跃下屋面，庄璇玑已快步行了过来。

未待马鹏开口，庄璇玑已抢先说道：“打开门，我去见他。”

马鹏道：“要不要把高空他们都找来，银龙带了四个从人。”

庄璇玑点点头。

马鹏很快的召集了柳媚、王杰、高空，然后，打开大门。

庄璇玑行到门外，拦住了银衣人。

银龙打量了庄璇玑一眼，笑道：“不让客人进去坐坐？”

庄璇玑道：“至少，我要先了解客人的身份和他的用心。”

银龙道：“我叫银龙。”

庄璇玑道：“我就是庄璇玑。”

银龙道：“我知道。”

庄璇玑道：“我们过去好像没有见过。”

银龙道：“不用见过，我一眼就可以认出姑娘。”

庄璇玑道：“哦！”

银龙笑一笑，道：“现在，你还有什么疑问？”

庄璇玑道：“我不知道你来这里的用心。”

银龙道：“办喜事，也办丧事。”

庄璇玑道：“能不能说清楚一些？”

银龙道：“我如能说服你，带你回活人冢去，那是办喜事，如若说说服你，立刻有一场激烈的搏杀。”

庄璇玑道：“你是说，这一场搏杀，我非输不可了。”

银龙道：“纵然你非必死，但我觉着你的取胜机会不大。”

庄璇玑道：“这是威胁我了。”

银龙道：“是奉劝，你看看，已有多少人进入了璇玑堡，我不许夜间侵犯，准备白天拜访，就是希望能谈的很好。”

庄璇玑道：“银龙，你在活人冢内，是什么身份？”

银龙道：“这个很重要么？”

庄璇玑道：“很重要。”

银龙道：“很高，很高。”

庄璇玑道：“听说活人冢在三个人统治之下，你排行第几？”

银龙微微一笑，道：“外面的传言，岂可相信。”

庄璇玑道：“那是说，传言不真了。”

银龙笑道：“虽非空穴来风，但却大有出入。”

庄璇玑点点头，道：“这么说来，你是不可能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形了。”

银龙道：“对！有些事情，不能说，只能用眼睛去看。”

庄璇玑道：“可惜的是，活人冢太隐密，太深沉，没有人能看得到。”

银龙哈哈一笑，道：“现在，我就要接你去活人冢，去看看真实的情形。”

庄璇玑道：“我去过了活人冢，看到的人人物物，都不足代表着什么。”

银龙道：“你是说，那里不够强大？”

庄璇玑道：“很多高人，只可惜，他们都已经无法自己作主干什么。”

银龙道：“那只是浮面的人人事事，你应该看深入一些。”

庄璇玑道：“要我去看些什么？”

银龙道：“活人冢内真实的情形，真正的强人。”

庄璇玑道：“我能不能拒绝呢？”

银龙道：“可以，既是邀请姑娘，你自然可以拒绝。”

庄璇玑道：“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拒绝了，你们就会改变一个办法了。”

银龙道：“传说姑娘聪明，果然是可以举一反三。”

庄璇玑道：“你们来了这么多人，变的办法，一定是相当的激烈。”

银龙道：“所以，姑娘最好是不要拒绝，活人冢从来没有对一个人，这样客气过。”

庄璇玑道：“能不能说出来，为什么？”

银龙道：“以姑娘聪慧，我想你已经早知道了，但姑娘既然问了，在下只好说个明白。”

庄璇玑道：“请说吧！”

银龙道：“活人冢什么都有，只缺少一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女主人。”

庄璇玑道：“哦！”

银龙道：“我们长久的观察之后，发觉了姑娘很适合这个职位。”

庄璇玑道：“你们的意思，是很多人的了，我不明白，我怎么样才算一个女主人。”

银龙道：“女主人，只有一个，因为，真正的主人，也只有一个。”

庄璇玑道：“那个人是不是长的很丑？”

银龙道：“对一个真正的高人来说，形貌的美丑，似乎是并不太重要，以姑娘的才情、智慧，也不致于以貌取人吧。”

庄璇玑道：“你很会说话，辩才惊人，但你有一个缺点。”

银龙道：“领教？”

庄璇玑道：“不了解女人。”

银龙道：“嗯！难道姑娘也很庸俗？”

庄璇玑道：“女为悦己者容……”

银龙接道：“不错啊！那个人权势宣赫，武功绝伦，才情、智略，却不会在你姑娘之下……”

庄璇玑接道：“但那指一般脂粉。”

银龙道：“姑娘和他们不同？”

庄璇玑道：“对！不同，很大的不同，你一直赞我聪明，我是不是应该和别人有些不同呢？”

银龙道：“应该，看来，在下真的不了解女人了。”

庄璇玑道：“我说女为悦己者容，至少，我是这样的女人。”

银龙道：“说的很清楚了，那要请问庄姑娘，是不是已有相悦的人了？”

庄璇玑道：“此事深藏我心，怎能告诉别人，但你知道，我已答应过龙公子的婚约。”

银龙道：“老实说，这件事，我有些百思莫解，不过，幸好龙公子已经死了，有些人不自量力，那只有自速其死了，龙公子，就是这样一个人。”

庄璇玑道：“现在，我想再拒绝一件事，我不要人悦我。”

银龙道：“这实在是一件很糟的事。”

庄璇玑笑一笑，道：“活人冢内有很多的机关布置，我这里也有。”

银龙道：“我知道，所以，我才亲自赶来。”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那是说，你根本就不把这些机关、埋伏，放在心上？”

银龙道：“我是个很强，也很有自信的人。”

庄璇玑道：“我想，我们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银龙点点头道：“姑娘是不准备再作考虑了？”

庄璇玑道：“对，我已经决定了。”

银龙道：“那很好，在下既然依礼把姑娘请了出来，自然，姑娘应该很安全的回去了。”

庄璇玑道：“不论你是否真的很强大，但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敌人。”

银龙道：“多谢姑娘。”

双手环抱，满脸微笑，一直静静的看着庄璇玑进了大厅的门内。

银龙哈哈一笑，道：“姑娘，现在，区区可不可以进去？”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却很平实的传出去，字字清楚入耳。

庄璇玑道：“阁下可以进来，不过璇玑堡中的埋伏，随时可以发动。”

银龙道：“很好，璇玑姑娘有意称称在下的斤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突然举步，直向前面行去。

四个从卫，未再抢先开道，紧紧的追随在银龙的身后。

也许，他们心中明白，这璇玑堡中的埋伏，绝不是他们能够抗拒的。

但他们相信银龙可以抗拒。

银龙的步履很稳定，举止也很潇洒。

但他的内心中，并无轻敌的意思。

忽然间，箭风破空，一排弩箭疾射而至。

银龙双手一抬，护着了面目。

尖利的弩箭，射在了银龙的身上。

弩箭，竟然被反弹了回来。

敢情，他那一身银色的衣服，竟然是可以刀枪不入。

一阵弩箭过后，银龙放下了挡在脸前的双手，笑一笑，道：“璇玑姑娘，这好像不是机关埋伏。”

庄璇玑道：“是人。”

银龙道：“哦！请姑娘告诉他们，不用多费事了，这些弩箭伤不了我。”

庄璇玑道：“机关呢？”

银龙道：“那要看庄姑娘设计下这些机关埋伏，是不是很厉害了。”

庄璇玑道：“银龙，试试吧！看你充满看信心，也许真的伤不了你。”

银龙笑一笑，举步向前行去。

行约五步，银龙突然间一脚踏空。

原来，庭院中的一块地板，突然间，向下陷去。

银龙的身子向下沉去，就在陷下的石板，尚未合起，银龙向下陷落的身子，忽然间飞了起来。

紧接着又是一排弩箭，向下射来。

银龙忽然间，一收双腿，整个的人卷成了一团，一个大翻身，忽然间，又向上升起了七八尺高。

一排弩箭，竟然没有一支射中。

这个人，果然有过人的武功，蜷伏的身子一长，忽然间，落在了大厅台阶之上。

但闻嗤嗤之声，四支长矛，一齐射了出来。

长矛的力道，十分强大，银龙身上的银衣，虽然可挡弩箭，但却不敢硬接长矛。

只见他双手一抄，抓住了两支长矛，顺势向旁侧一堆，竟然在间不容发中，把两支长矛震开。



这时，银龙距离大厅，也不过就是四五步远。

只要一抬腿，就可以进入大厅之中。

但这大厅很难进。

四支长矛之后，忽然落下了一面大网。

大网藏在大厅前面的屋椽上，就在银龙避开长矛的同时，那大网射了出来，罩住了银龙。

黑色大网，龙罩了两丈方圆。

银龙的身手，虽然矫健，但他却没有办法避开。

单是这一面大网绝对没有办法网住银龙。

但佳妙的时机，配合的很好。

这面网是由机关控制，银龙入网之后，大网立刻开始收缩。

一般人，都会被大网吊上去。

但银龙不会，他的双足，就像落地生根一般，长在了地板上。

忽然间，寒芒闪动，大网内飞起了一片剑气。

银龙的身上未见佩剑，但在那大网中却闪起了森寒的剑光，竟不知他的剑藏在何处。

一个剑手的剑，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用的时候，它的剑就忽然出鞘了。

就像马鹏的鬼刀一样，他的刀一直藏在无人看到的地方。

需要的时候，刀就突然出现了，鬼刀的利害，就在它神秘上。

银龙的剑，就像马鹏的刀一样，忽然间，出现了。

而且，他的剑比马鹏的刀，似是更为锋利。

那一面大帮，竟然被剑芒毁去。

银龙也脱离了那一面大网。

他脱网而出之后，仍然只见到他赤手空拳，没有看到他手中的剑。

当他不用剑的时候，剑就在他的手中消失了。

银龙轻轻吁一口气，笑道：“璇玑堡的埋伏，虽然很严密，但如想困住我，只怕还不太容易。”

突然举步，直向大厅中行去。

大厅中很空敞，没有一张桌子，也没有一张椅子，很显然的，这座大厅早已经过了安排，空敞之大厅，是一个很好的战场，也可能是一个陷阱。

庄璇玑声音传了过来，道：“银龙，你武功高强。”

银龙道：“姑娘夸奖……”

回顾了一眼，接道：“看这座大厅，似是早已有了安排。”

庄璇玑道：“银龙，我想应该告诉你，这座大厅是一个陷阱……”

银龙接道：“这一个么，在下早已想到了。”

庄璇玑道：“这大厅中的布置，不是一个人的武功可以抗拒的，也许，我们这些布置，有失正大，不过，在彼此敌对上说，算不得什么鬼计。”

银龙皱皱眉头，道：“这大厅中有些什么布置，姑娘愿意说明白么？”

庄璇玑道：“这里有毒烟，可以使一个人晕迷过去。”

银龙道：“哦！很歹毒的布置，不过，在下也想奉劝姑娘一句话。”

庄璇玑道：“请说吧！”

银龙道：“我不是一个人来，你这座宅院，已经在严密的包围之中，如是你真的伤害到我，他们失去了约束，姑娘可知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的结果么？”

庄璇玑道：“就算你不受伤害，他们要攻打这座宅院，也会是一场生死火拼。”

银龙哈哈一笑，道：“在人约束下的搏杀，和完全无人管制的搏杀，有很大的不同。”

庄璇玑道：“什么不同？”

银龙道：“在约束之下的搏杀，可能会很有秩序，大家以武功，分个生死出来。”

庄璇玑道：“银龙，如若你会讲理，那就根本不会来这里攻打璇玑堡，但你们竟然来了。”

银龙冷冷说道：“姑娘，在下自觉这一次来，一直很和气，我希望的是，双方不要闹到以兵刃相见的境界，但看现在这个情形，似乎是有所不能了。”

庄璇玑笑道：“银龙，你侵犯了我们，而且带了近百位的江湖高手到此，这些人都已经越过了璇玑堡的护城河，目下就围绕在这座宅院的四周，他们在等候令谕，一道令谕，就可能使他们向我们展开攻击，我想不出，这对我们会有什么善意。”

银龙道：“彼此敌对，不能说，我们会有什么善意，但在下却有使这场吧戈化为玉帛之心。”

庄璇玑道：“看上去，你可能真有这个用心，不过，这件事，已经造成了箭在弦上，我不能跟你去，只有抗拒你们的侵犯了。”

银龙道：“有一点，姑娘应该知道，你是活人冢的贵宾，这一回，在下保证你会受到比上次更好的招待。”

庄璇玑道：“我已经去过了活人冢，那地方并不好，实在没有再去的兴趣了。”

银龙脸色一变，道：“姑娘，在下是好意奉劝。”

庄璇玑道：“兵临城下，大有立刻迫我们订城下之盟。”

银龙道：“在下绝无此意，只要姑娘肯跟我去，在下保证，对贵部属，不伤一人。”

庄璇玑格格一笑，道：“银龙，不用再逞口舌之利了，我不会答应你任何条件，除非，你肯带着人手，就这样退出璇玑堡。”

银龙回顾了一眼，大笑三声，道：“庄姑娘，这大厅之中，真有毒么？”

庄璇玑道：“你不相信？”

银龙道：“相信，不过，我也相信，毒烟未必能把我毒死。”

庄璇玑道：“你学过龟息大法？”

银龙道：“姑娘不妨试试，如是毒烟无法伤害到我，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在下的邀请。”

庄璇玑道：“我不会给你赌什么，带我离开璇玑堡，只有一个办法。”

银龙道：“请教。”

庄璇玑道：“把我生擒过去。”

银龙道：“璇玑姑娘，在下实在不希望，闹出流血惨剧。”

庄璇玑道：“你们来了这里，那已经注定了是流血惨剧。”

银龙道：“璇玑姑娘，形势虽已造成，但并非是大错已铸，现在，还有时间挽回？”

庄璇玑道：“银龙，我有些想不明白，你们既然攻入了璇玑堡，为什么

不拿出实力放手一拚呢？”

银龙道：“姑娘，你是不是很有致胜的把握？”

庄璇玑道：“没有。”

银龙道：“既无把握致胜，为什么竟然苦苦要求一战。”

庄璇玑道：“我们已到了非拚不可的情形了，因为，你们侵入了璇玑堡。”

但闻蓬蓬一声，大门口处，突然落下了一道铁门。

紧接着绵连不绝的蓬蓬之声，传了过来。

凡是有窗户的地方，都落下了一块铁板。

整个的大厅中暗了下来，暗的伸手不见五指。

庄璇玑的声音飘入厅中，道：“银龙，活人冢内如若有一个懂得道理的人，那个人，就是你，所以，我要先告诉你，我开始要施放毒烟了，你可以预作准备。”

银龙纵声大笑，道：“我已再三的奉劝过姑娘，但姑娘不肯听从，那只有让你放手一试了。”

到目前为止，银龙一直表现出镇静、和平的姿态。

但庄璇玑看得出这是一个利害人物。

虽然，他不承认什么。但银龙是这个组合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那大概是不会错了。

庄璇玑放出了毒烟。

原来这座大厅，表面上看去，只是一座普通的大厅，但骨子里，却是铁壁、铜墙的陷阱，墙壁之内有铁板，窗户门口，都有机关控制的铁壁，发动之后，门窗立刻被铁壁封住。

庄璇玑不是恫吓，室中真的有毒烟。

这是那种很强烈的毒烟，吸入这毒烟的人，立刻会晕倒下去。

所以，银龙很久很久，没有再发出什么声音。

跟随银龙而来的四个银带剑手，没有跟入大厅。

四个人眼看那大厅的门窗封闭之后，立刻向后退去。

但一阵箭雨中，挟着几枚凌厉的龙须针，单向了四人。

四个人拨开了弩箭，但却拨不开那挟在箭雨中的龙须针。

四个人中，两个中了龙须针。

那是一种专破横练气功的暗器。

两个人中了龙须针之后，手中长剑一松，跌落在地上。

立刻有七、八支弩箭，射中了两人。

另两人，弃置同伴未顾，长剑护身而去。

弩箭停了下来，柳媚、高空飞身而出。

出手点了两个受伤白衣人的穴道，抱入宅院中。

未征得两人同意，立刻起出他们身中暗器，替两人包扎了伤势，敷用药物。

一向杀人无数的四大凶煞，竟然会作起了救人的事来。

这在气质上，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庄璇玑不但使他们有了强烈的是非观念，也使他们有了侧隐之心。

布置在宅院四周的人物，有迅速的移动，显然，似是在布置攻势。

马鹏已登上碉楼，四下打量了一下，发觉敌人集中在东西两面，也就

是宅院约两侧。

璇玑堡的宅院，是座北朝南。

使马鹏有些震惊的是，云集两侧的敌人，似是增加了许多，每一面，都有五、六十人之多。

马鹏希望能看出两面的领袖人物，但他很失望，竟然看不出来。

忽然间，云集在两侧的敌人，向两侧分去，每一面拥出来两批弓箭手。

第一面十张强弓。

马鹏也看到了那两个白衣银带剑手，跑入了西侧的人群中，隐入不见。

东、西两面，二十张强弓，都已经搭上了箭。

马鹏一眼间，就看出来，那是特号的强弓，箭也似比平常的箭，长了半尺。

这些硬弓长箭，射出的劲道，一定很强，就算有些内功基础的人，也很难承受这一箭之力。

一阵刷刷之声，长箭破空飞出。

一阵波波轻响，二十只利箭，全都射入了青砖之中。

这座坚守的宅院，都是用坚硬如石的大青砖砌成。

那飞来利箭，竟然是支支刺入砖中。

幸好，四大凶煞指挥的弩箭手，都隐藏的很好。

二十张强弓，连绵发射。

箭如飞蝗，划起了尖厉的金风破空之声。

几支长箭，破窗而入，直射屋中，钉入梁柱之上，深及三寸，箭势之强，江湖罕见。

这些箭，就像是小型的铁矛一样，撞在墙壁上，不是深入壁中，就是击落下一块砖石来。

四大凶煞指挥埋伏在庭院中的弩箭手，也负责第一线截杀强敌。

高空藏身一座厢房中。

眼看到，这等强厉的弩箭，高空也不禁为之一呆。

他常年在江湖上走动，但如此强大的弩箭力道，还未见过。

幸好，璇玑堡的弩箭手，都是训练有素的人，虽在令人震撼的强箭之下，仍然保持了钢静。

但他们还要监视着敌人动态。

一支长箭飞来，射中了一个弩箭手，由顶门直穿后脑，把整个人也带得飞了起来。

他死了。

但他却咬着牙没有发出一点声息。

在长箭镇压之下，敌人开始向庭院接近了。

东西两侧同时行动，至少有上百的人手。

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喽罗，而是千中选一的江湖高手。

四大凶煞指挥的弩箭手，就是希望把他们一部份人手，消灭在庭院之外。

敌人终于接近到弩箭有效的射程之内。

西边的弩箭手，由高空、王杰指挥。

埋伏在东厢的由马鹏、柳媚指挥。

所谓东西厢，中间，只不过隔着一个庭院。

庄璇玑在碉楼上。

这里可以看到四周的敌势，也有传话进入大厅中的传音筒。

眼看着接近的敌人，庄璇玑高声说道：“银龙，你带来的人，已经展开了攻势，他们先用强厉的长箭，射了一阵，然后，向庭院接近。”

她知道喷入庭中的毒烟，只要吸入少许，人就会晕了过去，但她也怀疑，这毒烟，是否能毒倒银龙。

所以，她试探中问一声。

没有回答的声音。

庄璇玑道：“他们大部份要死伤在我的弩箭手和机关布置的反击之下。”

银龙仍然没有回答。

喷入大厅中的毒烟，有着很强烈的效用，只要吸入一点，立刻会晕迷过去。

庄璇玑本是充满看信心，但对银龙这个人，她有些顾忌。

她希望确知银龙是否已为药物晕倒。

进攻宅院的人，已经接近到宅院两丈左右。

强弓长箭也突然停了下来。

接近璇玑堡的人，忽然间飞身而起，直向屋面上跃去。

在一声号令下，同时行动，几十个人，一齐向上飞腾。

就在同时，四个凶煞指挥下的弩弓箭手，展开了反击。

连珠匣弩一匣十箭，数十个弩箭手一齐发动。

反击来自窗口、屋面。

刹时间箭如密雨、飞蝗。

但闻惨叫连声，几乎有一半人中箭掉了下去。

也许，他们没有想到，反击之势来的如此凌厉、快速。

但这些人，确不愧是武林中一流高手，在如此密集的箭雨之下，仍有一半人，撤出兵刃护着身上，冲上了屋面。

但马鹏、高空等奉命的击杀效果已经收到，掩护弩箭手，跳入了厢房之中。

四大凶煞，各自击倒了几个强敌之后，也退回房中，会合于一处。

这些弩箭手，武功平常，除了六个武功较好的人，留下之外，其余的人手，都进入地下秘道中，转上碉楼。

跃落庭院中的敌人，只有一半，但一半也有四、五十人。

但马鹏等统率的弩箭手，也伤亡了一二十人。

看到了两个银带人在庭院中两张木椅上坐着，另两个银带人立刻奔了过来：“你们 | | o”“我们很好，他们替我们包扎好伤势，要我们坐在这里等你们接应。”

一个受伤的银带人缓缓说出了经过。

四个银带人衣着相同，兵刃相同，年龄差不了太多，所以，一眼间很难看出来他们的分别。

幸好，他们的银带上编约有号码。

细心一点的人，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们银带上的编号，受伤的留下来，是二号、四号，另两人，是三号、五号。

四个白衣银带人的身份，似是很受尊重，也比较特殊。

一般人，都和他们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这时，进入场中的人，不下数十个之多，但服色不同，一跟之间，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小单位中。

这些人，在璇玑堡弩箭手突然的反击之中，伤亡过半。

那是捕捉一刹那机会的选择，使来敌完全没有防守的机会，造成了惨重的伤亡。

马鹏现在和王杰、柳媚、高空等集中在一处。

事实，庭院两侧的厢房，除了四个人之外，只有六个武功高强的弩箭手，其他的人，都已由地下的秘道中行入了碉楼之上。

马鹏奉到的令谕，是取得对敌人相当的截杀之后，就要想法子转进。

他们最后的目标，是那座很高的碉楼。

庄璇玑就坐镇在碉楼上。

马鹏望着庭院中云集的敌人，轻轻吁一口气，道：“奇怪呀！他们为什么不向庭院中攻击呢？”

柳媚道：“咱们要不要发动一次突袭呢？”

马鹏道：“再等等吧！他们现在大约有五十个人，希望，我们再放倒二十个，就可以转进碉楼中了。”

柳媚道：“咱们这些庭院中，不是有很多的埋伏么？为什么那些埋伏，还不发动呢？”

马鹏道：“那些埋伏，都控制在庄姑娘的手中，她会在最适当的时候，发动机关。”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我看，咱们四个人，也都变的比过去聪明了。”

马鹏道：“这话怎么说？”

柳媚笑道：“你不觉得么？咱们现在比过去更能把握住机会。”

高空道：“那是因为，咱们更沉着了。”

柳媚道：“我现在才发觉了，庄姑娘对咱们的影响，实在很大，她不但改变了咱们的观念，而且，也改造了咱们的人。”

高空道：“你现在才明白，那实在笨的相当可以了。”

柳媚道：“改变了我柳媚不稀奇，改变了冷箭王杰，才是一件大事。”

王杰道：“我姓王的不是人么？”

柳媚道：“那倒不是，你平常坚冷的像一块石头似的，很难有什么力量能渗入进去。”

乖P道：“你们不要吵了，敌人已开始了行动。”

原来，攻入庭院中的人，在进入了庭院之后，都亮出了兵刃，护住前胸要害。

那一阵及时弩箭，有了很意外的杀伤力量，纵然没有受伤的人，也有些儿心惊胆颤。

王杰笑一笑，道：“他们似乎是有些害怕了。”

这时，有两个手执单刀的汉子，奋勇向东面的厢房冲去。

东厢房中，空无一人。

马鹏等四人，和六个弩箭手，已经完全集中在西面厢房之中。

但两人手掌一触到木门时，地下突然伸出了两个锄刀，横里切去。

两个人，也知道这里有很多的埋伏，充满着凶险、危机，但在两人的想法里，那凶险、危机，会来自头顶，却未料到竟然来自地下。

一个人躲避了过去，另一个人，却被钢刀所伤。

刀光过处，斩断了两条腿。

碉楼上，传下来陈振东的声音，道：“诸位听着，这座宅院之中，到处充满着埋伏，充满着凶险，只要诸位一有举动，立刻可能会招来了杀身之祸。”

语声刚刚停下，马鹏已接口说道：“诸位只要站在宅院中不动，咱们就不会发动机关。”

陈振东又道：“目下，银龙已被困入大厅之中，即将为璇玑堡所生擒，璇玑姑娘，体念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忍心对诸位横加杀戮，诸位愿意离去的，可以放下兵刃，由门中出去，此后海阔天空，任凭诸位找一处安身之所在，愿意留下的，璇玑堡很欢迎诸位。”

庭院中数十个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人答话，也没有一个放下兵刃。

陈振东接道：“诸位，不敢走，也不敢降，咱们也不勉强，不过，诸位也只能站在原地，如若妄图攻入厅厢，那就别怪我们发动机关了。”

这时，庭院中，突有一个黑衣老者，越众而出，缓缓说道：“阁下是什么人？听起来声音似是很熟。”

陈振东道：“因为，我也来自活人冢。”

黑衣老者道：“银龙的生死如何？”

陈振东道：“没有死。”

黑衣老者道：“我们能不能见见他。”

陈振东道：“阁下是什么身份，大名如何称呼？”

黑衣老者道：“老夫韩宣！”

陈振东道：“哦！风字组第三队的领队。”

韩宣道：“嗯！你是……”

陈振东接道：“我是风字组第二队的陈振东。”

韩宣道：“你常和何章在一起。”

陈振东道：“所以，你对我的声音很熟，我们的何队长现在如何了？”

韩宣道：“何队长死了……”

陈振东呆了一呆，道：“怎么死的？”

韩宣道：“违抗了令谕，被处死刑。”

陈振东道：“韩队长是俊杰，很识时务，所以，现在，还活着。”

韩宣道：“你现在，已经投入了璇玑堡？”

陈振东道：“对！不管如何，咱们总算是有过几年相处，希望你们能相信我的话。”

韩宣道：“你在璇玑堡中干什么？”

陈振东道：“小小一个总管。”

韩宣道：“哦！总管的身份应该不小，能不能让我们见见银龙？”

陈振东道：“韩队长，你猜我能作主么？”

韩宣笑一笑，道：“对！只怕作不了主。”

陈振东道：“能。”

韩宣道：“一个总管。”

陈振东道：“只要你能说出要见银龙的理由，我就能让你见他。”

韩宣道：“银龙如若不幸死了，我们有一个打算，他如还活着，我们另行一个打算。”

陈振东道：“我想，你不会告诉我内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银龙没

有死，但他可能被生擒，璇玑姑娘投下了天罗地网，你们能活着出去，那是因为她网开一面，我言尽于此，你们愿去愿留，悉听尊便。”

韩宣道：“陈振东，你答应过，我们可以见银龙一面的。”

陈振东道：“好！我说话算话，也证明一件事，这里和活人冢完全不同。”

话到此处，紧闭的厅门，突然大开。

陈振东道：“你们看吧！银龙就在里面。”

韩宣转头看去，果见一个银衣人侧卧在厅中，双目紧闭。

那个人正是银龙。

韩宣凝望了一阵，叹口气，道：“他好像已经死了。”

陈振东道：“没有死，他只是晕了过去。”

突然间一团黑影，由大厅中直飞出来。

快的像一支箭似的，冲出了大厅，落在院落中。

陈振东呆了一呆，道：“银龙……”

银龙哈哈一阵大笑，道：“不错，银龙，璇玑姑娘的埋伏，虽然利害，可惜，它对付不了银龙。”

陈振东道：“可有什么事，要我转告璇玑姑娘么？”

银龙冷笑一声，道：“这事，用不到你来管……”

双目盯注在陈振东的脸上，道：“你过去，也是活人冢内的人？”

陈振东道：“不错。”

银龙叹息一声道：“唉！大概很久很久了，我没有杀过人了，几乎是忘记了这件事，看来，只好拿你来试试了。”

陈振东道：“我……”

银龙冷冷接道：“对！你可恶极了，既然是活人冢内的人，为什么又投入了璇玑堡中？”

陈振东道：“我，我……”

银龙接道：“我最恨的一种人，就是你们这些不能守住原则，心志不坚的人，所以，我要将你处死。”

陈振东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银龙怒道：“你笑什么？”

陈振东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下虽然自知非敌，也要放手一试了。”

银龙道：“好！我让你三招，三招后，我再还手。”

陈振东道：“好！”举步向后行去。

庄璇玑的声音，传了出来，道：“站住。”

随着那一声呼叫，缓步行了出来。

银龙转眼看去，只见一身白衣，披肩的长发，也被一条白色的带绑了起来。

陈振东停下了脚步。

银龙吁一口气，道：“庄璇玑！”

庄璇玑道：“是我。”

“果然是人间殊色。”

庄璇玑道：“不论你是否同意，陈振东是弃暗投明。”

银龙居然点点头。

庄璇玑嫣然一笑，道：“你是个很讲道理的人。”



银龙道：“我同意你的看法，并不是表示他的选择正确。”

庄璇玑道：“我明白，是与非，并不能代替胜负。”

银龙道：“至少，我杀他，没有错，我是替活人冢除掉一个叛徒。”

庄璇玑道：“你们相差很悬殊，势不均，力不敌，杀之何武？”

银龙道：“姑娘的意思，让我放了他？”

庄璇玑道：“对！然后，银龙兄划下道来，小妹奉陪。”

银龙忽然微微一笑，望着陈振东，道：“人不该死，五行有救，你的运气实在太好。”

陈振东道：“是璇玑姑娘救了我。”

银龙道：“对！在如此情况之下，这世上的人，唯一能够救你的，就是璇玑姑娘，因为，要杀你的人是银龙。”

陈振东想说什么。

但庄璇玑却抢先开了口，道：“陈振东，你过来。”

陈振东依言行了过去。

庄璇玑笑了笑，道：“银龙，要你的人，都退到大门外去，这庭院中，有很多的埋伏，如若他们误触了埋伏，会有很大的伤亡。”

银龙点点头，道：“好！你们都退出去。”

所有的人，都退出了庭院。

庄璇玑道：“想不到活人冢内，会有你这样的人。”

银龙道：“姑娘对在下了解的太少，也许以后了解的多一些，你会很失望。”

庄璇玑道：“不会有什么失望，因为，我对你根本没有存什么希望。”

银龙哈哈一笑，道：“姑娘词锋如刀，好叫在下伤感。”

庄璇玑道：“不管你是大奸巨恶也好，一代枭雄也好，至少，你是个很讲信义的人，所以，我会以信义相对。”

银龙淡淡一笑，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庄璇玑道：“我明白，咱们也到大门外去！”

银龙当先而行，步出大门。

庄璇玑很守信约，也跟着行了出去。

但他步出大门的时候，身后又多了四个人。

那是四大凶煞。

庄璇玑走出大门的同时，四大凶煞也跟着行了出来。

四个人一排横立，站在庄璇玑的身后。

四大凶煞的神色很严肃，但庄璇玑的神情却很轻松。

银龙淡淡一笑，道：“姑娘，现在，你还有什么吩咐？”

庄璇玑道：“好像该银龙兄提条件了？”

银龙道：“我可以提条件？”

庄璇玑道：“可以。”

银龙道：“好！咱们各以武功分个胜负，不许使用阴谋鬼计。”

庄璇玑道：“行，先比拳掌，再比兵刃，从俗一些，咱们三阵分胜负，三打二胜。”

银龙道：“很好，在下完全同意，不过，咱们之间，是不是赌一点什么呢？”

庄璇玑道：“赌？”

银龙道：“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之间，定一点彩头。”

庄璇玑道：“哦！你说吧！什么彩头，我相信，你会订一个很公平的办法。”

银龙道：“在下如若败在了姑娘手中，我立刻带着人手撤走。”

庄璇玑道：“如若是你胜了呢？”

银龙道：“我胜了，只有一个条件。你跟我一起回到活人冢去。”

庄璇玑道：“要我去干什么？”

银龙笑一笑，道：“姑娘，到了活人冢，咱们再谈这件事吧。何况，现在你还没有打败。”

庄璇玑道：“好吧！如是我打败了，就跟你走，不过，你如败了，带着人离开这里，是不是太便宜了一些。”

银龙道：“璇玑姑娘，如是觉着自己太吃亏了，何妨说个条件出来。”

庄璇玑道：“你败了，也请留下来。”

银龙道：“哦！留下来，干什么？”

庄璇玑道：“璇玑堡缺一个总教习，阁下可否屈就呢？”

银龙道：“可以，只要璇玑姑娘亲手胜了我，在下应该留下，也愿意留下。”

庄璇玑道：“一言为定。”

回顾了马鹏等四大凶煞一眼，接道：“你们记下，我和银龙动手，不论胜负如何，都不许你们插手。”

银龙也交代了身后人，不许他们多管。

庄璇玑缓缓同前行了五六步。

银龙挥挥手，示意跟在后面的从人，向后退开了一丈多。

庄璇玑回顾了一眼，道：“银龙，你带来的人伤亡了不少。”

银龙道：“很惨重，你以下驷对上驷，使我带来的人手，伤亡如此重大，这一点真叫人佩服。”

## 第十九章 较技较智 弃暗投明

庄璇玑道：“璇玑堡中确实没有什么人手，只有几十个弩箭手。”

银龙道：“但他们发挥的威力都很强大，竟然使我的人，有着很重大的伤亡。”

庄璇玑笑一笑，道：“我想你带来的人手，不止这些吧！”

银龙道：“不错，还有一批更强的人，他们是一个很有组合力的团体。”

庄璇玑道：“也有很强的战斗力。”

银龙道：“对！其中有一些人，具有很特别的能力和武功。”

庄璇玑道：“他们为什么不肯现身呢？”

银龙哈哈一笑，道：“因为，他们是攻打璇玑堡的真正主力，必须用于决战之时。”

庄璇玑道：“你能阻止他们么？”

银龙道：“能！我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使他们听命行事。”

庄璇玑道：“银龙，你是很谨慎的人……”

银龙接道：“也很讲道理。”

庄璇玑道：“这一战，分出了胜负之后，活人冢和璇玑堡之间，是否还会发生事故？”

银龙道：“不知道，我如果败了，留在璇玑堡，但这未必能使活人冢就此罢手。”

庄璇玑道：“你究竟在活人冢内，是个什么身份？”

银龙道：“璇玑姑娘，我银龙离开了活人冢，活人冢也不会因而溃散，但我如在活人冢中，就有相当大的权势，这样说，应该是很明白了。”

庄璇玑道：“那是说，咱们这一战，只是你我之间的事了？”

银龙笑一笑，道：“不错！只是你我之间的事，和目下这一战，姑娘胜了，这一战，也不会再打下去。”

庄璇玑道：“有一件事，不知你想过没有？”

银龙道：“请说吧！”

庄璇玑道：“你如留在璇玑堡作总教习，你会面对着活人冢的第二次攻势，那时，你准备如何应付呢？”

银龙笑一笑，道：“我会听命行事。”

庄璇玑道：“活人冢内，都是你的亲友，你能和他们对手拚命么？”

银龙道：“我如已成了璇玑堡中的人，自然有保护璇玑堡的责任，谁要侵犯璇玑堡，自然会放手一拚。”

庄璇玑道：“我明白了，你对这一战，充满着信心。”

银龙道：“是的，姑娘，你现在，可以出手了。”

庄璇玑点点头，道：“好……”

只听一个威重的声音，传了过来，接道：“且慢。”

庄璇玑转脸望去，只见方奇头戴金冠，大步行了过来。

银龙脸色一变，道：“你还没有死？”

方奇道：“这倒叫你很失望了。”

银龙冷冷说道：“我和璇玑姑娘已经有了约定，等我们这一战分出了胜负之后，你再搅和不迟。”

方奇道：“第一，我不是璇玑堡中的人，所以，用不着遵守这里的规定，第二，你不是璇玑姑娘的敌手，你如落败了，我再落井下石，方某人不愿为也。”

银龙冷冷的望着庄璇玑。

庄璇玑笑一笑，道：“方兄，小妹已和银龙有约在先。……”

方奇接道：“我知道，不过，我和他之间的恩怨，必须先作了断，因为你如胜了他，他就变成了璇玑堡中的人，我就无法找他一拚了。”

银龙冷冷说道：“方奇，别忘了，你是我手下败将。”

方奇淡淡一笑，道：“这一次，咱们是生死之搏，和上次不同。”

银龙点点头，道：“好！先和你作个了断也好，不过，在下要先得璇玑姑娘同意才行。”

目光一掠庄璇玑道：“姑娘，对此事看法如何？”

庄璇玑道：“如若你不和他动手，我可以阻止这件事情，如若你同意，我就不便阻止了。”

方奇道：“银龙，不想和我动手也行，只要你当面承认，非我之敌，也

就行了。”

银龙淡淡一笑，道：“方奇，别认为你的激将之法，发生了很大的效力，我答应和你动手，只因为，我感觉到你不过是一个不足为敌之人。”

方奇道：“你好狂。”

忽然飞身而起，击出一拳。

这一拳来势凶猛，有如铁锤击岩一般。

银龙冷哼一声，不闪不避，右手一扬，硬向拳上迎去。

但闻蓬然一声，双拳接实。

方奇向前冲飞的身子，竟被这一拳震的向后倒飞了出去。

银龙却突然一皱眉头，道：“鼠辈，敢施暗算。”

飞身而起，直向方奇攻了过去。

两人拳势相击，本是硬碰硬的功夫，怎会喝出施用暗算。

方奇双足落地之后，立时戒备。

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

银龙抢攻，拳掌快如闪电。

方奇防守，有如千掌万手，接下银龙的攻击。

双方恶斗了五十余招之后，银龙突然收住了拳势。

方奇道：“为何不战了？”

银龙道：“你的武功有了一点长进。”

方奇冷冷说道：“上一次，你侥幸胜了一招罢了。”

银龙低头望了右拳一眼，突然长叹一声，道：“方奇，我一定要杀了你，你和你的弟弟。”

突然转身一跃，人已到了三丈开外，才高声说道：“退。”

随来的高手，纷纷向外奔去。

庄璇玑和四大凶煞，都未出手拦阻。

马鹏觉得好生奇怪，心中暗暗忖道：“方奇和银龙之战，银龙不但已占到优势，很显然的如若再打下去，方奇非败不可，何以，银龙竟然退了下去。”

银龙等去的很快，不大工夫，除了死亡重伤者之外，已走的一个不见。

只见方奇身子摇了两摇，突然倒了下去。

高空眼明手快，忽然间窜了过去，一伸手，扶住了方奇。

庄璇玑一掌拍在方奇的背上，方奇一张嘴，吐出了两口淤血。

高空道：“他伤的很重。”

庄璇玑道：“现在不妨事了，他刚刚忍住了两口淤血，没吐出来，憋在胸口。”

方奇长长吁一口气，道：“好利害的银龙。”

庄璇玑道：“你坐下调息吧！”

方奇道：“不，咱们回宅院中去，不能让他瞧到，他打伤了我。”

庄璇玑道：“我是个很有自信的人，我相信，他已经瞧出你受了内伤，你现在不宜行动，快坐下调息。”

方奇点点头，盘膝坐了下去。

高空低声道：“姑娘，银龙的武功，实在高强，如是在下，只怕接不下他三拳。”

庄璇玑点点头，道：“你们很可能会遇上他，千万不能和他硬拚。”

马鹏道：“姑娘，如若在下拚命接他一拳，不知道能不能刺中他一刀。”

庄璇玑道：“穿心一刀，是天下刀法中的奇学，只要你能在适当的距离、部位，攻出这一刀，我想天下没有人能闪过你这一刀。”

柳媚道：“这样说来，天下没有人，能够破解他的一刀了。”

庄璇玑道：“有。”

柳媚道：“什么人？”

庄璇玑低声道：“在他刀势击出之后，没有人能够破解，但却有人能在他刀势击出之前，防止他刀势出手。”

马鹏点点头道：“我明白。”

柳媚道：“我不明白。”

庄璇玑道：“如是有人能在他出刀之先，就可能占去先机，破去他穿心一刀。”

高空道：“无论如何，马兄的穿心一刀，杀不了银龙。”

王杰突然开了口，道：“银龙也受了很重的伤，对么？”

庄璇玑点点头。

王杰道：“伤在方兄的暗器之下。”

庄璇玑又点点头，目光却凝注在方奇的右手之上。

高空、马鹏，都向方奇约右手上望去，但却一直看不出什么。

柳媚忽然蹲下身子，仔细在方奇约右手上瞧了一眼，道：“很巧妙，装在中指的指甲上。”

庄璇玑道：“也只有如此，银龙才会上当。”

这时，马鹏、王杰等，都看到了，在方奇的中指上，有一个指套，制作精巧的和指甲一样，如不特别的留心，很难看得出来。

指套上，有两枚尖利的小针。

所以，他虽然被针刺中了，但却看不到伤势。

只有中针的人，自己明白受到了伤害。

庄璇玑道：“针上可有淬毒？”

柳媚道：“有，不过颜色很淡。”

庄璇玑神情木然，瞧不出她心中是喜是怒。

高空低声道：“姑娘，对暗算银龙这件事，可是有些不满？”

庄璇玑道：“活人冢是一个只讲利害，不择手段的组合，所以，我们用不着对他们存什么抱歉之心，但银龙这个人，好像是很讲理。”

柳媚道：“活人冢内，那有什么好人，这一点，姑娘也不用斤斤计较了。”

庄璇玑答非所问的，道：“你们留在这里，为方奇护法，等他坐息醒来，再回宅院中去。”

四大凶煞都着出了她心中很不快乐，但却不知该如何慰劝于她。

望着庄璇玑的背影，柳媚长长吁一口气，道：“高空，你瞧出来没有，庄姑娘很不快乐。”

高空道：“我瞧出来了，但为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方奇用毒针伤了银龙。”

柳媚道：“她好像不喜欢我们用这方法对付银龙。”

高空道：“但对付活人冢的人，还要讲究光明磊落的方法不成？”

方奇听到了几人说话，但他苦于练功在最重要的关头，一直不便开口。

柳媚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方奇匆匆行功完毕，睁开眼睛，道：“我知道庄姑娘为什么生气。”

柳媚道：“你知道？”

方奇道：“对！她为我用毒对付银龙这件事，心中极端不满，所以她很生气。”

柳媚道：“为什么呢？活人冢内的人，那里会有一个好人。”

方奇道：“因为，她想收服了银龙。”

柳媚道：“哦！”

方奇道：“所以，她很不满我对银龙下手。”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哦！原来如此。”

方奇叹息一声，道：“不过，庄姑娘太不了解银龙了，只为他外形的柔和所骗。”

柳媚低声道：“你了解银龙么？”

方奇道：“找也不太了解……。”

柳媚接道：“那你在胡吹，……。”

方奇苦笑一下接道：“姑娘，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柳媚尴尬一笑，接道：“抱歉，你慢慢说吧。”

方奇道：“舍弟了解，他和我特别提起了银龙，说这个人，由内到外，全是奸诈，如若来的是他，要我出手对付他，这枚指套和毒针，都是舍弟给我的。”

柳媚道：“那好啊……。”

王杰接道：“好什么？庄姑娘算无遗策，难道她还会瞧错银龙不成，惹她生气，总不是一件好事了。”

柳媚笑一笑，道：“王杰，你急什么，也要我把话说完啊。”

王杰道：“还有下情。”

柳媚道：“难道你把我看成了半吊子不成。”

马鹏道：“说吧！柳姑娘有什么高见。”

柳媚道：“这件事，只怕要方二公子解释才行。”

马鹏道：“对，方二公子，学富五车，必有一片很动人的说词。”

方奇道：“唉！事实上，这些事，都已在舍弟的意料之中了。”

马鹏道：“意料之中？”

方奇道：“舍弟告诉我说，庄姑娘求才若渴，很可能被银龙迷惑，所以，要我想法子对他。”

马鹏道：“以庄姑娘的才智，会上他的当么？”

方奇道：“银龙有一种很特殊的武功，叫做袖里乾坤，据舍弟说，那不能算是一种武功，而且一种恶劣的用毒手法，不过，很少人能够看得出来。”

马鹏道：“有这等事？”

方奇道：“他花言巧语，装作出一副坦荡君子的样子，用心在疏忽璇玑姑娘的防范，然后，突然一举间，制服对方。”

马鹏道：“好！咱们见璇玑姑娘去，跟她说个明白。”

方奇道：“马兄，这件事，我看，还是由舍弟说的好。”

马鹏道：“我看璇玑姑娘，一直在强忍着心中一股气恼，早些给他说明白，也好让他早日消去气忿。”

方奇道：“我只怕说的不很清楚，如由舍弟说明，定是十分明白。”

马鹏道：“好吧！你去转告令弟一声，自从我们追随庄姑娘以来，从没有见过她有气恼情形，此事不可拖延。”

方奇心中暗道：这些人都是江湖上著名的凶煞、高手，但庄璇玑却能使他们如此心悦诚服，这位姑娘，在驭人术上，却有过人之能。

站起身子缓缓接道：“在下这就去通知舍弟一声。”

庄璇玑没有责备任何人，但她心中确实很不快乐，她觉着银龙是一个可以讲理的人，她学纵横术，她相信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说服银龙。

大敌退去照庄璇玑的为人，她会各处巡视一遍，然后，再改进一些防守之法。

这一次，她却一个人关在房子里生闷气。

不管庄璇玑有多大的本领，不管她有多深的学问，但她毕竟还是一位小泵娘，十几岁女孩子。

心中真有了什么气恼，很难能不形于外。

但她确有着过人的聪明，当她知道自己无法控制时，就会想法子躲起来。

但竟然有人来敲门。

长长吁一口气，忍下心中怒火，道：“什么人？”

“我是方真。”

庄璇玑心中的怒火立刻消失。

这个带着三分狂气的书生，已使她十分倾心。

她自觉胸博极广，很少佩服过人。

但方真却使她佩服。

打开木门，方真带着一脸烟灰闯了进来。

他身上仍然穿着工作的衣服，衣服上也满是烟尘。

他，就是这么一个洒脱的人，见他心目中最美的女人时，衣衫不整，连脸也未洗一下。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我打水来，你洗把脸。”

方真一挥手，道：“不用了，我忙的很，几句话说完就走。”

庄璇玑嫣然一笑，搬过来一把椅子，道：“坐下来，慢慢的说。”

方真倒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来，道：“你心中是不是很呕？”

庄璇玑道：“你怎么知道？”

方真道：“因为，主意是我出的，所以，我知道，你心中想的事。”

庄璇玑道：“我是个很少生气的人，这一次，却被你气到了。”

方真道：“是不是为银龙的事？”

庄璇玑道：“他可能会为我收用，但咱们却用毒针伤了他。”

方真道：“你完全不了解银龙。”

庄璇玑道：“四大凶煞，也都是具有强烈野性的人，但我还是收了他们。”

方真道：“我知道你学过服心术，不过，银龙和四大凶煞不同。”

庄璇玑道：“我倒瞧不出，他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方真道：“璇玑，好像你把他引入了大厅之中。”

庄璇玑道：“是！”

方真道：“大厅中有毒烟，可以使人晕过去，你为什么不用？”

庄璇玑道：“我用过了。”

方真道：“结果呢？”

庄璇玑道：“结果很坏，竟然没有把他毒过去。”

方真道：“你可知道原因么？”

庄璇玑道：“他练过了龟息大法，可以闭住呼吸，所以，我毒不倒他。”

方真道：“唉！那不是龟息大法，龟息大法，就算能闭住呼吸，但却无法能控制到那么一个巧法。”

庄璇玑道：“那是另外一种武功了。”

方真道：“对！天竺奇书上说的明白，那叫做闭气术，它可以闭住气，但耳目，完全不受影响。”

庄璇玑道：“方真，他是不是活人冢的首脑人物？”

方真道：“纵然不是首脑人物，也可能是很重要的人物之一。”

庄璇玑道：“活人冢的人，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方真道：“因为，他们的首脑人物要娶你，你是一代才女，也娇艳如花。”

庄璇玑道：“这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他怎会知道我，我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方真微微一笑道：“这就叫土里藏不住夜明珠啊！你光芒四射，怎会长期埋没。”

庄璇玑道：“人家说的真话，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方真点点头，道：“这一点，我倒是有些忽略了，他一定见过你。”

庄璇玑道：“谁见过我？”

方真道：“活人冢的大头目。”

庄璇玑道：“所以，我在想，这个人，我是不是见过，在那里见过？”

方真道：“璇玑，你虽然很美，秀出群伦，但却少了一股媚态，必须，要长期接触的人，才会为你倾心。”

庄璇玑笑一笑，道：“看来，我还是有很多缺点的女人。”

方真道：“缺点也是优点，你不能一下子使人迷惑，但你如一旦留给人一个印象，那就会终身难忘。”

庄璇玑笑一笑，道：“好啦，不说我的事了，还是谈谈银龙吧，至少，他在璇玑堡中，表现的很君子。”

方真道：“银龙的可怕，也就在此了，他表现的，不是他。”

庄璇玑道：“一个人，如何掩饰，也只是掩饰了他的外形，但我看银龙，不像……”

方真道：“他是两种性格的人，你只看到他君子的一面。”

庄璇玑道：“那是伪装么？”

方真道：“他不用伪装，他的表现，就是那个样子，他心中所思，就会自然表现了出来，看不出一点虚假、伪装。”

庄璇玑道：“我仔细的看过他，发觉了他很真诚，所以，才动了收服他的用心。”

方真道：“璇玑姑娘，你可知道，这也是一种武功。”

庄璇玑道：“你说的太玄了，那怎会是一种武功呢？”

方真道：“是真的，那一种武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外形，我知道其中有一种拳法，叫做君子拳，每一招都是堂堂正正的……”

庄璇玑道：“真有这样的拳法，那岂不是把一个人也练成君子了。”

方真道：“对！君子拳练的久了，就很可能把一个人练成了堂堂正正的样子，但那君子拳后半段却变了样子……”

这种拳法，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庄璇玑听得大为神往，忍不住



接道：“难道变成小人拳法了。”

方真笑一笑，道：“更坏一些，后半段的招术，叫做伪君子，那是每一招堂堂正正的拳势之后，就藏了一招很险毒的杀手，唉！这套拳法，虽不足取，但却是很高明的杀人手法。”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方真，是你编造的，还是真有这套拳法？”

方真道：“是真的，我翻译过那本书，所以，我还记得它一些内容，我记得君子拳的前两招，叫作“顶天立地”，“万古流芳”。”

庄璇玑道：“很气派的名字，招名如此，想来，那是大开大阖的气势了。”

方真道：“我也记得后半段有两招名字，叫做“巧取豪夺”，“日月无光””庄璇玑嫣然一笑，道：“这算什么招名？世上，那里会有这样的武功。”

方真道：“璇玑，这名字，是我替它取的，那本是意译，我虽然不懂武功，但我由字面上，可以了解那些手法的形态，我初见上半部的拳法时，曾经拍案叫绝，这一种武功，能够流传于江湖之上，可以化去江湖上不少的杀气，能使所有的江湖人物，都变成了堂堂正正的君子，直到我看过了后半部，内心中实在痛苦莫名，想不到，世上竟然会有这种武功。”

庄璇玑神情凝重，道：“银龙，就是练这种武功的人？”

方真点点头，道：“我没有看到他和家兄动手的情形，但你在现场，应该看的很清楚，你武功精博，应该看出一点眉目才是。”

庄璇玑细想银龙和力奇动手的情形，到了后来，那确实招术恶毒，如若不是方奇用指中毒针先伤了他，再打下去，必可取方奇之命。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方真，看来，你不是说笑了。”

方真道：“真正的事，我为什么会对你说笑。”

庄璇玑神色凝重的缓缓说道：“方真，我好像错怪你哥哥了。”

方真道：“错怪我哥哥，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这件事情。”

庄璇玑点点头，道：“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件事。”

方真道：“那很好，以后，再遇上银龙时，多多小心。”转身向外行去。

庄璇玑道：“你急什么？”

方真道：“我忙的很，实在没有时间和你谈心，炉中铁汁，正在溶化，那些工匠，虽有巧手，但却没有巧思，我制造的铁人，属于那种极为精巧的事物，不得有半点差错，我如不在场，怎会放得下心。”

庄璇玑道：“唉！事情如此严重，我真的不便留你了。”

方真道：“璇玑，事实上，我内心之中，也有很多话想和你谈谈，就算是银龙的事，也没有解释的很清楚，但我没有时间跟你说的很清楚，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庄璇玑点点头，道：“我相信，你说的话，我总会相信的。”

方真笑一笑，大步而去。

庄璇玑望着方真远去的背影，轻轻吁一口气。

银龙和他的人手退走之后，璇玑堡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

银龙带夹了很多具有奇异武功的高手，但这些人竟然都没有发挥出他们的武功，就被银龙带走了。

银龙的鬼计未售，使他们突然退走，这些人的威力，几乎完全没有发挥。

璇玑堡胜了，但胜的很侥幸，他们的伤亡很小，但活人冢却遭到了很

大的伤亡。

四大凶煞一直担心庄璇玑不愉快，但他们第二天见到庄璇玑时，她已恢复往常的从容和静。

早晨的阳光，照着庭院中的花树，朝露如珠，闪闪生光。

庄璇玑和四大凶煞，漫步在清晨的庭院中。

举手理一下鬓边的散发，庄璇玑缓缓说道：“你们是不是觉着很奇怪？”

马鹏道：“我们明白姑娘的意思，你对方奇施用毒针一事非常不满。”

庄璇玑笑一笑，道：“马鹏，你们是不是看的很清楚？”

高空道：“看什么？”

庄璇玑道：“方奇和银龙搏杀的情形！”

高空道：“看的很清楚。”

庄璇玑道：“你们对银龙的看法如何？”

马鹏道：“第一流的顶尖高手，我们四个人，任何一个，都无法接下他五十招。”

柳媚道：“如若是咱们四个人联手呢？”

马鹏道：“就算咱们联手，如若前三招的攻势中不能胜他，咱们也会败在他的手中。”

庄璇玑道：“我是说，你们是否注意到他的拳势变化？”

沉吟了一阵，高空接口说道：“姑娘，他的拳势，好像有着很不同的变化，前二十招威势强大，出手堂皇，但后面，却是变化诡异、阴险绝伦。”

庄璇玑道：“你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方真说出了银龙这个人奇诡的武功之后，庄璇玑已暗和看到的内情印证，那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只不过，她要从四大凶煞的口中，再证实一下罢了。

柳媚沉思了一阵，道：“姑娘，高空说的不错，我看的很用心，银龙出手前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拳法、武功。”

庄璇玑目光一掠马鹏、王杰，道：“你们呢？”

马鹏道：“高兄说的对。”

庄璇玑道：“武功上手法变化，忽奇忽正，倒是常见的事，但像银龙这套拳掌，能在不长的搏杀时间中，变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拳路，不知四位有何看法。”

这件事，不想它，会有着很正常的感觉，但如仔细一想，却和一般武功大不相同。

那是毫厘之失，谬误千里的差错。

马鹏道：“对姑娘，这一提醒，倒是在下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庄璇玑道：“说说看吧。”

马鹏道：“银龙前半段的拳法，气度大方，刚猛中，不失堂皇，但后半段的拳法，却是变化阴险，招中套招，但出手之初，并不显露，确是拳法中极少见，明里藏暗，阳中含阴的手法。”

庄璇玑道：“很有道理。”

马鹏有些得意的道：“姑娘夸奖。”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你们见多识广，想想看，武林之中，是否有这种拳法？”

四大凶煞，凝目沉思。

高空道：“姑娘，在下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

马鹏道：“如非姑娘提起，我们还未深想，这套拳法，确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高空道：“姑娘再三问的此事，想来是必有用心了。”

庄璇玑道：“我只是觉着这套拳法很奇怪，所以，我想了很久、很久，才找你们四位谈谈。”

柳媚道：“这么说来，姑娘心中的不悦，也是因为这套拳法困惑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避开了正题，道：“我想，和你们谈谈，也许会开朗一些。”

她本是个很细心的人，但她现在却有些惭愧，觉着，任何一件事都不能有所忽略，任何细微的忽略，都可能造成很大的疏失，心中暗生警惕。

智慧和天赋有关，但历练，会使智慧更为圆熟一些。

高空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在下还有一得之愚……”

庄璇玑接道：“你尽避请说，不要顾忌，有些事，你们比我的看法深入。”

高空道：“银龙如若能再攻二十招，可能会杀死方奇。”

庄璇玑点点头。

高空道：“我们四人联手，是否能接下银龙攻势呢？”

庄璇玑道：“你们各怀绝技，除非你们四个人，在一动手，都能把绝技发挥出来，否则，很难对抗银龙。”

高空道：“姑娘呢？”

庄璇玑道：“我！也许可能和他放手一战，但胜负难料！”

高空道：“姑娘没有胜敌的信念。”

庄璇玑道：“那套君子拳，我也许可以对付，但银龙绝对技不只此，所以，我无法预抖胜败。”

马鹏道：“什么？那套拳法叫作君子拳？”

庄璇玑道：“不错，它叫君子拳，但后部一变，却变成了伪君子了。”

马鹏道：“对！伪君子拳法，当真是名符其实。”

王杰道：“姑娘，还有银龙那身衣服，也是奇怪的很。”

庄璇玑道：“那里奇怪。”

王杰道：“不知它用何物做成，竟然可以避挡暗器。”

庄璇玑道：“哦！”

王杰道：“不瞒姑娘说，在下两度施放暗器，均未能伤得了他。”

庄璇玑道：“你的暗器手法，实在高明，两度施放，我竟然未能瞧得出来。”

王杰微微一笑，道：“姑娘，我的外号叫暗箭，暗箭伤人，姑娘不会见怪吧？”

庄璇玑道：“不会，高手临敌，他们就应该防到暗器才对。”

王杰道：“所以，江湖朋友，送了我这么一个外号，我一点地不难过，也不会放在心上。”

柳媚道：“你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出来你用的什么暗器？”

王杰道：“最恶毒暗器，我轻易不用。”

高空道：“哦！那是什么暗器，说来听听。”

王杰道：“问心针。”

柳媚道：“名字就怪的很，不过，我听了名字，还是不太明白。”

王杰道：“一种细如牛毛的小针，中人之后，可以随着行血流动，按他中针之处，六到十二个时辰，小针行人心脏，伤发而死。”

高空叹口气，道：“果然是歹毒的很，还有一种什么暗器？”

王杰道：“回旋飞刀，这两种暗器，都击中了银龙，但却没有反应。”

高空道：“你发出问心针，我们也许不知道，但你发出了回旋飞刀，应该瞒不过我们才对，至少，在刀势击中了银龙之后，我们应该知道。”

王杰冷厉的脸上，泛起了一个难得一见的笑容，道：“人家叫我暗箭，确非无因，兄弟这回旋刀，并非是一般的飞刀，而是一种其薄如纸，长的一寸二分，宽不过三分的特制飞刀，发时无声，十分轻巧，兄弟连发了三刀，虽然击中了对方的，但却无法刺入对方的身躯之中。”

马鹏道：“银龙是不是练成了一种可避刀剑的气功？”

王杰摇摇头，道：“就算他练成了刀枪不入的气功，但对问心针，也很难使人避开，只要刀、针能接触他的肌肤，我相信，我能看得出他的反应。”

马鹏道：“这么说来，银龙那件衣服真的有些古怪了。”

王杰道：“对！那件衣服不是纯用绸料做成。”

庄璇玑道：“这个，我倒是瞧出来了，他那件衣服，真的可避兵刃。”

柳媚道：“哼！我听人说，用金银丝，合以发丝做成的衣服，可以避开兵刃。”

庄璇玑点点头，道：“不错，但只能挡开暗器，真正蓄含有内力的刀剑，就很难避开了，至于银龙的衣服，似乎是更为精致。”

王杰道：“这小子穿了这身衣服，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难题，看来，日后再要遇上他时，只有在他的脸上、手上招呼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方真给他一记毒针，大约也够他受了。”

她尽量使自己变的经松。

这些时日内，她和四大凶煞相处，用尽了心机，她希望影响到他们的观念，变化他们的气质。

这件事，她竟然作到了。

先天的美丽和才智，后天的学术、修养，使她不太困难的改变了四大凶煞。

四个江湖上闻名丧胆的杀手，在她感召之下，竟然变成了对抗江湖最大恶势力的先锋。

庄璇玑对昨夜的失态，心中一直很后悔，但却考验出了四大凶煞对她的忠实。

她尽量使自己和四大凶煞接近，使四大凶煞对她的敬重中，加上一份道义的感情。

她要把四大凶煞变成四个使江湖敬重的人。

举手理一理鬓边散着的秀发，微微一笑，道：“王杰，你精妙的暗器手法，是一种高超技艺，这些时日，我所看到你的成就，可算是近百年来的一暗器高手。”

王杰笑了，真正由内心中发出的笑容，道：“姑娘夸奖，暗器手法，见不得天日的雕虫小技。”

庄璇玑道：“不要妄自菲薄，暗器和剑法一样，只是一种手段，评价的高低，全在用它的目的。”

马鹏道：“其实，我们四个人，不过是江湖上一个杀手，武林中的渣滓，如非姑娘才德感人，改变了我们的气质，唤回了我们的良知，我们这一生，只怕会永为杀手，带着一腔怨毒、悔恨、满手血腥、愧疚，沉沦九幽。”

柳媚道：“说的是啊！幸好，庄姑娘把咱们由晦暗中拉了出来。”

高空道：“现在，我们感觉着活的好充实，觉着仰不愧天，俯不作地。”

王杰道：“连我觉着打出的暗器，也有些堂堂正正了。”

庄璇玑眨动了一下眼睛，笑道：“过去的，咱们都有些侥幸，以后，咱们面临活人冢的侵袭，可能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凶险。”

柳媚道：“他们好像对你，对你……”

庄璇玑道：“对我一直很客气，而且手下留情。”

柳媚道：“是啊！他们好像一直不敢伤害到你。”

庄璇玑道：“这一次，银龙吃了大亏，以后，我想他们就不会了。”

高空道：“姑娘，这一次，银龙带来的人手，其中有不少奇才异能的人物，但他们大家都没有施用全力，如若他们再一次来，必然是凶悍十倍，咱们要如何的应付？”

庄璇玑道：“希望方真的设计，能当锐锋。”

马鹏道：“姑娘，我们虽然不畏战死，但实力确然是单薄一些，在下斗胆建议，希望能够邀请一些人手，以增实力。”

庄璇玑道：“这件事，我也想过了，一则是，江湖上已无可邀之人，纵然是有，咱们也未必相识，只有凭仗我们这些人的力量，再抗拒一阵，我相信，就会有人自愿投效了。”

这时，郎四娘突然疾奔了过来。

庄璇玑道：“什么事？”

郎四娘道：“蛇、鼠二公子求见姑娘。”

庄璇玑道：“他们在那里？”

郎四娘道：“堡门之外，未得姑娘之命，不敢放他们进来。”

庄璇玑道：“咱们快去看看。”

赶到了堡门外，蛇、鼠二公子人已倒了下去。

敢情，两人都已受了重伤。

不待庄璇玑吩咐，马鹏、高空，已然各自扶起了一人，以内力助他们清醒过来。

蛇公子道：“庄姑娘，咱们总算见到你了。”

庄璇玑先取出两粒丹丸，给两人服下，道：“请入堡中养息，有什么话，等你们伤势好了再说。”

蛇公子道：“不！我们伤的很重，能不能撑得下去，还难预料，有些话，必须先说出来才行。”

庄璇玑道：“哦！”

蛇公子道：“活人冢已在洛阳四周，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杀行动，我们藏身之处，被他们发现了，一场激战之后，我们击毙了不少强敌，但他们援手赶到，虎老二舍命拒敌，要我们来通知姑娘一声……”

话到此处，真气已散，张嘴吐出了两口鲜血，晕了过去。

鼠公子没有讲话，因为，他先晕了过去。

庄璇玑一把两人的脉搏，道：“快把他们两人送入堡中。”

郎四娘立刻下令行动。

柳婚低声道：“姑娘，他们两个人还有救么？”

庄璇玑道：“试试看吧：他们伤的太重了，我没有把握。”

高空道：“姑娘如此说，他们的生机不大了。”

庄璇玑道：“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但如方真肯动手，他们也许机会大些。”

马鹏道：“那就让方真试试吧。”

庄璇玑道：“我会请他出手，……”

话说了一半，却转眼向正北方望去。

正北方位上，几条人影，疾奔而来。

马鹏沉声道：“排阵拒敌。”

四大凶煞立刻在庄璇玑身前排出了一个拒敌的阵势。

三条人影在四大凶煞的面前停了下来。

竟然是福、禄、寿三位老人。

对这三个名满江湖的高人，但四大凶煞，完全未放在心上，马鹏冷笑一声，道：“三位老前辈，到此何事？”

福星水长流打量了马鹏一眼，目光转注到庄璇玑的身上，冷冷说道：“你们让开，我有话对庄姑娘说。”

马鹏笑一笑，道：“老前辈有话只管请说，庄姑娘会听得到。”

水长流似要发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缓缓说道：“福、禄、寿三星，在江湖之上，是何等受人尊崇，你竟然敢对老夫无礼。”

马鹏微微一笑，道：“福、禄、寿，号称武林三仙，江湖朋友，自然是尊仰你们，如若他们知道了三位今日已和活人冢内有所勾结，只怕，江湖上，再无人会敬重三位了。”

庄璇玑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道：“马鹏，不可对三位前辈无礼。”

寿星南长命，在三星之中，脾气最坏，眼看马鹏对水长流连番无礼，早已怒火大炽，正想发作，庄璇玑已快步行了过来，道：“马鹏，不得对三位老前辈无礼，给我退下去。”

马鹏应了一声，退了下去。

水长流笑一笑，道：“璇玑姑娘，老夫兄弟和姑娘订下之约，可以实现了。”

庄璇玑脸上闪掠过一抹惊喜，通：“三位老前辈，真的要来么？”

水长流点点头，道：“我们三个人，不是已经来了么？”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现在就留下来么？”

水长流道：“不错。”

庄璇玑道：“那好极了，三位请入厅小坐，容晚辈禀明敌我形势。”

水长流道：“活人冢的人退走了。”

庄璇玑道：“银龙受伤，全军撤走。”

水长流道：“哦！老夫一直担心我们来晚了，想不到姑娘已退强敌。”

庄璇玑道：“退敌的不是我。”

水长流道：“能击退银龙的人，绝非凡响，他是什么人？”

庄璇玑道：“方奇，老前辈认识么？”

水长流摇摇头，道：“不认识，唉！老夫三人，近年在江湖上行走不多，想不到后辈之中出了不少的人才。”

高空道：“方奇有一个外号，叫做金冠人，……”

水长流道：“金冠人，老夫知道，他也是活人家的贵宾。”

高空道：“不错，他是来自活人家。”

马鹏道：“金冠人对付了银龙。”

水长流道：“哦！金冠人对付了银龙，如何一个对付法？”

庄璇玑道：“请入厅中坐吧！容晚辈详细禀告。”

水长流点点头，道：“我们只有三个人。”

庄璇玑转身带路。

四大凶煞远随在三人身后而行。

柳媚低声道：“奇怪呀！埃、禄、寿三仙，忽然间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高空道：“大概是来帮忙吧！”

柳媚道：“帮忙，帮什么忙？”

高空道：“璇玑堡对抗活人家，正少人手，他们三位肯帮忙，可使璇玑堡声威大振。”

柳媚突然笑了起来。

高空愣了一愣，道：“你笑什么？”

柳媚道：“福、禄、毒三星，在江湖上是何等神气，想不到，竟然会自行投入到璇玑堡来！”

王杰道：“这有什么好笑，为什么不想想你自己，毒花柳媚，是何等凶恶的人物，竟然会投入璇玑堡中，而且，乐此不疲。”

柳媚道：“王杰，你好大的口气，别说我柳媚无法和人家福、禄、寿三星相比，就算咱们四个人加起来，也抵不过一个专星南长命吧！埃、禄、寿三仙，投入璇玑堡，那可是一件轰动武林的大事。”

马鹏道：“四大凶煞改邪归正，作了璇玑姑娘的属从，说出去，也真是一件叫人难以相信的事。”

王杰道：“自从追随庄姑娘以来，兄弟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就是自觉光明正大的多了，就像见了福、禄、寿三仙这样的人物，我也敢抬头挺胸，和他们坦然相见，这一点，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事情。”

高空道：“唉，其实，咱们过去，常常杀人，固然是为了钱，但还有一个原因，不知道诸位想到了没有？”

王杰道：“什么原因？”

高空道：“咱们怕死，怕别人杀了咱们，所以，咱们就先下手为强。”

王杰道：“有道理，不过，现在咱们是不是真的不怕死了？”

高空道：“是！现在，咱们是真的不怕死了，因为，咱们已经找到了生死的价值，死有重于泰山，轻如鸿毛，大概，咱们已经找到了死如泰山的重量，至少，咱们本身有这种感觉。”

柳媚道：“对！饼去，咱们虽然不歪，但心中却很空虚，我不知道你们三位的感受如何，小妹是随时随地的防备看别人的偷袭，我害怕别人杀我，所以，我只好先杀了别人。”

王杰道：“过去，兄弟一向不愿和人接近，那是因为我一直担心别人会暗算我。”

回顾了马鹏一眼，接道：“有一件事，兄弟一直想告诉你，但却一直没有告诉你的机会，现在好像不能不说了，因为它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马鹏道：“是不是想暗算我？”

王杰道：“对！至少有三次，我暗器已经握在手中，但却都被你避开了

最好的角度。”

马鹏哈哈一笑，道：“王兄，你认为那是巧合么？”

王杰道：“莫不成，你早已知道了，我要暗中算计你？”

马鹏道：“这倒不知道，不过，我每一次遇上你时，一定要作两件事。”

王杰道：“那两件事？”

马鹏道：“一是避开你暗器出手的良好角度，二是选择对你最好的出刀位置。”

王杰道：“怎么？难道你也准备杀了我？”

马鹏道：“很可惜，你一直没有给我一个适当的出刀距离。”

王杰哈哈一笑道：“你这么一说，兄弟这内心中的愧疚，就减去了不少。”

高空道：“实在说，我倒没有伤害两位的意思，但我却一面防着你们对我下手。”

柳媚道：“高空，你没有杀他们的意思，难道有杀我的意思了。”

高空微微一笑，道：“也没有，不过，我最怕的是你。”

柳媚道：“哎哟！我真的那么可怕么？”

高空道：“唉！你的“弹指飞毒”，无形无影，防起来，实在是困难的很。”

柳媚微微一笑，道：“事实上，咱们四个人，一直在勾心斗角，互逞心机，这一点，咱们真要感谢璇玑姑娘了，要不是她，咱们四个，绝对无法变成朋友。”

高空道：“最重要的是，还免不了一场火拼，四大凶煞名头越来越响了，岂能一山容得下四虎。”

马鹏点点头，道：“现在，咱们不但论交，而且，推心置腹，想一想，实在很难相信。”

柳媚道：“马老大，璇玑姑娘传给了咱们四个人的合搏之术，把咱们的绝技，融于那一击之中，就是要咱们福祸与共，生死同命。”

马鹏微微一笑，道：“对！璇玑姑娘用心良苦，她不但希望我们能改邪归正，也希望我们能常在一起，互相监视，互相策励。”

高空道：“除此之外，那一招咱们四人合搏的武功，也确能把咱们每个人具有的武功潜力，完全的发挥出来，这方面，只怕也耗费了璇玑姑娘不少的心血、智慧，这是一种传艺恩情。”

柳媚道：“这一点，不用多说了，咱们对庄姑娘的敬重和拥戴，早已全心全意，倒是有一件事，小妹想它不透。”

马鹏道：“什么事？”

柳媚道：“关于福、禄、寿三星，怎么会突然间来到璇玑堡中？他们是真正的投效而来，还是别有用心？”

王杰道：“以福、禄、寿三仙在江湖上的地位，就算璇玑姑娘的绝世才华，使他们心生敬佩，大概也不会自愿投效，这中间，只怕是别有原因。”

柳媚轻轻叹息一声，道：“对！小妹就是在担心这件事，他们会不会是别有用心而来？”

马鹏道：“柳大妹子的意思是……”

柳媚接道：“活人冢无孔不入，三仙会不会是受了活人冢的差遣而来。”

马鹏道：“照说三仙在武林中受人尊重的身份，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



柳媚道：“如若他们的生命，受到了什么威胁呢？”

马鹏道：“千古艰难唯一死，只不知福、禄、寿三仙，是否已勘破了生死之关？”

高空道：“以璇玑姑娘之能，必可看穿三人心意，这件事倒是不用咱们借箸代铸了。”

柳媚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仙挟盛名而来，只怕璇玑姑娘也不会想的太多。”

马鹏道：“仰大妹子说的倒也有理，这一来，咱们不能不顾虑，不妨提醒璇玑姑娘一声。”

四大凶煞一路交谈，落后了不少。

庄璇玑却已带着福、禄、寿三星进入了大厅之中落座。

一场搏杀后的璇玑堡，又恢复了平静，两个秀丽的女婢，奉上了香茗。

福星水长流轻轻吁一口气，道：“老夫三人，大约还有十天好活，希望落日有余晖，帮姑娘尽一份心力。”

庄璇玑道：“三位怎能肯定了只有十天好活？”

水长流道：“我们已熬过了一个多月的煎熬，长期的运功抗拒之后，不得不承认失败了。”

庄璇玑道：“三位是……”

水长流接道：“一枚毒针，已深入体内，我们无能运功但它逼开，地无法取出，只有认命了。”

庄璇玑道：“世上，难道就无药可医，无人能救么？”

水长流道：“也许世上有人能够医疗这种伤势，但我们无法找到那个人。”

庄璇玑道：“以三位见识的广博，总应该知道有谁能医吧？”

水长流道：“就老夫所知，也许有一个人可能医得我们三人的奇疾，只不过，那个人行踪飘忽，无处寻得。”

庄璇玑道：“什么人？”

水长流道：“回春手。”

庄璇玑道：“哦！除他之外，难道世上，再无别人能够医得了。”

水长流道：“这种奇伤，已深入内体，已不是内功可以控制了，除了开刀取针之外，似乎已别无良策。”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三位老前辈同时受伤，想来不是巧合了。”

水长流道：“是被人暗算。”

庄璇玑道：“晚进觉着……”

水长流接道：“不用你帮我们什么忙，老夫三人来的用心，希望能以有限的生命，助姑娘一臂之力。”

庄璇玑道：“三位来的晚了一步，活人冢的攻势已挫，他们下一次何时攻来，我也无法预料，以目前我们实力而言，勉可采取守势，实无能攻向活人冢去。”

水长流道：“姑娘，那我们就留下来，替姑娘训练三个人手。”庄璇玑道：“训练三个人手？”

水长流道：“对！我们为姑娘训练三个人，可悲的是，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尽所能的把武功留下来。”

庄璇玑道：“以三位武功之高，一月时间，如何能把武功传授给他们。”

水长流道：“姑娘，我们各人把武功留下来，只让他们记在心中，日后，他们能够练成好多，那就是他们造化了。”

庄璇玑道：“我明白了，三位只传给他们入门的功夫，然后，要他们熟记口诀，再自行练习。”

水长流道：“目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禄星余长贵道：“听说庄姑娘有过目不忘之能，我们可以把本身的绝学武功，记录下来，由姑娘择人传授也好。”

庄璇玑道：“这办法都不好，就算你们把武功全留下来，也无法在短期间之内，训练成像三位一样的高手。”

南长命道：“这是唯一的办法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良策？”

庄璇玑道：“有。”

水长流道：“请教姑娘。”

庄璇玑道：“三位不要死，留下有用的性命，为江湖效力。”

水长流肃然说道：“老夫等虽然都已届古稀之年，但身体都还建康的很，如若没专什么意外，我们再活个二一十年，大概还可以。”

庄璇玑道：“三位被江湖同道称作三仙，果然是多福多寿，而且愿修长生不老术。”

寿星南长命脸色一变，道：“庄姑娘，老夫等是满怀诚意而来，以仅有一月有余的宝贵生命，助你庄姑娘一臂之力，你庄姑娘不知感激也还罢了，竟然是冷嘲、热讽，叫人好生懊恼：……”

目光一掠水长流，接道：“咱们难道不会快乐一些渡此余年么？”

水长流道：“老三，稍安勿燥，咱们肩承道统而来，自当忍辱负重，求尽心力，岂可因璇玑姑娘一两句冷讽热潮之言，改变了初衷。”

庄璇玑道：“如若诸位认为我是冷讽热潮，那就想错了。”

南长命呆了一呆，道：“你是说有人能救我们？”

庄璇玑道：“如果回春手，能够救你们，我相信璇玑堡也会有相当大的机会。”

余长贵道：“姑娘，咱们身上中的毒针，不是一般的钢铁铸成的毒针，而是一种天然生长的毒刺。”

庄璇玑道：“如若是一般的钢铁之物，以三位精湛的内功，也可能早把它逼出来了。”

水长流道：“姑娘，那是带有倒须的毒刺，除了开刀取出它之外，老夫还想不到有别的办法。”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晚进不敢说很有把握，但回春手能够办到的事情，晚进相信，我们也可能办到。”

水长流道：“我们的意思，不是指你庄姑娘一人而言了。”

庄璇玑道：“不是我一个人，如是我一个人，早就据实奉告了，也用不着给三位打什么哑谜了。”

水长流道：“璇玑姑娘，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人是谁？”

庄璇玑道：“他名不见经传，说出来，三位也未必认识，不过，有一件事，晚进想向三位请教一下。”

水长流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三位可知道，你们身中的毒刺，叫什么名字？”

余长贵道：“天荆棘。”

庄璇玑道：“天荆棘，产于何地？”

余长贵道：“听说产于十万大山之中，含有奇毒，身生倒须，中人必死。”

庄璇玑道：“三位没有被毒倒。”

水长流道：“少林寺大还金丹，可以解毒，但却无法把刺化去。”

庄璇玑道：“好！三位先请在此住下，容晚进和那位方兄商谈一下，看着是否可以为三位前辈效力，如若不能，那就只有请三位另求高明了。”

水长流道：“另求高明？”

庄璇玑道：“对！如若晚进无能为三位解去身中毒刺，也不敢留三位在此了。”

水长流叹息一声，道：“姑娘，别和老三计较，他的脾气是坏了一些，他有口无心，而且，我们的来意很诚恳。”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好吧！我要人带三位先休息，明日午时，我会给三位老前辈一个决定性的答覆。”

一宵匆匆，第二天中午时分，庄璇玑带着方真和福、禄、寿三仙会面。

方真换了一身很整洁的衣服，但却无法遮掩住他苍白的脸色。

这几天他夜以继日的工作，精神透支甚多。

他虽然脸色苍白，眉宇间透着隐隐的倦意，但却掩不住那一股秀逸气质，潇洒的风度。

面对着武林三仙，方真仍然保持着一股傲气，淡淡一笑，道：“久闻三位大名，今日幸会。”

南长命道：“阁下不是武林中人？”

方真道：“虽非武林人，却在江湖中。”

水长流道：“哦！方少兄很精医理？”

方真道：“我虽读完了天下的医药典籍，但却不是行医的大夫。”

南长命道：“没有替别人看过病？”

方真道：“偶一为之，算不上经验。”

南长命道：“你知道天荆棘？”

方真道：“它生长云、贵边区，身生倒须，汁含奇毒。”

南长命道：“毒性如何？”

方真道：“这和它的年岁有关，越老越毒，是一种很可怕的植物。”

水长流道：“你可有医治之法？”

方真道：“解其毒性，并非难事，问题在如何把它由身上取出来，此物坚如钢铁，而且历久弥坚。”

水长流道：“我们三人身上，各有一枚天荆棘，它含的毒性，已无法伤害到我们，只是它长存体内，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方真道：“它一往直前，总有一天，它会穿入心脏，致人于死。”

水长流道：“我们病情已明，方少兄，可有什么良策？”

方真道：“荆棘现在三位身躯上，何处部位？”

南长命道：“先告诉我们，你准备如何处置？”

方真道：“我先知道，你们的荆棘在身上的什么部位，我才能提出一个有效的办法。”

南长命道：“你的意思说，在不同的部位，就可以决定不同的手法了？”

方真道：“不错，诸位如若把我看成大夫，就应该尊重我。”

南长命道：“在下身躯上的一枚毒刺，现在小肱丹田之侧。”

方真道：“阁下的部位确定么？”

南长命道：“大致如此，纵有差别，也不过寸许左右。”

方真道：“一点都不能错。”

南长命淡淡一笑，道：“那一枚毒刺很小，如若说能料断的一点都不错，只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方真冷冷说道：“诸位和常人不同，你们都有着深厚的内功，而且，这种功力，已经到了相当的境界，真力行经之处，可查细微，何况一枚荆棘。”

南长命对方真似是充满着不信任，沉吟了一阵，道：“如若，你看的不是一个有着内功的人呢？”

方真道：“那就由我动手替他诊治了。”

南长命道：“好！你说说看，你如何一个诊治法？”

方真霍然站起身子，道：“庄姑娘，请准备三把手术用的小刀，和一瓶纯度可燃的烧酒，一些可以止血金创药，一些干净的白棉布，一盆炭火。”

南长命道：“你要干什旗？”

方真道：“替你医病啊！”

南长命道：“唉！绑下替病人开过刀么？”

方真道：“没有，不过，你是第一个人。”

南长命道：“年轻人，你这不是开玩笑么？”

方真道：“怎么会呢？”

南长命道：“你既然没有替人开过刀，如何能轻易动手？”

方真道：“任何一个第一流的大夫，总有第一次吧？你不过是我第一个病人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南长命道：“你如把老夫开死了呢？”

方真道：“我对自己的医术，充满着信心，绝对不会开死你。”

南长命道：“这不是玩笑事情，老夫宁可不医。”

方真道：“那你只有一个多月好活了。”

南长命道：“总比被你一刀开死，好一些吧？”

方真道：“你还有两个朋友，我如把你开死了，他们可以替你报仇。”

南长命望望方真，又望望庄璇玑，道：“庄姑娘，对此事有何高见？”

庄璇玑内心之中也无把握，方真这个从没有替人动过手术的大夫，是不是有替人开刀的能力。

但她对方真的才能和学问，却是有着很充分的信心。当下说道：“老前辈的意思是……”

南长命道：“这位老弟台，要替老夫开刀，姑娘的看法如何呢？”

庄璇玑道：“我对他医道的精深，十分有信心。”

南长命道：“好！有你庄姑娘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年轻人来吧！你看看那里好下刀，尽避动手。”

方真笑一笑，道：“这要我看你荆棘所在之处，才能论定。”

南长命道：“哦！”

方真行近南长命，道：“内室有木榻一座，阁下脱去衣服，我要仔细的看过，才能决定如何下手。”

南长命回顾了水长流、余长贵一眼，行入内室。

水长流轻轻吁一口气，道：“庄姑娘，那位方老弟，真的会替人开刀么？”

庄璇玑道：“不错啊！”

余长贵道：“希望他妙手回春，别要出了什么差错。”

时光在焦急中，有着停顿的感觉。

只不过半个时辰，但庄璇玑和水长流，都有着等了几年的感觉。

没有人再说什么，沉默有着使人窒息的感觉。

木门打开了，方真缓步行了出来。

余长贵冷冷的望着方真，欲言又止。

方真摊开手中一片白绢，道：“诸位请鉴定一下，这是不是天荆棘。”

凝目望去，只见那白绢之中，有一根色呈淡黄，比起绣花针还要细小之物。

水长流伸手取饼，仔细瞧了一眼，道：“不错，是天荆棘，唉！想不到这一支小小的毒刺，几乎使我们三兄弟断送了一世名节，如非近几日内，勘破了生死之关，我们一生名节，就伤在这毒刺之中了。”

余长贵道：“你开刀取出了这枚毒刺。”

方真道：“嗯！”

余长贵道：“南老三的情况如何？”

方真道：“他很好。”

余长贵道：“我能不能进去瞧瞧？”

“不用了。”南长命缓步由室中行了出来。

他已穿好了衣服，精神很好，完全不像一个刚刚经过开刀的病人。

余长贵呆了一呆，道：“老二，你没有事吧？”

南长命道：“这位方老弟的开刀手法很高明，我在不觉痛楚之下，他已经完成了手术。”

余长贵道：“不觉痛楚，现在呢？”

南长命道：“现在么？一点点的感觉，不碍事。”

余长贵回顾了水长流一眼。

福、禄、寿三星老人，也有长幼之序的分别，福星水长流，对余长贵、南长命，有着十分的权威，只不过，三人在一起相处了数十年，情义深厚，已超越骨肉兄弟，已极少有什么争执的事了。

但余长贵和南长命，遇上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仍以水长流马首是瞻。

水长流道：“老三，方老弟如何下刀的，怎会使你全无痛苦？”

方真冷冷接道：“两位何不问我呢？”

水长流道：“方老弟如若肯为解答，那是最好不过了。”

方真道：“三位都是武林绝顶高手，对人身经穴作用，应该十分了解了。”

水长流道：“对敌搏杀上，穴脉作用，老夫等虽然不敢说无不通晓，但总可了解个十之七八，但经穴在医理上，有什么奇妙作用，咱们知晓不多了，这方面，还望方老弟多多指点。”

这一顶高帽子，使得方真的脸上，泛起了微微的笑意。

方真吁一口气，道：“人身经穴，有相辅相成之用，也有相克、相制之道，金针定穴之法，可以减去身躯上某一部份的痛苦，当年关云长刮骨疗养，医祖华佗，亦是施用金针定穴之法，关二爷才能谈笑自若，一面刮骨，一面下棋。”

水长流道：“领教，领教，老三的伤势……”

方真接道：“只不过，开了一个小小的伤口罢了，我已替他敷上药物，快则三天，迟不过七日，就可以完全复元了。”

水长流道：“英雄出少年，老夫好生佩服。”

余长贵低声道：“方老弟，水兄和在下的毒刺，仍留在体内。”

方真道：“好：我这就替你们取出来，两位请入内室吧！”

余长贵低声道：“方少儿，有没有什么……？”

方真接道：“你是说我要什么代价、条件么？”

余长贵道：“在下的意思是，方少兄，有什么需要我们三个效劳的地方？”

方真忽然淡淡一笑，道：“你不提起，我倒忘了……”

余长贵接道：“方少兄有什么条件，尽避说出来，但，得我们三人能力所及，定会全力以赴。”

方真笑一笑，道：“阁下别答应的太快，在下还没有说明我们的条件。”

余长贵道：“除非阁下提出的条件，非我们三个人能力所及，自然不能办到了。”

方真微微一笑，道：“我提的条件，自然会在你们的能力之内，不是你们能不能办到，而是你们愿不愿意去办？”

庄璇玑道：“方兄，身为大夫，应具医德，那有病还没替人医好，反而和病人谈起条件了。”

方真脸一热，笑道：“姑娘说的是，两位请入内室吧！”

水长流、余长贵互望了一眼，缓步行入了内室。

南长命轻轻吁一口气，道：“庄姑娘，这位年轻人，实在是了不起啊！”

庄璇玑道：“哦！那里了不起？”

南长命道：“他的医道才华，已不让华陀、扁鹊，专美于前了。”

庄璇玑道：“一点医道小成，在武林中，算不得什么大人物。”

南长命叹息一声，道：“姑娘，一个人，用其毕生的精力，习学一两种武功，只要天赋不是太差，必有成就，但如想用其毕生的精力，学成一代名医，那是绝无仅有的机会……”

庄璇玑接道：“哦！南前辈觉着学一个名医，比学成一个武林高手，还要困难么？”

南长命道：“不错，老夫看法，确实如此，姑娘有何高见？”

庄璇玑道：“晚进年轻，了然的事务不多，所以，晚辈不敢擅自论断。”

南长命忽然间感觉到了这是一种讽刺，皱皱眉头，道：“姑娘，你可是有意激笑老夫……”

庄璇玑道：“不敢，不敢，晚辈只是请教而已。”

南长命不再开口，一个人端然而坐。

庄璇玑觉着此老年纪虽然很大，但脾气也火爆的很，应该杀杀他的火气，也就不再理他。

幸好，这僵持的局面，没有太久，水长流、余长贵，也缓步行了出来。

两个衣衫整齐，神色平静，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南长命迎了上去，但还未来得及开口，余长贵已抢先说道：“我动了一点小手术，大哥达一点手术也没有动，这位方兄医理的精湛，老夫不敢说绝后，但确实空前。”

最后这两句话，似是有意说给庄璇玑听的，还回头望了庄璇玑一眼。

这时，方真由内室中行了出来。

水长流道：“方少儿医术绝伦，妙手回春，不但解去了老夫三兄弟的毒伤，也解去了我们三人心中的疑虑。”

方真笑一笑，道：“我忙的很，无暇和三位清谈，三位有话尽避对璇玑姑娘说吧！”

口中说话，人已转身向外行去。

水长流望着方真的背影，轻轻吁一口气，道：“好潇洒的年轻人。”

余长贵道：“如非他救了咱们三人之命，遇上这样的年轻人，老夫会觉得他太狂了一些。”

庄璇玑道：“现在呢？”

余长贵道：“施恩不求一谢，只能说他潇洒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有一点，我可以代他证实的，他是真忙，并非是信口开河。”

水长流道：“方少兄忙的连容我们拜谢一下的时间也没有么？”

庄璇玑道：“如若晚进不说明白，只怕会引起三位心中的不安，他正监造铁人。”

水长流道：“铁人？”

庄璇玑道：“对！铁铸的人。”

水长流道：“监造铁人作甚？”

庄璇玑道：“活人冢高手如云，咱们人力不多，只有用铁人拒敌了。”

水长流道：“用铁人拒挡武林高手？”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不错，昔日诸葛武侯，制出木牛流马，能够运补兵械、军粮……”

水长流呆了一呆，接道：“怎么？难道那铁人也是活的么？”

庄璇玑道：“如若那些铁人，不会动，自然地不用制造了。”

水长流沉吟了一阵，道：“这么说来，这位方老弟，当真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了。”

庄璇玑笑道：“他是个天才，但却不太懂世俗礼仪，如有得罪三位的地方，还望三位多多原谅。”

水长流道：“闻道有先后，达者为师，方少兄虽然年轻，但他却能解决了困扰我们三兄弟数月之久的问题，而且，还保留下来了我们三条老命。”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也该休息一下了。”

水长流点点头，道：“庄姑娘，撇开令师关系不谈，就凭方少兄，救了我们三条老命，我们也应该留下来，给我们两天时间，姑娘要如何分派我们工作，届时就不用客气了。”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只管休息，活人冢刚刚退走，我想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不会来。”

水长流吁一口气，道：“老夫听到的消息，和姑娘的推断，有些不同。”

庄璇玑道：“老前辈听到了什么？”

水长流道：“银龙受伤而退，已激起了他的怒火，准备要血洗璇玑堡了！”

庄璇玑道：“有这等事？”

水长流道：“事实上，璇玑堡第一次抗拒活人冢攻势之后，盛名已传江湖了……”

庄璇玑叹息一声，接道：“难道，江湖上真已没有一点正义了，我们以一堡之力，抗拒如此庞大的组合，江湖上，就不见有人赶来助拳。”

水长流笑一笑，道：“姑娘，也许还不太清楚，有不少赴义而来的江湖豪侠之士，但他们不能接近璇玑堡！”

庄璇玑道：“为什么？”

水长流道：“十里之外，所有的进入璇玑堡的路口，都被他们封闭了。”

庄璇玑道：“这件事，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水长流道：“他们行动很隐密，而且，化装成各种不同的身份，满布四周，凡是接近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暗算。”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又怎么进来的呢？”

水长流道：“姑娘别忘了，我们一度为他们所用，再说，老夫们下了决心要来，能够阻止我们的人，江湖上也不会太多。”

庄璇玑道：“三位到此之时，可曾遇上什么阻力。”

水长流道：“有！不过，他们只是冷眼监视，并没有正式出面阻止老夫。”

庄璇玑道：“老前辈的看法，活人冢再攻璇玑堡，含在几时发生？”

水长流道：“我想，就在三五天内。”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我们要赶快准备应变了。”

水长流道：“不错，姑娘最好要赶快应变。”

庄璇玑道：“好！事机如此迫促，三位也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水长流道：“不错，我们该好好的休息一下，希望最短时间之内，能完全恢复，我们既然来了，希望能对姑娘有些帮助。”

庄璇玑道：“好！我这就带三位去住宿之处看看。”

水长流道：“姑娘，璇玑堡看来很具有防守气势，但老夫觉看人手太少了一些。”

庄璇玑道：“是的，璇玑堡在活人冢第一次的突袭中，伤亡很大，余下的堡丁，已经不够分配了。”

水长流道：“不能再招募一些么？”

庄璇玑道：“一般的村夫、庄丁，如何能和江湖上高手相抗，璇玑堡目下最大的缺点，就是连警戒敌人的人手都不够，晚进曾经希望过各地一些正义豪杰，赶来相助，但却又遭了活人冢的封锁。”

水长流道：“姑娘，璇玑堡目下有多少可用之人？”

庄璇玑道：“真正的可用之人，说起来，十分不足，晚进训练了六个奴婢，但她们都用于后宅的防卫，除了六婢之外，还不足十个人称得高手。”

水长流道：“一般堡丁呢？”

庄璇玑道：“还不到四十个人，这一次，又百十几个伤亡，真还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二十几个人了，不过，这些，也只能施用弩箭，无法出手拒敌。”

水长流道：“这些人，连打扫璇玑堡这个地方也嫌少，如何能用于防守？”

庄璇玑道：“不错，璇玑堡的防守、警戒，都仰仗一些机关布置。”

水长流道：“现在，可以把老夫等三人，也列入调度了，等我们养息两天之后，再帮姑娘铸思一个召集人手的办法。”

庄璇玑召来了奴婢，带三人离开大厅。

武林三仙的赶来相助，增强了璇玑堡不少的实力，但也替庄璇玑带来



了很大的震惊。

活人冢真要决心血洗璇玑堡时，以璇玑堡这点实力，很难抗拒。

如若这消息正确，自己就犯下一但很大的错误。

因为，她一直推断，活人冢会再忍耐下去，至少，她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活人冢如若在三五天内发动，庄璇玑就有着措手不及之感。

但水长流这样身分的人，如没有几分把握，绝不会故作惊人之言。

她思维缜密，挟绝才慧，学得奇算之学，断专、推理，向少有错，但这一次，却错得如此利害。

难道活人冢内，也有精于奇算的非常的人物不成？

证诸这些时日中，竟无一个江湖人来投奔，庄璇玑已觉着十分奇怪，由水长流的口中，庄璇玑才明白活人冢早有布置。

棋高一着的布置。

她想到的事情，活人冢竟然也早想到了，而且，布置的不露痕迹。

庄璇玑开始为未来的事情担忧。

沉思、默想中，不知过去了多少的时间，大厅中响起了步履之声。

抬头看去，只见方真缓步行了过来。

庄璇玑收敛一下心神，缓缓说道：“怎么有空了？”

方真道：“幸未辱命，大功已成，请姑娘去验看一下。”

庄璇玑道：“这么快？”

方真道：“日夜加工，抢了几天时间。”

庄璇玑道：“他们可以派上用场了？”

方真道：“大概还要两天时间，对他的外形，再稍作修饰就行了。”

庄璇玑道：“哦！”

方真道：“那些老先生呢？”

庄璇玑道：“他们要养息两天，想不到你还有如此精湛的医术。”

方真凝目沉思一阵，突然笑道：“他们休息两天最好。”

庄璇玑奇道：“这是什么意思？”

方真道：“他们休息，对咱们的帮助大些，璇玑，别尽问我，我要问你一件事。”

庄璇玑道：“问什么？”

方真道：“你刚才沉思、默想，竟不知我进入了厅中，那一定是想一件很重大的事了？是什么事？”

庄璇玑道：“我确实在想一件很重大的事，而且是很为难的事。”

方真道：“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庄璇玑道：“你工作繁忙，而且，正值紧要关头，不敢惊扰你，现在，你的工作完了，我要和你好好的商量一下了。”

方真沉吟了一阵，道：“是不是活人冢，有什么行动？”

庄璇玑点点头，道：“武林三仙带来的消息，活人冢近几天内，可能会对璇玑堡发动一场攻势。”

方真道：“璇玑，这件事，应该早在你意料之中了。”

庄璇玑道：“不！和我的推想有很大的距离。”

方真道：“你是怎么想的？”

庄璇玑道：“我想，他们不会很快的决定血洗璇玑堡。”

方真道：“现在呢？”

庄璇玑道：“武林三仙带来的消息，好像活人冢要全力对付我们。”

方真道：“银龙是一个关键人物。”

庄璇玑道：“方兄，银龙在活人冢内究竟是一个什么身份？”

方真道：“银龙只是一个称号，我对活人冢的事物，了解的不少，但我对他们的人，却是了解的有限……”

沉吟了一阵，接道：“我见过银龙的真正面目之后，也许可以多知道他一些。”

庄璇玑道：“他是以真正的面目来到了璇玑堡。”

方真道：“璇玑，他能穿一身银甲，掩遮住自己的身躯，为什么不能用一张人皮面具，掩遮住本来的面目呢？”

庄璇玑哦了一声道：“我还有个最大的失算，他们封锁了璇玑堡的四周，我竟然全不知道。”

方真点点头，道：“这件事，倒没有出我意料之外，所以，我一直要急着造出来十二铁人。”

庄璇玑忽然微微一笑，道：“你那十二铁人，真的能行走出手么？”

方真道：“它们自己不会和真的人一样灵活，就算世界上，第一流的巧手匠人，也造不出来，所以，运用铁人，还有很多技巧，我找你来，就要告诉你这些事情。”

庄璇玑道：“这件事很重要，要快些告诉我。”

方真微微一笑，道：“事虽有巧妙之处，但却十分简单，而且，这些铁人，也不能由你操纵。”

庄璇玑道：“你来操纵？”

方真摇摇头，道：“我更不行了。”

庄璇玑道：“那你就干脆自己说个明白吧！”

方真道：“这几天，我很累，我必须好好的休息一下。”

庄璇玑点点头道：“对！好好的睡一觉，不过，操纵铁人的办法，要传给我才行。”

方真道：“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你的从属。”

庄璇玑道：“每一个人都要学了？”

方真道：“对！每一个人都要学，最好把他们都召集来，我讲给他们听。”

庄璇玑道：“四大凶煞够了吧？”

方真道：“还有陈振东、郎四娘，最好再加上两个女婢帮忙。”

庄璇玑道：“这么多人，都会操纵十二铁人，岂不很容易使得机密外么？”

方真道：“方法很简单，地域有限制，但我如不说明白，他们就很难找出这个办法来。”

庄璇玑召集了马鹏等人。

方真很仔细的讲解了操纵铁人的办法。

十二铁人，有一定的活动装置，以大厅为中，可以遍及庭院。

方真也讲解了这些铁人的妙用。

只听得四大凶煞等，个个目瞪口呆。

庄璇玑点点头，道：“如若这十二铁人的范围再扩大一些……”

方真接道：“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事情，只不过图要修正一下，滑轮，

和体内的弹簧，再精密一些。”

方真笑一笑，道：“希望活人冢多给我一些时间，在璇玑堡多增加一些机关埋伏……”

语声一顿，接道：“我很累了，……”

一句话没有说完，双腿一软，突然向地下倒去。

他以文弱之躯，夜以继日的工作了很久，自然是撑不下去了。

他一直强提着精神，直到那操纵铁人之法传授出来之后，这一段心事暂完，精神一懈，人就无法再支持下去了。

郎四娘站的距离最近，一伸手把方真给接住了。

庄璇玑道：“帮他到地下的密室中去，让他好好睡一觉。”

这时，四大凶煞都已为方真的才华折服，望着闭目熟睡的方真，脸上是一片敬重之色。

郎四娘带走了方真。

马鹏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读万卷书，比习十年武，看来是高明多了。”

庄璇玑道：“他是属于那种特具才华的人物，不能以常情测度，……”

长长叹息一声，道：“这也是他的缺点。”

马鹏道：“是缺点，什么意思？”

庄璇玑道：“他太聪明了，聪明到视富贵如浮云的境界，很多事，他都有着很特殊的看法，如若他稍为笨一些，他现在，已是八府巡按的身份了，以这个人的才华，日后，可以入阁拜相。”

马鹏道：“姑娘说的是啊！这个人，为什么不能……”

不能怎么样，突然住口不言。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绝世聪明的天才人物，都不是庙堂中人。”

马鹏道：“姑娘高见。”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诸位，都记下了那铁人的运用之法了？”

马鹏道：“记下了。”

这时，郎四娘也回到了厅中。

庄璇玑道：“诸位，有一件事，我想先请诸位在心理上，有个准备。”

未待有人发问，庄璇玑已接着说道：“璇玑堡的四周，都已被敌人封锁，如若诸位希望有人援助咱们，只怕那会使诸位十分的失望了。”

马鹏微微一笑，道：“姑娘，武林三仙，大驾光临，用心何在？”

庄璇玑道：“武林三仙，是唯一援助咱们的人。”

马鹏道：“够了，这三个人，如若真的肯出手帮助咱们，我想，至少，可以抵得三十位武林中一流高手驰援。”

庄璇玑笑一笑，道：“多三位老人家，对咱们也许会有一些帮助，不过，要凭咱们这些实力，去硬拚活人冢，只怕，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语声一顿，接道：“我很高兴，在这几场搏杀之中，我们都没有很大的伤亡，我旧话重提，希望诸位能够珍惜自己的性命。”

马鹏哈哈一笑，道：“姑娘，属下觉着，我们已经很小心了，如若姑娘再这样下去，那岂不是把我们教的全无胆气了。”

庄璇玑笑道：“我要诸位珍惜的用心，是不希望诸位涉险，但也并非要诸位变的很胆小，自然，遇上了必要不借以死决战的场面，小妹一定在场奉陪。”

这几句话，很机巧，也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关切。

在场之人，都听得十分感动。

这时，突闻一阵警讯，传了过来。

马鹏道：“我去瞧瞧。”

飞身向外奔去。

四大凶煞自练成了一种合搏之术，不但消除了相互之间的隔阂，而且，还培养出了几人之间的感情。

四人的心灵，已有甘苦相共，生死一体的感觉。

但四个人，谁也没有说出来，只是四个人，都有着这稀靶觉罢了。

所以，马鹏奔出之后，王杰、高空、柳媚全数跟了过去。

望着四个人的背影，庄璇玑脸上泛现出微微的笑意。

对四大凶煞的训练，她有完美、成功的感受。

四大凶煞去势快，回来的也快。

而且，带着三个人进入了大厅。

是虎、蛇、鼠三公子。

虎公子伤了左臂，齐肘断去，伤处还包着白绢。

蛇公子脸上多了一条疤痕，血色的疤痕，这一刀，显然，也是伤了不久。

鼠公子，还是完好无缺，至少，表面上看不出他受到伤害。

蛇公子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咱们本来，早该晋见姑娘的，只因虎老二断臂伤势未愈，生恐途中，再遇上了敌踪，所以，没有及时赶来。”

庄璇玑道：“现在好一些么？”

虎公子道：“多谢姑娘关注，伤势虽未痊愈，但痛疼已消，已经可以和人对敌了。”

马鹏道：“这四周，都已被活人冢的人所封锁，三位如何进入璇玑堡的？”

虎公子道：“我们就在左近，正北方向，距离璇玑堡，不过五六里路。”

庄璇玑道：“正北方五六里之内，没有人家，三位如何藏身呢？”

鼠公子道：“咱们藏在一处坟墓之内。”

庄璇玑点点头。

马鹏道：“虎兄，五六里内，有没有活人冢的人。”

虎公子道：“表面上没有，不过，骨子里，却是十分严密，一般的往来的商旅，倒是可以照常通行，但骨子里，却是防守的十分严密。”

马鹏道：“如何一个守法。”

虎公子道：“常见一些形似商旅的人，在一处要道口上，停下休息，直到了日落西山才离去，那显然不是一般的行商了。”

高空道：“很恶毒的手段，他们化装成行旅在途中走动，表面上，瞧不出什么关防森严，骨子里，却是严密无比。”

虎公子道：“我们躲在那座大坟墓中，向外探视，看的十分清楚。”

高空道：“你们没有被人发觉么？”

虎公子道：“没有，这几日中，我们已查清楚了他们的巡逻时间，我们就是在他们空隙中，离开了古墓，行入了璇玑堡。”

庄璇玑道：“不论多么完美的计画，都难免有所缺失，好的是，我们有些行动，早了一些，否则，只怕璇玑堡中的隐密，也会被他们查出来了。”

她没有说明白什么事，但璇玑堡中人，都知庄璇玑指的是，召请那一批铁匠巧手。

活人冢封锁璇玑堡的计画，虽然完美，但他们动手的晚了一些。

虎公子道：“璇玑姑娘，活人冢似乎又增援了很多的人手，看样子，他们对璇玑堡，似是已存下了必得之心。”

庄璇玑点点头。

虎公子道：“我们发觉了这个情形，所以，特别的赶回来，一方面为姑娘效力，一方面是通报这个消息。”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璇玑堡王当需要人手，你们来的正好，你伤势还未痊愈，好好的休息一下，看样子，活人冢随时可能会对我们行动。”

虎公子道：“断臂之痛，已消退了不少，已经可以动手再战，要完全治好伤势，那就不是十天半月可以好的了。”

庄璇玑道：“璇玑堡中，有一位很精医道的人，让他看看你的伤势，至少，可以使你提早痊愈。”

虎公子道：“在下的伤势情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璇玑堡……”

突然住口不言。

庄璇玑道：“为什么不说了？”

虎公子道：“如若活人冢倾力来犯，坚守璇玑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庄璇玑道：“虎公子有何高见？”

虎公子道：“在下的意思是，希望姑娘能够带领人手，离开这里。”

马鹏道：“离开这里，到那里去呢？”

虎公子道：“暂时避开锐锋，日后，徐图应付了。”

庄璇玑道：“以活人冢的眼线之广，咱们到那里去都躲不过他们的追杀，何不留下来，和他们一决生死。”

蛇公子道：“姑娘，取胜的机会不大。”

王杰冷冷道：“咱们已经应付了活人冢两次攻势，还不是好好的活着，三位如是害怕，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蛇公子道：“如若咱们害怕，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王杰道：“蛇公子，咱们跟着璇玑姑娘，绝对不会出错，你只管放心好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王杰，不可对蛇公子如此无礼，如非他们出手帮忙，只怕，活人冢第一次攻势，就把璇玑堡踏成平地了。”

这位冷傲的杀手，已完全为庄璇玑所整服了，一欠身，道：“属下遵命。”

## 第二十章 舌战探虚实

蛇公子道：“在下也是一片好心，活人冢真要全力来犯，璇玑堡这点实力，实在很难抗拒，如若堡中一些重要人物，能够离开此地，咱们也许还有重振江湖道义的机会。”

庄璇玑道：“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不过，就目下情势分析，璇玑堡也许比别处，更安全一些。”

蛇公子道：“既然姑娘也有这种看法，在下也就无话可说了。”

庄璇玑道：“三位请下去休息一会吧！敌人随时可以攻来。”

虎公子等被带入下面休息。

两天平静过去。

这是很紧张的两天，武林三仙，都在休息，这三人见识博广，武功高强，对璇玑堡的实力影响很大。

庄璇玑表面上，虽然十分平静，但内心中，却希望活人冢能拖上两天再来。

幸好，庄璇玑担心的事，没有发生。

但璇玑堡的戒备，却一直没有松懈。

第三天，日出时分，活人冢终于来了。

马鹏发现敌人时，璇玑堡已被重重围起。

看人手，至少有两百以上，集中北、西两处堡门前面。

似乎是昨夜的人手，都已集齐，只不过，没有发动攻势。

马鹏倒是很沉着，查看过四面情势之后，才回到了大厅中报明内情。

庄璇玑请出了武林三仙。

这三位德高望重的武林名宿，经过了雨天的休息之后，人已经完全恢复。

马鹏说出了璇玑堡被围情形，水长流一直沉吟不语。

福星不说话，余长贵、南长命也一直不肯开口。

庄璇玑心中忖道：看来，他们已深得稳字一决，把这付千斤重担推到他们肩上的如意算盘，看来是不太容易。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三位老前辈，对此事有何看法？”

水长流道：“老夫只能说出自己的看法，但璇玑姑娘，你是璇玑堡的主脑，应该如何，还是要姑娘决定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成败存亡，晚进自然要一肩承担，但三位在江湖之上，德望具尊，经验丰博，希望三位能给晚进一点指引。”

水长流道：“指引倒不敢当，不过，老朽我倒有一得之愚，提供姑娘参酌。”

这时，四大凶煞，和虎、蛇、鼠三公子，都已布守宅院外面。

璇玑堡中，本来是花树茂密，但为了易于防守，庄璇玑已下令，砍伐去大部份的花树。

所以，站在宅院前后，可以看清楚围墙内任何景物。

庄璇玑已放弃了守护堡门的城墙，把人手集中在宅院前面。

因为，堡中的机关布置，大都在宅院附近，方真的十二铁人，活动的范围，也只限于在宅院之内。

为了这十二铁人的活动，庄璇玑已下令打通了很多的墙壁，而且，也拆掉了一部份布设的机关。

她了解璇玑堡中的人手太少，经不起分散使用。

回顾了水长流一眼，庄璇玑缓缓说道：“晚辈洗耳恭听。”

水长流道：“姑娘不肯防守堡门围墙，正像活人冢把人手集中在北、西两门一样，我们堡中的机关、埋伏，都在这宅院附近。”

庄璇玑道：“这只是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人手太少，他们不由东、南二门的用心何在呢？”

水长流道：“老朽的看法是，他们第一个目的，想把我们赶离此地，所以，留下了两条退路。”

庄璇玑道：“老前辈，觉着咱们该如何应付？”

水长流道：“我想，咱们既然已经放弃守护城堡，那就给他们个不理不睬，看他们作何打算？”

庄璇玑道：“他们会不会一拥而入，分由西北两面，登上城堡，由众多人手攻向宅院。”

水长流道：“不会，他们不是干军万马，有二百人，已经是很大的声势了，一拥而上，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庄璇玑接道：“目下，他们一直按兵不动，又是何用心呢？”

水长流道：“等人，我想，他们会先礼后兵。”

庄璇玑道：“老前辈是不是想要见见他们？”

水长流道：“老朽不愿喧宾夺主，这件事，还是由姑娘的好，老朽三人，最好是先不露面，但老朽三人，也愿听姑娘的调遣。”

庄璇玑道：“三位武功高强，使璇玑堡抗拒敌势的力量，增强很多，不过，更宝贵的是三位的经验、阅历，我们目前最大的困扰，是对活人冢的了解太少。”

水长流道：“老朽对活人冢的了解，也不太多，这方面，只怕会十分失望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连武林三仙也不知道活人冢的来历，只怕当今江湖之上，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真正身分了。”

水长流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说，他们有另外一种身分？”

庄璇玑道：“晚进正是这样的想法。我不相信，真的会有几个默默无闻的人，组成了这么一个活人冢。”

水长流点点头，道：“姑娘的看法，确有独到之处，这些事，老朽都未想到。”

庄璇玑道：“其实，这些事，也不是太难猜测到的事，第一，他们对江湖上的事，十分熟悉，这证明，他们在江湖上耳目十分聪敏，但活人冢的组合，在江湖上的活动，并不大多，如若有的活动，也是活人冢内高级的首级人物……”

这时，柳媚急急奔入了厅中，道：“姑娘，活人冢有人求见。”

庄璇玑道：“什么人？”

柳媚道：“他自称是奉命而来的特使。”

庄璇玑回顾了水长流一眼，道：“三位是不是要见见那位特使？”

水长流道：“不用了，我们在后面，看看能不能认出他的真正身分。”

庄璇玑道：“去请他进来。”

马鹏、高空，陪着那位特使行了进来。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青衫中年人，留着三绺长髯，神情很潇洒。

马鹏、高空，紧随那人两侧。

柳媚、王杰没有同来。

庄璇玑笑一笑，欠身说道：“阁下请坐。”

青衫人笑一笑，道：“是璇玑姑娘么？”

庄璇玑道：“正是晚进。”

青衫人道：“闻名久矣，有幸一晤。”

抱抱拳，缓缓坐了下去。

马鹏、高空，退守在庄璇玑身侧。

庄璇玑道：“晚进入江湖不久，闻名久矣的夸奖愧不敢当，不知道阁下大名怎么称呼？”

青衫人道：“在下姓闻名千里。”

庄璇玑道：“原来是闻二先生……”

闻千里接道：“姑娘听过在下的名字？”

庄璇玑道：“闻二先生是不是有一个外号，叫做舌灿莲花。”

闻千里笑一笑，道：“不错，不错。”

庄璇玑道：“听说先生的口才很好，能够舌灿莲花，使顽石点头。”

闻千里笑一笑，道：“好说，好说，这是江湖上的传说，不足以凭信。”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顽石终归是顽石，岂能真的点头呢，这不过形容先生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罢了。”

闻千里道：“听姑娘一言，在下顿有着前途困难重重的感觉。”

庄璇玑道：“先生既来之，则安之，有什么话，尽避请说吧。”

闻千里道：“以姑娘之才，想必早已经知道在下来此的用心了？”

庄璇玑道：“就算晚进知晓闻二先生的来意，但二先生总不会一语不发的就离开吧！”

闻千里道：“姑娘说的是，在下来此的用心，是希望说动姑娘，免去一场杀劫，挽救数十位大好生灵。”

庄璇玑道：“果然是说词动人，但不知有什么条件没有？”

闻千里道：“事实，敝上仰慕姑娘，希望姑娘能到活人冢内一行。”

庄璇玑道：“闻二先生也许还不知道，晚进刚刚从活人冢回来不久。”

闻千里道：“敝上未能好好的接待姑娘，为此抱憾很深，姑娘如若再度驾临，必将盛大款待。”

庄璇玑道：“那里布置很精奇，只可惜，不是留恋之地，没有去过的人，实在应0猛攻，只怕璇玑堡早入我手。”

庄璇玑道：“这一次，你准备比上次强过百倍，你可以试试，是否攻下璇玑堡。”

金蛟冷笑一声，道：“银龙，我看，咱们谈不下去了，我们应该动手了。”

银龙道：“金兄，动手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我们要用尽各种办法，希望能说服璇玑姑娘。”

庄璇玑道：“银龙，我一向相信，聪明人会作一种聪明的选择，但现在……”

银龙接道：“你说服了活人冢不少人，敝主人，也很佩服你的说服力，他给了你很多机会……”

庄璇玑道：“哦！”

银龙笑一笑，道：“也许你见识到了活人冢很强大的实力，现在，该是你有个决定的时候了。”

庄璇玑道：“银龙，我早已经决定，抗拒你们的攻袭。”

银龙轻轻吁一口气，道：“就凭你这璇玑堡的实力？”

庄璇玑道：“别太低估了璇玑堡，须知我敢和你们对抗，绝不是全无实力，银龙，轻估璇玑堡你又会锻羽而归。”

银龙道：“多谢指教，本来是一种表演的讨教，现在，在下觉得应该改



变一下了。”

庄璇玑道：“哦！如何改变呢？”

银龙道：“改变的办法就是要把这三大金刚的表演性，改变成正式的挑战。”

庄璇玑道：“哦！向什么人挑战？”

银龙道：“四大凶煞，三金刚力斗四大凶煞，生死由命，咱们双方，都不许出手干预。”

庄璇玑道：“应不应战，是他们四个人的事，由他们决定，我从来不愿勉强我的朋友作什么。”

银龙道：“他们是你的朋友？”

庄璇玑道：“不错啊！”

银龙道：“哼哼，姑娘这话未免说的太客气了，他们明明是你的属下。”

庄璇玑道：“我从没有这样想过，他们是我的朋友，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奋斗，各尽所能，就是这样罢了。”

银龙哈哈一笑，道：“姑娘的词意、口气，充满着温婉，这些人，怎会不为你效忠呢？”

庄璇玑道：“银龙，告诉你，我这不是手段，而是真诚，手段，只能欺人于一时，不能使人长期信服。”

银龙道：“璇玑姑娘，咱们不谈这个了。马鹏，璇玑姑娘要你们自己决定，不知道你们四大凶煞敢不敢受三大金刚的挑战？”

马鹏道：“就算他们真是三尊金刚，四大凶煞也不会害怕。”

银龙道：“好啊，那就试试看吧？”

马鹏冷笑一声，道：“问问他们三位，是单打独斗呢？还是大家展开一场混战？”

银龙道：“客随主便，三个金刚，绝对不会对四位示弱。”

马鹏冷笑一声，道：“好！在下先来领教。”

高空突然抢先一步，道：“马老大，且慢出手，这一阵让给小弟。”

马鹏道：“哦！为什么？”

高空道：“笨鸟先飞，打旗的先上，小弟不成了，你再接手。”

王杰道：“说的也是，你是咱们四个的头儿，总不能和高空抢吧？”

庄璇玑目光一掠四大凶煞，道：“比武功，不用拚命，胜败是兵家常事，你们不可意气用事。”

高空微微一笑，道：“姑娘放心，咱们人少，任重，非必要不可轻易牺牲。”缓步向前行去。

大力金刚韩超哈哈一笑，快步迎了上来，道：“韩某人领教。”

高空面对着高过他一个头的强敌，神情仍然十分镇静，淡淡一笑，道：“韩兄腰大十围，一望即知，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人物。”

纬超道：“如若只是一把笨气力，也伤不了人……”

目光凝注在高空的身上，接道：“你号称妙手，想必在手法上，有着很再明的成就。”

再空道：“不敢当。”

韩超笑道：“自从咱们三兄弟退隐之后，你们四大凶煞在江湖上如日中天，今日在下倒要领教一二，是否名符其实。”

高空道：“三位如若是真的退隐到名山大川之中，不但我们四大凶煞，

江湖上，这一行道中的人，都会把三位奉若神明，只可惜，三位不是退隐，而是投入了活人冢内。”

韩超英一笑，道：“你们四大凶煞，也不是投入了璇玑堡中么？”

高空道：“不错，只不过，咱们之间的理想，有着很大的不同。”

韩超道：“什么不同？”

高空道：“第一，我们是改邪归正，三位却是助纣为虐。”

韩超冷冷说道：“你的口齿很尖利，但不知道武功是否也一样高明。”

右手一扬，呼的一拳，直捣过去。

拳还未到，带起的一股拳风，已然到了前胸之上。

高空闯荡江湖，身经百战，会过不少高人，但像如此威猛的拳势，还是第一次遇上，不禁心头一震。

身躯急闪，避开了一拳之后，立刻还击一掌。

他号称妙手，除了偷窃之技，举世无双之外，掌指上的工夫，实也有过人之处。

攻势已经展开，只见掌指飞旋，一直在韩超的面前，和他一双手腕间脉穴上游走。

没有人认出那是一个什么掌法，有如蛛丝盘绕一般，完全封住了韩超的攻势。

韩超确有一份神力，但高空的掌指，像蛛网一样，一直不离他的双腕。

这就闹的韩超有些手忙脚乱，空有着一身神力，无法施用出来的感觉。

但见韩超肘撞、掌劈，再加上肩顶、指弹，才能勉强把高空的掌势封住。

看上去，高空占尽优势。

坦高空自己心中明白，这一战，打的很苦。

因为，一旦被韩超脱开身子，那种巨斧劈山一般的拳势，实在很难招架。

但高空一双妙手变化，却使得马鹏等大开了眼界。

只见他掌指翻转，如同缠腕之丝，附身之影，始终不离韩超两只手腕之上。

韩超很苦，被高空逼的两只手一直无法伸直，空有神力，无法用出。

这时，如若高空以手指取他的双目，韩超亦会甘愿被挖去双目，也要发发出裂碑、碎石的拳势。

但可惜高空一直封住了他的双腕，使他无法伸直手臂，发出拳势。

这是武林中从未有过的打法，金蛟、银龙，亦看的暗暗佩服。

如论这等封敌手法之妙，两人亦将自叹弗如。

表面上看去，高空占尽了优势，但高空心中之苦，亦只有自己明白。

他领教过韩超那威猛的拳势，如是让他移开手脚，发出拳势，绝非自己所能抗拒，所以，只有施展妙手缠斗，封住他的双腕，使他双臂难伸，无法出拳。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高空以灵巧的身法，快速掌指变化，尽量发挥所长，制敌机先。

可是这等打法，十分耗力，三十个照面之后，两人都脸色通红。

韩超是急的脸红。

高空却是累的脸红。

韩超吸气暴退，口中发出了连声怒吼。

高空如影随形，微微喘息。

韩超暴怒满腔，准备牺牲左手，让他点伤脉穴，以争取右手出拳的机会。

高空也在暗作打算，再斗上二十招，不用对方再闪避，自己攻不动了，必须十招之内，伤了对方，使他没有再战之能。

这时，银龙突然大声喝道：“住手。”

庄璇玑低声道：“快招呼高空回来。”

马鹏点点头，高声道：“超生擒。”

只听银龙低声说道：“他中了暗算。”

金蛟道：“看来，这璇玑堡中的古怪，也是不少。”

银龙点点头，回顾了身后两个银带人一眼，道：“去劈开大门，不要进去。”

两个银带人同时行动，长剑出鞘。

但劈那两房大门的不是长剑，而是一把金刀。

那是一把短小的金刀。

刀虽短小，但却锋利，金刀由门缝中插入，很快的斩断了木栓。

两个银带人配合的十分佳妙，左首银带人金刀入鞘，两个银带人同时飞起了一脚，蓬然一声，木门大开。

木门内庭院中，竟然不见一个人影。

也不见大力金刚韩超。

这时，夏涛也看到了庭院中的情形。

一提气，飘落在庭院中。

他可以看的更清楚了，大门后面，也不见一个人影。

两面的厢房很长，一直由大门内连到了正庭。

两个厢房，门窗紧闭。

夏涛忽然一探双手，取了一把宽面短刀。

他是人走江湖的人物，心中明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处境极是危险。

四个从人，飞落而下，而且，都亮出了兵刃，布成了一个方阵，面对着两面的厢房。

那里面随时可能有人冲出来，或是射出暗器。

幸好，金蛟、银龙，迅快的行了进来。

金蛟冷笑一声，道：“庄璇玑，大家既然照了面，似乎是用不着故弄玄虚，璇玑堡有什么手段，可以用出来了。”

庄璇玑的声音，传了过来，道：“金蛟、银龙你们听着，璇玑堡中的机关消息，都已开放，如若诸位不怕，何妨一试身手。”

金蛟冷冷说道：“别说一个小小的璇玑堡，就是龙潭、虎穴，咱们也要见识一下。”

庄璇玑道：“我已警告在先，诸位不肯相信，如遭凶危，休要怪我。”

银龙冷笑一声，道：“姑娘，在下已经领教过了，璇玑堡弹丸之地，如若真要和活人冢庞大的实力相抗，何疑以卵理石。”

庄璇玑冷冷说道：“我已再三奉劝，两位执迷不悟，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庄璇玑回答了三次话，但三次声音却来自不同的方位。

金蛟、银龙，相互望了一眼，心中忖道：好狡猾的丫头。

原来，两人想分辨庄璇玑的停身方位，直扑过去。

金蛟恼羞成怒，厉声说道：“夏濡，打开西厢房。”

夏涛应了一声，急行两步，飞起一脚，踢向西厢木门。

紧闭的木门，突然大开。

夏涛一脚踢空。

这一脚夏涛用力很猛，身不由主向前一栽。

弓弦声动，四支弩箭疾射而出。

就算夏涛身手矫捷，此时此景中，地无法避开那些弩箭，左右双手齐抄，另外两支弩箭却分射入两肩之上。

夏涛虽然早已运气护身，但两支弩箭距离很近，仍然深入了一寸多深。

他久走江湖，临危不乱，身中弩箭之后，立时向后暴退三尺。

两扇大开的木门，重又关上。

金蛟怨声喝道：“庄璇玑这等鬼计狡谋，无补大局，若让我动了真火，就烧了你们这座璇玑堡。”

这确实是庄璇玑担心的一件事。

璇玑堡中人，隐身在暗处，借机关埋伏之能，佐以暗箭攻袭，以普通身手，也可能造成敌人高手的伤亡，而且，庭院狭小，敌人纵有众多人手，地无法一拥而上，占尽了地利，担心的就是活人冢施展火攻。

庄璇玑虽然智慧超人，顾及周详，早已经有了准备，但如敌人四面加薪放火，这座四进水碧青砖紧连的坚固宅院，纵有巧妙的机关埋伏，也无法守得下去。

但庄璇玑并未被金蛟唬住。

正厅门户，突然大开，庄璇玑竟然缓步行了出来，肃立于厅前的台阶之上，缓缓说道：“金蛟、银龙，这座宅院，青砖里椽，对于投掷火把，火球的攻势，并不在乎……”

金蛟冷冷接道：“我可以在宅外四周集万担木柴，千桶桐油，烧它个三天三夜，就算你这座宅院，是铜打铁铸的，我也要把它溶成流汁，化作灰尘。”

庄璇玑道：“很恶毒的办法，不过，金蛟，你要有这些时间。”

金蛟道：“也许你璇玑姑娘，还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人手，这些话，并非恫吓，我们能在三天之内，把这些需要之物，运到此地，你如低估了活人冢的能力，将会后悔莫及。”

庄璇玑道：“金蛟，我不愿放手施为，只是不愿造成一场杀劫，让你们见识一下，璇玑堡的布置、埋伏，使你们知难而退，你们如执迷不悟，妄图火攻，那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

银龙低声道：“金蛟，咱们随来的高手众多，何不向她挑战？”

金蛟点点头笑道：“璇玑姑娘，我们最大的目的，是逼你放弃抗拒，和我们到活人冢去，那是统制江湖，发号施令的地方，不论付出多大的牺牲，死去多少高手，我们是在所不惜……”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两位如若不能把我带入活人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金蛟微微一笑，道：“姑娘，这不可能，活人冢出现江湖之后，从来没有过失败的纪录，我们带来的人手很多，有少林寺的高手，武当门下的剑客，我们用十个人，换姑娘一个属下，最后还会得到胜利。”

庄璇玑道：“我知道活人冢的人很多，你们可以不惜人命，但诸位的打算，却未必能行得通。”

金蛟道：“姑娘，看来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了？”

突然一挥手，道：“罗汉摘星。”

忽然间，衣袂飘风，三条人影，天马行空一般，掠过了金蛟、银龙的头顶，直向庄璇玑冲了过去。

这三人轻功卓绝，一掠之势，有四五丈远，落在了庄璇玑身前五六尺处。

三件大袖飘飘的袈裟，三个六旬以上的老僧，每一人手中，都执着一把戒刀。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三位高僧……”

## 第二十一章 凭三寸舌 高手归附

金蛟大声接道：“姑娘，我相信，大门到厅前这数丈距离之中，一定很多埋伏，可是他们却能飞渡这数丈距离。”

三僧戒刀平举，摆出了随时可以出手的姿势。庄璇玑识得，那是少林武功的“飞杆式”，三个人的功力，都已聚集到那把戒刀之上，一旦出手，必如风雷骤发，快速绝伦。

庄璇玑右足后移，右手微举，也提聚了全身功力戒备，口中却缓缓说道：“看三位摆出这架式，是正宗少林武学。”

三僧面色冷肃，默然不语。

金蛟道：“璇玑姑娘，他们是少林达摩院上座三僧，但他们不会回答你什么，姑娘纵然能舌灿莲花，也无法使他们铁石心动。”

庄璇玑冷冷说道：“金蛟、银龙，你们用什么手段控制了他们？”

金蛟冷冷说道：“我们有一百种方法，可以使人屈服，只不过，不愿对你施用罢了。”

庄璇玑忽然右手一拂，点出二指，人却一闪进入大厅，消失不见。

金蛟、银龙互望一眼，突然飞身而起，一掠数丈，落到了三僧身后。

银龙低声道：“咱们处处手下留情，她却一点也不感动，看来只有动手一战了。”

金蛟道：“不过是一座小小的宅院，难道她飞上天去不成，冲进去。”

三僧戒刀一收，竖立胸前，缓步向大厅中行去。

银龙低声道：“金兄，那大厅中的机关布置的很多，也很利害，不容易应付。”

金蛟道：“少林达摩院上座三僧，造诣高深，可算得武林中一流身手，……”

只听一阵刷刷急响，三僧突然间，消失不见。

原来，两人只顾谈话，没有向内瞧看，竟不知三僧如何消失的。

金蛟呆了一呆，道：“什么机关埋伏，怎么忽然间，三个人消失不见了？”

银龙道：“没有看到。”

金蛟道：“看来，这璇玑堡，果然是有点门道。”

银龙道：“庄璇玑和咱们抗拒。自然是不简单了。”

金蛟道：“咱们要不要进去瞧瞧？”

三僧突然失踪，使得原本充满着信心的金蛟，忽然间心生动摇。

银龙道：“咱们两个人，最好只进去一个，万一有什么变化，也好有一个人在外面接应，不致于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中。”

金蛟道：“好！我进去。”

银龙道：“金兄，不要太急躁，带两个人一齐去。”

金蛟点点头，高声道：“峨眉双剑。”

两个中年道士应声而出，快步向前奔了过来。

但闻一阵金风破空，两厢窗口间，射出来一排弩箭。

两面弩箭交互急射，箭势劲急。

但两道士忽然拔出了背上的长剑，一个交错，左右换了方位，两支剑也同时闪了一片冷电寒芒。

但闻一阵波波轻响，两排密如飞蝗的弩箭，竟被那密如幕的剑光，把弩箭纷纷击落。

好快的剑法。

两个道人不但剑气纵横，拨打两厢的弩箭，而且还不时的向前移动身躯。

两侧弩箭手未见过这样的剑法，在如此接近距离，如此强劲的箭势之下，竟然无法阻止对方的前进。

忽然间，台阶前面的地板，向下陷落，两个道人，身不由己的向下坠落。

这时，两厢的急箭，已经停了下来，因为，两个道人已到两厢的尽处。

峨眉双剑，果然不凡，就在身子向下沉落时，突然伸出了手中的长剑，长剑平搭在台阶之上，借长剑的弹力，忽然间又向上升了起来直飞起一丈多高，身子轻飘飘的落在了台阶之上。

金蛟点点头，道：“很好，你们跟我进入厅中。”

隐身在两侧厢房的四大凶煞，目睹那等精奇的剑法，只看的暗暗震惊，峨眉剑派，在江湖久负盛名，精奇博大，确确实至名归，四大凶煞口中虽未赞扬，但都自叹弗如。

金蛟示意峨眉双剑分随左右，举步跨入了大厅之中。

他为人狂傲，但却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

步入厅门一步，立刻停了下来，暗中提气，准备应变，目光转动，四下打量。

大厅中的陈设不多，看不出什么可疑之处。

少林寺上座三僧，有如投入在大海中的砂石一般，看不出一点痕迹。

庄璇玑也不在大厅之中。

宽敞的大厅，一片沉寂。

回顾了峨眉袭剑一眼，金蛟缓缓说道：“你们听命行动。”

峨眉双剑点点头。

金蛟又向前行了两步，高声说道：“庄璇玑。在下进入厅中了。”

但闻回音盈耳，不闻庄璇玑回答之言。

金蛟哈哈一笑道：“庄璇玑，少林上座三僧，现在何处，是否被你杀了？”

这一次，听到庄璇玑的回答了，声音很冷的说道：“这里不嗜杀，他们都活的很好，但愿他们能佛光返照，反璞归真，不再受活人冢的控制。”

金蛟道：“你白费心机。”

口中说话，一面戒备前行，心中忖思：除非三僧踏中活动陷板，跌入了地下，不可能忽然间消失不见，以三僧武功之高，就算遇到最强的高手，也可打上几招。

大出了金蛟的意料之外，人已行人敞厅中间，仍不见有什么奇异的变化。

忽然间，蓬然大震，一道铁匣落了下来，堵死了厅门。

整座大厅中，也忽然间黑了下來。

金蛟右手向腰中一探，右手忽然间变了一个金手。

峨嵋双剑手中的长剑，也划起了一道银虹似的剑光，护在了胸前。

大厅一角处，突然间冲出一人，以极快的速度，奔向金蛟。

金蛟的双目，还无法这应突然而来的黑暗，看不清楚来人的形貌，只觉一个人影，疾扑而到，冷哼一声，右手劈了出去。

只听锵然一声，金蛟竟然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

他手上带了金手套，加上雄厚的内力，这一掌，少说点，也有五百斤气力，但对方竟然一拳接了下来，不禁心头一震，忖道：璇玑堡果然有高明人物，这人似乎已练成了金刚不壤之身。

“峨嵋双剑”是峨嵋派中，近年内最杰出的两个俗家弟子，左首是追风剑田玉，右首是闪电剑王雷，两人合称峨嵋双剑，又号闪电、追风。

田玉忽然间削出一剑，快如追风的一剑。

那黑影的动作虽然快速，但被这一剑削中。

但那黑影理也不理，仍然闪电而出。

田玉手中的长剑，虽然未被震开，但他自己却感觉到手腕震的一麻，心中亦是暗暗震惊。

金蛟回顾了田玉一眼，道：“刺中了？”

田玉道：“他内功精深，身坚如铁，削它不动。”

谈话之间，突然有三条人影，疾如流星一般，直冲过来。

金蛟虽然凶悍，但也没有见过这种打法，这些人手中不执兵刃，但却像一块滚木一样，便行冲了过来。

金蛟大喝一声：“闪开！”身躯闪动，右手击向来人腕穴。

田玉、王雷，忽然一伏身子，剑势伏击，横里削去。

只听一阵锵锵之声，田玉、王雷，各削中对手三剑。

来人虽中三剑，但却若无其事，仍然挥拳击来。

金蛟也和敌人对了一掌。

一招交接，立刻感觉到不对，他是掌，敌人是拳，那一拳，就像是金石一般坚硬。

金蛟被震的左臂发麻。

但来人攻出几招之后，突然转了一个弯，退了回去。

金蛟、田玉、王雷，无法阻此来人的攻势，只好向一侧让去。

厅中太黑暗，无法看清楚来人的面目、神情，但金蛟却瞧出来了一样

很不寻常的事情，那就是这三个人，来去似是有一定的路线。

心中怀疑，立刻大声叫道：“庄璇玑，他们是什么人？”

庄璇玑道：“铁人，不畏刀剑的铁人。”

不错，是铁人，方真制造的铁人。

心中有着三分怀疑的说道：“铁人，是机关控制的铁人？”

庄璇玑不再理会金蛟，却高声说道：“田玉、王雷，你们峨嵋双剑，可是出自正大门户，心中该有是非之分，为什么甘愿为活人冢效命。”

田玉、王雷默不作声。

庄璇玑接道：“既往不究，回头是岸，你们现在如若肯回头，还来得及。”

金蛟道：“庄姑娘想挑拨他们，只怕白费心机了。”

庄璇玑道：“也许他们不会相信，不过，我一定要说给他们听听。”

金蛟冷笑一声，道：“璇玑姑娘如是不相信，那就不妨试试。”

庄璇玑道：“我正在试，只要你让我跟他们说上三句话……”

金蛟接道：“好！就让你说三句话，其实，就是你说上三十句，也是没有用。”

庄璇玑道：“好！我只说三句话，不过，咱们先要说清楚，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许从中打搅。”

金蛟道：“好！”

庄璇玑道：“其实，你们已陷入了重重的机关之中，我可以杀了你们，单是死亡的危险，已经可以使你们屈服了。”

金蛟道：“你太低估活人冢，活人冢专门研究人性的缺点，我们自信对人有着绝对的控制，我相信他们不敢背弃活人冢。”

庄璇玑道：“试试看吧，人有人性，有些不是人可以控制的……”

突然提高了声音，接道：“田大侠、王大侠，我只有三句话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听清楚，也能用心想一想！”

田玉、王雷，仍未回答。

庄璇玑道：“两位出身正大门户，为什么要助纣为虐，生死等闲事，两位怎不想死去后留下些什么？”

金蛟哈哈一笑，道：“说完了吗？璇玑姑娘。”

庄璇玑道：“说完了。”

金蛟道：“说服了他们？”

庄璇玑道：“我只是在尽心力罢了。”

金蛟道：“我说过，姑娘是白费心机。”

田玉突然开了口，道：“金蛟，你错了。”

金蛟呆了一呆，道：“怎么样？”

田玉道：“姑娘说服了我。”

王雷道：“我也是。”

金蛟叹息一声，道：“你们真的变了，胆子大了不少。”

田玉冷冷说道：“金蛟，老实说，在下一直没有被你们说服，我的意识中潜在着强烈的反抗。”

金蛟道：“但你过去一直表现的很温顺。”

田玉道：“我在等待，想找一个最好反抗机会，忍辱三年，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个机会。”

金蛟道：“今天？”



田玉道：“现在，你压迫了我田某三年，可以算算这笔账。”

金蛟道：“田玉，你可知道背叛活人冢的后果吗？”

田王道：“知道，不过，我不会再给你们这个机会，我承认，那伤势发作的痛苦，的确是人无法忍受，就算是百炼精钢，也会被化成绕指柔，那是超出一个可能忍受的极限……”

金蛟接道：“你准备再试验一次。”

田玉摇摇头。

金蛟道：“只要你不死，你就无法逃避这个惩罚。”

田玉道：“杀了你之后，我会横剑自绝。”

金蛟道：“问题是，你能杀了我么？”

田玉道：“我会尽力，我知道你这身衣服，可避刀剑，但你还有很多露在外的地方，我可以刺你的咽喉。”

金蛟道：“你未必是我手中十回合之敌，还妄想杀我……”

王雷接道：“你又犯了一个错误，为什么不把我也算上。”

金蛟道：“两人合攻。”

王雷道：“峨嵋双剑，加在一起的威力，不只是加一倍。”

金蛟道：“庄璇玑的说服之力，果然是十分强大，倒是出了在下的意外。”

田玉右手一抬，长剑出鞘，刷的一声，刺了过去，寒芒一闪，直刺咽喉。

金蛟心头震动，但他仍然保持了外表的镇静，右手一挥，金手挡开了那迅快的一剑，冷冷说道：“田玉，你真要背叛活人冢？”

田玉道：“不错，我已经给了你肯定答覆。”

长剑一震，连攻三剑，三剑连成了一剑。

这快速的三剑，对金蛟的威胁并不大，只见他右手连挥，挡开三剑。

王雷的剑势发出了，快如星火，一口气连攻七剑。

金蛟一面封挡，一面喝道：“你们当真是想活了？”

王雷哈哈一笑，道：“金蛟，在我们死去之前，先宰了你这个龟儿子。”

他心中一急，连乡音也说了出来。

口中说话，手中长剑，展开了连环的猛攻。

田玉的长剑，开始配合着王雷出手了。

峨嵋袭剑合璧的威势，何止增强了一倍。

金蛟已感觉到无法再用言语可以威胁两人了。

事实上，峨嵋双剑连环的攻势，也凶厉无匹，金蛟忙于应付两人的猛烈攻势，几乎已无暇再说话了。

金蛟武功确有过人之处，独自应付峨嵋双剑的猛攻百招以上，仍然是有守有攻的局面。

庄璇玑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道：“田兄、王兄，两位剑上造诣高深，足可和金蛟一战。”

金蛟冷冷接道：“庄璇玑，他今夜子时，就到了毒发之期，不服用药物，会百经爆裂而死，那时间，你们会看到了他们两人的痛苦，你是在害他们。”

说话之间，心神微分，被田玉刺中了一剑。

这一剑刺在右臂之上，但却未能伤得金蛟。

敢情他这衣服，果真可避刀剑。

庄璇玑道：“亮灯，我要看看金蛟、银龙，究竟有什么过人的本领。”

大厅中亮起了两盏垂苏宫灯。

虽只有两盏灯，但已经够了。

灯光之下，峨嵋双剑的攻势也更为凌厉了。

庄璇玑从灯光下出来。

她已换了一身黑衣，神情间一片严肃。

她果然看的很用心，留心到金蛟每一招的变化。

三人又恶斗了五十回合，庄璇玑才高声叫道：“可以住手了。”

峨嵋双剑疾刺出两剑之后，突然向后退开五尺。

金蛟也未再出手。

数十回合搏战之后，他已经明白了，想击败峨嵋双剑，已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如非这一身特殊的金衣，可避刀剑，使自己少了很多顾虑，不然，很可能，早已伤在了对方的剑下。

但最使金蛟伤心的，是他的权威破产，活人冢的人，有者绝对服从的特性，职高一等，有如泰山压顶，金蛟在活人冢内，有着相当的地位，平日颐指气使，令谕森严，活人冢内的人，都对他畏惧万分，但峨嵋双剑，不但不听令谕，而且，竟敢和他动手相博，而且，这一战还打了个未分胜败，对他尊严上的伤害，尤过武功上的挫辱。

但这个人，倒也有过人之处，心中虽然已狂怒填胸，但却能暂压怒火，忍了下去，笑一笑，道：“姑娘有何指教？”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事实上已证明，你和银龙，都不是超人，如非你身上的衣服可避刀剑，只怕早已伤在峨嵋双剑手中。”

金蛟道：“那是你姑娘的看法，事实上，在下还未全力施展，我了解自己的处境，这是一场长期的搏斗，我杀死了峨嵋双剑，和杀死别的人，并无不同。”

庄璇玑道：“你不能杀任何人，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峨嵋双剑只要微现现象，我立刻会派人接替他们下来。”

金蛟道：“璇玑堡能和在下一战之人，除了金冠人方奇之外，在下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了？”

庄璇玑道：“金蛟，口出狂言，色厉内荏，对你并无好处，峨嵋双剑弃暗投明，难道还不是一个教训，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不过，他们被活人冢用药或恶毒的手法控制，一时间，不敢反抗，但这种积忿越来越深，只要觉着有一点反抗机会，就会挺身而出，纵然同归于尽，亦是在所不惜。”

金蛟冷笑一声，道：“危言耸听。”

庄璇玑道：“是不是危言耸听，阁下心中明白，活人冢这个组合，已在武林中造成了很大的劫难，总该有一个人，要挺身而出……”

金蛟接道：“那挺身而出的人，就是你璇玑姑娘了。”

庄璇玑道：“还有峨嵋双剑，和很多不甘身受迫害的武林同道，你在活人冢内，也许有着很高的身分、地位，但你也不过是一个被人利用的过河卒子罢了，目下的荣耀，只不过是要你替他卖命的手段，一旦武林统一，那就鸟尽杯藏，兔死狗烹，这个下场，我想你心中也该有个数了。”

金蛟道：“江湖如此辽阔，就算活人冢统制了江湖，也需要很多人手，很多人帮忙，论功行赏，在下也该有一个相当的位置了。”

庄璇玑道：“金蛟，你一直在妄想此事，不分是非，不论黑白，权势迷

了你的心窍，看来，你已是无可救药了。”

金蛟冷冷说道：“庄璇玑，你认为，你真的是救他们么，你是在害他们，当今之世，除了活人冢之外，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他们，今夜子时，他们的伤势就要发作，那时，你会看到他们哀伤呼号而死，却束手无策，你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地方，就是杀了他们，使他们少受一点活罪。”

庄璇玑道：“哦！金蛟，你想到没有，他们没有死去之前，可能会先见到你死。”

金蛟道：“哦！泵娘一定能杀了我么？”

庄璇玑道：“你可是个不相信？”

金蛟道：“相信与否，似乎是已经不太重要了，反正，免不了放手一战。”

庄璇玑回顾了峨嵋双剑一眼，道：“两位，小妹想请教一事？”

田玉道：“不敢当，姑娘有什么事，但请吩咐。”

庄璇玑道：“这金蛟平时的为人如何？”

田王道：“趾高气扬，一付唯吾独尊的气势。”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我是说他对人如何？”

王雷道：“凶残霸道。”

庄璇玑道：“那他该死了。”

王雷道：“死有余辜。”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金蛟，我就算放你一条生路，也是有着不能了。”

金蛟突然一侧身子，直向庄璇玑扑了过去，道：“那倒未必，只要在制服璇玑姑娘，还有一线生机。”

口中说话，右手却已点出了五指，左手拍出了三掌。

庄璇玑原地未动，右手纤纤玉指，连续弹出五次，逼开了金蛟八招。

峨嵋双剑大喝一声，分由左右，攻了过去。

寒芒闪动，各自刺出五剑。

剑出如幕，逼住了金蛟难越雷池一步。

庄璇玑道：“不用两位费心。”

忽然间，指出如电，一连七指。

凌厉的指风，逼的金蛟一连向后退六步。

庄璇玑表现了卓绝的武功，不但使金蛟暗暗惊服，就算峨嵋双剑，心中也震惊不已。

七指之后，庄璇玑不但未趁机攻上，反而也向后退三步。

但见四条人影，疾如流星一般，冲向金蛟。

金蛟早生警觉，眼看那四个冲过来的黑影，完全有一股悍不畏死的样子，心头不禁一震，暗暗忖道：难道这些人真的是铁铸、铜浇的人？

就在这心念一动之间，四条人影已然疾冲而至。

金蛟突然一吸气，身子拔空而起。

他早有盘算，看四个人影冲来的迅快之势，如若自己突然闪开，希望这四个人自行撞在一起，那知上面有机关，一个大网，直落下来。

像飞蛾投火一般，金蛟自己向网里撞去。整个的人，被大网兜住。

分由四个方位，向金蛟冲过去的四个黑影，竟然交错而过。

方真设计的机关，当真是精妙绝伦。

灯火亮了起来，可以看到金蛟被一只大网兜着，吊在大厅中。

这只网是银县和发丝合织而成，十分坚牢，纵然是刀剑，也很难斩断。

但金蛟手上的金色掌指，却十分尖利，掌指过处，很多网丝，竟被划断。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别动了，你如仍不肯束手就缚，那就别怪我把火烧你个骨无存。”

金蛟是武林中罕见的高手，但他却怕死。

他杀了很多人，所以，他明白一个人只能死一次。

他不想死，因此，也不敢再反抗了。

他身着金衣，质料特殊，可避暗器、刀剑，但却不能避火。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金蛟，你心中应该明白，一个人，只有一条命，总是难免一死，但有些死，能留给后人无限怀念，你如执迷不悟，我立刻可以杀了你。”

田玉道：“此人统率我们之时，极为刻薄、冷酷，我在死去之前，希望能把他杀了，替一些武林同道报仇。”

吊网突然落了下来。

田玉的剑，立刻透网而入，剑尖指在金蛟的咽喉之上。

金蛟大声说道：“不要杀我。”

庄璇玑道：“你很怕死！”

金蛟道：“这死法，在下觉着不公平。”

田玉道：“活人冢几时用过公平的手段对待人？”

庄璇玑接道：“金蛟，你觉着怎样才算公平？”

金蛟道：“自然是大家凭真实的武功，分出胜负。”

庄璇玑道：“你如败了呢？”

金蛟道：“任凭处置，心服口服，但我如胜了呢？”

庄璇玑道：“放你离开。”

金蛟道：“你是一堡之主，说话不能不算。”

庄璇玑道：“你放心，你在活人冢虽然是个人物，但在我眼中，还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不过，也不能让你太轻松。”

金蛟道：“还有条件？”

庄璇玑道：“对，第一，你胜了放你离去，不过要留下你身上的药物，你败了，那就要归服璇玑堡。”

金蛟道：“一拳一掌的力拚，我根本不会败。”

庄璇玑道：“哦！万一败了呢？”

金蛟道：“就依姑娘的条件，在下败了，我如不归服姑娘，那就当场自刎。”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放下他。”

吊网自行张开，金蛟脱网而出，暗暗调息一下，气纳丹田，道：“那一位和我动手？”

庄璇玑道：“我！”缓步行了过来。

金蛟道：“璇玑姑娘要亲身临敌？”

庄璇玑道：“小妹年纪轻，在璇玑堡中，也是二流身手，你的胜算很大了。”

但金蛟却不敢托大，他想起庄璇玑别刚出手的几招，指风如刀，凌厉绝伦。

吸一口气，忽然喝道：“小心了。”

忽然直抢上来，足踏中宫，直欺而入，双掌同时拍出。

庄璇玑身躯一闪，很轻易的避过了金蛟一击。

金蛟双掌交错，连环拍出了一十二掌。

庄璇玑很轻松的闪避开去。

峨嵋双剑都已运气蓄势，准备着随时出手抢救。

但目睹庄璇玑的闪避身法，两人心中大感惊奇，只觉得她身法奇幻，却是从未见过。

金蛟一口气攻出四十八掌，越打越是惊心，庄璇玑闪避的身法，有如风中飘絮，随着他掌势游走，竟然沾不到她的衣袂。

庄璇玑反击了，忽然间点出一指。

金蛟顿觉右肩一麻，整条的右臂，垂了下来。

他身上的金衣，可避刀剑，但庄璇玑的指力，却透衣制穴，点中了他的肩井。

如若借势出手，庄璇玑有很大杀死金蛟的机会，但庄璇玑却停了下来，道：“金蛟，你认输了么？”

金蛟道：“姑娘高明。”

庄璇玑道：“好！你还有点英雄气概，你选择吧！是死，还是降？”

金蛟沉吟不语。

庄璇玑道：“降要降得很认真，我不喜欢杀人，但我更不愿受骗。”

金蛟道：“姑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下在死去之前，奉劝姑娘几句话。”

庄璇玑道：“我在听。”

金蛟道：“死了我一个金蛟，对活人冢的实力，不会有什么影响，璇玑堡四周已被切断，除了堡中的人手之外，不会再有任何的援手赶来。”

庄璇玑道：“我们这里已很强大，用不着别人援手。”

金蛟道：“第二件事，璇玑堡再增强十倍的力量，也无法和活人冢抗拒。”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如若人人都像你金蛟一样，活人冢的力量，在明白自己受骗之后，都可能加入璇玑堡。”

金蛟冷冷说道：“在下一片好意，姑娘答非所问，活人冢内，任何一个像样的角色，都已被严密的控制，他们不会背叛，也不能背叛，就算姑娘舌灿莲花，也不过把他们导入死亡。”

忽然举手一击，拍在顶门之上，身躯倒了下去。

庄璇玑一皱眉头，忖道：此人如此壮烈，倒是有些出人意外。

缓步行了过去，伸手一摸，发觉金蛟竟然已经气绝。

他顶门上不见伤痕，像是内力一举震伤了大脑而逝。

有些内家掌力，能过木碎砖，外层无损，以金蛟的功力而论，练成此等内家绵掌，似乎并非困难之事。

但见寒芒一闪，田玉手中的长剑突然点到了金蛟的咽喉上。

庄璇玑愣了一愣，道：“田玉，死不计仇，留他一个全吧！”

田玉道：“金蛟、银龙，两大恶徒，金蛟比银龙更奸诈几分，我不信，他真的会自绝死亡。”

庄璇玑道：“哦！难道他会诈死。”

田王道：“照他的为人，绝不会自杀。”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笑道：“把他关入密室看他能装多久。”

田玉收了长剑，叹息一声，道：“姑娘，恕咱们一步失错，万劫难复，不能为姑娘效命了。”

庄璇玑道：“两位要干什么？”

田玉道：“自剔。”

庄璇玑道：“为什么？”

田玉道：“药力发作的痛苦，实非人所能忍受，那是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痛苦。”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距离子时，还有一些时间，两位何用如此之急呢？”

王雷道：“老田，咱们横竖是死，何不替璇玑姑娘效一次命，搏杀银龙。”

田玉道：“不知现在是什么时刻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不论什么时刻，两位都不用出手对敌。”

王雷道：“姑娘，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武功仍在，我们相信在剑上的造诣，足可以和银龙一决生死。”

庄璇玑道：“两位误会了，小妹觉着两位的时间宝贵得很，不容浪费，怎能消耗在和银龙对博之中。”

田玉、王雷呆了一呆，互相望了一眼，田玉道：“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道：“两位都是有用之身，武功高强，死于毒发之下，岂不是可惜的很？”

田玉苦笑一下，道：“姑娘的好意，咱们心领了，但我们绝对不能冒这个险，就在下所知，那是无法解救之毒，除了死亡之外，只有服用他们的独门药物。”

庄璇玑笑一笑，道：“我答应两位一件事，如到毒发之时，我立刻点两位的死穴，不让两位多受活罪，不过，我也希望两位，能够答应给小妹一个试试的解毒机会。”

王雷低声道：“田兄，意下如何？”

田王道：“子时发作，咱们在距离半个时辰之前自绝。”

庄璇玑道：“少林寺上座三僧，身中之毒，是不是和两位一样？”

田玉道：“大概一样，我看到过他们伤势发作的情形，和我们情形一样。”

庄璇玑道：“两位在江湖上见多识广，就想不出服用的什么毒药么？”

田玉道：“不知道，我想不出那是什么药物，但发作后的痛苦，绝不是一个人所能忍受……”

庄璇玑道：“很疼么？”

田王道：“单纯是疼，就不难忍受，就算是椎心、刺骨吧！也可以强行忍耐，那种痛苦，却叫人无法承受。”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那种痛苦的情形呢？”

田玉道：“很难描述，一定要说，也只好尽力表白了，伤势发作时，全身的功力，忽然散去，所以，伤势发作的人，要想自绝，已不可能，然后，有如虫蚁在体内爬动，四肢五骸齐起，拥入内心，那绝不是人可以忍受……”

说至此处，脸色大变，似是仍有余悸。

庄璇玑道：“那一种药物，会有这种效果呢？”

目光却投注大厅一角的暗影中。

暗影中传过来福星水长流的声音，道：“老夫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毒药。”

庄璇玑道：“活人冢，有一个调毒能手，配制了各种定期、延时的毒药，以控制属下，但如能把一种药物，控制到那种如蚕吐丝，随心所欲的境界，只怕是还不太可能。”

水长流道：“回春手用药奇妙，是近代江湖上第一名医，但如和令师相比，那还有所不如，不知姑娘学得了令师几分医道？”

庄璇玑道：“家师绝代人才，晚进如何能承衣钵，只不过，家师对我说过用药之道，晚辈却想不出如何能配出如此的药物。”

水长流道：“如是令师没有提过的事，想那卫老儿，也难有此能耐。”

庄璇玑道：“不是药物作祟，那定是一种奇妙的武学手法了。”

“姑娘不必再为此伤神，区区已找出个中之秘了。”

随着说话声音，缓步行出一个蓝衣少年出来。

灯光下，只见他眉宇间，透出了隐隐倦容，但却不减他潇洒的神态。

庄璇玑道：“方兄，还没有休息么？”

语气中无限温柔。

来人正是方真。

方真取出绢帕，拭去头上的汗水，缓缓说道：“找不出他们致死之因，在下席难安枕，总算被我找出来了……”

忽然双腿一软，向地上摔去。

庄璇玑像一阵疾风般飘了过来，扶住了方真。

眉目间，满是怜借之色，低声道：“方兄，你该休息的，为什么要这样糟塌自己。”

声音奇低，低的庄璇玑也无法确定方真是不是能够听到。

方真摇摇头，吁一口气，道：“这身子，当真不争气啊！”

庄璇玑道：“你只怕四五天没有休息过了，就算健壮的人，数日夜不眠，也难支撑，何况你身体本来就on不好。”

又拭去头上的冷汗，方真笑一笑，道：“那是天竺奇书的一种，叫作“定时逆脉手”，只可惜，我虽找出了疾因，却无法解救他们。”

田玉呆了一呆，道：“那是无术可救了？”

方真道：“有！璇玑姑娘就能解救。”

田玉道：“真的？”

庄璇玑道：“我！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手法，如何能救他们？”

方真道：“我动口，你动手，你就可以使他们康复。”

庄璇玑道：“小妹愿尽力一试。”

方真道：“上座三僧，伤发在即，不宜拖延时间，咱们这就去吧！”

庄璇玑回顾峨嵋双剑一眼，道：“两位，也请来吧！”

四人行入了一座地下密室中。

明亮的烛光，照着一排木榻，木榻上，躺着少林寺上座三僧。

守候在室中的，是两个眉目清秀的佩剑女婢。

庄璇玑挥挥手，两个女婢悄然退出了门外。

方真解说解去“定时逆脉手”的方法。

像“推宫活八”的手法一样，解穴并不难，难在不了解出手程序。

在方真的解说之下，庄璇玑很快了然。

峨嵋双剑也躺在两张木榻上，而且被点了穴道。

庄璇玑望望方真，道：“解去他们被制脉穴，似是用不着先点了他们的晕穴啊。”

方真笑一笑道：“解去他们受制的逆脉手法，是初度试用，是否灵效，还难预料。万一触动了他们的伤脉，引起了他们的痛苦，岂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防患未然，只有先点了他们的晕穴。”

庄璇玑点点头。

方真接道：“解去他们的逆脉手法，也许十分简单，但却不宜让他们一目了然，带一点神秘，可以使他们心生敬服。”

庄璇玑嫣然一笑，道：“想不到，你还很富心机。”

方真道：“江湖多险诈，有些时候，不得不耍点手段。”

庄璇玑道：“好吧！现在是不是要解去他们受制的脉穴？”

在方真的指点下，庄璇玑很快的解去了他们受制脉穴。

观察了半个时辰之久，发觉五个人没有变化，才解去了他们的“晕穴”。像一场大梦般，五个人先后醒了过来。

田玉挺身而出，道：“什么时刻了？”

方真道：“快近子时了。”

田王道：“伤势快要发作了。”

方真微微一笑，道：“璇玑姑娘，我实在支撑不住了，我要休息一下。”转身快步而去。

庄璇玑没有劝阻他，只是望着他的背影，脸上是无限怜惜。

王雷轻轻咳了一声，道：“田兄，少林上座三僧，是不是和咱们服用的药物一样？”

田玉道：“不错啊。”

王雷道：“我记得，他们似是比我们要早发作一些时刻，对……”

田王道：“对啊！要早两个时辰。”

庄璇玑道：“现在，已近亥时，他们的药性，如要发作，也早该发作了。”

田玉转头望去，只见三个和尚仍然仰卧榻上，脸上神情一片肃穆，似是正在施展佛门心法，准备和痛苦抗拒。

但却看不出三个人有什么痛苦的样子。

峨嵋双剑，也曾以本门上乘内功，和那发作的痛苦对抗，但每富伤势发作之前，功力会突然消失。

两人也看到过少林三僧在伤势发作时的痛苦，佛门无上心法，似乎地无法抗拒那强烈的药性。

但少林三僧，此刻的神情，却很安详。

田玉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他们身中之毒，当真的解去了？”

庄璇玑道：“两位也是一样，你们这些日子中，受到了不少的折磨，可以好好的来息一下，松懈一下多日的精神负担。”

田玉道：“唉！泵娘有此能耐，可以使活人冢内很多人回头返真，归附于璇玑堡下。”

庄璇玑道：“活人冢对付各路英雄的手段，不尽相同，我们能解除几位身受的痛苦，却未必能解除别人，我没有把握之前，不愿害了别人。”

这时，少林三僧忽然一跃而起，落着实地，道：“真的解除了，真的解



除了。”

原来，少林三僧醒来之后，也感觉到，已经到药性发作的时刻，这是一种感觉上的本能，他们的药性，每十二个时辰，就轮到发作一次，但每在发作之前，他们会服下一种药物，然后，睡一觉，醒来时，又是新的一天开始。

在这样环境、情形之下生活的人，实在不会有很多时间去思索别的事，唯一可想的，就是在如何一个情形下，度过下一个药性发作的时刻。

对这个时辰，他们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虽然刚从晕迷中醒过来，他们也能感觉得出来。

所以，他们一醒过来，立时运气准备对抗药性发作的痛苦。

直到他们听完了田玉和庄璇玑的交谈，也同感觉到，真的过了那个时刻。

这时，少林三僧才确信，又渡过了一次劫难。

田玉望了少林三僧一眼，道：“三位大师，璇玑姑娘救了咱们。”

居中而立一僧点点头，道：“还有明天、后天，不知道多少日子……”

田玉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新生的一天，从今之后，咱们已经摆脱了活人冢，再不受药性发作的威胁。”

少林三僧互相望了一眼，道：“这话当真么？”

田玉道：“已经有了绝对真实的证明，今天，你们药性未发，我们也未发作。”

少林三僧立刻跃下木榻，轻轻吁一口气，道：“什么人，解去咱们身中之毒。”

田玉道：“咱们身在璇玑堡中，自然是璇玑姑娘，解去咱们身中之毒了。”

少林三僧回顾了庄璇玑一眼，合掌当胸，依序报名，道：“贫僧少林寺达摩院上座三僧、首座大镜。”

“二座大明。”

“三座大化。”

“见过璇玑姑娘。”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少林寺是武林圣地，三位大师来自少林……”

大镜接道：“贫僧等惭愧的很。”

庄璇玑道：“三位不用心存愧疚，活人冢的手段，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承受，小妹实在为三位留下了有用的性命高兴。”

大镜道：“贫僧等受到了毒伤之后，亦会想过自尽一死，不过总觉着，这死法，太过不值。”

庄璇玑道：“对！三位大师的决定不错，三位应该活下去，我们才有今天的助力。”

大明道：“璇玑姑娘，就算我们全力以赴，只怕也无法和活人冢抗拒。”

庄璇玑道：“大师的意思是……”

大明接道：“贫僧的意思是，活人冢内，有一股庞大的力量，决不是我们所能抗拒，那里包罗了江湖上所有的高手，单是少林寺，就有七位长老，陷落在活人冢内。”

庄璇玑道：“我相信，他们都和三位一样，心存正义，只要我们能解去他们身中之毒。”

大明道：“我不知道姑娘有多大的能力，但我知道，他们可能已没有了救治的机会。”

庄璇玑呆了一呆，道：“哦！”

大明接道：“活人冢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控制了武林中大部份精英人物，我们这一群，应该属于幸违的人，我们肉体上，所受到的折磨，也许最痛苦，但我们的神志，确是最清醒的，有些人，他们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但他们的智力，却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贫僧的看法是，他们很难为我们所用。”

大化道：“因为，他们已没有分辨的能力。”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大师说的有理，只是……”

田玉突然接道：“三位大师，咱们身受璇玑姑娘救命之恩，岂可不报？……”

大化接道：“道兄不要误会，贫僧等可以全力以赴，战死无怨，但江湖大局，却不会因我们之死而有所改变。”

庄璇玑道：“大师说的有理，但不知何以教我。”

大化道：“贫僧只有论势之见，如无挽救之能。”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大师在活人冢内，身受严酷的控制，但仍能默查时势，是位有心人了。”

大化苦笑一下，道：“不瞒姑娘说，我们进入活人冢后，还常和七位师长连络，准备有番作为，只可惜，还未来及发动，他们已失去了自主的能力，贫僧连去了数次，发觉已无法再和他们商谈了。”

庄璇玑道：“大师所指的是贵寺的长老了。”

大化道：“活人冢内控制严谨，惩治叛逆的手法，也是残酷绝伦，如非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或特殊交往，根本不敢商谈什么。”

庄璇玑道：“大师，他们完全失去了自我么？”

大化道：“不知活人冢施用的什么手段，竟然使他们完全迷失了，他们智能降低，已无法分辨是非，最后一次，他们情态冷漠，连我都不认识了，他们都有数十年禅功修为，却无法抗拒那种活人冢控制手段的侵害。”

庄璇玑点点头，道：“他们的武功呢？会不会随着他们减低的智能，沦落下去？”

大化道：“贫僧无法肯定真实情形，但我感觉中他们的武功，并未受到损害。”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三位大师，你们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不敢口出狂言，一定能疗治好别人的损伤，但璇玑堡敢和活人冢放手一战，我们内心之中，实也有很多准备，三位大师也许不太明白，你们的伤势，并非由药品所致。”

大化道：“难道，那也是一种武功所致。”

庄璇玑道：“对！一种很特殊的手法，使你们身受重伤。”

大镜道：“姑娘能解除他们的手法。”

田玉笑一笑，道：“如若璇玑姑娘不能，现在，咱们怎么会坐在此地。”

大镜道：“那很好，活人冢内的人，可分为三等，一种是像我们这样，身受控制的人，虽有反抗之心，却无反抗之力，一种是被他们利用一种奇怪的药物或手法，使他们失去了反抗的意志。每天浑噩的被他们役用，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庄璇玑道：“还有一种人呢？”

大镜道：“那就是活人冢内的首脑人物，他们是祸乱之源，罪恶之首。”

庄璇玑道：“还有一种人，也许大师还未留意到，他们是武林中最有威望的人，他们有坚强的意志力，和极高的人望，他们如被废了武功，困处在活人冢内，无法行动。”

大镜低喧了一声佛号，道：“这种人，江湖上只怕不多。”

庄璇玑道：“是不多，例如南宫世家的主人、天台老人、铁铃叟、伏虎索、回春手等……”

大镜吃了一惊，接道：“你说什么？南宫世家的主人，也在那里？”

庄璇玑道：“大师不知道？”

大镜摇摇头，道：“完全出人意外，想不到啊！一代武林人杰，怎的也会落入了活人冢的手中。”

对江湖上事物，庄璇玑实在知道的不多，沉吟了一阵，道：“贵寺中很多长老，陷入了活人冢内，你似乎都不激动，但对南宫世家主人，陷入活人冢一事，似乎是极为惊骇。”

大镜道：“江湖上，传说少林、武当，是武林中两大主脉，事实上少林和武当，从来没出任过武林盟主，真正能震慑江湖，使人畏服的，是江湖上四大世家，四大世家也有着盛衰的时代，但却一直为江湖上的主流势力，尤其是南宫世家，近五十年中，表出群伦，一直领袖江湖，近十年，升至极峰突然长叹一声，垂下头去，接道：“勿怪，一直不见南宫世家有所行动，原来，他们也被掳入了活人冢。”

庄璇玑心中暗道：南宫世家对江湖上的影响，竟有如此之大，但不知天台老人和铁铃叟等在江湖上声望如何？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大师对江湖上的事情，似是十分熟悉。”

大镜道：“贫僧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但本寺近三十年来，开始注意江湖上的事情，几位有成就的俗家弟子，每一年，都到少林寺聚会一次，说明一年来的江湖情事发展，本寺中，也常派人在江湖上行走，注意武林中的变化，贫僧得以敬陪末座，所以，才对江湖中的清事，知晓一些。”

庄璇玑道：“天台老人在江湖上的声誉如何？”

大镜道：“一个出类拔萃的高人，但他却是个独善其身的隐士，想不到，也逃不过这一次劫难。”

庄璇玑道：“铁铃叟、伏虎索、回春手三位在江湖上的声誉如何？”

大镜道：“他们三人都极受江湖同道注意，算是近三十年中的杰出人物，回春手更是医道精奇，三个人，都是武林中山了名的难缠人物，不过，这三个人只是个人行动，他们没有组合，所以，不管他们的行为如何，对江湖上的影事不大。”

庄璇玑道：“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当今武林之中，还有些什么人物？”

大镜道：“还有三个很有名气的大人物，人称福、禄、寿三仙。”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除了福、禄、寿三仙之外，还有些什么人？”

大镜道：“还有三天世家中人，也都算得高人。”

庄璇玑道：“那些人，是否也在活人冢？”

大镜道：“这个，贫僧就不知道了，我在活人冢的身份并不很高，知道的事情不多，所以，我不能答覆姑娘。”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说的已经很多了，老实说，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告诉你一个消息，福、禄、寿三星现在璇玑堡，而且，也正为保卫璇玑堡尽力。”

大镜呆了一呆，道：“这话当真么？”

庄璇玑道：“大师如若想见见他们，小妹可以立刻请他们来。”

大镜道：“那倒不用了。”

庄璇玑点点头，笑道：“三位现在可以好好的坐息一下了，只怕很快要借重三位了。”

大镜道：“贫僧等全力以赴。”

庄璇玑微微一笑，转身而去。

田玉突然说道：“姑娘，在下已觉着体能尽按，可以和人放手一战了。”

庄璇玑道：“两位还是先坐息一会的好，小妹出去瞧瞧情势变化。”

\*\*\*\*\*金蛟和峨嵋双剑的陷入厅中，使得银龙心中的震撼极大，攻势也因而停了下来。

庄璇玑再出现于庭院中时，银龙已率领着人手，退出了庭院。

马鹏快步行了过来，道：“银龙在宅院外面，布成了一座方阵，四面驻守，看样子，不准备再行强攻了。”

庄璇玑道：“他们一下子折损了金蛟、峨嵋双剑、少林寺上座三僧，对银龙是一种警惕，也是一种打击。”

马鹏道：“这六大高手的损失，对他们的实力，也有很大的影响了。”

庄璇玑道：“对他们实力上的影响，也许并不太大，但对银龙个人，却是致命一击，趁他心神未定，咱们去看看他吧！”

高空、王杰、柳媚，一齐行了过来，四人随在庄璇玑的身后，直出宅院。

银龙就站在宅院的大门外面。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银龙，少林三僧、峨嵋双剑，都已归降了璇玑堡，你作何打算？”

银龙道：“金蛟呢？”

庄璇玑道：“金蛟装死，已被关入密室，愿死愿降，由他自己决定了。”

银龙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而且，满脸欢愉之容，似乎是他的高兴，完全出于内心。

庄璇玑一皱眉头，道：“你很高与？”

银龙道：“不错，璇玑姑娘，是不是觉着很奇怪？”

庄璇玑道：“唉！看到你如此高兴，我倒不觉着奇怪了，金蛟死了，你好像可以减少一个竞争的对手了。”

银龙道：“姑娘，果然是料的很准，金蛟死了，在下可以成为一人独霸的局面了。”

庄璇玑道：“银龙，如若金蛟怕死，投降了我们，你怎么办？”

银龙笑一笑，道：“姑娘，那不可能，金蛟可以死，可以被你关起来，但他绝不敢投降。”

庄璇玑道：“哦！少林三僧、峨嵋双剑，都是身遭控制的人，但他们还是投降了璇玑堡。”

银龙道：“璇玑堡收留的，只是几个将要死去的人，他们就算能为璇玑堡略尽棉力，那也不过是几个时辰的时间而已。”

庄璇玑道：“银龙，他们可以活得很好，而且，他们对活人家，充满着

仇恨。”

银龙道：“不可能。”

庄璇玑道：“银龙，你也许知道，他们根本不是服下了药物，他们是几处阴经穴脉受制，只要解去了他们身上的禁制，那就可以不药而愈了。”

银龙呆了呆，道：“你就算知道了，但也无能解救他们。”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银龙，有一个最好的证明，那就是你见见他们。”

银龙沉吟了一阵，道：“姑娘，就算他们真的被你解去了穴道，但他们也不是对我们构成威胁，在我这一群人手之中，至少有十几个人，可以和他们放手一战。”

庄璇玑自光转动，四顾了一眼，目光所及之处，竟然有数十人之多，再加上，散布在左右和宅院后面的人手，至少，应该有百位以上的人手了。

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高手。

这也是一股庞大的力量。

如若双方各以人的力量硬拚，这将是一场很悲惨的搏杀。

这一仗打下来，璇玑堡亦将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局面。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银龙，你在活人冢内，究竟想得到什么？”

银龙道：“我，我……”

庄璇玑接道：“活人冢是一个很冷酷的组合，那里充满着机诈、罪恶，不论你目下的权威如何，一夕之间，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被处死的人犯，不论你为活人冢尽饼多大力，但他们不需要你的时候，就会立刻杀了你，他们不会留下一个敌人，也不要朋友。”

银龙神情肃然，呆呆的望着庄璇玑。

良久之后，才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的话，似乎是很有道理。”

庄璇玑道：“活人冢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他们用了许多像你和金蛟这样聪明的人。”

银龙苦笑一下，道：“难道我真的很聪明？”

Y道：“对！所以，你们在权势和名利之下，还保有了相当的清醒。”

银龙苦笑一下，道：“璇玑姑娘，可知道我是谁么？”

马胆道：“你不是银龙么？”

庄璇玑道：“他不是银龙，银龙只是一个代号。”

银龙道：“姑娘说的对，银龙只是一个代号，就像金蛟一样。”

庄璇玑道：“你一定是江湖上很有名气的人。”

银龙道：“姑娘，别追究我的真正身分……”

庄璇玑接道：“好！我不问你是谁，但我希望知道，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竟也甘愿为活人冢效力呢？”

银龙回顾了一眼身后相随的群豪，接道：“南宫世家的南宫豪，是何等的英雄人物，但他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抗拒活人冢……”

庄璇玑接道：“我见过他，至少，他是女安静静静的坐在活人冢，他助纣，但未为虐。”

银龙道：“他失去了武功，但却没有死，活的很辛苦，也一样听受活人冢的摆布。”

庄璇玑心中暗道：听他口气，似乎是对南宫世家，有着相当的成见。

略一沉吟，道：“你似是对南宫世家，有着很深的成见。”

银龙道：“他可以壮烈牺牲的，但他没有，他的声望，已到了极峰，老

实说，像那样活下去，对他是一种伤害，对武林朋友也是一种伤害。”

庄璇玑道：“留名武林，丹心照人，固是死得其所，但如说他活着别有用心的时，不死也没有错。”

银龙道：“姑娘，南宫豪活着不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交出了南宫世家中，不少的武功，活人冢内，有很多绝技，得自南宫世家。”

庄璇玑道：“只此一桩么？”

银龙道：“如若没有他亲笔函件，活人冢也无法一下子打尽了江湖上十二个绝顶高手。”

庄璇玑道：“你也是被害人之一？”

银龙道：“我！金蛟，天台老人，和峨嵋三子，少林寺六位长老。”

庄璇玑道：“这是南宫豪，陷害你们的？”

银龙道：“如非他那一封亲笔信，使我们毫无戒备的如期赴约，要想一举间制服我们，那是绝不可能的事。”

庄璇玑道：“他用什么方法，一举间，制服了你们十二高手？”

银龙又回顾了身后排立的高手一眼，道：“你们退后三丈。”

罗列群雄，转身而去，但却有一个人静站着不动。

那人穿着一身黑色的劲装，但个子矮小，站在行列之中，是个极不受人注意的人物。

银龙冷笑一声，道：“你叫什么名字？”

黑衣人道：“神眼七郎。”

庄璇玑道：“这名字很奇怪。”

银龙道：“不是名字，只是一个代号，神眼的意思，就是监视……”

回顾了神眼七郎一眼，接道：“我知道有一个人，在暗中监视我，我留意很久，但却一直没有怀疑到你。”

神眼七郎淡淡一笑，道：“如是不愿让你发觉时，你仍然是不会知道。”

银龙道：“哦！现在，你是有意的让我发觉了。”

神眼七郎道：“不错，在下觉着，现在已经不用监视你了。”

银龙道：“因为，你已经周不着再监视我了？”

神眼七郎道：“对！你已经有了背叛的事实了。”

银龙道：“现在，你准备怎么处置我？”

神眼七郎道：“背叛罪，订有明文。”

这时，四大凶煞突然一齐行动，布成了一个围堵方阵，把神眼七郎围了起来。

庄璇玑道：“神眼七郎，你用什么方法惩治银龙呢？”

神眼七郎目光转动，打量了四大凶煞一眼，冷冷说道：“银龙，你过来。”

银龙哈哈一笑，道：“你不该暴露出身分的，别说璇玑姑娘不放过你，我也不会任你活着回去，把你听到的报告上去。”

神眼七郎道：“银龙。那惩罚的悲惨，你是早明白了。”

银龙道：“所以。我会给你机会。”

妙手高空突然欺身而上，道：“你死定了。”

双掌连环击出，条忽之间，攻出八掌，踢出了四腿。

神眼七郎肃立未动双手点穴斩脉，竟把高空攻来的一十二招，完全对开。

高空攻出了十二招后，飘然后退。

但这十二招的交接中，已经看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神眼七郎的武功，相当高明。

马鹏、柳媚、王杰，都缓步向前逼去。

看样子，四大凶煞要发出合力一击。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阁下也是武林中的同道了。”

神眼七郎道：“用不着攀交情，在下和金蛟、银龙不同，就算姑娘能舌灿莲花，也一样无法说得服我。”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你阁下才是活人冢内的真正高手了。”

银龙道：“他不是。”

庄璇玑道：“哦！”

银龙道：“活人冢训练的一批人手，但还未真正在江湖上出动过。”

目光转注到神眼七郎身上，接道：“我虽然不知道你真正的身份，但我知道你不是他们造就的人手，活人冢最可怖的地方是，收罗一批江湖中人，和另一批江湖中人动手，双方自相残杀，他们坐收渔利，真正属于他们的人，根本没有出动过。”

神眼七郎沉吟了一阵，道：“银龙，你不担心老母、妻儿，全家五口的安危了。”

银龙道：“你知道的很多。”

马鹏冷冷接道：“神眼七郎，你已经没有机会把消息传出去了。”

神眼七郎道：“银龙、金蛟，率领一百二十八名高手而来，他们会保护我。”

银龙道：“你很有信心。”

神眼七郎哈哈一笑，道：“不用我把消息传出去，十二个时辰之内，我没有信息回报，他们就会知道你背叛了活人冢，你的老母、妻子，和一双儿女，就会开始身受奇刑……”

银龙冷厉的接道：“住口，不要说下去了。”

不理睬银龙的喝叱，神眼七郎继续说道：“还有你，已服用过七日散功丹，如不及时服用解药，也撑不了几天，东方世家，也将从此绝迹江湖。”

原来，这银龙竟是武林四大世家中的东方世家当代主人，自勿怪，武功那样高强了。

银龙双目中泛现出痛苦之色。

神眼七郎冷冷接道：“你不怕死，但你的老母妻儿，却因你身受惨刑，东方世家也因此消失，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你要三思啊！”

银龙神情肃冷，缓缓说道：“我救不了他们……”

神眼七郎接道：“你能，只要你能悬崖勒马，我答应你代你隐瞒今日之事。”

柳媚道：“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这些话怎能叫人相信。”

神眼七郎冷然一笑，道：“银龙，他们不相信，你呢？”

银龙长叹一声，道：“你们如何对付我，我可以束手就戮，只望能放了我的家人，家母年过七十，拙荆未练过武功，他们都无报复能力，你们为什么不肯网开一面？”

庄璇玑道：“银龙，不用和他多费唇舌了，他不过是一个奴才，作不得任何主意。”

神眼七郎哈哈一笑，道：“姑娘错了，我在活人冢的身份，也许微不足道，但我可以掌握银龙一家的生死，至少，我按时发出信号，可以使他的老母妻儿，暂时不受任何影响……”

庄璇玑接口道：“我想，派来监视金蛟、银龙的，只怕不是你一个人。”

神眼七郎道：“神眼是一个分类的网目，编入神眼这一网目中的人，都是监视人的，在活人冢，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的组合，我们有一种特殊传讯方法……”

马鹏冷冷接口道：“不论你的方法多么特殊，我相信死了的人，绝对不能把消息传出去。”

庄璇玑道：“马鹏，别打扰他，让他说下去。”

神眼七郎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奉命监视金蛟、银龙，把他们执行攻打璇玑堡的经过，详细的报告上去，这就是我们的职司。”

庄璇玑道：“神眼七郎，眼下的形势，已很明白，金蛟已然归服了璇玑堡，银龙也已经辨明了是非，这一场悲惨的江湖杀戮，很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但阁下如若从中搅和，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再引起一场激烈的搏杀，璇玑堡将会变成一座人间地狱，修罗屠场，一个是你死在这里，又害了银龙的家属，这大概是最坏的一个结果。”

神眼七郎道：“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接口道：“关键在你的身上了，如若你肯合作，这件事，轨仔办多了。”

神眼七郎道：“哦！”

庄璇玑道：“金蛟已降服，目下银龙已经统制全局，只要你肯帮忙，我想，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至少，消弭去这一场惨剧。”

神眼七郎道：“银龙会答应么？他的问题仍未解决，它的妻儿，仍然在活人冢内。”

庄璇玑突然向前行了两步，神情冷肃的说道：“你听着，除非你愿意，而且，真诚的和我们合作，我要立刻生擒你，我相信会逼出你传递消息的方法。”

神眼七郎道：“姑娘这是威胁我了。”

庄璇玑道：“好！你小心了。”突然欺身而上，点出一指。

神眼七郎身躯一闪，避开五尺。

人是避开了，但庄璇玑点出的一指，却如影随形一般，忽然间转了向。一缕指风，点中了右侧肩井穴上。

神眼七郎避开之后，右掌场起劈出，但右手刚刚扬起，掌势还未劈出，“肩井穴”已被点中，劲道也突然消失，整条右臂，软软垂了下来。

庄璇玑右手连点，封住了神眼七郎六处穴道。缓步行了过去，笑道：“我相信你们编入神眼组的人，都是属于极受信任的人，除非还有一个，在暗中监视你的人，这消息暂时传不出去，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你说出来，传递消息的方法。”

马鹏道：“姑娘把他交给我，就算他是铁打的，我也要他化成铁汁。”

庄璇玑道：“银龙，有些事，必须冒一点险，就算你真为活人冢卖命，也未必能够保全老夫人，和令正及一双儿女。”

银龙叹息一变，道：“我有能力让他们多活一天，总要尽我一天的能力。”



庄璇玑道：“银龙，你既然有不畏死的决心，为什么不救助他们？”

突然出手一掌，攻向银龙。

银龙骤不及防，几乎被一掌拍中，不禁大怒，避过一掌后，立刻还击。

但见他拳掌交用，打出了两种不相同的力道，攻势猛烈异常。东方世家的武功，果然是非同小可。

庄璇玑也被逼的出了七成实力应付。

两条人影穿梭如雷，已然无法分出敌我。

庄璇玑采取守势，一面封挡银龙的攻势，一面低声说道：“我有话跟你说，我退你进，咱们到庭院中谈。”

银龙嗯了一声，攻势更为猛烈。

庄璇玑一面后退，一面大声说道：“把神眼七郎给带回去。”

四大凶煞应了一声，把神眼七郎抱起，退回宅院。

这时，布置在四周的敌人，都已亮出了兵刃，但却没有攻上来，看样子，似是未得银龙之命，不敢出手。

活人冢的命谕，一向森严。

庄璇玑眼观四面，深恐活人冢的人，情急之下，展开群攻，退速突然加快，封开银龙攻势，跃入院内。

银龙疾追而入。

庄璇玑停在门口处，又和银龙动上了手，反击三掌，逼住了银龙猛烈的攻势，道：“他们会不会群攻而上？”

银龙道：“让他们看到我，就不会擅自出手，如是他们看不到，那就很难说了。”

庄璇玑道：“你既不畏死亡，为什么不设法救出令堂、妻儿？”

银龙急攻了七掌，道：“谈何容易，他们被困在活人冢内，我连他们被囚的地方，都不知道，如何能救他们……”

又急攻了三掌之后，接道：“就算是知道了，也是全无机会，我一个人就没有冲出活人冢的信心，何况，带着他们了。”

庄璇玑道：“你知道，他们真的还活着么？”

银龙道：“不错，我留在活人冢内时，每十日可以和他们团聚一次。”

庄璇玑道：“你们母子、夫妻之间，就没有商量过脱出活人冢的事？”

银龙道：“家母虽然会武，但已被他们锁了穴脉，拙荆未练过武功，犬子和小女，都在奠基的时候，救他们，要凭我一人之力。”

庄璇玑道：“看样子，你在活人冢内，似乎是很受重视，统帅了不少的人手？”

银龙道：“金蛟和我，处境相同，也确实很受他们重视，在活人冢内，身分也相当高，这身衣服，也是他们送的，可避刀、剑，但这只是表面的情形，骨子里，我们只是两个听命行事的高级杀手。”

庄璇玑道：“这些人，是不是都听你的？”

银龙道：“不能肯定，平常无事，他们各有归属，一旦出动，才集中起来，归我和金蛟统帅，活人冢的令谕森严，他们从来不敢违命。”

庄璇玑道：“那只是浮浅之见，他们表面是唯命是从，骨子里却是积极深，一旦他们有机会，必会反正，少林三僧、峨眉双剑，都是很好的例子。”

银龙道：“在这一群人中，少林上座三僧，和峨眉双剑，都是很杰出的高手，不过，就算他们反正了，也无法为你效命，他们身中奇毒，过了服药

时辰，立刻会死去。”

庄璇玑道：“这件事，我们已想出办法，至少，已解救了少林三份和峨嵋双剑……”

银龙接道：“那很好。”

庄璇玑道：“你对他们知道多少？”

银龙道：“不多，十之一二罢了。”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咱们只有冒险下注，赌一下了。”

银龙道：“如何一个赌法？”

庄璇玑连连反击，一面说说出了办法。

银龙道：“办法虽好，但却未必能够成功。”

庄璇玑道：“眼前只有此策，你可是不同意？”

银龙道：“姑娘说的对，只有这一个办法，只好放手一试了。”

庄璇玑掌指加快，攻势更见锐利，一面说道：“我这一抡过后，你全力反击，出你真实的本领，也许暗中还有神眼密探，就算他们已对你心中存疑，但也希望在这一战中给他们一个捉摸不定的感觉。”

银龙道：“拳掌无眼，在下怕伤了姑娘。”

庄璇玑道：“你只管放心施展，我相信，能够接得下来。”

银龙道：“姑娘如此说，在下就放手施为了。”

掌势忽然一变，展开抢攻。

## 第二十二章 金龙令主

庄璇玑由攻变守，一面说道：“逼我退入宅院，咱们约定行事，我去说服金蛟，如他不肯答应，那就只好移花接木，找人改扮成他，助你一臂之力。”

银龙道：“最好不要伤害他，姑娘既然说服了我，相信可以说服金蛟。”

庄璇玑道：“我会尽力而为，阁下请加紧攻势吧！”

银龙拳、掌，更为凌厉，击出的拳势，带起了呼啸的风声。

他没有再保留实力，一方面，也想藉此机会，试验一下庄璇玑真正的武功。

庄璇玑也有试试东方世家的武功之意。

两人在激烈的打斗中，暗拚了两招。

虽只两招，但已经够了。

两招交接，已然彼此心中有数。

银龙不但有深厚的功力，而且招数的变化，确也有过人之处。

但庄璇玑却轻松的化解开去。

这一战，给了银龙真正的一个警觉，那就是庄璇玑确有制服他的实力。

庄璇玑退回了宅院之中。

银龙紧跟到了大门口处，停了下来，高声叫道：“你们听着，限一个时辰之内，放了金蛟，否则，我要全力攻入宅院中了。”

一个时辰之后，现在，自然是暂时休息了。

银龙话声一落，退回原地。

宅院约两扇大门，也迅快的关闭了。

大厅中，马鹏却开始拷问神眼七郎。

王杰一抖手，打出了七枚金针，钉花了神眼七郎的七处大穴之上。

然后，拍了他被点的穴道。

马鹏笑一笑道：“七郎，你自己估算一下，能承受多少的伤害。”

神眼七郎道：“我要见璇玑姑娘。”

马鹏道：“她太仁慈，不忍对一个人施下毒手，所以，她避开了，老兄有什么事，尽避对我说。”

神眼七郎道：“杀了我，对你们没有好处。”

马鹏道：“我们不会杀你，七针制穴，你也没有了自尽的能力。”

神眼七郎骇然说道：“你们要干什么？”

马鹏笑一笑，道：“我想你投效活人冢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很痛苦，所以，我准备让你痛苦一下。”

神眼七郎道：“我……”

马鹏接道：“对！你现在生不如死，我想，你一定不怕死了，但你现在很怕痛苦，最好是让你痛苦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四大凶煞不是善男信女，活人冢能耍出来的手段，我们照样也能。”

神眼七郎轻轻吁一口气，道：“你们不能这样整我，我只不过是被迫加入了活人冢。”

马鹏道：“那也成，不过，要看阁下的合作程度了。”

神眼七郎苦笑一下，道：“你们可是认为我知道很多的机密？”

马鹏道：“你能派出来监视别人，自然是应该很受欢迎了。”

神眼七郎道：“表面上是这样，但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了。”

马鹏道：“哦！”

神眼七郎道：“老实说，对活人冢的内幕情形，我知道的还不到银龙的一半，他们是真正的重要人物，参与机要，我只不过是一个被派来监视他的人，对银龙，我是了解的很多，我们是负有专责的人，只了解本身事物。”

马鹏突出两指，点在了神眼七郎的身上，冷笑一声，道：“至少，你该知道，如何传出银龙背叛消息的方法。”

他用的逆脉点穴手法，神眼七郎立刻感觉到行血逆转，全身微微颤抖，经脉收缩，一种奇烈的痛苦，使得神眼七郎的脸上，也开始巨扭、变形。

王杰道：“说不说？”

神眼七郎道：“说，说，解开我行血逆转的穴道，我……”

高空出手如电，一连七掌，止住了神眼七郎的行血逆转。

举手拭去头上的冷汗，神眼七郎长长吁一口气，道：“答应我，说出传递消息的办法之后，给我一个痛快，或是让我有自绝一死的能力。”

马鹏道：“怎么非死不可么？”

神眼七郎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了，但活罪难受，倒不如一死百了，唉！当年，我若有今日求死之心，也不会落人活人冢了。”

马鹏道：“好！我答应，只要你真心合作，生死由你选择。”

神眼七郎道：“在我的衣袋之内，有一个黑色的腊丸，请马兄取出来。”

那是一个鸽蛋大小的圆珠，通体如墨，不知是何物作成。

神眼七郎道：“捏碎圆珠之后，会散发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马鹏道：“散发出一种味道，也和传递消息有关么？”

神眼七郎点点头，道：“这种味道，顺风而下，能传出数里之遥，人还不怎么觉着，但对一些动物，却有着强烈的引诱，他们就从那股味道传播中取得我留下的东西，或是找到我的人。”

马鹏道：“收集这些的人，也是你们神眼组的人了。”

“是的，在活人冢内，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组织，身分一直要保持隐密。”

马鹏冷笑一声，道：“如非强自出头，银龙到现在也不会发现你。”

神眼七郎苦笑一下，道：“他是特殊人物，我们的职司是，报告它的异常行动，阻止他背叛。”

柳媚道：“神眼七郎，你这有味的药丸子，每天都要捏碎一粒了？”

神眼七郎道：“那倒不用，没有特殊的事情，每隔上两三天，会有人来问问情形。”

柳媚道：“哦！原来你刚才是吓唬我们的了。”

马鹏道：“神眼七郎，还有什么要说的么？”

神眼七郎摇摇头，道：“在下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王杰道：“阎王爷没有鼻子，鬼都不信，我不信，你只知道这些，大概，还要咱们再动点手脚，你才肯说了。”

“不用再折磨他了，他不会知道的大多。”庄璇玑缓步行了进来，解去神眼七郎一次危难。

马鹏道：“姑娘，这个人该怎么处置？”

庄璇玑道：“先把他关入密室。”

\*\*\*\*\*金蛟、银龙，撤出了璇玑堡。

但璇玑堡仍在活人冢大批人手的围困之中。

金蛟和银龙率领了一百余位江湖高手，围攻璇玑堡，折损近三十人，一直未能攻破璇玑堡的宅院。

进入宅院中的人，就像是投入了海中的砂石一般，消失不见，不知是生是死。

但金蛟却在少林三僧和峨嵋双剑的保护之下，冲出了宅院。

这是活人冢冲入庄家宅院中仅逃出的六个人。

在几人口中，说出了宅院中的奇妙机关，和拦截的高手的佳妙配合，形成了铜墙、铁壁的防围。

就在金蛟、银龙撤出了璇玑堡第二天中午时分，两辆神秘的篷车，驰到了璇玑堡外。

篷车中，亮出了一面金牌，很容易的闯过很多道拦截。

篷车直闯到金蛟和银龙的宿住之魔。

金蛟和银龙住在璇玑堡外一片竹林中。

篷车直驰到竹林外面停下。

守护在竹林外面的是峨嵋双剑。

两人和少林上座三僧，都已经恢复了正常，但在表面上仍然接受解药。

两人忽然现身，双剑站出，而且是剑出如电，刺入了篷车之中。

但闻当当两声，两柄刺入篷车的长剑，突然被封挡出来。

紧接着，篷车中，伸出了一面金牌。

金牌上，雕刻了一个龙头。

“金龙令”，活人冢内，最权威的金牌。

峨嵋双剑知道这个令牌，但却是第一次见到。

两人立刻退了下去，还剑入鞘，垂手而立。

车开启，露出了一张很清秀的脸儿。

竟然是一位姑娘。

梳着双辫子，左鬓上还挂了一朵黄花。

一缕清音，自那少女樱口中婉转而出，道：“你们认识这面金牌么？”

峨嵋双剑齐声应道：“认识，属下等恭候令谕。”

对峨嵋双剑的答覆，似乎是十分满意，微微一笑，道：“金蛟、银龙在么？”

峨嵋双剑又具齐声应道：“在。”

车中少女道：“你们去一个人通报，一个人带路。”

田玉转身而去，王雷留下带路。

但篷车还未移动，金蛟、银龙已疾奔而至，迎了过来。

篷车中又伸出龙头令牌。

金蛟、银龙立刻跪了下去。

佩花少女穿着一身青衣，缓缓说道：“两位请起来答话。”

篷车中传出了一个低沉的声音，道：“你们失败了。”

金蛟急急说道：“璇玑堡机关神奇，又有很多高手，属下等为了保存实力，暂时撤出。”

篷车中传出了一声冷笑，道：“那不是失败么？”

银龙道：“属下等知罪。”

立刻又跪了下来。

一时间，寂然无声。

良久之后，篷车中又传出了声音，道：“你们作何打算？”

银龙道：“恭候裁示，属下等不惜舍死一战，再攻璇玑堡。”

那青衣少女突然又接了口，道：“两位请带路，主人要面示两位机宜。”

金蛟、银龙住的地方很简单。

那是竹林中一座篷帐。

篷车在帐外停下，两个青衣少女，鱼贯下了篷车。

这两位姑娘，穿着一般的青衣，流着一样的辫子，唯一不同的是，两个鬓上的花色，一个佩黄花，一个佩红花。

红花少女先由篷车上，取下一卷黄毡，在地上，直入篷帐。

鬓佩黄花的少女，却扶着一个身着黄袍的老人，踏毡而行。

活人冢的人，都知道金龙令，但却极少见过金龙令的主人。

金蛟、银龙都暗中留心，看到心头大感奇怪。

那黄袍老人，老的似是很利害，连走路，都必须由人搀扶。

这样的人，竟会是执掌金龙令的主人，活人冢的首脑。

峨嵋双剑站在两丈外的地方，他们也很留心，看到了那黄袍老人。

金蛟、银龙紧随那黄袍老人，行人了篷帐之中，红花少女立刻放下了篷帐上的垂。

“金龙令”是活人冢内最高权威之徵，但“金龙令”的主人，是什么样子，却是无人知晓，包括金蛟、银龙在内。

银龙以东方世家主脑人的身份，易容改名，在活人冢内，极受倚重，自觉已经接触到了活人冢内的首脑人物。

但出人意外的是，这位黄袍老人，竟然是素不相识。

但“金龙令”的专严，却代表了他的身份，金蛟和银龙，不敢不对他十分敬重。

同来有两辆篷车，圭在后面的一辆，更显得神秘，它只是静静的停在第一辆篷车的后面，没人下车，甚至，连车也未启动过一下。

谁也不知道，车中坐的什么人？

峨嵋双剑护守篷帐，暗中却一直留心后面一辆篷车中的情形。

但那车中竟似没有生人似的，连一点声息，也听不到。

篷帐内，黄袍老人已不待奉让的坐了上位，冷冷说道：“庄璇玑说服了你们，还是征服了你们？”

银龙道：“都没有，我们只是遇上了一点挫折。”

两个青衣少女，分站在黄袍老人的两侧，黄花站左，红花居右。

两位姑娘都很美，而且，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年纪，但两个人，似是都故意的把脸蛋紧紧的绷了起来。不见一丝笑意。

只听黄袍老人轻轻吁一口气，道：“你们率领的都是武林精锐，江湖高手，庄璇玑用什么力量挫折了你们。”

银龙道：“庄璇玑本身的武功高强，又有四大凶煞相助……”

黄袍老人接道：“那四大凶煞，是不是鬼刀、妙手、暗箭、毒花？”

银龙道：“正是他们四人？”

黄袍老人道：“我知道这四个人，他们连进入活人冢的资格都不够，还能对你构成威胁么？”

银龙道：“但四人似是经过了庄璇玑的调教，他们合搏威力，十分强大，再加上璇玑堡内的机关布置，变化多端，致使我们遭遇了很大的挫折。”

黄袍老人沉吟了一阵，道：“璇玑堡还有些什么人物？”

银龙道：“金冠人方奇……”

黄袍老人道：“这个叛徒，还有么？”

银龙道：“还有一些武功奇厉，不畏刀剑的高手。”

黄袍老人道：“他们长的什么样子？”

银龙道：“他们隐藏于大厅之中，借黑暗掩护，看不清真正面目。”

黄袍老人道：“你们冲入过大厅中。”

银龙道：“是，冲入到大厅中去过。”

黄袍老人两道目光，突然投注银龙的身上，冷冷说道：“你和金蛟，都被困入了厅中么？”

银龙道：“金蛟被困，属下守在厅门口处接应。”

黄袍老人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银龙心中踏实了不少，由这黄袍老人的口气中，听出了他并不知晓内情。

轻轻咳了一声，银龙暗自提气戒备，问道：“请恕属下斗胆冒犯，阁下在活人冢内，是什么身份？”

黄袍老人哈哈一笑，道：“你猜呢？”

银龙道：“你随身携有金龙令，身份自非小可，活人冢内，执有这等金龙令牌的人，自然不会很多了。”

黄袍老人道：“哦！你可是，对老夫持有这面金龙令牌有些怀疑么？”

银龙道：“属下第一次见到金龙令牌，内心之中，总是难免有些怀疑？”

黄袍老人道：“怀疑是假的？”

银龙道：“看你老这种气势，这金龙令不会是假的了，不过，属下希望你老在活人冢内的身份。”

黄袍老人道：“明白一点说，你想知道什么？”

银龙道：“什么样的人，才能持有金龙令牌，活人冢内，有几个有这种令牌。”

黄袍老人道：“像你这样身份的人，对金龙令论的了解应该很深了。”

“所以，在下才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只知道尊重一执有金龙令的人，却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如是这金龙令落在了敌人的手中呢？”银龙颇有争辩一个水落石出的气势。

黄袍老人瞪着双目，冷冷的望了银龙一眼，道：“你的胆子很大？”

银龙笑一笑，道：“这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在下为了表示对活人冢的忠贞，所以，必须要问一个明白出来。”

黄袍老人笑一笑，道：“金龙令也许不难仿制，但它在江湖上并不出名，除了活人冢的人之外，很少有外人知道，除非有人把这件事，早已经告诉了敌人？”

银龙笑一笑，道：“真有人漏了金龙令的隐密，那也是活人冢内身份很高的人？”

黄袍老人道：“不错啊！就像你们两位的身分一样。”

银龙道：“真如有人漏，绝不是我和金蛟。”

黄袍老人道：“嗯！为什么呢？”

银龙道：“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到『金龙令』。”

黄袍老人道：“没有见过的人，只要他知道，照样可以漏出去。”

银龙道：“阁下执有的『金龙令』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黄袍老人没有理会银龙，目光却转注到金蛟的身上，道：“你的看法如何呢？”

金蛟道：“在下的看法么？和银龙相同。”

黄袍老人点点头，道：“很好，很好。”

银龙道：“什么很好？”

黄袍老人道：“两位如是真的对金龙令如此关心，那倒真是一件好事，如若两位别有用心，今天两个会闹的原形毕露了。”

银龙道：“哦！怎么样才能证明呢？”

黄袍老人哈哈一笑道：“两位先从金龙令上，找出了藉口，然后，就可在这件事上，缠夹不清，那就不用回答老夫的问话了。”

银龙心中忖道：听他说的，比我想的还要透澈，这个人年纪虽然已老，但他在活人冢的身分，似是很高了，江湖上从未听过有这么一个，身着黄袍，带着两个女婢的老人，难道他是经过了一番易容改扮不成。

只听那黄袍老人冷冷的接道：“两位怎么不说话了？”

银龙道：“我们在想。”

黄袍老人道：“想什么？”

银龙道：“想请阁下，证实一下你的身分。除了金龙令之外，还有什么使我信任的地方？”

黄袍老人冷冷说道：“还有一种办法，不过用出来稍嫌恶毒，只怕对诸位，也不太好。”

银龙道：“说说看，是不是能让我们心悦诚服。”

黄袍老人道：“你们身上，受一种禁制束缚，每隔一段时间，必须要服用一种药物，缓解禁制的变动。”

银龙愣了一愣，道：“那是一种禁制？”

黄袍老人道：“阁下以为是什么？”

银龙道：“药物，我们总觉着服用的是奇毒药物，想不到，竟然是一种禁制。”

黄袍老人哈哈一笑，道：“看来，老夫漏了一个很大的秘密了……”

语誉微微一顿，接道：“以两位的江湖阅历之丰，应该早明白了，一个人，如是常服用一种烈性的毒药，不论他内功如何深厚，内腑也会受到伤害，有些变化了，但两位的身躯，却是从没有受过什么伤害。”

银龙轻轻吁一口气，道：“活人冢内，很多人服用了药物，但他们都有了很明显的伤害，如若我们早这么想一想，也许早明白了。”

黄袍老人笑一笑，道：“现在，两位想通了也还不迟，我能使你们身上受到的禁制，立刻发作。”

金蛟突然接道：“这么说来，我们服用下去的药物，都是白白的被冤了。”

黄袍老人冷冷说道：“那药物，也并非全无作用，你们常年居于地下，阴湿之气很重，所以，你们服用的药物，可以除阴湿之气，对你们有益无害。”

银龙道：“听你高论，倒不是冒充的人了。”

黄袍老人道：“我知道，你们心中早已有了一股不平之气，今天如不给你们一个显明教训，你们心中，也就永远不会真的信服，活人冢就专能统制了你们的人，如统制不了你们的心。”

银龙道：“你们用的手段，就是迫人就范，我想不通，如何还能收服人心。”

黄袍老人道：“人性中有很多弱点，怕死是其中之一，亲情天性，是其二，我想，如若他完全明白了，我们真能制他于死时，他会有一个很明朗的选择。”

银龙略一沉吟，道：“我们不会束手就让你挑发我们身受的禁制。”

黄袍老人道：“哦！你们要反抗？”

银龙道：“如是我们站着不动，任凭阁下出手，就算我们身上没有禁制，也会变的有禁制了。”

黄袍老人道：“好！你们可以全神施展，我在十招制服你们。”

银龙淡淡一笑，道：“这口气太大了，如是你十招不能呢？”

黄袍老人道：“哦！你准备和老夫赌一下了？”

银龙道：“但不知是否能给在下这个机会？”

黄袍老人微微一笑，道：“金蛟的意思呢？”

金蛟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在下也不能免俗。”

黄袍老人点点头，道：“其实，老夫这句话也是多余问的，两位想要什么，不妨说出来吧！”

银龙道：“奢侈之求，在下等不敢妄图，阁下能够给咱们什么？在下等就接住什么了。”

黄袍老人笑一笑，道：“这几句话，说的还有些长幼之序，如要老夫出于自愿，老夫的赏赐就很重了。”

银龙道：“不知赏赐一些什么？”



黄袍老人道：“如若你们在十招之内，能够胜过我，我想，你们应该离开活人冢了。”

银龙道：“为什么？”

黄袍老人道：“你们能挡我十招，那就应该自立门户了。”

银龙道：“阁下的意思，可是说，能接下你十招的人，那就应该天下无敌了？”

黄袍老人冷冷的说道：“不错，就算不是天下无敌，也是罕有敌手的高手了。”

银龙道：“唉！阁下虽然大方，不过，在下很难相信。”

黄袍老人道：“为什么？”

银龙道：“因为，就算阁下答应了我们离开此地，这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

黄袍老人道：“为什么？”

银龙道：“因为就算阁下放了我们，我们也是一样的无法离去。”

黄袍老人哈哈大笑起来。

银龙心中暗道：这人口气如此托大，难道真是活人冢内的重要人物。

活人冢究竟有几个重要人物，连银龙、金蛟，也不知道。

活人冢是一个人出面领导，还是由几个人合夥领导，一直是一桩很大的隐密。

听这黄袍老人口气，似乎是活人冢内的领导人物，至少，也是一个可以参与决定的重要人物。

活人冢这个组合，不但对外十分神秘，就算是活人冢内的人，也是一样的不了解这个组合。

只听那黄袍老人说道：“如若老夫肯放你们离开，你就可以解去身受的禁制。”

银龙道：“果真如此，咱们极愿放手一战。”

黄袍老人道：“好！金蛟，你作何打算？”

金蛟道：“江湖上十招之内，可以击败我的高人，我还未遇过，所以，在下也极愿一试身手。”

黄袍老人道：“好！好！两位意见相同，那就一起出手吧！”

金蛟道：“我们两个人一起上？”

黄袍老人道：“不错，两位一起上，老夫只要费一次手脚了。”

银龙道：“一个人十招，两个人二十招了。”

黄袍老人道：“你们合手而上，也许是力量加倍了，但老夫可以省事一些，一样算十招，如是老夫胜不了你们，你们可以离点活人冢，而且，我解去你们身上禁制。”

银龙略一沉吟道：“阁下不会食言吧？”

黄袍老人哈哈一笑，道：“我知道，投入在活人冢的人，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的，所以，我也不在乎你们是否很忠心。”

银龙道：“阁下是一针见血之论，但在下还有一些事情请教。”

黄袍老人道：“哦！”

银龙道：“如若我们接下了阁下十招，被囚在活人冢内的亲眷，是否可以放了昵？”

黄袍老人道：“可以，毫发不伤的放了他们，而且，从此之后，不再找

你们的麻烦，只要你们不和活人冢作对，你们就算是脱出了江湖外的人。”

金蛟道：“果然如此，阁下可以出手了。”

黄袍老人笑一笑，道：“有快乐的一面时，必也有痛苦的一面，两位想到了好处，但也要想到坏处。”

银龙道：“什么坏处？”

黄袍老人道：“如是很不幸的，两位在十招之内，败在了我的手中呢？”

银龙道：“败在了你的手中，咱们只有认命了，听凭阁下的处置。”

黄袍老人笑一笑，道：“我处置你们的办法，就是要你们由衷的对活人冢输诚效忠。”

银龙道：“活人冢已掌握了人性中的弱点，似乎是用不着再要人输诚、效忠了。”

黄袍老人沉吟了一阵，道：“如若活人冢只是想称霸武林，那确然用不着有人效忠，就像你们金蛟、银龙一样，虽然对活人冢有着很多的不满，但你们仍然是没有办法摆脱，只好听从活人冢的令谕行事了。”

银龙道：“不错，在下为此事，想过了很多次，几次想放手一拚，但每当我想起了被囚的老母弱妻，就豪气顿消了，活人冢对人性上的缺失把握，确然是已到了相当高明的境界。”

黄袍老人冷笑一声，道：“人性有善、恶两面，强弱两点，我们掌握了他弱的一点，他就只好听从我们的了。”

银龙道：“掌握了人性中弱的一点，然后，要他去发挥恶的一面，唉！这办法实在很高明啊！”

黄袍老人点点头，道：“两位都是武林中的大豪，身分之高，又何只一方之雄，我想，这些事情，两位也早都想过了。”

金蛟点点头，道：“确然想过了，看来，一个人，要想使自己成—but受人敬仰的人物，实在不太容易。”

黄袍老人笑一笑，道：“金蛟，活人冢已经对你们很优待了。”

金蛟道：“哦！”

黄袍老人道：“让你们用金蛟、银龙的代号，掩去了你们本来的身分，在江湖上活动，难道还不够宽大么？”

金蛟道：“阁下认为，江湖上真的没有人了然我们的真正身分么？”

黄袍老人道：“就算有人知道，那也不过是三五人而已。”

银龙急急接道：“金蛟，他说的不错，知道咱们身分的人，不算很多，这一点，咱们不能不承认。”

目光转注到黄袍老人的身上，接道：“在下等不知道该如何称呼阁下？”

黄袍老人道：“那并不重要，我如胜了你们，再告诉你们不迟，我如败了，你们可以离开了，又何必知这我是谁？”

金蛟道：“有道理，现在阁下可以出手了。”

黄袍老人道：“给你们一个更好的机会。”

银龙道：“请说吧？”

黄袍老人道，“我让两位先机。”

金蛟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银龙道：“金兄且慢。”

目光转注到黄袍老人身上，接道：“如若咱们失手伤了阁下呢？”

黄袍老人道：“那就怪我学艺不精，绝不怪罪到两位身上。”

银龙道：“有阁下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出手了。”

银龙忽然向后疾退了两步，道：“金兄，小弟有一点愚见，希望金兄同意。”

金蛟道：“好！你请说。”

银龙道：“我不太知金兄的情况，但小弟到了活人冢之后，又学到了不少的武功。”

黄袍老人微微点头。

金蛟道：“小弟也在活人冢学了一点武功。”

银龙道：“兄弟和金兄，从没有联手对敌过，一旦合手，只怕也未必会有什么效用，所以，小弟的意思是，不如先由兄弟一人出手，如若兄弟败了，金兄再出手不迟。”

金蛟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希望不用兄弟出手，咱们都能离开活人冢。”

银龙忽然间态度大变，变的对那黄袍老人十分恭敬的说道：“在下先行出手，如非阁下之敌，再和金蛟联手如何？”

黄袍老人神色间闪掠起一抹狐疑，道：“你认为，你一个人，已是老夫的敌手了？”

银龙道：“那倒不是，不过，在下如遇上凶险时，金兄出来援救，总比我们联手要好的多了。”

黄袍老人点点头，道：“好！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只要你们能够胜了我就行。”

银龙道：“阁下准备好了。”

黄袍老人道：“你随时可以出手。”

银龙突然一伏身，忽然向黄袍老人冲了过去。

人还未到，拳风、指劲，已然近身。

黄袍老人右手忽然一挥，一股强厉无伦的暗劲，卷袭而出。

银龙感觉到那股劲道十分强大，但却当机立断，一咬牙，竟然挥掌硬行接下。

但闻蓬然一声，双掌接实。

银龙只觉力道卷袭而上，身不由主的忽然向后退去。

金蛟疾快的伸出右手，顶在银龙的后背之上。银龙才稳了下来。

轻轻喘两口气，银龙缓缓说道：“好利害的一掌，好雄浑的内力。”

黄袍老人淡淡一笑，道：“这只是第一招，还有九招，两位如是合作的佳妙一些，也许可以撑得过去。”

银龙道：“好！在下再攻一招。”

突然飞身而起，又扑过去。

黄袍老人纵声大笑，笑声中拍出了一掌。

银龙似是心中有一股不服之气，竟然，又把一掌硬行接下。

这一击硬拚，使得银龙的身躯又被震得飞了起来。

这是用茅草、竹子搭建的临时房舍，银龙整个的身躯，被那黄袍老人反震之力，推的直向外面飞去。

金蛟伸手一抓，竟然没有抓住，银龙把墙壁撞了一个洞，飞了出去。

金蛟一跃而起，紧随着银龙撞开的壁洞穿了出去。

只见银龙躺在一株大树下面，想来，是那棵大树，挡住了银龙飞出的身子。

金蛟疾落银龙身侧，道：“伤了么？”

银龙道：“没想到我会败在他的手中，不可太逞强，快扶我起来。”

金蛟扶起了银龙。

两人又回到了茅舍之中。

黄袍老人道：“你们研商出对付我的办法没有？”

敢情这位黄袍老人已经想到了两人是研商对付他的办法。

银龙苦笑一下，道：“照这样看来，就算我们再商量，只怕也很难找出一个对付你的办法来。”

黄袍老人淡淡一笑，道：“你们还有八招的机会，何妨以两人联手之力，试试看，也许能够撑过八招呢？”

银龙道：“在下虽然两度受挫阁下之手，但还有再战之能，总不能就这样认了。”

黄袍老人道：“人都应该存一点侥幸之想，这一点，无可厚非。”

银龙道：“这些年来，在下一直受制于一种束缚之下，这种日子过的很苦。所以，能有一个挣脱的机会，在下就算不敌，也要全力一试。”

黄袍老人冷冷说道：“老夫就是使你们这一点希望破灭，老夫已经制服了你们的人。现在，老夫在准备征服你们的心，不管如何，你们两个都是可用的人才。”

银龙点点头，道：“好！为了争取在下的一点自由，区区准备全力以赴了。”

第三度欺身攻上。

这一次，他不再硬接黄袍老人的掌势，却以凌厉的攻势，展开了快速的突袭，以斩脉点穴的手法，封住了黄袍老人的攻势。

银龙一面打，一面数，第四招，五招，七招，八招，九招。

再过一招，就满了十招。

但银龙竟然无法度过了第十招。

不知他用的什么手法，黄袍老人忽然间一指点中了银龙的左肩。

银龙倒了下去。

那正是引发银龙伤势的脉穴。

但银龙早已经摆脱了受伤的经脉。

黄袍老人笑一笑，道：“很好，很好，你用的全是东方世家的武功，活人冢传你的武功，好像一点也没有施展。”

银龙道：“但我还是没有撑过十招。”

黄袍老人道：“事实上，你只有五招的机会了，能在老夫手下走过五招，你已经是很高明了。”

银龙道：“十招之内，能够击败我的人，实在不多。”

黄袍老人道：“所以，老夫才决心争取你们。”

银龙道：“你点我一指，真的会引发我身上受的禁制么？”

黄袍老人道：“很快，就可以证明这件事了。”

银龙一直在暗中盘算，这黄袍老人是否别有用心，故意查看一下，他们身上的禁制是否还在？

自然，在对敌的过程中，银龙也没有用出十成武功，也保留了一部份

实力。

幸好，银能有过伤势发作的经验，立刻装作伤势发作的样子。

黄袍老人淡淡一笑，道：“金蛟，该你了。”

金蛟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是应该攻一招了。”

黄袍老人沉吟了一阵，道：“一招？”

金蛟道：“对！你让我们两个人十招，银龙拚了九招，不是只余下了一招？”

黄袍老人脸色一寒，冷冷说道：“金蛟，对你而言，一招并不是一件好事。”

金蛟道：“阁下的意思是？……”

黄袍老人道：“我和你们动手，一招之内，实在无法把握恰到好处，万一我失手杀了你，那又将如何呢？”

金蛟道：“阁下的意思是，一招能取我之命？”

黄袍老人道：“你可以赌一下这个机会。”

金蛟冷冷说道：“不错，在下要赌这一招，不过，我如撑过这招，你说的话，还算不算？”

黄袍老人道：“自然是算，只要你能接下我这一招，我立刻解下你身上禁制，放你离去。”

金蛟哈哈一笑，道：“好！那阁下就请出手吧！”

银龙很想劝阻金蛟，但他正在装出伤势发作之苦，不便开口。

黄袍老人双目中暴射出两道冷厉的神光，忽然间飞身而起，扑向金蛟。

金蛟似是成心硬拚这一招，竟也纵身迎了上去。

但闻蓬然一声，两人硬撞在一起。

银龙虽然在很留心的看，但仍然没有看清楚，那黄袍老人用的什么手法。

只听金蛟发出一声惨叫，倒摔在地上。

一股鲜血，由金蛟身上激射而出。

他身上的衣服，可避刀剑，全身一击致命的地方，实在不多。

金蛟伤在头上，双眉之间，有一个血洞。

黄袍老人不知用的什么手法，一击之下，竟然取了金蛟之命。

银龙心头大震。

他见识广博，但竟然认不出这是什么武功所伤。

只听黄袍老人冷冷说道：“脱去他身上衣服，把体埋了。”

两个女婢应了一声，抬起金蛟而去。

黄袍老人缓步行近了银龙。

银龙暗作戒备，如若那黄袍老人，对自己施下毒手时，准备突然出手一拚。

但那黄袍老人神情十分和气，蹲下身子，在银龙身上拍了两掌，道：“坐息一下，就可以复元了。”

银龙暗中记下了他出手的穴道，吁一口气，道：“金蛟死了。”

黄袍老人点点头，道：“他不自量力，我只好杀了他。”

银龙哦了一声，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银龙坐息醒来之时，那黄袍老人，已然不见，室中却坐着一但身着青衫的人。

地上的血迹已打扫干净，两个女婢，也不见了，但金蛟穿的一身金色衣服，如折叠的十分整齐的放在身侧。

抬头看去，那一辆蓬车，仍然停在茅舍之外。

银龙心中暗暗冷笑，口中却问道：“金龙令主那里去了？”

青衫人微微一笑道：“你是说那位穿黄衣的老人？”

银龙道：“是！他刚刚杀了金蛟。”

青衫人道：“我听他说过了。”

银龙道：“阁下是……”

青衫人道：“他有事走了，要我留这里告诉你几件事情。”

银龙道：“你，你是什么人？”

青衫人微微一笑，伸手由怀中摸出了一块金龙令牌，道：“你看看这一块金龙令牌，和他的一块，有什么不同？”

银龙伸手接过，仔细瞧了一阵，道：“完全一样，你也是金龙令主，在下参见。”

青衫人接过令牌，笑一笑，道：“不用多礼，我和他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严厉，我比较和气。”

银龙道：“哦！”

青衫人道：“你心中是不是有很多的疑问？”

银龙道：“疑问虽有，不过，在下觉着，已经不太重要了。”

青衫人道：“嗯！为什么呢？”

银龙道：“一招能杀死金蛟的人，天下绝无仅有，我知道他是活人冢的人，就成了。”

青衫人道：“你是不是也想考验我一下呢？”

银龙道：“在下已自知非敌。”

青衫人道：“那你是相信，我也是金龙令主的身份了？”

银龙点点头，道：“是！我已求证过金龙令主的武功了。”

青衫人微微一笑，道：“现在，你是不是还想脱离活人冢？”

银龙心中暗道：看那黄袍老人杀死金蛟的手法，要想杀我，并非一件难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心机，留下我呢？难道这中间，还有什么阴谋不成？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经过了金蛟一役之后，在下终于了解了一件事了。”

青衫人道：“什么事？”

银龙道：“活人冢是一个组织完美的组合，它的实力是隐藏的。”

青衫人微微一笑，道：“看来，你的领悟之力，实在十分高强。”

银龙道：“所以，我仍然活着，但金蛟却已不幸的死去。”

青衫人道：“好像，你对杀死金蛟这件事，一直不太满意。”

银龙道：“如若金蛟是一个可用之才，为什么不留下他的性命？”

青衫人道：“因为，他不能，一招取命，他必须全力施为，金蛟取巧，只算一招，那就是他自招杀身之祸的原因？”

银龙道：“哦！”

青衫人道：“金蛟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

银龙轻轻吁一口气，道：“听令主一言，他却有取死之道。”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我现在，是不是已获得了你们真正的信任？”

青衫人道：“你已经通过了一次考验，但是否已获得了他完全的信任，要看你以后的表现了。”

银龙心中暗道：此刻如若不从他口中，挖出一些隐密出来，今后，只怕是很少有这种好机会了。

青衫人道：“今夜，活人冢要展示一下真正的实力，去会璇玑姑娘。”

银龙道：“令主，在下心中有一些疑问，不知道是否应该问问？”

青衫人道：“那就说出来吧。”

银龙道：“有几位金龙令主，他们在活人冢内的身份是……”

青衫人接道：“很多位金龙令主，至于身份么？那就很难说了，不过，金龙令主，都有很大的权势，他们随时可以杀死存心背叛的人。”

银龙暗暗骂道：“好刁的答覆，说了也等于没有说。”

“是不是你也有一辆蓬车，和两个美丽的女婢侍候？”

青衫人道：“我想要的时候，就可以带她们来，但我也常常一但人到处走动。”

银龙默然了，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回答。

青衫人笑一笑，接道：“你已经通过了一次艰难的考验，有一天，你也可能会有一面金龙令牌。”

谈笑中，飘然而去。

望着青衫人的背影，银龙心中突然有着一种自责的感觉。

原来，他和那青衫人谈了很久的话，竟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只觉面貌平庸，没有一点可以记忆的特徵。

田玉、王雷，飘入了茅舍。

银龙低声道：“你们看到了那黄袍老人离去么？”

王雷点点头，道：“他登上马车而去。”

银龙道：“多久了？”

王雷道：“一刻之前。”

银龙道：“刚才离去的青衫人，何时来的？”

田玉道：“只见他刚刚离去，却未见他进来。”

银龙呆一呆，道：“你们……”

田玉道：“我们一直留心四面的动静。就算是一只飞鸟，进入这座蓬帐中，我们也不会放过。”

银龙道：“但他不是飞鸟，他是一个人，一个很高的活人。”

田玉叹息一声，道：“我也觉着奇怪，难道这世间，真有隐身术不成。”

银龙道：“我看，这件事，只有璇玑姑娘能解释了……”

放低了声音，接道：“今夜，金龙令主要进入璇玑堡……”

田玉道：“就是那穿黄袍的老人？”

银龙道：“那个穿青衫的人，也是一位金龙令主。”

田玉、王雷呆住了。

银龙苦笑一下，道：“他们才是活人冢内真正的实力。”

田玉道：“活人冢有几位金龙令主？”

银龙道：“不知道，他们的口气很紧，探不出一虚实，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消息传入璇玑堡中。”

田玉摇头道：“不用冒这个险，璇玑姑娘吩咐过，除非特别重大的事情，用不着传入消息，免得露出破绽。”

银龙道：“你们看到那黄袍老人的武功了。”

田王道：“看到了，但却不太真切。”

银龙道：“他一招击毙了金蛟，我想当今之世，还有什么人可以和他一决胜负？”

王雷道：“不知道，至少璇玑姑娘无法在三招之内，杀死金蛟。”

田玉道：“不知金龙令主的武功，是不是都一般的高强。”

银龙道：“在同一个等级的人，不会有太大的距离。”

田玉道：“这么说来，那个青衫人也有金龙令主的身份，也有那一个等级的武功了。”

银龙沉吟了一阵，道：“咱们在活人冢内住了不少的时间，对活人冢，已经有了相当的印象，但已到事情临头，在下突然发觉了，对活人冢知道的太少了。”

田玉点点头，道：“这个组合，不但充满着神秘，而且，花团锦簇，云雾迷离，叫人看不真切。”

银龙道：“看来，咱们还得小心一些，如此复杂的形势，老实说，我们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也许，今天晚上，他们会有计划的摆布我们去送死。”

田玉道：“就算他们有这个计划，我相信璇玑姑娘也不会杀了咱们，如果情势太险恶，咱们就干脆挑明了拚一场。”

银龙叹息一声，道：“真到了那种田地，咱们也没有办法，不过，能够隐藏起来最好，需知，咱们隐藏在活人冢内，比起咱们倒戈相向，要重要的多了。”

田玉道：“这个道理我明白，但如到了纸不能包火的时刻，那也只有挑开了干啦！咱们如是单独和他们动手一战，只怕连一成希望也没有啊！”

银龙道：“我知道你的意思，那是说，必要时，咱们反正过去，和璇玑姑娘会合于—处，对付他们，至少，可算得—分力量。”

田王道：“在下正是此意。”

银龙道：“好吧！到时间，再作决定，不过，我希望两位临阵对敌时，要保持绝对的冷静，咱们有留下来的机会，就要尽量的留下来。”

田玉点点头。

银龙道：“我们现在，就只有等待下去，看看事情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再作道理。”

\*\*\*\*\*夜色迷蒙，已到了掌灯时分。

青衫人突然出现银龙的蓬帐之中。

银龙的内心中，早已有了准备。所以，对青衫人的出现，一点也没有惊讶的感觉。

青衫人笑—笑，道：“银龙，咱们该去会会庄璇玑了，你要带多少人手？”

银龙道：“令主的意思呢？”

青衫人道：“不用群攻，人手愈少愈好，你选几个武功高强的人去。”

银龙道：“好！在下带四个人去。”

青衫人道：“是四个什么样子的人？”

银龙道：“峨嵋双剑，和巫山二煞。”

青衫人点点头，道：“好！”

举步向外行去。



银龙召唤双剑二煞，紧随在青衫人的身后。

璇玑堡门户大开，连吊桥也放了下来。

他们已把防守的力量，完全集中在宅院之内。

璇玑堡也似乎下了决心，准备在堡内决一死战。

青衫人很轻易的到了璇玑堡大门外面。

今夜有月，但月色却被浮云掩遮。

天色的变幻，正和今夜的情势一样，淡淡的云，朦胧的月，叫人看不真切，也看不清那一点飘渺的变化，谁知道呢？也许，一会儿会月明风清，明月照人，也许有一片乌云飞来，一下子掩去了明月。

青衫人当先而行，但却走的很慢，但仍然接近了璇玑堡宅院的大门。

大门外一片宁静，不见一个防守的人。

两扇大门也敞开着。

但青衫人明白，自己的一学一动，已全在对方的监视之下了。

那敞开的大门，正表现了对方的有恃无恐，也表现出了对方有备无惧。

果然，青衫人还未到门前，大开的宅院大门，已有五个人迎来。

是庄璇玑和四大凶煞。

银龙很希望说明一下这位青衫人的身份，但庄璇玑却连望也未望他一眼，目注青衫人缓缓说道：“阁下是……”

青衫人接道：“无名小卒巢南非。”

庄璇玑道：“金蛟、银龙，为什么只见来了一龙，不见金蛟？”

她果是绝顶聪明的人，目光一掠之下，已然看清楚了眼下的形势。

巢南非淡淡一笑，道：“金蛟死了，不知庄姑娘是否相信？”

庄璇玑道：“窝里反，自相残杀，谁死了都是一样。不过，只怕不会是死于你阁下之手吧？”

巢南非冷笑一声，道：“久闻璇玑姑娘才貌双绝，武功高强，可就是你姑娘吧？”

庄璇玑道：“不敢当，正是小妹。”

巢南非道：“看样子，不是浪得虚名了。”

庄璇玑道：“夸奖了。”

巢南非道：“你是否想替金蛟报仇？”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为什么？”

巢南非哈哈一笑道：“就我所知，金蛟似是已和你庄姑娘有了勾结。”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还有银龙，你为什么不也杀了他？”

银龙心头微微一震。

巢南非道：“是非曲直，在下自含分辨，用不着别人担心。”

庄璇玑笑道：“你好像是这一次的骚扰璇玑堡的首要人物。”

巢南非道：“在下亦不敢妄自菲薄，只好承认了。”

庄璇玑道：“活人冢有的是人手，阁下怎会只带这几个人来？”

巢南非道：“我们同来的人手很多，只要姑娘能够击败在下，自会有人出头。”

庄璇玑道：“璇玑堡只是小小田庄，人不过数十，能放手一战的，更是屈指可数。”

巢南非道：“哦！所以，庄姑娘想和在下谈谈？”

庄璇玑道：“但我们敢和贵组合对抗，大概不是凭藉着一股血气之勇

吧？阁下请进吧！”

巢南非道：“这宅院之中，可是有很多的埋伏？在下怎能通行无阻。”

庄璇玑道：“那要智慧、本领，一种极高的配合，才有一点机会。”

巢南非道：“在下倒是想单枪匹马的进去试试。”

庄璇玑道：“欢迎的很。”

巢南非说去就去，一学步，直向宅院中行去。

银龙终于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低声道：“令主，不可一个人去。”

巢南非停下脚步，回过头，道：“为什么？”

银龙道：“厅、院中的埋伏，十分凶厉，不可轻敌。”

巢南非道：“哦！你的意思呢？”

银龙一直在留心着庄璇玑，希望能得到她一点暗示。

但庄璇玑却连望也不望他一眼。

“在下的意思是，令主如若一定要去，何妨带着我们同行。”

巢南非道：“带著几位同去，那未免太过涉险了。”

银龙道：“也许咱不能够帮令主太大的忙，不过，咱们全力以赴，至少也可以帮助令主一些小忙。”

他言词曲折，说来婉转，但却用尽不少的心机。

希望藉着对巢南非的表达，说出了内心中的隐密。

无法猜知庄璇玑是否已经领受到了他言中的含意。

但他自觉已尽到了心。

巢南非淡淡一笑，道：“银龙，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们可以站在这里看看热闹。”

银龙道：“好吧！令主这么吩咐，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巢南非笑一笑，道：“金龙令主的身份，决不是让你们叫着玩的，今夜，你们可以见识一下，金龙令主这个身份，不止是一种荣耀，而且，它具备了真实的基础，并非是任何人都可以担当这个职位的。”

笑一笑，学步向前行去。

庄璇玑忽然一横身，拦住了巢南非，道：“金龙令主的武功，是不是都很高强？”

巢南非笑一笑，道：“不错啊！能到这个身份，都具有相当的武功基础。”

庄璇玑冷冷说道：“那么，阁下先过了我这一关如何？”

四大凶煞齐声说道：“杀鸡焉用牛刀，这件事不劳姑娘亲身临敌。”

庄璇玑笑道：“不用了，我要见识一下金龙令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人物。”

巢南非道：“不论你们宅院中有些什么埋伏，区区都未放在心上，何在平姑娘呢？”

庄璇玑道：“说的是，令主请出手吧！”

巢南非一上步，忽然劈出了一掌。

强猛的掌势，带起了一股凌厉无比的掌风。

庄璇玑左手挥拂，轻描淡写的迎了上去。

巢南非冷笑一声，道：“很高明。”右掌一挫收回，双手连环劈出。

但见双掌拂动，勾起了一片指影。

庄璇玑长袖拂风，飞舞漫天指影中，竟使巢南非难越雷池一步。

外行人看去，不但感受不出激烈之处，只见两人搏斗的姿势美妙，进

退闪避，婀娜多姿，有如在欣赏一场舞蹈。

但四大凶煞和银龙却是看的全神贯注。

原来，两人过手招术，以变应变，一招未完，立刻变另一招以制敌先机。

两人没有接实一掌？”没有硬打一招。

但数十招后，巢南非已满脸大汗，庄璇玑也是神情庄严，柳眉儿轻轻颦起，似是打的十分吃力。

这是一场很奇怪的战争，至少，看不出激烈凶厉，但当事人，却流露出了极度的疲劳。

巢南非突然停手，向后退去。

但见庄璇玑右手一招，突然间，指向了巢南非的咽喉。巢南非竟然无法封住这一指。

庄璇玑指锋逼住在巢南非的咽喉要害，冷冷说道：“阁下，你连我这一关都过不去，不用进入宅院中了。”

巢南非虽然受制，但却没有一点惊慌之容，笑一笑：“你为什么不下手？”

这问题，也正是四大凶煞心中的疑问。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已经练会了血煞神功，死前的反击之力十分强大。”

巢南非微微一愣之后，道：“你怎么知道？”

庄璇玑道：“我不但知道你已经练会血煞神功，而且，也知道这种武功，来自天竺，说起来，这不能算神功，而是一种魔功。”

巢南非道：“姑娘果然不是一个平凡人物。”

庄璇玑道：“你夸奖了。”

巢南非道：“你既然知晓内情，大概也明白，我的反击之力，可以使你我同归于尽。”

庄璇玑道：“但你如不见血，你就无法施展。”

## 第二十三章 才子巾幗 相得益彰

两人交谈之事，已然大出了武功的范畴，四大凶煞和银龙都是从未听闻过的事情。

世上竟然会有一种武功，在身上流出鲜血时，才能施展。

庄璇玑轻轻吁了一口气，这：“巢南非，我可以不杀你，但你已经败了。”

巢南非道：“我没有败，因为我还有着最后反击之力。”

马鹏道：“要害受制，随时可能会丢了性命，竟然还不承认失败。”

巢南非望也不望马鹏一眼，如对庄璇玑道：“不论胜负，但我对你的渊博，十分佩服。”

庄璇玑道：“除此之外，你还证明了一件事。”

巢南非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你已证明了，你无法通过我这一关。”

巢南非道：“咱们还没有分出胜负，你总不能断言，已经胜过了我。”

庄璇玑道：“就算咱们不分胜负吧！你已无法冲过去，不知阁下作何措施。”

巢南非道：“既然不分胜负，我应该还有试验的机会。”

庄璇玑冷冷的说道：“你要明白，咱们再要动上手，那就很可能是一场生死火拼了。”

巢南非道：“我一身的修为技艺，就是见血取命的玩意，对方出手愈是恶毒、凌厉，我的反击之力，也越强，所以，在下并不怕姑娘的凌厉攻势，但刚才姑娘的攻击力量似是并不强大，在下反而无能反击了。”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巢南非你不觉着这几句话，有些强词夺理么？”

巢南非道：“在下并不觉得。”

庄璇玑道：“如若是一个武功很差的人，难道也能够拦得住你？”

巢南非道：“这个，这个……”

柳媚低声道：“马老大，我发觉一件事情？”

马鹏道：“什么事？”

柳媚道：“不论什么人，只要肯和璇玑姑娘谈下去，都很可能被她说服。”

王杰一皱眉头，道：“这件事，咱们早知道了，难道还用你说。”

柳媚道：“她的说服之力，对男人比女人效力更大。”

高空道：“你是女人，怎么也被说服了？”

柳媚微微一笑，道：“你们都被说服了，我也只好跟过来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高空我看你傻傻的，这中间的道理，就算跟你说了，你也不会太明白。”

只听庄璇玑接道：“你如不是别有用心，那太肤浅了，你身负绝技，但却不太了解自己。”

巢南非道：“怎么说？”

庄璇玑道：“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人，能挡得住你么？”

巢南非道：“那富然不能。”

庄璇玑道：“这就是了，我能拦阻你，无法越渡，那是一种比你高明的武功，武功之间，相关相克，我用的武功，正好克制住你。”

巢南非道：“请教啊！那是什么武功？”

庄璇玑道：“大罗神拳。”

巢南非沉吟了一阵，道：“没有听人说过，这武功源出什么门户？”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巢南非，你知道有一种武功，可以克制你们天竺魔功就行了，这种武功，既然可以在我的身上展现，那就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这种武功。”

巢南非望了四大凶煞一眼，道：“他们都会了。”

庄璇玑道：“我不会告诉你的，你的技艺证明，你已经在我们的约定中失败了。”

巢南非脸色一变，道：“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道：“你可以率领你的人手退回去了。”

回顾了四大凶煞一眼，返身行入宅院。

四大凶煞也跟着行了回去。

大开的宅院木门，突然间关了起来。

巢南非呆呆的望着木门出神。

银龙望了田玉、王雷一眼，缓步行了过去，低声说道：“令主，咱们是不是应该攻进去？”

巢南非轻轻吁一口气，答非所问的道：“这位璇玑姑娘，山藏海纳，实在是叫人估测不透。”

银龙点点头，道：“她对令主似是还有着显着的顾忌。”

巢南非道：“她很了解我们的武功，实叫人猜测不透。”

银龙道：“怎么？那丫头真的说对了？”

巢南非道：“是的，奇怪的是我们习练的武功，从来没有在江湖上施展过。”

银龙道：“那又如何漏出去呢？”

巢南非道：“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更奇怪的是，她确有一套拳法，封住了我所有攻势，很轻易的把我攻敌凌厉的地方，完全给压制了下去，在我刚才那一轮攻势中，有十八个取魂夺命的招数，但我却一招也施展不出。”

银龙心中暗道：璇玑姑娘既然封死了他全部招术，为什么不杀了他。

口中哈哈两声，道：“令主不用灰心，也许，那只是碰巧罢了。”

巢南非苦笑一下道：“不管如何，我还是要进去瞧瞧，但你们不用进去了，我如在半个时辰之内不出来，你们可以撤走了。”

银龙道：“这个如何使得，我们如目睹令主失陷，而坐视不救，那岂不是犯了乱刀分的大罪？”

巢南非笑一笑，道：“我如是真的败了，你们上去，也是白白送死。”

银龙道：“令主，在下自进入活人冢之后，第一次遇到令主这样慈和明理的人。”

巢南非未再答话，学步向前行去，举手推开木门行入宅院之中。

行入了宅院之后，木门立刻关闭。

田玉疾快的行了一步，低声对银龙说道：“咱们要不要进去？”

银龙道：“等一等吧。”

田玉道：“庄姑娘为什么不杀了巢南非？”

银龙道：“就目下的情势而言，璇玑姑娘如若能够杀了他，绝对不会放过他了。”

田玉说道：“难道世上真会有一种武功，在死去之后，还会反击杀人么？”

银龙道：“这个，在下无法回答，但就在下所知，中原武林道上，没有这一门武功。”

过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关闭的大门，突然大开。

鬼刀马鹏，出现在大门口处，冷冷说道：“银龙，贵令主已经被困在了大厅之中，你们要不要进去瞧瞧？”

银龙回顾了峨嵋双剑一眼，点点头道：“闪开。”

忽然间，飞身一跃，冲入了大门之内。田玉、王雷，紧随而入。

马鹏放了三人之后，目光转注到巫山二煞的身上，冷冷说道：“两位，要不要也跟进去瞧瞧？”

巫山二煞应了一声，跟了进去。

峨嵋双剑迎过来，低声说道：“两位，不应该进来的。”

巫山双煞微微一愣，齐震说道：“为什么？”

田玉、王雷，忽然出手，点中了巫山二煞的穴道。

马鹏已关上了大开的木门。

田玉冷冷说道：“因为，这里是鬼门关，两位进来容易出去难。”

马鹏接道：“巫山二煞，行凶江湖，作恶多端，死有余辜，只怕很难有回头的希望了。”

田玉道：“马兄的意思，是想杀了他们？”

马鹏道：“在下只是评论一下巫山二煞的为人而已，是杀是留，我看还要两位决定了。”

田玉道：“巫山二煞积恶甚深，能否改邪归正，只怕不是我们所能决定，我看这件事，要璇玑姑娘去决定了。”

马鹏道：“好！璇玑姑娘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能使人很快的生出敬畏之感，也能用最简明的话，说出了是非分野之处。”

巫山二煞被移入了西面的厢房之中。

银龙目光四顾，不见打斗，心中大奇，忍不住低声问道：“巢南非呢？”

马鹏道：“已被璇玑姑娘引入了大厅之中。”

银龙道：“大厅中很平静啊！”

是的，厅门大开，未燃灯火，看不清厅中的景物，也听不到一点声息。

马鹏笑一笑，道：“也许巢南非已被庄姑娘说服了。”

银龙道：“金龙令主，才是活人冢内培养的人，他们不会轻易的屈服。”

马鹏道：“那就可能被杀了。”

只见人影一闪，巢南非突然由一角暗影中飞跃而出，道：“你太推崇庄姑娘了，也太低估了活人冢的金龙令主。”

马鹏吃了一惊，右手已握在了刀柄之上。

他的手，在微微发抖，感觉之中，这一刀，绝对无法杀死对方。

马鹏身经百战，不论对方何等强悍，他都充满着胜敌之心，从没有像今日这样，手握刀柄，竟然完全丧失了取敌制胜信心。

巢南非双目中放射着一种摄人的神光，冷冷说道：“马鹏，放开你握刀的右手。”

在巢南非奇厉的目光之下，马鹏如受到催眠一般，不自觉的放开了握刀的五指。

但银龙和峨眉双剑，却亮出了兵刃。

他们已暴露了身份，除了舍死一拚之外，已别无他途。

暗影中传出了庄璇玑的冷笑，道：“阁下，已习成了移魂大法，天竺异术，但你知根本是中土人氏，为什么甘为活人冢效力呢？”

另一角暗影中，缓步行出了庄璇玑。

巢南非微微一笑，道：“姑娘未把在下引入埋伏，是不是很失望？”

庄璇玑道：“你潜伏于一角，施用借力之术，攻入大厅，不过想引动埋伏，暗查情势，小妹幸未上当。”

巢南非道：“姑娘很高明啊！不知当时，何以不肯揭穿在下的诡计？”

庄璇玑道：“我想知道你的目的何在，也想证明一下，你在活人冢的身份。”

巢南非道：“姑娘证明了什么？”

庄璇玑道：“收获很大，你是我们这些时日中，数场搏杀中，遇到的真正敌人。”

巢南非道：“就算你收服了银龙等几个人，但对活人冢而言，算不得什么危害，你们还有很多的敌人。”

庄璇玑道：“那都是中原武林道中的人，我们已自相残杀了很多次，今夜，才有幸遇到阁下一个真正的敌人。”

巢南非微微一笑，道：“有一个真正敌人出现时，就会有许多的敌人出现……”

语声一顿，目注银龙，接道：“你怎么打算？”

银龙淡淡一笑，道：“令主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在下似乎是已经无法选择。”

巢南非道：“如若你还愿对活人冢效忠，在下可以保证你们不会受到什么惩罚。”

银龙哈哈一笑，道：“我看到了你们杀死金蛟的手段，我不会相信这些保证。”

田玉道：“保有这个隐密，似乎是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巢南非道：“什么办法？”

田玉道：“想法子把令主留下来。”

庄璇玑缓步逼了过去，道：“巢南非，我引你进入厅中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我希望你能良知重现，助我们一臂之力。”

巢南非道：“听你庄姑娘的口气，好像怀疑活人冢是由外来的异族主持了。”

庄璇玑道：“活人冢传出的武功，大都是来自天竺，那活人冢的首脑，就算不是天竺国人，一定也和天竺国有关了。”

巢南非道：“在下可以奉告庄姑娘的，活人冢的主脑人物，和天竺唯一有关系的，就是武功，那些武功，确是来自天竺，但却和天竺全然无关。”

庄璇玑道：“他也是中土的人士了。”

巢南非笑道：“纵横千万里，人有数千万，他是中土人，你也未必认识。”

庄璇玑道：“我不用认识他。”

巢南非道：“姑娘心中还有什么疑问呢？”

庄璇玑道：“你……”

巢南非接道：“我！我又如何？”

庄璇玑道：“你到了应该决定的时候了。”

巢南非道：“我已经决定了，姑娘，用不着再费口舌了。”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么说来，咱们分个生死了。”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由暗影中传了出来，道：“不用姑娘亲自出来，老夫先试他几招再说。”

福星水长流，带着余长贵、南长命，突然出现。

这名动天下的三天奇人，并没有小觑强敌，一现身，分成了三个方位，把巢南非给围了起来。

庄璇玑缓步逼了过去，道：“巢南非，我引你进入厅中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我希望你能良知重现，助我们一臂之力。”

巢南非道：“听你庄姑娘的口气，好像怀疑活人冢是由外来的异族主持了。”

庄璇玑道：“活人冢传出的武功，大都是来自天竺，那活人冢的首脑，就算不是天竺国人，一定也和天竺国有关了。”

巢南非道：“在下可以奉告庄姑娘的，活人冢的主脑人物，和天竺唯一有关系的，就是武功，那些武功，确是来自天竺，但却和天竺全然无关。”

庄璇玑道：“他也是中土的人士了。”

巢南非笑道：“纵横千万里，人有数千万，他是中土人，你也未必认识。”

庄璇玑道：“我不用认识他。”

巢南非道：“姑娘心中还有些什么疑问呢？”

庄璇玑道：“你……”

巢南非接道：“我！我又如何？”

庄璇玑道：“你到了应该决定的时候了。”

巢南非道：“我已经决定了，姑娘，用不着再费口舌了。”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么说来，咱们分个生死了。”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由暗影中传了出来，道：“不用姑娘亲自出来，老夫先试他几招再说。”

福星水长流，带着余长贵、南长命，突然出现。

这名动天下的三天奇人，并没有小觑强敌，一现身，分成了三个方位，把巢南非给围了起来。

巢南非点点头，道：“原来，三位也在此，而且。也背叛了活人冢。”

水长流冷冷说道：“老夫等一直没有投入贵组织，怎能说背叛？”

巢南非笑一笑，道：“但三位却一度是听我们之命行事。”

水长流道：“哦！对我们呼喝下令的，原来是你。”

巢南非道：“怎么？三位对这件事，心中不太愉快？”

南长命冷哼一声，道：“何只是不愉快，对我们三人而言，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

巢南非道：“哦！但三位，竟然是都还好好的活着。”

南长命冷冷说道：“咱们忍辱偷生，就是为了要报此仇。”

余长贵微微一笑，道：“你们费尽了不少心机，在我们身上加的禁制，而今安在？”

巢南非哈哈一笑，道：“也许三位身上禁制，真的已经除去了，不过，在下不相信，三位本身有这种能力。”

水长流淡然说道：“阁下如是想激怒咱们，只怕是枉费心机了。”

巢南非道：“看样子，三位是准备和在下一战了？”

水长流道：“对！活人冢以天竺武功，炫耀于中原武林道上，而且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如今又出而争霸武林，准备以身负的天竺武学，争霸于武林之中了。”

巢南非道：“只可惜，你们觉醒的太晚了一些。”

水长流道：“纵是亡羊补牢，也聊胜于无，咱们把阁下引入此宅，用心也就在见识一下天竺的武功有何神奇之处。”

巢南非道：“三位，连我们加诸禁制手法，都不能解，何况，妄想由在下的出手之中，悟出那破解天竺武功之法……”

语声一顿，提高了声音，接道：“但在下相信诸位之中，必然藏有高人。”

这巢南非观察入微，实非易与之辈。

庄璇玑只听得暗暗心惊，轻轻吁一口气，道：“看来，你也不会把我放在眼中了。”

巢南非道：“姑娘虽然聪明绝伦，但如若想在搏斗之中，看出天竺武功



的窍诀，那只怕并非易事了。”

庄璇玑道：“巢南非，你好像很陶醉在天竺武功之内，难道，中原武功，就不屑一顾么？”

巢南非沉吟了一阵，道：“姑娘，今夕何夕，此时何时？在下不是和姑娘纵论江湖武学而来。”

庄璇玑道：“不是纵论武学，那阁下的用心何在呢？”

巢南非道：“带你离开此璇玑堡。”

庄璇玑道：“这恐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巢南非道：“我知道，不把璇玑堡高手击杀净绝，只怕是很难使得你姑娘甘心和在下一同行。”

庄璇玑道：“哦！活人冢来了几位像阁下这样的高人？”

巢南非淡淡一笑，道：“活人冢在贵堡外，云集了二百名以上的高手，在下胆大的说一句，他们都算是中原武林中的精英，如若他们舍死忘生的闯进来，璇玑堡拦住他们的机会不大。”

庄璇玑道：“不错，他们都是中原武林黑、白两道中的高手，但他们已经不是自我了……”

巢南非接道：“这话怎么说？”

庄璇玑道：“他们已经迷失，迷失了自己，也使他们失去了更上一层楼的智能，三五年前，他们可能是江湖上的风云人物，但现在，他们已经跌落了很多，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们有所得，也有所失。”

巢南非笑一笑，道：“这证明了姑娘对我们实在了解的太少，你说的是一般情形，一个神志受到禁制的人，确实会在武功的进境上，有些折扣，但我们不会，我们能使他们更凌厉、更强悍，强悍到疯狂的程度。”

庄璇玑道：“听你如此托大之言，似乎是对征服武林，早已有了十分的把握？”

巢南非道：“不错，我们有把握，我们已准备完美，只要一声令下，可在七日内，先制服九大门派，三个月内，使武林统一，臣伏于活人冢下。”

庄璇玑道：“那又为什么迟迟不予发动？”

巢南非道：“为了你姑娘。”

庄璇玑嫣然一笑，道：“为了我？”

她笑的如花盛放，看的巢南非心头一震。

暗暗吸一口气，纳入丹田，使心中镇静下来，巢南非才缓缓说道：“姑娘，活人冢有人倾倒在你姑娘的美色之下，已延迟了我们发动武林霸业的限期。”

庄璇玑道：“那个人，不会是你了？”

巢南非道：“不是我，区区虽然不才，但还不会因为姑娘，延误大举。”

庄璇玑道：“但那个人却能支使你，命令你，你虽然不心甘情愿，但仍然要听他的令谕行事，你不敢背离他，是么？”

巢南非笑道：“姑娘，你说的不错，在下确然是受命而来，不过，如若我仍无法把你带走，对璇玑堡而言，就是一场很悲惨的事了。”

庄璇玑道：“愿闻其详。”

巢南非道：“明天日落之前，活人冢就会全力发动，血洗贵堡，就算他真的很喜欢你，但他也无法保全你了。”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统治活人冢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个人，

组成了一个小组，你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

巢南非道：“姑娘，别太自作聪明，你不了解活人冢，如若他不具有别人难及的权势，你根本不可能活出活人冢。”

庄璇玑道：“哦！那么你不是那些组合中的首脑之一了。”

巢南非道：“不是，任何一个组合中，都不可能有两个以上的人具有同样的权力，姑娘虽然容包绝世，但却不能使活人冢的，全数为你倾心。”

庄璇玑道：“你就是不为美色所动的人物之一？”

巢南非笑一笑，道：“姑娘，不是已经证明了么？”

庄璇玑道：“巢南非，你一直在表明你对活人冢的忠诚，那也把我们之间，可能的和解完全摒弃了。”

巢南非道：“我只是说明了目下江湖上的情势，千百年来，从没有任何一个统治江湖的计画，有如此完美的境界，也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具有活人冢如此强大的实力，日下，对我们征服江湖计画构成唯一阻碍的人，就是你璇玑姑娘了。”

庄璇玑道：“所以，在你的计画之中，必须是要先把我去除了。”

巢南非道：“如若我们无法说服你，无法使你合作，那只有把你给毁灭了。”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巢南非，咱们打的一样算盘，今宵，我们如无法劝服阁下，使弃暗投明，那就只有先把阁下给毁在此地了。”

巢南非道：“南辕北辙，咱们是很难说的拢了。”

水长流哈哈一笑，道：“姑娘，他满怀骄傲，目空四海，除非使他受到一点挫折，只怕很难使他屈服了。”

巢南非道：“不错啊！我却在渴望着放手一战！”

南长命道：“老夫奉陪。”

庄璇玑道：“用不着三位老前辈出手，晚辈先来领教，如若晚辈不敌时，老前辈再出手不迟。”

巢南非道：“姑娘，咱们已交手一次，虽然未分出胜负，但已经领教了彼此的手段，在下很想见识一下中原武林三仙的手段。”

南长命冷哼一声，道：“大概你认为天竺武功，当真是举世无敌了，老夫倒是要来领教一下。”

庄璇玑道：“老前辈，多多小心啊！”

南长命一上步，突然一拳，迎胸击出。

看上去是平平凡凡的一拳，但巢南非感觉得到，这一拳力道有如排山倒海一般，拳势出手，一股强烈无比的潜力，已经先逼过来。

巢南非冷笑一声，竟然迎拳拍出一掌。

南长命心中暗道：好小子，你是活的不耐烦，暗中运气，又加了一成劲力。

这一拳之威，已到了裂碑石的境界。

巢南非竟然硬把一拳给接了下来。

拳掌相触，巢南非的双足，突然向下陷入了三寸多深。

武功中至高的成就，借力转力，把南长命一股强猛的力道，完全转到双足之下。

巢南非笑一笑，道：“这一拳很凶猛，只可惜，只是一股笨气力。”

说话的工夫，已然攻出了三掌、三脚。

武林三仙之名，果非虚传，南长命一拳无效，立刻由攻势改采守势，把劲力回集于丹田之中。

巢南非三拳三脚，虽然快如闪电，但却仍被他从容的应付过去。

只听巢南非冷笑一声，道：“好！中原武学，果然有精要之处。”

喝声中，展开了快如流星的攻势。

拳风、足影，有如闪烁在空际中的流电。

完全把南长命给包围起来。

南长命那一半光秃的脑袋上，已经见了汗水。

汗水由脸上流了下来。

只不过三十招吧，南长命，已经很显然的落了下风。

水长流、余长贵，都看的呆住了。

四大凶煞也看的呆住了。

武林三仙，是何等的高明人物，但他竟然无法胜得强敌。而且，露出了败象。

水长流轻轻吁一口气，道：“老二，去接替老三下来。”

余长贵应了一声，举步行了过去。

巢南非冷笑一声，道：“来不及了。”

突然拍出一掌。

看似轻描淡写的一掌，但南长命却无法闪开，迫的他挥掌一接。

蓬然轻响，双掌接实。

南长命的身躯，似乎是突然间被抽去了筋骨一样。

全身突然间萎缩了下去。

救人要紧，余长贵只好先抱起南长命，向后跃退。

水长流一横身，拦住了巢南非。

事实上，巢南非也没有追上来。

余长贵放下南长命时，南长命已经无法站稳，全身向地上倒去。

庄璇玑一上步，右手抓住了南长命的左腕脉穴，左手轻弹，一粒自色的丹丸，投入了南长命的口中，道：“快些吞下去。”

可悲的是，南长命已经没有了控制自己吞下去的能力。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前辈，能够说话么？”

南长命不能说话，只能摇摇头。

庄璇玑感觉得出来，他受到了很重的伤害，他不但失去功力，而且全身软瘫，已经无法再控制身上的系统。

余长贵轻轻一掌，拍在南长命的背上，帮助他把药物吞了下去。

庄璇玑看不出他中的什么掌力，也无法帮助他恢复体能。

尽避她心中十分震惊，但却仍尽力保持着镇静，放下了南长命，缓步迎了上去，道：“水老前辈，请让开，这一阵晚辈出手。”

说的虽然客气，但语声之间，却十分坚定。

水长流只有让开。

璇玑堡中的事，自然该由庄璇玑作主。

庄璇玑迎向巢南非，道：“你的手段很恶毒。”

巢南非道：“姑娘可已瞧出，他是伤在一种什么武功之下么？”

璇玑道：“瞧不出来。”

巢南非道：“姑娘很坦白，因为，那不是中原武学。”

庄璇玑道：“瞧不出来，并不是表示我的心中害怕了，世上武功博杂，没有人能认得出来。”

巢南非道：“姑娘想不想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武功呢？”

庄璇玑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不矫情，但也不会求你说出什么，爱说不说。”

巢南非道：“好！在下奉告姑娘，那是摧心掌，专伤人体关节，不论武功如何高强的人，只要被击中一掌，就立刻失去了抗拒之能。”

庄璇玑道：“哦！这个已经证明了。”

巢南非道：“姑娘自信，能够抗拒这样的掌力么？”

庄璇玑道：“至少，我不害怕，而且，伤害人的武功很多，阁下有摧心掌，我也有一两种出手必伤人的武功，大家不妨试试看了！”

巢南非一皱眉头，道：“璇玑姑娘，你如再不知难而退，那就别怪我要大开杀戒。”

庄璇玑道：“看阁下十分文雅，是个明辨是非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心伤害你，但现在，只有放手一战了。”

巢南非冷笑一声，道：“姑娘逼迫在下，在下也只好放手施为了。”

庄璇玑道：“巢南非，你小心一些，我会杀了你……”

巢南非冷笑一声，道：“庄姑娘，你可知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如不先说明白，也许，你还有三分机会，你这么一说明，只怕连一分机会也没有了。”

庄璇玑道：“试试看吧！巢南非。”

巢南非道：“在下正要试试。”

忽然扬手一指，点了过去。

一缕指风，带起了一股强烈的破空劲风，直射过去。

庄璇玑竟然没有闪避。

身子一闪，踏中宫，直攻而上。

右手一掌拍出，击中了巢南非的右肩。

巢南非呆了一呆，左手疾快的反击了一掌。

庄璇玑娇躯一缩，竟用左肩的一部份，接下一掌。

巢南非哈哈一笑，道：“你已中了摧心掌。”

庄璇玑忽然一抬右手，一掌拍在了巢南非前胸之上，人却突然向后退开。

巢南非一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道：“你不怕摧心掌？”

鲜血连绵喷出。

庄璇玑冷冷说道：“我说过，我要杀了你。”

巢南非道：“我不明白，摧心掌无坚不摧，你怎会不怕？”

庄璇玑道：“天竺武学，未必是天下第一等武功，还不足以在中原武林道上称霸。”

巢南非双手捧心，缓缓坐了下去，口中连声说道：“这不可能啊，不可能！”

喝声中倒了下去。

庄璇玑身子摇了两摇，似欲向地上倒去。

柳媚疾快的奔了过来，伸手扶住了庄璇玑，道：“姑娘，你……”

庄璇玑道：“我不要紧，还支撑得住……”

伸手由衣袋中，取出了一个玉瓶。

她的手微微发抖，已然无法打开瓶塞。

高空接过玉瓶，迅速的倒出了两粒白色的丹丸，道：“要服几粒？”

庄璇玑嫩红的脸色上，已然泛起了一片青白，道：“两粒够了。”

高空把两粒丹丸，投入了庄璇玑的口中。

庄璇玑吞下药丸，略一定神，道：“快！傍他两粒药丸服下。”

高空微微一愣，道：“给什么人？”

庄璇玑道：“巢南非。”

高空道：“姑娘还要救他么？”

庄璇玑道：“不能让他死，服下药丸后，点他双臂双腿上的穴道。”

高空依言施为。

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药物，但却有看很奇大的效用。

巢南非服用过药物之后，竟然立刻清醒过来。

他睁开了双目，挺身坐起，才发觉了双腿、双臂，穴道都已被人点中了。

但他脸上仍然是一片惊异之色，望着庄璇玑呆呆的说道：“你没有受伤？”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就算我受了伤，也不是很严重，对么？因为我还好好的站在这里。”

巢南非道：“那怎么可能呢？摧心掌，摧心蚀骨，中掌的人，会立刻瘫痪，你怎么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庄璇玑道：“我说过，天竺武学，虽然奇幻凌厉，但它却未必真能伤人。”

巢南非突然叹息一声，道：“看来，姑娘是活人冢一个劲敌，那一次，在活人冢没有杀了你，留下了一大祸害，在下既然败了，任凭处置吧！”

庄璇玑冷冷说道：“你是执迷不悟了？”

巢南非道：“杀刚随便，在下绝不求饶。”

庄璇玑道：“巢南非，小妹想不明白，活人冢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吸引了你，竟然会使你对他们如此的忠贞？”

巢南非道：“姑娘非我，怎知我心中的想法？”

庄璇玑道：“你是为名利所惑，还是有什么难言的苦衷？”

巢南非冷冷说道：“面对着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不愿出口伤人，但你不会问出什么，我也不会说什么，你不用多费心机和口舌了。”

马鹏道：“活人冢有不少折腾人的手段，在下绝不会输给他们，阁下如是想试试……”

巢南非怒声接道：“尽避施展！”

马鹏道：“你可是认为自己是铁打、铜浇的人？”

踏前一步，抓起了巢南非。

庄璇玑摇摇头，道：“马鹏，不可伤人。”

马鹏道：“姑娘，这个人像是中了邪。”

庄璇玑道：“不论他的想法是错，是对，但咱们要尊重他……”

马鹏接道：“姑娘，他是咱们的敌人，而且，杀伤了咱们的人。”

庄璇玑道：“所以，咱们也可以杀了他，但不能污辱他，他如是根本不明白是非的人，就认为他是个坏人，也不是他的本性。”

巢南非神情激动，全身在微微发抖。

庄璇玑这几句话，比杀了他的威胁，还要强大十倍。

马鹏道：“姑娘，是不是要杀了他呢？”

庄璇玑道：“是，你现在可以下手了。”

“慢着！”巢南非突然间高声叫喊。

放下了扬起的右手，马鹏冷冷说道：“怎么？你怕了！”

巢南非望了马鹏一眼，缓缓说道：“我要死去之前，请教庄璇玑两件事。”

庄璇玑道：“好！小妹洗耳恭听。”

巢南非道：“第一，你为什么不怕摧心掌？”

庄璇玑道：“很难回答，既然有人练成了摧心掌力，就应该有一种抗拒摧心掌力的办法。”

巢南非道：“你真有这种武功？”

庄璇玑道：“那要问你自己了，你是否真的发出了摧心掌力，我现在完好无伤，这答案，除了你之外，又有何人能够回答。”

巢南非叹一口气，道：“不论你是否能避过摧心掌，但你还无法抗拒活人冢，你如想保有清白，只有一个办法，自绝一死。”

说完话一闭双目，接道：“你们可以下手了。”

马鹏右手一挥拍了下去。

这一掌打得很结实，一掌震断了巢南非的心脉。

庄璇玑却有意阻止，摇头不让马鹏下手。

但马鹏却没有回头望过一眼，而且，出手奇快，就算庄璇玑想喝止，也有些来不及了。

庄璇玑缓步行了过来，脸色一片肃然。

四大凶煞自追随庄璇玑以来，从没有见过她这样冷肃的脸色。

不用发问，马鹏已先行招认，道：“我诚心杀他。”

庄璇玑道：“哦！为什么？”

马鹏道：“他们伤了金蛟，而且，威慑银龙，留下他，有害无益。”

庄璇玑道：“我不喜欢杀人，对阵之间，性命相搏，失手杀人，那是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可以不用杀他，至少，我们要找出一个杀他的理由。”

马鹏道：“树威，姑娘有太多的优点，使我等心生敬服，但在下经过了这些时期的观察之后，发觉姑娘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庄璇玑边道：“请马兄指教。”

马鹏道：“太仁慈，有恩无威，也很难立足江湖。”

庄璇玑点点头，道：“也许，这就是妇人之仁了。”

马鹏道：“鼠下不敢妄论，不过姑娘已说过要杀他，在下也算是奉命行事。”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我没有责备你杀他的意思，只是觉着，杀了他，不如留下他的用处大些。”

马鹏沉吟了一阵，道：“我说不出道理，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马鹏说的对，巢南非不可能被姑娘收用的。”

说话的是方真，一袭青衫，缓步行了过来。

庄璇玑道：“你认识他？”

方真道：“不错，也同时看出了咱们处境的危险。”

庄璇玑道：“哦！活人冢，准备全力侵犯了。”

方真道：“对！他们已经出动了属于自己的人，这件事，他们已决定不会罢手了。”

庄璇玑道：“那也好，今天，我们才真正的接触到了活人冢的力量，虽然很可怕，但总算是照过面了，此后，他们很可能会以真正的实力，和我们一决胜负了。”

方真道：“我们的胜算不大。”

庄璇玑道：“我知道，但已是马临悬崖，船到江心，我们已经无法逃避了。”

方真道：“唯一能补救的，只有智慧，我不敢说，我们一定可以胜过对方，至少，我们能多一些机会。”

庄璇玑道：“方真，如何计划，要劳动阁下了。”

方真道：“我会全力以赴，不过，要姑娘先答应一件事情。”

庄璇玑道：“哦！什么事？”

方真道：“把你指挥璇玑堡的权力交给我。”

庄璇玑道：“好。”

方真道：“别答应的太快，我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连你包括在内，都要严格的遵守令谕，这是唯一可渡过这一次劫难的机会。”

庄璇玑道：“我可以答应你。”

方真回顾马鹏等四人一眼，道：“还有他们。”

庄璇玑道：“他们，也都会听命行事。”

方真道：“我是要他们由衷的听命行事。”

庄璇玑道：“好！你问问他们吧！”

方真笑一笑，道：“马鹏、银龙，你们的想法如何？”

马鹏道：“我们听庄姑娘的令谕行事，如若，庄姑娘把权力交给了你，我们会一切听命行事。”

方真道：“好！璇玑姑娘，现在可不可以把权力交给我？”

庄璇玑道：“现在，已经交给你了。”

方真道：“好！泵娘先接受在下一个令谕。”

庄璇玑微微一愣，道：“敬候示下。”

方真道：“敌势强大，不可力敌，请姑娘开放璇玑堡中的隐密，把人手全数撤到大厅中去。”

庄璇玑道：“好！一切都遵命行事。”

方真道：“陈总管何在？”

一直隐藏于西厢之内的陈振东，负责指挥西厢的弩箭手，应声行了出来，道：“属下在此。”

方真道：“面厢之内，还有多少人手？”

陈振东道：“十八名弩箭手，死去三个，伤四个，不过伤的不太重，还可放箭拒敌。”

方真道：“伤亡不重，东厢内还有几个人？”

陈振东道：“东厢之内，有郎四娘负责指挥，共有一十四人，没有伤亡一人。”

方真道：“好！把食水、粮食，全都迁入大厅地下密室中，够咱们这些人食用多久？”

陈振东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约略估算，大概总可以支撑半个月

之久。”

方真道：“除了两厢的弩箭手外，还有多少可用之人？”

陈振东道：“还有内宅一部份人，在下就不清楚了。”

庄璇玑道：“内宅之中，除了我父母之外，还有我六个女婢，伤势将好的师兄，流星刀于佩，八个家将。”

方真道：“能不能把他们也集中放大厅之中？”

庄璇玑道：“我要他们立刻搬迁。”

方真道：“家兄已恢复大部份体力，再加上在场的诸位，人力勉可够用了。”

庄璇玑道：“方兄，小妹在东、西两厢布置的弩箭手，可以相互的支援，而且，我已经精密的算计过，他们的隐蔽很好，弩箭伤敌，极具效果，让出东、西两厢，岂不是缩小了咱们防守的阵地？”

方真道：“我自自有道理，陈总管，立刻行动，天亮之前，全部迁入大厅。”

庄璇玑看他不愿解释，也不便多问。

方真笑一笑，道：“鬼刀、妙手、暗箭、毒花，请登上屋面，监视四面的敌人，照估计，他们已不会在今夜再有攻势，但咱们不得不防，如有警兆，立刻传入厅中。”

马鹏等虽然心中不服，但却不敢争辩，只好登上屋面。

在严厉的令谕之下，所有的人，都开始行动。

不到天亮，都已办好。

方真一直坐镇在大厅中，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休息。

他连夜件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稳住了南长命的伤势。

直到一切就绪，方真才下令，把二十名弩箭手，及庄璇玑、四大凶煞、陈振东、郎四娘、银龙、田玉、王雷等，全数召入了大厅中。

庄璇玑冷眼旁观，眼看他完全破坏了自己的防御计划，心中十分纳闷，几度想出手阻止，但想到他满腹经纶，绝世才华，定然别有安排，一直隐忍未发。

方真并没有分散内宅中人的防围，八家将、六女婢，都安排在防守密室。

二十九个弩箭手，除了十五人仍然随身携带看匣弩之外，选出十二个精壮的弩箭手，分配在大厅四个角落之处，一人登上屋面，两人守在大厅的角落之下。

方真开始介绍他设计出来的一种特殊暗器，那是一种纯铁打造特殊钢箭，用强力的弹簧，发射出去，不但威力强大，而且取位极准。

方真说明了施用之法。

庄璇玑明白了，四大凶煞也明白了，十二个铁铸的巨塑钢弩，用一种手摇的转把控制，每一个且型钢弩，都固在一定的地方，因为重量很大，无法用人力移动，四高八低，构成了一种交叉的箭网，进入了大厅的人，很难逃过这严密的箭网。

二十九个弩箭手，就位之后，方真才笑一笑，对庄璇玑道：“姑娘，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

庄璇玑点点头，道：“我明白了一部份，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方真道：“是我撤退两厢弩箭手的事？”

庄璇玑道：“对。”



方真道：“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的人手太少，我们受不起损失，而且，这座大厅之中，也必需二十个以上的弩箭手，才能配合我十二个铁弩的钢箭，配合成一片浓密的箭网。”

庄璇玑道：“但撤退两厢，给敌人一个进入的机会。”

方真道：“这一点，我已有了预防，姑娘但请放心。”

庄璇玑道：“不能说出来了？”

方真道：“不是不能，而是不便。”

庄璇玑道：“哦！”

方真道：“姑娘，相信我，等这一次事情过去之后，我会详细的说明经过，如若有什么错失之处，在下愿受姑娘的责罚。”

庄璇玑道：“我已经把大权交给了你，如何还能责罚你。”

方真道：“过了这个劫难之后，不论胜败，我会把权力交还给你。”

庄璇玑道：“只要你措施得当，由你主持大局也是一样。”

方真道：“喧宾夺主，岂是在下愿为的。”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方真，此时此情，不是我们争辩的时刻，你比我善于观机，而且，有一肚子令人莫测的学问，不论你是否愿意，我现在已经把管理璇玑堡的责任，交给了你。”

方真道：“当仁不让，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带你们渡过这个难关。”

庄璇玑道：“方真，我信任你，我相信，他们也都是一样的信任你，所以，你不用把这宝贵的时间，浪费花口舌之上了。”

方真道：“好！如若我的推断不错，活人冢来的人，都是他们之中的高手，就算咱们艺有专长，但拚到最后，咱们也会是一个全军覆没，因此，咱们不能硬拚。”

庄璇玑道：“那些巨型铁弩，真的能够拒挡住活人冢的全班人马么？”

方真道：“不能，所以，还要诸位补助。”

目光转注到银龙和峨嵋双剑的身上，接道：“三位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诱敌。”

银龙道：“诱敌？”

方真道：“对！你们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方出现一下，以激对方。”

银龙四顾一眼，道：“就在这一座大厅之中么？”

方真道：“对！因为这个地方不大，所以，我们才能控制全局……”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已经设计了一些灯光，会在这座大厅中，造成很多幻觉，那会对一个人真实武功，有很多的影响，所以，诸位还必须要化费一番功夫，以熟悉这里的一切。”

马鹏道：“我们呢？是不是也有工作？”

方真道：“有！我这里有一张绘好的图，诸位仔细看看，我来解说。”

摊开了一张大图。

其实，这张图，就是这个大厅，骤然看上去，实在看不出什么？

但经方真手中彩笔一勾，一面解说，立刻吸引住了在场之人的全部精神。

听完了方真的计画说明，每个人的心中，都忧喜参半。

这不但是一个精密的计画，而且，还要精密的配合。

凶险处，在它的变化控制上，不能有一步错失，快一点，慢一点，真可能赔上老命。

这就使得所有的人，都兢兢业业，很认真的练习。

事关生死，每个人，都不敢大意。

方真又下令封闭了门户，除了留一些通风的气孔外，很难有天光透入厅中。

大厅中立刻一片黑暗。

别说是在夜间了，就算是大白天，只要关上了铁门，大厅中，也会变的一片漆黑。

方真让群豪在黑暗中练习行动。

厅中之人，除了弩箭手外，都是武林中的高手，目力异于常人。

骤然间，也许不能适应，片刻之后，就可以适应如常了。

方真又下令，开启了灯光。

十几盏孔明灯，在方真的指令下，不停的忽隐忽现。

灯光闪烁，给人一种变化莫测的感觉。

这一阵演练，足足化了有两个时辰之久。

虽然，这不是搏杀拚命，但一个个，都累出了一身大汗。

庄璇玑也参与了演习，但她聪慧过人，化去的气力不多，还余下了不少观察的时间。

她虽然还不能了解了全盘的奥妙，但已感觉到这是一件江湖从未有过的设计。

铁弩、铁人，陪了真人的行动，灯光隐现，又增不少神秘、奇幻。

方真虽然没有参加练习，但他控制全局，精神集中，也耗去很多的精力，他身体本弱，几次演习下来，已经汗透重衣，下令休息之后，人已经快晕了过去。

庄璇玑扶着他，行入密室中休息。

方真躺在床上，闭目休息了一阵，睁开眼睛，见庄璇玑仍然坐在榻前，笑一笑，坐起身子，道：“你为什么还不去？”

庄璇玑道：“要我到哪里去？”

方真道：“休息，你必须保持体能，一旦我不能主持时，由你接替。”

庄璇玑道：“你没有教过我，我怎么会帮你主持？”

方真道：“你没有看到么？我派你站的那个位置，那是天枢主位，很清楚的看到了我的举动，以你的聪明，我想，已经记得很熟悉了。”

庄璇玑道：“看来，你比我聪明多了。”

方真叹了一口气，道：“璇玑，士为知己死，你是明白事理的人，所以，我可以坦坦白白的告诉你。”

庄璇玑道：“好像是很严重的事情？”

方真道：“是！我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在活人冢闷了很久，身体就更坏了……”

庄璇玑接道：“现在，这里是璇玑堡，你已经离开了活人冢，而且，美女相伴，你应该觉得很愉快才是。”

方真打量庄璇玑一眼，道：“你实在很美，老实说，我也不想死，生死这一关，本来我早就看开了，现在，我好像有些不想死了。”

庄璇玑道：“你医术精湛，真要是不想死，一定有自救之法。”

方真道：“璇玑，只怕，我没有这个机会了。”

庄璇玑道：“为什么呢？”

方觉黯然叹息一声，道：“这些天来，我日以继夜的工作，已然消耗大部份的元气，有如油枯、灯干，实在没有力量再撑下去。”

庄璇玑道：“不！你不能死。”

方真笑一笑。道：“璇玑，你该了解这些道理的，我带着先天的缺陷而生，无为而活，我能为你作了这么多的事，你该已经很满足了！”

庄璇玑道：“我！我不让你死。”

方真道：“好吧！我试试看，不过，这是没有把握的事，我如一旦倒了下去，你要记着接替我的工作。”

庄璇玑道：“但我留下的天枢主位呢？”

方真道：“有我哥哥接替。”

庄璇玑道：“如若你现在不再为各种事务费心劳力，能不能活下去？”

方真道：“不能，不过，我也不会三五天内就死，我是个意志力很强的人，我能撑到最后一刻。”

庄璇玑黯然泪下，道：“都是为了我。”

方真笑一笑，道：“不是，我为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华、智略。”

庄璇玑缓缓站起身子，道：“方真，好好的休息一下，有事情，我会来找你。”

方真点头一笑，闭上了双目。

庄璇玑也看出了方真的虚弱身体，已经到了油将尽、灯欲枯的情境。

一个人真折丧了所有的元气之后，纵然有灵丹妙药，也无法使他康复。

方真以极度虚弱的身躯，必须好好的调养时刻，很不幸的，却担当了最重要的工作。十余日不眠不休，耗尽了他所有元气，这时刻，还能撑下去，全凭他一股坚强意志和一个期盼的心愿。

这个心愿一旦实现了，他的意志力，也立刻会松懈下去，那时候，谁也无法救他了。

庄璇玑独自行入了大厅，坐上操纵机关的枢纽。

方真很了解自己的缺憾，所以。对自己的保护，十分严密。

一面纯铁作成的罩子，把自己围在那罩子中。

铁罩上开了很多细孔，可以看清四面的情形。

大厅中布置的交射灯光，可以照亮了每一处的角落。

她记忆强烈，按照方真操纵的手法，希望能先熟悉一下控制十二铁人的方法。

但她忽然间，觉着自己的心中好纷乱，乱的无所适从。

庄璇玑从没有过这样的困扰过。她惊讶自己何以会变成了如此一个没有用处的人。

她要找出原因，只好停下手来，静静的坐着去想。

但脑际中竟然是空空洞洞，宛如一张白纸，越想越不明白。

突然间，脑中出现了一个幻影。是方真，方真躺在那木榻上，默默的和死神抗挣。

像一道闪电似的，击触了庄璇玑的灵机。

她明白了，她心中要想的，竟然是方真。

不知何时，这个才华绝世，虚弱多病，又放荡不羁的少年，竟然闯入了她的心中，站的是那么稳，植的是那么的深。

她竟然没有抗拒的余地。

她忽然飞身而起，奔回了密室。

她一向自觉是超于人上，灵台清明，她永不会能信，世界上，会有一个人，令她想念。

但她不相信的事，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

方真，竟然侵入了她的心灵。

密室中一切如常。

方真静静的躺着不动，很安祥，动也不动一下，几乎叫人无法确定它是否已经死亡。

庄璇玑想叫醒他，但还是勉强忍住。

强敌密布在四周，随时可能会攻入堡中，此刻时间，真是寸阴如金。

但方真难得有一次好睡，对一个身体虚弱，像方真这样的人，一次好好的睡眠，对他的帮助很大。

庄璇玑忍耐着。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方真终于醒了过来。

眼看到庄璇玑坐在了床边，也无抱咎之色，笑一笑，道：“我睡了很久的时间吧？”

庄璇玑道：“嗯！两个时辰吧。”

方真挺身坐了起来，道：“外面没有动静吧？”

庄璇玑道：“巢南非死了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派人来过。”

方真哈哈一笑，道：“不急，再有两个时辰，他们才会攻来，璇玑，去叫他们休息一个多时辰，再准备迎敌。”

庄璇玑道：“你好像很有把握？”

方真道：“不错，我有把握。”

庄璇玑道：“为什么？”

方真道：“这是一种推算，不论什么事，都有一种轨迹可寻……”

庄璇玑道：“方兄，任何事情都可以算，但战场上的变化，如何能算呢？所谓军情紧急，瞬息万变，他们会立刻来，也可能，就此退走，不再攻来，你猜他们会在两个时辰之后攻来，很难叫我心服。”

方真缓缓下床，道：“再有两个时辰之后，你就会得到证明了。”

庄璇玑道：“就算被你猜中了，也不会使我心服，何况，你猜中的机会不大。”

方真道：“庄姑娘，这不是猜，而是算，猜的事情，不可靠，但算的事情，却是十有八九会中。”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你还算到了什么？”

方真神情突然间变的十分严肃，缓缓说道：“你要我说真话么？”

庄璇玑道：“是啊！”

方真道：“那很好，你现在看看，现在璇玑堡中的人，那一个不该死？”

庄璇玑呆了一呆，道：“这是什么意思？”

方真道：“尽我们的能力帮助他，让他在最危机的时候，不过，璇玑，我只能救两个人，不能多，多了，那就会一个也救不活。”

庄璇玑道：“你怎么忽然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你的机关埋伏，巧妙安排，难道只是为了让璇玑堡中的人死亡？”

方真道：“非也，非也，我看巢南非之后，才知道这种结果，璇玑，相信我，我推算不会有错。”

庄璇玑心中明白，方真说的是实话，至少，他说的是由衷之言。

以她绝世的才慧，一时间，竟也想不明白。

方真道：“你在想什么？”

庄璇玑道：“想不通的事情很多，第一，你凭什么算出他们四个时辰之后，会攻来，第二，我选了一但不希望他死的人，你如何能把他送出去，为什么，只能送走两个？”

方真道：“第一个问题，太复杂，不是很快能够解说清楚的。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倒可以告诉你。”

庄璇玑道：“洗耳恭听。”

方真道：“一只天船，借今夜之风，可以把他们送到五十里外，活人冢虽然已封锁了璇玑堡四周，但他们却无法封锁四周五十里。”

庄璇玑道：“天船，什么叫天船？”

方真道：“船是在水上行走，但我造的一种船，可以在天上走，所以，我才叫它天船。”

庄璇玑道：“方真，你带了天船来啦？”

方真道：“这艘天船，是我进入了璇玑堡后，才制造的。”

庄璇玑道：“那一定是一件极为精巧之物，能坐两个人，也应该相当的大，我怎么没有瞧到过呢？”

方真道：“说穿了，并不是一件稀奇之物，当年楚、汉相争，张良一曲箫音，吹起了江东八千子弟兵的乡愁……”

庄璇玑道：“我明白了，是一只大风筝。”

方真道：“对！一只风筝，不过，经我改良很多，只可惜，还未能改造的很完美，唉！

如若再给三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我可以把它改造的更为完美一些，只要风向不错，飞行数百里，也非难事。”

庄璇玑道：“如是今夜无风呢？”

方真道：“不会的，现在是有风的季节，璇玑堡三面空阔，一面临山，这地方，是一个风道。”

庄璇玑道：“方真，我们可以和他们抗拒多少时间？”

方真道：“最多三天，少则我们只有一日夜的机会。”

庄璇玑道：“哦！那十二个铁人，也不能派上用场？”

方真道：“能，不过，他们很快会找出了破解之法。”

庄璇玑道：“方真，不会这么悲观吧！”

方真道：“璇玑，他们再一次攻袭开始之后，就会再停下了，直到他们丧失了攻击我们的力量，或者是，我们全数被他们杀死了，才能停下。”

庄璇玑道：“方真，还有时间，能不能给我解说一下，也许，我能对你提出一些和你不同的意见。”

方真沉吟了一阵，道：“璇玑姑娘，你想知道什么？”

庄璇玑道：“我想知道，你算出的详细情形是什么？”

方真微微一笑，道：“我了解你的意思，你很不服气，你觉着我和你说的未必都对，而且，你也感觉到，这其中，有很多修正的地方，对么？”

庄璇玑道：“不错，我确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希望能够澈底的了解。”

方真道：“好！我用最简明的话，说出来吧！活人冢的头子，看上了你，所以，他们破例的把你引入活人冢去，要你看到了，他们强大的实力，原是

希望你见到他炫耀的实力之后，芳心倾服，成就一段英雄美人的佳话，却未料到，你竟然不肯服输，才闹出了这一段纠纷。”

庄璇玑道：“哦！我如算美人，谁又是英雄。”

方真道：“英雄当然是活人冢的首脑人物。”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是说，英雄有意，美人无情了。”

方真道：“璇玑，这是个严重的时刻，我愿意尽我所有的力量帮助你，我们的机会不大，但他们也将遭受到很惨重的损失。”

庄璇玑道：“搏杀很惨酷，是实力的对决。但也是一种艺术，我是最爱把搏杀艺术化的人，有时间，一种巧妙的安排，可以使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变成一片化雨春风。”

方真道：“你很特殊，我看得出来，你化解的方法，是一种修养，一种武功，老实说，那也不是出自正宗的武学，和天竺的武功一样，是一种邪门武功，源自『拈花微笑』佛，充满着祥和……”

庄璇玑接道：“小妹不敢苟同，既然充满着一种祥和之气，为什么又算邪门武功呢？”

方真道：“目的，这本来是一种善机，但如加上人的用心，那就有违本意了。”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对！方兄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任何一种技艺，都会因人的目的而异，使它的价值改变。”

方真道：“对！水能载舟，亦可覆舟。”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璇玑，现在，我们谈谈正经事，天竺武功，也不能和中原的正统武学相比，他们武功很特殊，而且，在他的学武过程中，有一种情绪上的狂热，一动上手，就会全力求胜，如若他们不能胜了敌人，就会一直拚下去，不死不休。”

庄璇玑道：“哦！”

方真道：“所以，你未必能使他们改变，拈花微笑，也未必会使他们放下兵刃。”

庄璇玑清澈的双目，凝注在方真的脸上，瞧了一阵，缓缓说道：“这是一种武功，也确实源出佛典『拈花微笑』，但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学的武功……”

方真接道：“我知道，它必须是女人，而且要姿色艳丽的女人。”

庄璇玑道：“对！所以，这一门的武功，不是任何人都可练的，因此，这一门武功，很少人练，江湖上也不流行，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是一种武功，都认为，这是一个美女，在卖弄她天赋的本钱。”

方真道：“事实上，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天赋的动人本钱，已很动人，再加上一些内在的修为，把它化成一种动人的情态，流现于温柔平和之中，自然会有一种息人怒火，动人心弦的力量。”

庄璇玑道：“很可惜的是，我没有把这门功夫，练到了更上层楼的境界，家师当年能一笑倾群豪，使包围她的天下英雄，全都放下了兵刃。”

方真道：“你师傅可是来自南海。”

庄璇玑点点头，道：“是！”

方真道：“数十年前，中原武林道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南海神叟和他的女儿，到了中原，闹的天翻地覆，听说，把一位杰出的武林年轻高手，活埋在一座古墓之中。”

庄璇玑道：“你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么？”

方真道：“璇玑，你想考考我？”

庄璇玑道：“不是考你，你精通经史，博览群书，旁通奇文、医理，可算是一个极少见到的才人，但你未必精通武林中的事情。”

方真道：“如若我没有记错，那个人应该叫徐元平。”

庄璇玑道：“不错，是叫徐元平，你真的知道，难道这件事，也有史书记载不成。”

方真道：“没有记载，不过，我听人说过他，只可惜，这个人活的时间太短了一些。”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方兄，你说，如若我们有外援，我们能不能够脱险呢？”

方真道：“这要看什么样子的外援了？就我活人冢听到的、看到的，想不出目下江湖上，会有什么能够帮助咱们的。”

庄璇玑道：“方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对我们这一战没有信心，你告诉我，还没有很大关系，但如这些事情，要是被他们知道了，那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方真道：“我也不会告诉他们。”

庄璇玑忽然微微一笑，笑的如花盛放。

方真呆了一呆，道：“你笑什么？”

庄璇玑道：“我相信，你还有办法。”

方真长长吁一口气，道：“『拈花微笑』功，确有很神奇的感人之功。”

庄璇玑道：“方真，为什么你不肯全力施为呢？”

方真道：“我，我……”

庄璇玑接道：“你……你为了什么？”

方真道：“璇玑，你一定要知道么？”

庄璇玑道：“对！”

方真道：“因为，我自知我的体能，无法再支持下去，虽然我胸有所学，可惜已没有机会施展了。”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你真的，已经没有办法救自己了？”

方真道：“过去能，但现在，不能了。”

庄璇玑道：“药医不死病，你的痛既非必死，为什么不能施医。”

方真道：“因为，我耗消仅有的生机。”

庄璇玑道：“为了打造那十二铁人？”

方真道：“也为了排出这一座奇阵。”

庄璇玑道：“方真，我们这一群人，战死璇玑堡，对江湖道上，有多少帮助？”

方真道：“会使活人冢真正损失一半的实力。”

庄璇玑道：“以后呢？什么人，会对付他们另一半人？”

方真道：“就我所知，江湖上已经没有这股力量了……”

语声一顿，接道：“所以，我要用风筝送两个人出去，一个是你，另一个由你选一个人，我已留下了一套奇功秘录，你们把它带出去，自己练成之后，再选择一些人，暗中调教，日后，再图大事吧！”

庄璇玑道：“这要多少时间？”

方真道：“长则十年，最短也要七年的时间，换了一个人，至少十五年，

或者二十年。”

庄璇玑道：“我能缩短这样多的时机么？”

方真道：“不错，因为，你是我见到的仅次于我的聪明人。”

庄璇玑道：“方真，你想到没有，他们没有见到我，不会罢休的。”

方真道：“这一点，我早已经想过了。”

庄璇玑道：“什么办法？”

方真道：“由你的女婢中，选一个像你的人要她代你而死。”

庄璇玑道：“就算这一个办法可行，但武林，仍要沉沦在活人冢的统制下了。”

方真道：“对！他们太强大了，我们无法阻止他们。”

庄璇玑道：“如是我不肯走呢？”

方真道：“那你就把十年后重复武林的希望，也埋葬在这里了。”

庄璇玑道：“方真，你也走，跟我一起走，行么？”

方真苦笑一下，道：“璇玑，我已是枯枝干灯，全无生机，就算我跟你离开这里，也无法陪你多久。”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方真，你自己能不能算出来，你还能活多久？”

方真笑一笑，道：“如若我躺在那里不动，大概可以活十天。”

庄璇玑道：“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你躺着休息。”

方真笑道：“由我主持，可以多支持一些时间，如若无我帮你，你很难支持过四个时辰，而且，人员的伤亡很大。”

庄璇玑道：“方真，我在你的心目中，真的就那样没有用么？”

方真道：“也许你有胜过我的地方，不过，就目下的情况而言，我好像要比你高明一些。”

庄璇玑道：“你好自负。”

方真道：“不论你心中有多少不满，你最好还是听我的。”

庄璇玑道：“好！我可以唯命是从，只求你答应一件事。”

方真道：“跟你离开？”

庄璇玑点点头。

方真笑一笑，道：“璇玑，别再为这件事争执了，你如若无法选一个跟你同行的人，我倒可以提供一个人选傍你。”

庄璇玑道：“什么人？”

方真道：“妙手高空。”

庄璇玑道：“他，……”

方真道：“不错，我已经冷眼旁观了很久，这个人，在四大凶煞之中，是心地最纯正的一个，单就武功而言，他还有更上层楼的潜力，如若你不反对，就这么决定了。”

庄璇玑心中明白，这件事已经无法再争执下去。

她佩服方真的才华，也相信他料事的才能，但对固守璇玑堡这件事，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庄璇玑没有再作争执，但却暗暗作了决定，尽最大的力量，希望用事实，来改变方真的看法。

久久不闻庄璇玑的回答，方真笑一笑，道：“你同意了。”

庄璇玑道：“你是发号施令的主帅，又这么的固执己见，我不同意，能



行么？”

方真道：“同意就行了，……”

语声一顿，接道：“璇玑，记着我一件事，你千万不能和敌人拚命，战死此地。”

庄璇玑道：“为什么？”

方真道：“你能逃出去，才能保住你的父母家人。”

庄璇玑道：“那是为什么？”

方真道：“活人冢的主事人很聪明，这一战会使他们觉着，你是他们统一江湖的劲敌，对一个，远在天边，隐匿不出的敌人，留着他家人性命，对他的诱惑、威胁，大了很多倍。”

庄璇玑沉吟不语。

方真微微一笑，道：“璇玑，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希望不要分去你对敌意志力。”

庄璇玑道：“那倒不会，不过，我倒有一件事，要你同意。”

方真道：“哦！你说吧。”

庄璇玑道：“我和高空逃走的时机，不要固定一个时间，要以敌我拚战的形势变化为准。”

方真微微一笑道：“好！也许你真有莫测之能，可使我的估算错误。”

庄璇玑道：“你才智过人，我自叹弗如，不过，你也有缺憾，因为你不会武功。”

方真道：“我只是没有实战的经验罢了，但我胸罗之博，尤其是对天竺武功的了解，那绝对不是别人所能及得了……”

伸手由怀中摸出一本薄薄的册子，接道：“这上面记述的，是我翻译天竺武功的心得，你好好的收着，如若你有过目不忘之能，那就最好把上面的记述，默记在心中，把这本小册子毁去，留着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庄璇玑接过绢册，随手翻了一下，道：“给我一个时辰时间，我能记下上面每一个字。”

方真道：“那很好。”

庄璇玑道：“以你我的才慧，有些事，实在用不着说出来的。”

方真道：“哦！”

庄璇玑道：“但你一直把自己掩蔽的很好，逼的我不得不说了。”

方真淡淡一笑，道：“璇玑，有些事：永埋心底，会比说出来好一些。”

庄璇玑道：“为什么呢？”

方真道：“说出来，就可能变成了一种诺言，不说出来，只是心中想的事情，不论有没有改变，都不会有愧咎的感觉。”

庄璇玑道：“这道理我也懂，只不过，对我不太适合。”

方真道：“你可以不遵守，但不能不承认它。”

庄璇玑道：“你错了，我心中没有它，就不会感觉它是好是坏。”

方真愣了一愣，道：“有这等事。”

庄璇玑道：“譬如说，一个人心中无色欲，无好恶，纵然男女共枕又何妨？”

这一下听得方真愣住了。

他无法批评她说的不对，这好像没有见过雨的人，不相信它会打湿衣服一样。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雨是水。

他是真的不相信，你能说他错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方真，你也许还不太相信我的话，想想你自己吧！考上了状元，却弃职而逃，这玩笑开的有多大？你心中应该明白。”

方真道：“名士狂行，我只不过是想试试考状元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想不到竟然很容易。”

庄璇玑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你破坏了制度，视国法如儿戏。”

方真苦笑一下，道：“当时，确实没有想这么多，事后想来，是有些荒唐。”

庄璇玑道：“可以原谅的是，因为你不知道。”

方真道：“你举出这件事来，想证明什么？”

庄璇玑道：“我想还有一件事，也是个很好的例证。”

方真道：“你说吧。”

庄璇玑道：“在活人冢，我答应了龙公子的婚约，而且，还有一段时间，我自认为是龙夫人。”

方真道：“这件事，比我考上状元弃职而去，还要荒唐，你在赌什么？又为了什么？”

庄璇玑道：“我想，这件事，决定的没什么错？因为，我只知道，女孩子都要嫁人。嫁给谁，岂不都是一样？”

方真道：“哦！”

庄璇玑道：“我心中没有好恶之分，也没有留下任何一个男人的形象，我只是觉着，这件事，世人都如此，应该不会很错，他是第一个对我求婚的人，所以，我就答应了他。”

方真道：“龙公子呢？”

庄璇玑道：“死了，自他死去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事，我觉得，多少和我答应他的婚事有些关系。”

方真道：“什么关系？”

庄璇玑道：“如若我们没有婚姻之约，也许他还不会死。”

方真沉吟了一阵，道：“你悲伤么？”

庄璇玑道：“我只是惋惜，就像我认识的人一样，谁死了，我就会有一份惆怅。”

方真道：“你们之间没有情？”

庄璇玑道：“没有……”

方真大声道：“那你真的嫁给了他，怎么样生活下去？”

庄璇玑道：“不知道，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也没去想过这件事，我从没对男人动过情，也不知别人是否对我有情。”

方真道：“这些事，你一点都不知道么？”

庄璇玑道：“不知道，因为，我从没有经历过？”

方真道：“那怎么可能，七情六欲，与生俱来，你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

庄璇玑道：“对的，我也有喜、厌之分，但这种与生俱来的直接感受，对我而言，却有日渐消尽了。”

别人也许不能领悟，但方真能。

他笑一笑。道：“是不是和你练习“拈花微笑”有关？”

庄璇玑道：“还有，我的学武环境，也有关系。”

方真道：“这倒需要姑娘解释一下了。”

庄璇玑道：“好！因为，我的学武环境太单纯了，除了师父和我，很少见到别人。”

方真道：“因为，丑与美，在你的感受中，并不重要？”

庄璇玑道：“我只知道，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却未注意到丑美之分。”

笑一笑，接道：“我师父，根本连善与恶的分别，也没有对我说过。”

方真道：“这又为什么呢？”

庄璇玑道：“她说，一个人没有太多的杂念时，学武功才能学到至高的境界。”

方真道：“那你又为什么要和活人冢这个组合作对呢？其实，你嫁给了活人冢的头子，至少，也会比龙公子好一些！”

庄璇玑道：“很可悲的是，我一离师门，就对是非和善恶，分的很清楚，不幸的是，活人冢第一个触犯了我这个禁忌，龙公子如若不死，我想，我会实践这个婚约，但他却死了，而我也有了改变。”

方真道：“什么样子的改变？”

庄璇玑道：“第一、我了解了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之外，这中间还有一个情字。”

方真笑一笑，道：“你学的很快啊！”

庄璇玑道：“我本来就是很聪明的人嘛！”

方真道：“好！这件事到此为止，别再说下去了。”

庄璇玑道：“为什么？我正要谈下去呢！”

方真道：“璇玑，此刻寸阴如金，你不觉着，咱们应该研究一个对付强敌之策么？”

庄璇玑道：“咱们已经研究好了，而且，也准备好了，现在只等敌人上门来了。”

方真哈哈一笑道：“这是什么意思？”

庄璇玑道：“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只是想和你谈个结果出来。”

方真道：“我……我快要死了，那里会有结果！”

庄璇玑道：“不行，我不许你死。”

方真呆了一呆，道：“你说什么？”

庄璇玑道：“我说，要你好好的活下去，你具有的才华，和医药上的知识，应该可以和你目下遭遇的死亡抗争。”

方真道：“我，我……我没有信心！”

庄璇玑道：“那是因为你一直盼望着死亡，你觉着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你可以留恋的事和人了。”

方真道：“璇玑，你明白，不是如此，我对自己的体能状况，知道的很详细，所以，我了解自己的处境，璇玑，不要对我太过份的要求，你是在刁难我。”

庄璇玑道：“刁难你，我不懂，我希望你多活几年，对你会是一种刁难？”

方真道：“你知道么？你要我多活几年，就是一种刁难，因为，死亡对我，并不是一种痛苦，但活下去，对我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庄璇玑道：“方真，你了解详细的情形，为什么不肯说出来，为什么不肯活下去？”

方真道：“我们不谈这件事了，现在，研究对敌方法要紧。”

庄璇玑冷冷说道：“方真，你不是想死，而是不敢不死。”

方真道：“哦！你想激我。”

庄璇玑道：“不是激你，是求你活下去，你能活，却不敢活下去，因为，你怕活着受苦，对不对？”

方真道：“璇玑，有些事，不是人力可以勉强的，你不要再说了。”

庄璇玑道：“为了我活下去吧！我虽然答应了龙公子的婚约，但我心中并没有他的形象，只是，我不太重视这件事，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珍惜它，因为，我已经了解了，……。”

方真道：“你了解了什么？”

庄璇玑道：“情和爱。”

方真道：“对！这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庄璇玑道：“我知道，你不能再劳累下去，你必需要保留一点活下去的勇气。”

方真道：“你真的希望我活下去？”

庄璇玑道：“嗯！”

方真道：“好！我试试看。”

庄璇玑道：“记着，你要活下去，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想死的时候，就想想，你死了，会留给我多少悲痛。”

方真笑一笑，道：“璇玑，你要改变我所有的计画，咱们在这个抗拒的强敌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

庄璇玑道：“我们不走了。”

方真道：“璇玑，我们真的无法抗拒，不过，我希望能在这一战中，消灭了他们一半实力。”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先用你的办法，到了你无能为力的时候，再作计议。”

方真笑一笑，道：“怎么？你还别有良策？”

庄璇玑笑一笑，道：“我自己也知道，那不是好办法，但如到了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只好试试了。”

方真没有追问下去。

事实上，也没有时间再追问下去了。

因为，两声的钟声传了进来。

这是庄璇玑和他约定的紧急信号。

那表示有人侵入了璇玑堡。

时间，却比方真推断的，早了很多。

方真呆了一呆，道：“有人来了？”

庄璇玑道：“对！我出去看看。”

伸手入怀中取出了两粒丹药，接道：“我相信！这两粒丹丸，可以使你的体能得以保持个相当的时间，相信我，你就吃下去。”

放下药物，转身向外行去。

方真轻轻叹息一声，道：“璇玑，越来我越感到，你可能会超越过我。”

庄璇玑笑一笑，道：“不会的，你比我聪明，咱们处下去你会征服我的。”

马鹏为首的四大凶煞，一字排开，挡在了大厅门口。

大厅门外，站着一个人枯瘦的老人。

事态的严重处，是福、禄、寿三星，也都现身，分三个方位，站在厅门里面，而且，摆出了拒敌的架式。

似乎是，三个人，早已料到了，四大凶煞，无法拦阻来人一般。

庄璇玑却不认识那枯瘦的老人。

四大凶煞向两侧分退，庄璇玑缓步而出。

穿着一身黑衣的枯瘦老人，只是给人一种外面的感觉，但仔细的看上去，却发觉他并不太老。

也许他太瘦小了，又穿的黑色衣服，所以，给人一种老迈的感觉，但他实际上，并不老，但口气却是老气横秋。

庄璇玑道：“这里是璇玑堡，我现在是璇玑堡主，大概可以算个作主的人了。”

黑衣人道：“你就是庄璇玑？”

庄璇玑道：“对！老兄怎么称呼？”

黑衣人怒道：“你叫我什么？”

庄璇玑道：“你并不老，看上去，还年轻的很，只不过，你在装饰上，给人一种老的感觉而已。”

黑衣人本来满是怒容的脸上，忽然间泛起了一抹笑意，道：“我听过很多人说你聪明，看来，果然不错。”

庄璇玑道：“我想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如此，为什么要掩去自己的面目，为什么你想装扮成另一个人时，如不肯把自己装扮的更像一点。”

黑衣人道：“事实上，我用不着去装扮成另一个人，我本人具有的实力和造诣，就可以应付这些事情了。”

庄璇玑道：“但你仍然穿着别人的衣服，而且，经过了一番修饰，装成了别人的样子。”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他不是别人，他是我的师父，我承袭了他的衣钵，也学会了他的装扮。”

庄璇玑心中一动，笑道：“你师父呢？”

黑衣人道：“他年高德劭，已经退隐，不再问江湖中事了。”

他很黑，但皮肤光滑，不见一个皱纹。

两双很大的眼睛中，放射出炯炯的神光。

庄璇玑道：“阁下是……”

黑衣人冷冷说道：“你是不是能够作主的人，老夫不愿多费唇舌。”

庄璇玑道：“我看他不是退隐，而是已经死去了。”

黑衣人呆了一呆，突然怒道：“你是什么意思？”

庄璇玑道：“你师父可以传你武功，但他绝对不会准许你扮成他的样子，也不会把他的衣服交给你。”

黑衣人愣了一愣，突然大笑道：“人家说庄璇玑聪明、灵巧。看来，果然不错。”

庄璇玑道：“其实，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对事务留心一些，任谁都可猜出来这些事情。”

黑衣人道：“你认识这件衣服？”

庄璇玑笑一笑，道：“它的真正名字，应该叫作保命珍珠衫，又叫作黑

宝衣，听说是遍天下，只有这么一件？”

黑衣人道：“不！还有一件比黑宝衣名气更高的长衫，叫作“天龙甲”，姑娘知道么？”

庄璇玑道：“知道。”

黑衣人道：“你很渊博，而且，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庄璇玑道：“多谢夸奖。”

黑衣人道：“现在你可以死了，告诉我，你想怎么样死？”

庄璇玑道：“说真的，我不愿死，也不想死？”

黑衣人道：“我知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你还没有真的勘破生死之关，但你必需死，我建议你的死法，应该服毒。”

庄璇玑道：“不敢，不敢，你能给我帮助，只有这么大么？”

黑衣人道：“对！我不能使你不死，只能在死的方法上帮你忙，委屈了。我知道，你们不会有机会的？”

庄璇玑道：“什么机会？”

黑衣人道：“取胜的机会，因为，你们根本没有抗拒我们的能力。”

庄璇玑笑一笑，道：“我们战败了，也不过一死，不战呢？也是一死，既然是无法免去一死，我看，咱们就战死算了。”

黑衣人道：“这么说，姑娘是不肯听在下的良言相劝了。”

庄璇玑道：“你说的根本不是良言，而是谋杀。”

黑衣人道：“唉！好言难以劝醒梦中人，在下只有放手一战了。”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我知道来者不善，所以，我们不会和诸位正面动手。”

黑衣人道：“姑娘的意思，是要逃了？”

庄璇玑道：“璇玑堡已被重重包围，我们能逃得了么？”

黑衣人道：“不能逃，不肯战，又不愿自杀死亡，我想不出，姑娘还有什么办法了？”

庄璇玑道：“我们会迎击的，不过，不是在这个地方。”

一挥手，接道：“退回去。”

四大凶煞应了一声，返身一跃，隐入大厅。

庄璇玑道：“阁下如是想杀我们，看来，要多费一点事了。”

黑衣人道：“多走两步，对么？”

庄璇玑道：“对！至少，你们要走入这座大厅。”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好！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走进去？”

庄璇玑道：“可以。”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姑娘，小心啊！”

突然一跃而起，一把抓了过来。

他动作快速，有如闪电一般。

庄璇玑一闪避开，人已退入了大厅之中。

黑衣人这一把未能抓住庄璇玑，不禁呆了一呆。

庄璇玑闪入了大厅之后，低声说道：“水老，这个人是谁？”

福星水长流愣了一愣，道：“怎么？你和他谈了半天，不知道他是谁？”

庄璇玑道：“我只认识黑宝衣，却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水长流道：“魔手时天长，知道么？”

庄璇玑道：“他是时天长的徒弟？”

水长流道：“对！”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黑宝衣是不是真是一件宝衣？”

水长流道：“水火不侵，兵刃难伤。”

庄璇玑道：“那真算是一件宝衣了。”

水长流道：“当今武林之中，除了黑宝衣之外，当今武林之中，还有另一件宝衣，叫作天龙甲，据说，那件“天龙甲”的名贵，在黑宝衣之上。”

庄璇玑道：“天龙甲，有些什么名贵之处？”

水长流道：“这个，老夫就不太清楚了。”

庄璇玑道：“关于那黑宝衣呢？”

水长流道：“据说，黑宝衣是以蛟人发丝，和千年拂拂皮，揉以北海寒铁之丝，编织而成，一般的刀、箭，都无法伤它，当年魔手时天长，就靠这一件宝衣护身，独斗中原一十八位高手，身中七剑，未受伤害，跃过大火，突破围攻而去。”

庄璇玑道：“魔手时天长，如若不是那件黑宝衣，他就会死于那次围攻之中了。”

水长流道：“不错，当年围攻魔手时天长的，老夫兄弟三人，也在那十八人中，对于他的武功，稍有了解。”

庄璇玑道：“老前辈对付他，可有把握？”

水长流道：“没有，如若他身不着宝衣，老夫兄弟三人之力，相信足可以和他拚个同尽，但他有宝衣护身，我们就很难取胜了。”

庄璇玑道：“魔手时天长的徒弟，武功成就如何，老前辈可有一个耳闻？”

水长流道：“那一战，他虽然逃命而去，但听说受了不轻的内伤，他全力调教出这么一个弟子，自然是有为他报仇的用心了。”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他却一点没有为师报仇的样子，他已归服活人冢。”

水长流道：“唉，想不到这活人冢，真已把江湖黑、白两道上的高人给罗致了大半而去。”

庄璇玑道：“老前辈，没有把握取胜时，就别和他们动手，我们要以机关埋伏，对付他们，不过这一战，是生死之战，诸位就用不着再仁慈了。”

水长流点点头，道：“老夫明白，这一战，不但关系看咱们的生死存亡，也关系着武林未来的命运。”

语声顿一顿，接道：“璇玑姑娘，能不能给令师一个消息？”

庄璇玑摇摇头道：“这一点，只怕有困难。”

水长派道：“为什么呢？”

庄璇玑道：“我离开师门时，师父说过一句话。”

水长流道：“说什么？”

庄璇玑道：“我们师徒如是缘份未尽，她自会找我，她不找我，那就是说我们缘份已尽，不用再去找她了。”

南长命道：“告诉我，他们在那里，我去找他们。”

庄璇玑道：“老前辈，师父对我，虽然谈不上宠爱，但却十分的喜欢，他们连我都不肯见，自然，也不会见你们了。”

南长命冷冷说道：“难道，他们真的忍心坐视江湖上发生浩劫么？”

庄璇玑道：“老前辈，不要误会，师父不肯见我，有她的原因，希望老

前辈不要误会。”

南长命道：“误会什么，这样重大的事，她们怎么可以不闻不问。”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老前辈，就算咱们去找她，但你能离开这里么？”

南长命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庄璇玑道：“老前辈，我希望我们靠自己克服这些问题，目下，我们无法希望别人给我们援救。”

南长命叹息一声，道：“姑娘，你早该告诉你师父的。”

庄璇玑道：“我怎么告诉她，告诉她什么呢？”

南长命道：“告诉她活人冢的事。”

庄璇玑道：“那时活人冢只是一个名称，我连一点内情也不知道，如何和她说呢？”

南长命点点头，道：“说的倒也有道理。”

水长流道：“老三，现在，不用再作无谓的争执了，重要的是，由现在开始，我们要听命行事。”

南长命道：“听谁的命令？”

水长流道：“自然是璇玑姑娘，目下在璇玑堡中，她是主脑，发号施令的人。”

南长命望了庄璇玑一眼，闭口不言。

庄璇玑神色一整道：“三位老前辈的好意，晚辈十分感激，当仁不让，我也不作无谓的推辞了。”

水长流道：“姑娘尽避下令，老朽等无不遵从。”

南长命道：“利害得失，我还明白，姑娘不用有所顾忌。”

庄璇玑道：“好！有老前辈这几句话，晚辈就斗胆下令了。”

语音一顿，道：“敌势强大，我们不会和他们斗力，我们要以智求胜，所以，要令谕森严，第一，不得逞强好胜，破坏全局，第二，不得擅自进、退，总之一句话，听我命令行事，不得自作主张，一和敌人动上手，诸位立刻放手搏杀，不要心存仁慈。”

柳媚低声道：“能不能用毒？”

庄璇玑道：“能！王杰的暗器，马鹏的鬼刀，高空的妙手取物，都可以随时的施展。”

柳媚道：“好啊！泵娘，如若可以偷袭，我们四人的手法，绝对不在他们之下。”

这时，大厅的门户，突然被人撞开。

那黑衣人大步行了进来。

水长流冷冷说道：“魔手时天长，还活在世上么？”

黑衣人道：“黑宝衣还在人间，他老人家虽然去了，但却把一身武功留了下来。”

水长流道：“你是时天长的弟子？”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你既然认识他老人家，就应该知道，他只有一个弟子。”

水长流道：“你是闵信？”

黑衣人道：“不错，魔手时天长的衣钵弟子，闵信。”

水长流道：“哼，时天长虽然狂妄自负，不辨是非，但他还有一点骨气，你却连一点骨气也没有了。”



柳媚道：“这就是黄鼠狼生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了。”

闵信道：“你是什么人？”

柳媚道：“姑奶奶么？毒花柳媚。”

闵信道：“贱婢找死。”突然飞身而起。直向柳媚扑了过去。

柳媚一扬右手，屈指轻弹，一抹毒粉，飞了过来。

“弹指飞毒”，武林中人人畏惧的绝技。

但闵信竟然不怕。

而且，也没有被那那毒击倒。

只见他双肩一晃，快的像飞的一样，冲到了柳媚的身侧。

柳媚还未来得及闪避，右手腕脉，已经被闵信扣住。

身法快，手法更快，柳媚闯荡了多年的江湖，从没有遇上过如此快的手法。

王杰地无声无息的发出了两枚暗器，很轻易的击中了闵信。

但闵信，浑如不觉，两枚暗器，一起跌落了下来。

马鹏的手，也握在了刀柄之上。

正在准备出刀。

水长流却比王杰还要快，右手一扬，右手已到了闵信的左肩之上。

闵信左肩一沉，顺手一带，竟把柳媚带的直向水长流撞去。

水长流左手快如闪电，也搭上了闵信的右手腕脉，身子却轻轻一转，挡住了柳媚撞上来的身躯。

他内功精纯，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柳媚身躯撞了过来，有如撞在一个棉团之上。

忽然间，刀光一闪，马鹏范刀出手了。

“穿心一刀”，向不虚发。

刀光骤现，已刺中了闵信的背心。

黑宝衣果然有避刀剑的能力，以马鹏刀势的凶厉，竟然未能刺破宝衣。

这一刀，虽然没有洞穿闵信的心脏，但却震得他内力一散。

## 第二十四章 风雨同舟 生死一命

柳媚趁势，挣脱了被握的右腕。

四大凶煞的巧妙合击之术，实具有极大的威力。

水长流五指如刀，忽然发觉对方腕脉不见，不禁心头一震，暗道：这小子，已经习会了转穴移位。

未制住对方脉穴，闵信，就仍然保有着反击的能力。

水长流双手抓着敌人，就很难有封架对方的反击。

当机立断，水长流立刻发动，一个过肩摔，把闵信摔出了七、八尺远。

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一瞬间中，闵信散功尚未复聚，人已摔了出去。

但他身躯尚未着地，真气已然迥聚，卷腿挺腰，人着地，已然头上脚下站了起来。

水长流正要欺身攻上，突闻庄璇玑的声音，传了过来，道：“退。”

各人的路线，早已约好，一声命下，立时飞跃而起，消失不见。

四大凶煞集于一处，在大厅一处石屏之后。

两盏孔明灯突然亮起，照射在闵信的脸上。

强烈的光亮，使得闵信的双目，瞬息间。失去视物之能。

一条人影，忽然由大厅一角处冲了出来，疾如流矢一般，冲向了闵信。

闵信虽然目难视物，但却感受到那股冲来的疾风，扬手一掌，拍了过去。

他虽然目视不清，但出手认位奇准，那一掌，正击在来人的右臂之上。

只见来人身躯坚如铁石，这一掌，竟然未击倒强敌，不禁心头一震，匆匆的闪向一侧。

忽然脑后生风，一拳道捣了过来。

闵信吐气出声，抬手一封。

这一次，他有了经验，右手缩入了衣袖之中，借宝衣相护，接敌一招。

他武功卓绝，造诣高深，两招一接，已觉出不对，忽然伏地一滚，脱出了四人挟击之势。

但见人影如矢，各自冲入了大厅一角不见。

这时，隐在一角的柳媚，忽然低声说道：“高空，你人表面上最是和善，骨子里却是阴得很啊。”

高空哦了一声，道：“为什么？”

柳媚道：“我受人制，马鹏出刀，王杰打出暗器，人家水老前辈，全力出手相救，你却袖手旁观，是不是希望我被人杀了？”

高空微微一笑，道：“我解开了他黑衣上两个扣子，只可惜时间太短了……”

柳媚笑一笑，接道：“真的。”

高空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语声一顿，接道：“他不但武功奇高，那件黑宝衣，更是刀枪难入，欲杀此人，要去了他的护身宝衣。”

马鹏道：“我刚才“穿心一刀”，竟然未能伤他，是兄弟出手以来，第一次未能得手。”

柳媚道：“高空，你真能脱了他的衣服么？”

高空道：“我能解开他身上衣服扣子，问题在，他很可能会发觉。”

王杰道：“他脸上没有保护，只是不易伤到。”

马鹏低声道：“咱们四人合手，如若能取得那件宝衣，那可是一件大大的功劳。”

高空道：“在下正有此意。”

柳媚低声和王杰商谈，王杰不住点头。

闵信脱出四个铁人合击之后，高声说道：“庄璇玑，你用机关操纵的铁人对付在下，算什么英雄人物？”

大厅屋顶一角处，飘落下庄璇玑的声音，道：“闵信，你不算活人冢的嫡传弟子，所以，我们手下留情，你如仍然执迷不悟，下一回合，定取你命，你现在该作一个决定了。”

闵信道：“决定什么？”

庄璇玑道：“和我联合一处，抗拒活人冢的真正统制人物。”

闵信哈哈一笑，道：“庄璇玑，你可是在做梦么？”

庄璇玑道：“哦！怎么说呢？”

闵信道：“再过半个小时，活人冢，冰、火杀手，都将赶到，那时间，你这一座大厅，亦将化作飞灰，璇玑堡，也将会鸡犬不留了。”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璇玑堡失败之后，你可知道是什么结果么？”

闵信道：“还会有什么结果？武林中大统的局面，即可出现了。”

庄璇玑道：“鸟尽杯藏，兔死狗烹，那时候，你也该死了，他们不会留下你。”

闵信沉吟了一阵，道：“不会吧！你是危言耸听。”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璇玑堡中，有不少反正过来的人，这些人都还在此，你为什么不和他们谈谈呢？”

闵信沉吟了一阵，道：“好！你找一个人出来和我谈谈。”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魔手时天长，一身武功，源出于中原武学，和天竺武功，并非一源，你想想，他们会真的相信你么？”

闵信道：“我在活人冢住了十余年，难道，还会被骗了不成？”

庄璇玑道：“闵信，我们很希望你能悬崖勒马，和我们合作，但我也无意勉强你，这一点，希望闵兄明白，合作是大家的事，不是一方面同意就行。”

闵信四顾了一眼，道：“银龙死了没有？”

暗影中响起了银龙的声音，道：“我活的很好。”

闵信冷冷说道：“真的么？”

银龙缓步行了出来，道：“真的，闵信兄，要不要检查一下？”

闵信突然挥手一掌，拍了过去。

银龙封开了闵信的掌势，脸色一变，道：“闵兄，想和在下打一架？”

闵信道：“现在，我已证明了，你真的很好。”

银龙冷笑一声，道：“璇玑姑娘说的都是真话，闵兄最好相信。”

闵信道：“你已经相信了？”

银龙道：“金蛟用他一条命，求证了是非，血淋淋的事实，放在眼前，我怎么会不相信？”

闵信沉吟了一阵，道：“银龙，你有什么看法？”

银龙道：“活人冢，把咱们分批派来，就是想借璇玑堡把咱们都杀了，当然，璇玑堡也会有很大的伤亡，这是一石二鸟之计。”

闵信点点头，道：“你这么一分析，倒是有些像了。”

银龙道：“就我所知，活人冢的杀手，早已到了璇玑堡外，他们隐伏不动，却让我们来打头阵。”

闵信点点头，道：“金蛟，银龙和我之外，还有些什么人？”

银龙道：“南宫世家老少两代主人，都被他们封住了脉穴，同时，他们也不敢冒着使他们武功恢复的危险，至于九大门派，都早暗入他们掌握，天下武林同道，十之七八，已被他们掌握在手中了。”

闵信道：“我们这一批人，如若拚死在璇玑堡，中原黑、白两道上的精锐之士，那就差不多伤亡将尽了。”

银龙道：“闵兄一语中的，道尽蚌中所有之秘了。”

闵信道：“银龙兄，你有什么高见呢？”

银龙道：“兄弟觉着，此时此刻，咱们应该抛弃门户之见，个人恩怨，黑、白两道之别，合力同心，共同对付活人冢，挽救这一次江湖浩劫。”

闵信道：“听银龙兄的口气，似乎是早有成竹在胸了。”

银龙道：“那倒没有，只不过，这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唯一的机会。”

闵信低声道：“如若能想法子，使南宫世家的人，恢复武功，咱们就可多几分胜算了。”

银龙微微一笑，道：“闵兄，南宫世家，这二十年，声望已到极峰，尽掩少林、武当的光辉，我们知道，活人冢也知道，想救他们出来，必须要有很精密的计划，一击不中，后果就十分可虑了。”

闵信低声道：“你觉着，庄璇玑能领导咱们？”

银龙道：“闵兄的意思是……”

闵信道：“当世高人，最使人敬佩的，是南宫豪和天台老人，你觉着，她比两人如何？”

银龙道：“以武功言，璇玑姑娘不会在南宫里和天台老人之下，以策略、胆识而言，似更在两人之上了。”

闵信道：“哦！”

银龙道：“至少，这是我的感觉。”

这时，庄璇玑等，似是都有意的避了开去，闵信目光所及之处，似是只有银龙一人。

自然，这使两人交谈时，有了很大的方便。

轻轻吁一口气，闵信缓缓说道：“银龙；咱们对抗活人冢，有几分把握？”

银龙道：“一分也没有。”

闵信双目一瞪，道：“这不是胡闹么？一分把握也没有，那岂不是自寻死路。”

银龙道：“留在活人冢，被他们杀了，死的就更窝囊了。”

闵信道：“璇玑姑娘，可有什么妙策打算？”

银龙道：“没有。”

闵信道：“那就是说，就凭璇玑堡这一点人手，硬拚了？”

银龙道：“我们都已有必死之心，所以，不觉活人冢很可怕。也不会感觉到我们人单势孤。”

闵信沉吟不语。

银龙道：“闵兄，我没勉强你留下来的意思，你如不想淌这次混水，那就走为上策，愿意留下来，我们欢迎。”

闵信道：“唉！看来，这是死，前进和后退，都是死路一条。”

银龙笑一笑，道：“对！我们现在要抉择的，就是如何去死？死的有骨气，还是死的很窝囊。”

闵信道：“银龙，你的择抉，也许不错，但我的抉择，就有些困难了。”

银龙道：“你有困难，什么困难？”

闵信道：“正大门户中人，未必会谅解到我，就算我为此战死，武林中，也不会留下我一点英名。”

银龙冷笑一声，道：“闵兄，江湖行道，求我心安，此情此景，旨在拚命保命，能否留下英名，那似乎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闵信轻轻叹息一声，道：“银龙，你觉着，我应该如何？”

银龙道：“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整个事件，就算咱们甘心效命，幸脱战阵死亡之危，他们也一样不会放过咱们。”

闵信道：“我看到了福、禄、寿三星在此，过去，他们都是对付先师的

人物，只怕他们对我嫌恨未消。”

银龙道：“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他们如若真的对你嫌恨未消，只怕你早已经受到围攻了。”

“对！老夫等不会记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很欢迎你弃暗投明。”  
水长流缓步由暗影中行了出来。

庄璇玑紧随行出，道：“闵兄，你所顾虑的事，绝对不会发生，而且，渡过这一段武林劫难，我相信，阁下会在武林中留下英名。”

闵信沉吟了一阵，道：“说不上弃暗投明，我们对是非的衡量标准不同，姑娘认为对的，在我的看法里，却未必是对？诸位说服我的是，活人冢那些主事人，不是个可以合作的朋友，也不是可以信赖的人，他们别有用心，已很明显，不能被他们利用。”

庄璇玑道：“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很欢迎闵兄，以后的事……”

闵信接道：“璇玑姑娘，只怕没有什么以后了，有一件事情，我如说出来，只怕会影响到你们的对敌信心。”

庄璇玑道：“不妨事，阁下尽避请说。”

闵信道：“没有以后，我答应和你们合作，等于我把这条命交给了你们。”

庄璇玑笑一笑，道：“那样严重么？”

闵信道：“姑娘也许还不太相信，我被困于此，加上你们这些高手环伺，也不过是九死一生，如若我加入你们，和你们合作了，那是必死无疑的结局。”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闵兄，就算是必死吧！有我们这些人陪你，至少你死的不寂寞。”

闵信哈哈一笑，道：“所以，我们没有以后了，只有现在。”

庄璇玑道：“现在，咱们处在很危险的局面中，但闵兄是否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

闵信凝目思索了一阵，道：“好像是解除了身上一部份的压力，但我却说不出，那是什么压力，压力来自何处？”

庄璇玑道：“来自心灵上的一种解脱，你会感觉到，我们虽然刚刚化敌为友，但是，我们却能很真诚的相处。”

闵信道：“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得如此清楚，但姑娘这么一提，在下倒是感觉到了。”

庄璇玑道：“这就是我和活人冢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闵信笑一笑，道：“姑娘，好像我已被说服了，不过，在下有一事请求姑娘，还望姑娘答允。”

庄璇玑道：“闵兄请说。”

闵悟道：“我如不幸战死，不用关心，照顾我的体，只求姑娘务必把黑宝衣，设法带走，万一，璇玑堡中所有的人，都生机渺茫，希望姑娘能将黑宝衣善为处置，不使它落人敌人之手。”

庄璇玑道：“我们尽力而为。”

闵信以极低的声音，说出了处置黑宝衣的方法。

庄璇玑神情肃然的说道：“我如死在闵兄之前，那就有负厚望了，小妹如是死在闵兄之后，一定会遵照闵兄之命，处置黑宝衣。”

闵信道：“好！有姑娘这句话在下就安心了……”

语声一顿，接道：“姑娘，对付活人冢的人，似乎是用不着讲什魔江湖

道义了。”

庄璇玑道：“那倒不用，他们是见不得天日的人，行事阴险，不择手段。”

这时突然一阵似箫非箫，似笛非笛的声音，传了进来。

闵信身子突然一顿，道：“来了，来了。”

银龙道：“什么来了？”

闵信道：“你在活人冢住的时间不短，难道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银龙沉吟了一阵，道：“好像听过，只是不知道这声音代表了什么？”

闵信道：“代表了一种杀伐，一种权威，一个身份。”

庄璇玑道：“活人冢的主脑来了？”

闵信道：“对！”

庄璇玑道：“闵兄，可知道活人冢，是在一个人统治之下呢？还是在多人的合作之下管理的？”

闵信道：“这大概是活人冢内最高的一个机密了，真正知晓内情的人，只怕极少的人……”

庄璇玑接道：“闵兄，也不知道？”

闵信摇摇头，道：“不知真正内情，但就在下观察所得，统治活人冢的以非一人……”

这时，突然响起了雨声剧烈的大震，大厅两扇木门，竟被击的片片碎裂。

庄璇玑抬头看去，星光之下，只见一个身高逾丈，手执巨形大锤的大汉，当门而立。

这是很少见到的巨人。

站在那里，有如半截铁塔一般。

庄璇玑道：“这个人……”

银龙接道：“破山锤彭超，活人冢内，两位大力金刚之一。”

庄璇玑道：“还有一位？”

银龙道：“对！那一个手施开山斧，斧重三百斤，一斧之威，能够劈开了一座石堡，那座石堡完全是用青石砌成，坚牢无比。”

庄璇玑点点头，道：“彭超的为人如何？”

闵信道：“带有三分浑气，但却十分忠心。”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不能留下他了。”

银龙道：“趁他人还未到，先杀了他也好。”

身子一晃，快如闪电一般，直冲过去。

彭超身躯高大，但反应却是灵敏的很，银龙一动，他手中的巨锤，也同时抡了起来，一股金风直压过来。

银龙人还没有冲出大厅，那金风，已经封堵住整座大厅的门户。

银龙虽然武功极高，但也不敢硬接那巨锤的来势，突然吸一口气，向前奔冲的身子，忽然退了回来。

巨锤带起的劲风，直入厅中，飘起了庄璇玑鬓边的秀发。

好凌厉的一锤。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这人如此神力，再加上手中巨锤挥动的力道，八尺之内，只怕无人能够接近。”

王杰突然一扬右手，两道寒芒，雷射而出。

彭超铁锤巨大，看重量，也该在三百斤以上，但在他手中，却运用的

灵活的很，只见他铁锤一举，当的一声，两枚银梭，竟然被铁锤震了开去。

王杰轻轻吁一口气，道：“像他这样的人动作居然很灵活。”

庄璇玑道：“咱们不能低估他，他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物。”

马鹏道：“先想办法杀了他。”

但闻乐声盈耳，四个彩衣少女，吹着一种很奇怪的乐器，引着一顶金色的轿子，行了进来。

彭超突然向后退了丈余的距离。

不论何人，都会感觉到，来人可能是活人冢的首脑，至少，他会是活人冢内，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庄璇玑冷眼观察，发觉了闵信和银龙脸上现出了惊异之色，显然，对这等阵仗，这两个久年在活人冢内的人，也是初次见到。

天色无月。但那顶金轿，却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以四大凶煞的见识之广，也看的目瞪口呆。

世上，大概再不会有这样一顶相同的轿子了。

这是一顶豪华绝伦的轿子，轿顶上嵌着七颗明珠，很大的明珠。

纵然无月也有光。

明亮的珠光，照耀着黄金的虽花轿顶，泛现出灿烂的金霞。

四个彩衣少女，停下了手中的乐器，立刻恢复了深夜的静寂。

双方有很多人相对而立，但却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

庄璇玑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冷静，很仔细打量着来人。

四个彩衣少女，看上去，都在二十左右，至少，表面上看去，他们都相当的美丽。

他们手中的乐器，属于管类，放在口中吹奏，但却如弯曲的老羊角一样，盘在右手上，尾端很尖。

很像号角，但却比号角多盘了一个圆圈。

庄璇玑暗暗忖道，这是什么乐器，从来没有见过，难道也是由天竺国中引入的不成？

抬轿的，只有两个人，如若说他们是两个人，不能算太错，但也不算很正确。

他们只是具备了人的形状，全身长满了数寸的白毛，有些地方毛长逾尺，身上，也没有穿着衣服，但双腕和双足之上，却带着一寸多宽的金环。

就形体上说，他们像人的地方很多，但外貌上看去，却很像一个猴子。

但很少有这样大的猴子。

但它们绝对不是猩猩，因为它们没有猩猩的拙笨。

庄璇玑记得一本书上说过，这是极少见的人猿，在猿类中，最接近人，也是智慧最高的动物，却又具有了人所难及的神力，能生裂虎豹。

两只人猿，放下了轿子之后，直挺挺的站在轿子的两边。

除了四个彩女和两个人猿之外，再无随从的人员。

银龙缓步行近闵信，道：“闵兄，轿中是什么人？”

闵信摇摇头，道：“不知道，但活人冢内，有一种很权威的令牌。”

银龙道：“金龙令？”

闵信道：“对！至少，他是拥有金龙令牌的。”

庄璇玑没有问银龙、闵信，她心中明白，他们绝不会知道轿中人的身份。

双方僵持在一种寂静的紧张中。

金轿中，终于传出了一个清亮的声音，道：“璇玑姑娘在么？”

“在！”庄璇玑缓步行出了厅门。

但她只行到大厅外的台阶上，就停了下来。

金轿的轿，缓缓打开，一个硕长的人影，缓步行了出来。

珠光映照下，只见他穿着一件宝蓝长衫，一顶方巾，手中还着一摺扇。

完全是中国读书人的打扮。

只见他摺扇一张，道：“掌灯。”

两个彩衣少女突然一扬手，两粒明珠，脱手而出。

明珠在庄璇玑面前五尺互撞在一起，也纠结在一起。

原来，两粒明珠之后，都有一根很小的索绳，明珠相撞，双绳相结。

两颗明珠，突然间转动起来。

另一个彩衣少女，一扬手，一支小巧的金管，正好落在两颗明珠之下，笔直而立。

第四个彩衣少女扬手打出了一点蓝芒，正落在金管之上。

立刻火苗高张，亮起了灯火。

这些动作，连贯一气，只不过瞬间完成。

两颗旋转的明珠，也将力尽下落。

但却被一个彩衣少女，随手甩出一道白绢，竟把两颗明珠卷了去。

庄璇玑身前五尺处，亮起一盏灯。

那金管之中，不知装的是什么，灯光十分明亮。

庄璇玑静静的站看，没有动。

蓝衣人轻轻挥动了两下摺扇，道：“姑娘，果然是天姿国色。”

庄璇玑道：“哦！你是第一次见我？”

蓝衣人笑一笑道：“天下也许有不少的美女，但能当我称赞的不多。”

庄璇玑道：“我是你第一赞美的人。”

蓝衣人道：“姑娘很洒脱。”

庄璇玑道：“我心中没有块垒，何事不可言。”

蓝衣人道：“好大的胸襟。”

庄璇玑道：“多谢夸奖。”

蓝衣人突然哈哈一笑，道：“姑娘，美人如玉剑如虹，现在，让是作个抉择的时候了！”

庄璇玑道：“我现在还有抉择的优待？”

蓝衣人冷冷说道：“你现在可以再作抉择，并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过人本领，只为上天给了你过人的美丽。”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想不到，女人生的美丽，竟有如此大的便宜可占！”

蓝衣人道：“上天很吝惜美丽，不轻付予人间，所以，古往今来，真正的美女并不太多。”

庄璇玑道：“璇玑堡杀了你们很多人。”

蓝衫人道：“最使我们难予容忍的是，你能使很多人背叛了我们，姑娘不但生的很美丽，而且，还很善于运用这份美丽。”

庄璇玑道：“但你们对我仍然很宽容。”

蓝衫人道：“你的成就对我们确是一种威胁，但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武



林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帮我排除异己的地方。”

庄璇玑道：“我杀你们的人，不算太多，想不到已经使你们震动，竟然劳动到你这样的身份人物出马。”

蓝衫人纵声大笑，道：“也许是我们太过谨慎了一些，但我们总希望不要你们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我们不希望再借重姑娘了。”

庄璇玑道：“因为，我和你们所计划的不太配合。”

蓝衫人道：“如是姑娘不是表现的太好，也许姑娘这璇玑堡可以多生存几日，可惜的是，你表现的太杰出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事实上，我也希望能早一些见到真正活人冢内的人。”

蓝衫人点点头，道：“难道金蛟、银龙都不是活人冢内的人？”

庄璇玑道：“他们不能算，他们是中原武林道上的人，被你们用各种恶毒的手法所控制。他们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身不由己。”

蓝衫人冷冷说道：“现在，姑娘心愿得偿了。”

庄璇玑道：“我还有一点不太了然之处，不知阁下可否见告？”

蓝衫人道：“好！泵娘请说！”

庄璇玑道：“你在活人冢内，是什么样一个身份？”

蓝衫人道：“如若活人冢由两个人主持其事，我就是其中之一。”

庄璇玑道：“如是只有一个呢？”

蓝衫人道：“有一个很好的证明办法，姑娘先把我打败了，另外一个人，就自然会很快的出来了语声一顿，接道：“姑娘，可不可以让银龙出来见见我？”

庄璇玑道：“可以，你想听他们说些什么？”

未待庄璇玑招呼，银龙已缓步行了出来，他身后，紧随着峨嵋双剑。

蓝衫人仔细的打量了三人一眼，笑道：“看来，你们是真的背叛了活人冢？”

银龙那一身银光闪闪的衣服，就算是从来不认识的人，只要看了那身衣服，也会立刻分辨出来。

但银龙却不认识这个蓝衫人。

就外面看上去，他很年轻，只不过二十岁的年纪，这样的年龄，能统治活人冢，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不是背叛，我只是清醒了。”

蓝衫人冷漠一笑，道：“你是不是忘记了很多的事情？”

银龙吁一口气，道：“没有，我记得，我还惦记着我的家人，他们还留在活人冢内。”

蓝衫人道：“他们一定会尝试到应得的惩罚，就像你们一样，很快会陷入苦难。”

银龙冷笑一声，道：“我们如若陷入痛苦，那恐怕会使你很失望了。”

蓝衫人道：“哦！”

银龙道：“活人冢在我们身上安排的禁制，只怕是很难发作了。”

蓝衫人道：“庄璇玑能够解去你们身上的禁制？”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活人冢不是龙潭虎穴，所以有人能逃出来。”

蓝衫人道：“你指方奇、方真两兄弟？”

庄璇玑道：“至少，我现在觉着你是我所遇到活人冢内身份最高的人。”

蓝衫人神情冷厉的说道：“方真在这里？”

庄璇玑道：“不错，而且，也生活的很好。”

蓝衫人怒道：“让他出来见我。”

庄璇玑摇摇头，道：“我们不会答应你每一个要求。”

蓝衫人脸上泛起怒意，杀机，道：“好！那我就先对付银龙这个叛徒。”

目光转注在银龙的身上，冷冷接道：“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是立刻出手攻击庄璇玑，二是自绝当场。”

银龙道：“两样都不好，最好，你另外找一条路。”

蓝衫人道：“那就先杀了你。”

忽然一扬右手。

一条白影，疾如流矢一般，直冲过来，扑向了银龙。

但闻蓬然一声，银龙向后退了一步。

两人已交接一招。

那白影一击之后，又退回原地。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阁下收养这两只抬轿子的白猿，果然是通灵的很啊！”

蓝衫人道：“它们也许没有人聪明，但它们比人可靠。”

庄璇玑道：“如若阁下，只相信这两头白猿，不肯相信人，对阁下而言，未免是人不如猿了。”

蓝衫人冷笑一声，道：“如若人猿能取代了人，当今之世，也可以减少一些叛徒了。”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阁下没有可以相信的人了。”

蓝衫人回顾了四个彩衣少女一眼，道：“怎么？璇玑姑娘，连她们地想挑拨了。”

庄璇玑道：“只要她们能明白是非，用不着我去挑拨，她们自己会找你算账。”

蓝衫人冷冷说道：“今天，在下终于领教了你璇玑姑娘的利害了。”

庄璇玑冷冷说道：“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蓝衫人突然纵声大笑起来。

庄璇玑道：“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笑？”

蓝衫人道：“璇玑姑娘口齿伶俐，为什么不想说服在下呢？”

庄璇玑道：“我佛说法，顽石点头……”

蓝衫人接道：“阁下觉着，在下连顽石也是不如的了？”

庄璇玑道：“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阁下是罪恶之源，祸害之根，我看不出，你会有慈悲的胸怀。”

蓝衫人道：“想不到啊！璇玑姑娘对在下竟怀恨如此之深。”

这时，闵信突然由大厅中，缓步行了出来，道：“阁下想不到的事情很多。”

蓝衫人冷冷的望了闵信一眼。道：“你还敢现身和我相见？”

闵信道：“有什么不敢？如能得璇玑姑娘的允准，在下还准备领教一二。”

蓝衫人道：“看来，你比银龙更该死了。”

闵信道：“你好大的口气，不知在活人冢内，是个什么身份？”

蓝衫人脸上杀机涌现，但口气仍然十分平和的说道：“闵信，你是中原

武林道上的众矢之的，只有活人冢，才能保护你的安全。”

闵信笑一笑。道：“谁能代表活人冢？你！还是另有其人？咱们受活人冢支使了很多年，却不知道谁是活人冢的主脑？”

蓝衫人缓缓向闵信行了过去，道：“闵信，只怕你这一辈子，也很难想明白这件事了。”

闵信摇手阻止了蓝衫人，笑一笑，道：“不要急，就算你非杀我不可，也不在乎这一时片刻的时光了。”

蓝衫人顾盼自豪，似乎是根本没有把周围的强敌，放在心上，冷笑一声，道：“嗯！你还有些什么事说？”

闵信道：“请教两个问题。”

蓝衫人道：“你可以问，但我却不一定回答你。”

闵信道：“第一，咱们为活人冢效命多年，我们有些什么好处？”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好处你早已享受过了，这些年来，你在江湖上杀了很多人，但你还好好的活着，这就是最大的好处。”

闵借道：“那些人，都是我奉命杀的。”

蓝衫人道：“没有我们的策划、帮助，也许你根本就杀不了他们，说不定，还被他们杀了。”

闵信道：“这算什么好处？”

蓝衫人道：“南宫世家，天台老人，峨嵋二一子等，这些人，比你们身份如何？他们一直被困在活人冢内，你难道还不满足么？”

闵信点点头，苦笑一下。道：“好吧！这一点，在下算是了解啦！”

蓝衫人道：“你还想问什么？也可以说了。”

闵信道：“用不着再问了，我已经完全明白了。”

蓝衫人道：“哦！”

闵信道：“不论我们为活人冢出了多少力，立下了多少的功劳，最后仍是难免一死，就算我们闯过千百次对敌决战的死亡凶险，你也会想办法杀了我们。”

蓝衫人道：“你想明白了？”

闵信道：“我早已明白了。”

蓝衫人道：“那你为什么还要问我？”

闵信道：“因为，我想让你自己招供出来。”

蓝衫人突然一跨，不见他屈膝抬腿，人已欺到了闵信身前，一掌劈下。

事实上，闵信也早已有了戒备。准备抢先出手。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发动，但蓝衫人竟然抢了先机。

闵信的右手举起时，正好迎上了蓝衫人向下劈落的掌势。

双方掌力接实。

蓬然轻震中，闵信突然间向后退了五步。

蓝衫人亦未追袭，反而也向后飘退了丈余，微微一笑，道：“你身着黑宝衣，但你的掌指之上，并无黑宝衣保护，现在，你可以坐下等死吧！”

转头看去，只见闵信面色发青，全身微微抖动，似是全身的筋骨都在曲扭、收缩。

庄璇玑脸色一变，道：“闵信，你，你怎么了？”

闵信道：“我说过，没有逃生的机会，现在，这件事，似乎是已经应验到我的身上了，姑娘，想法子取去找身上的黑宝衣。”

庄璇玑右手一扬，一粒丹丸，飞入了闵信的口中，这：“把这颗药丸吞下去，我也许有能力保住你的命。”

事实上，药丸入口，闵信已不自主的吞了下去。

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物，但觉一股热力向四肢百脉流动，身体上承受的痛苦，突然大减。

原本连站也站不稳的闵信，此刻，竟然能盘膝而坐，运气调息起来。

蓝衫人双目中奇光暴射，盯住在庄璇玑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姑娘用的什么药物？”

庄璇玑道：“我正要问你，用的什么武功？”

蓝衫人道：“姑娘瞧不出来么？”

庄璇玑道：“我虽然说不出它的名堂，但我能够治疗它。”

蓝衫人道：“哦！有这等事？”

庄璇玑道：“一个医道精湛的人，可以治疗很多的疑难杂症，但他却未必知道那些怪病的名字。”

只听水长流高声说道：“璇玑姑娘，老朽知道这古怪的病名。”

缓步行了过来。

庄璇玑道：“老前辈请赐教。”

水长流道：“这叫蚀骨夺魂掌，是一种很阴毒的奇功，中掌之人，骨折筋缩，但外面却瞧不出一点伤痕。”

庄璇玑道：“这和中原武林道上的竹叶手，有类似之处了。”

水长流道：“似乎是更恶毒一些，当年天台老人就伤在追蚀骨掌下。”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不错，天台老人是伤在这样的掌下，只不过，那时区区这蚀骨掌，还未练到火候，收发不能控制的很随心。”

庄璇玑道：“现在，你有几成火候？”

蓝衫人道：“九成火候应该有。”

庄璇玑道：“这一种恶毒的掌法，是不是天下无敌？”

蓝衫人道：“就在下所知，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接下区区一掌，姑娘可是想出手试试？”

庄璇玑道：“正要领教。”

举步向前行去。

但见人影闪动，四大凶煞一齐出现，道：“姑娘为堡中主人？”岂可轻易出手，由我等先接第一阵。”

庄璇玑道：“蚀骨夺魂掌，是一种很特殊的武功，你们不能抗拒，还是由我接他两掌试试。”

言下之意，似乎是，她能抗拒这蚀骨夺魂掌的奇毒武功了。

高空呆了一呆，低声道：“姑娘如无把握那就不妨先由在下试试。”

蓝衫人一点也不急，他似是早已胸有成竹，脸上泛现出冷漠的笑意，望着庄璇玑等。

罗袖轻挥，庄璇玑、四大凶煞，缓步向蓝衫人行了过去。

她内心之中，有着无比的紧张，但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片平静。

蓝衫人冷笑一声，道：“你真能接下我一词蚀骨掌？”

庄璇玑道：“试试看吧！也许我接不来，但我至少有一种药物，可以对抗你这种伤势发作的痛苦。”

蓝衫人道：“姑娘的勇气，实在叫人佩服。”

突然扬手一掌，劈了过来。

他的动作，快如闪电飘风。只见他一抬手，掌势已然逼到了庄璇玑的身上。好快速的一击。

幸好庄璇玑的应变也很快速，微一侧身，竟然以左肩迎向对方的掌势。

四大凶煞齐齐发出了惊叫之声，准备扑上去，出手相救。

但那蓝衫人的动作太快了，快的四大凶煞还未及发动，他已退出了一丈多远。

庄璇玑静静的站着，脸上是一片冷肃之色。

蓝衫人笑一笑，道：“璇玑姑娘，你如真有药物，可以阻止掌势发作，现在可以服下去了。”

庄璇玑道：“蚀骨掌中人之后的滋味如何？”

蓝衫人道：“你会先感觉着一阵寒意，透入了肌肤之内，然后，全身的筋脉，开始收缩，那不是一个人所能负担的痛苦，你美好的身躯，开始变形、扭曲。”

庄璇玑道：“还有什么？”

蓝衫人道：“你会极力忍耐，但不会有多大的用处，直到你向我求饶，还是求你的同伴，出手杀了你。”

庄璇玑道：“果然是很歹毒的武功。”

蓝衫人笑一笑，道：“以天台老人的精深武功，也无法和这种痛苦抗拒。”

庄璇玑道：“身中此掌的人，要多久才会发作？”

蓝衫人道：“立刻发作……”

突然脸色一变，接道：“你，你怎么还没有发作呢？”

庄璇玑道：“是你的掌力失效呢？还是我的内功太深厚？”

四大凶煞原本极端悲忿的脸上，竟然现出了笑容，他们都明白了，高深莫测的庄璇玑，竟真的能抗拒蚀骨夺魂掌。

蓝衫人呆了一呆，道：“你怎么抗拒这样奇异的强猛掌力呢？”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只不过证明了你那几招蚀骨掌，并不是可以伤害任何人，阁下如若还有更高明的武功，不妨再施展一下，如若能把我制服，对于阁下征服璇玑堡，可以减小了很多的阻力。”

蓝衫人虽然心中对蚀骨掌未能伤人一事，感觉到十分惊讶，但他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平静，笑一笑，道：“姑娘还要试试在下别的武功了。”

庄璇玑道：“可以，但有条件。”

蓝衫人道：“姑娘请说。”

庄璇玑道：“蚀骨掌，已无法伤得小妹，但如另一种武功仍不能伤我时，你准备作何交代？”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我身负一十三种奇技、绝学，一样不行，再换一样，不论你有多大的能耐，我相信你也无法避过我一十三种的武功。”

庄璇玑点点头，道：“阁下的想法，真是太过容易了。”

蓝衫人道：“你不过是想和我分个高下，姑娘有什么武功，也不妨施展出来，咱们对战一决，分出胜负，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庄璇玑道：“你们人手多，不论群攻、独打，你们都占尽了优势，这怎会算得公平？”

蓝衫人道：“姑娘的意思呢？”

庄璇玑道：“璇玑堡大厅之中，小妹布下了一座奇阵，不知阁下敢不敢进入阵中。”

蓝衫人纵声而笑，道：“别说是一座小小的奇阵，就算大厅中布下了刀山、剑林，在下也要入厅见识一番。”

庄璇玑哈哈一笑，道：“好吧！你如破了厅中的奇阵，璇玑堡，就没有抗拒你们的力量了。”

蓝衫人道：“这就是你们最后一层仗恃了。”

庄璇玑道：“也是璇玑堡对抗你们的希望所寄。”

突然转身一跃，退入了厅中，道：“各就阵位。”

抱起了闵信，越入了大厅一角。

这座大厅中，凡是由天光透入的地方，都用黑布盖了起来，遮住了所有的光线。

方真已坐在了控制机关的位置上，道：“我还认为你真要逞强用狠，和他一决胜负呢。”

庄璇玑道：“我要诱他入厅，你看看这闵信的伤势，是否还有救？”

方真道：“我知道，救治伤在蚀骨掌下的人，只有一个办法。”

庄璇玑道：“什么办法？”

方真道：“以纯阳内功，打通他身上百经主脉，逼出那一股寒阴之毒，然后，养息几日，就可以好了。”

庄璇玑道：“我用一粒纯阳金丹，稳住了他的伤势，药是用对了。”

方真道：“对！如是你用错药物，只怕他早已支持不住了。”

闵信道：“姑娘，不用为我担心了，在下无牵无挂，死而何憾，只不过，在下心中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姑娘。”

庄璇玑道：“闵兄请说。”

闵信道：“姑娘也接了他一记蚀骨掌，怎的没有受到伤害？”

庄璇玑道：“我……”方真道：“佛日，不可说。”

闵信道：“对敌隐密，在下本也不当有此一问。”

方真道：“闵兄，如若我们能保住璇玑堡，你这点伤势，我一定可以想法给你医好，保不住这个地方，只怕倾巢之下无完卵，大家都过不下去了。”

闵信低声道：“在下这件黑宝衣，可劈刀剑，也许，能抗毒掌，请姑娘派人脱下，用作拒敌。”

庄璇玑道：“你有此心，对我们帮助很大，马鹏，送闵信到密室坐息，脱下他身上的黑宝衣穿上马鹏道：“我，我，我看，给别人穿吧！”

庄璇玑道：“很高兴，你们气质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摆脱了私心，……”

马鹏道：“这都是姑娘潜移默化之功。”

庄璇玑道：“马鹏，今日之战，是咱们真正的面对了敌人，他说身负十余种奇技，以我看，他绝非夸口。”

马鹏接道：“所以，这件衣服，应该由武功高强，能替姑娘分忧的人穿上，才能发挥出大作用来。”

庄璇玑道：“我研究过你那“穿心一刀”，大概是刀法中，最凌厉的一击。”

马鹏道：“姑娘，但它只有一刀，不能算是刀法。”

庄璇玑道：“够了，就因为他只有一招，才神鬼难测，只是选择出刀的

时机，如何把握，才是关键。”

马鹏道：“姑娘如此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抱起闵信而去。

柳媚低声道：“姑娘，马鹏那一刀真的很厉害么？”

庄璇玑道：“对，你们各人具有的奇技，和任何高人相比，绝不逊色，只是运用之妙，还须体验。”

这时，忽见光芒一闪，一道蓝芒，直飞入大厅之中。

蓝芒射中了厅中一根木柱之上，立刻泛起了一片蓝色的火焰，照亮了大厅。

那蓝芒有着强力燃烧能量，而且凝聚不散，附在木柱上，就像一盏蓝色的灯火一般。

水长流疾发一掌，击在那木柱上，竟然未把那一片蓝色的火焰熄去。

银龙举步向木柱行去，想用手中之刀，削去附在木柱上的燃烧之火。

庄璇玑道：“留心暗算。”

银龙停下了脚步，道：“不熄去这厅中之火，岂不让他们看清了厅中景物。”

庄璇玑道：“看清楚了他才会进入厅中。”

几条人影闪动，带着一股劲风飞入了大厅之中。

正是那蓝衫人和四个彩衣女婢。

那四个彩衣女婢，看上去只不过有十六七岁的年纪，但几人轻功造诣，竟都已有了极惊人的火候。

蓝色的火焰照射之下，发觉了四个彩衣女婢仍然分站在蓝衫人的两侧。

两个人，似乎是保持了某一形象、阵式，但却又无法分辨出是什么阵式。

打量了大厅中形势一眼，蓝衫人笑一笑道：“姑娘有什么手段，可以施展了。”

庄璇玑道：“攻势一经发动，那就很难遏止，阁下准备要四个随行女婢殉葬了？”

蓝衫人冷冷说道：“你怎么知道她们会死？”

庄璇玑道：“我能受你一记蚀骨掌，不为所伤，你就应该相信，我已有和你一战的能力了。”

蓝衫人大笑道：“毁灭你这璇玑堡弹丸之地的办法很多，本用不着我自己动手，我肯来此，就是让你见识一下天外有天，折服你，使你甘愿投入活人冢。”

庄璇玑道：“只恐怕你这种打算要落空了，今日一战，鹿死谁手，还难预料。”

蓝衫人笑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有着充分的自信之心。”

庄璇玑道：“就算你胜了，也无法使我屈服。”

蓝衫人道：“不要激起我的杀机，消去对你一份怜惜之心，庄璇玑，你瞧瞧，我这随身四婢的容色如何？”

庄璇玑道：“她们年轻、漂亮，所以，我有些不忍使她们死于此地。”

蓝衫人道：“不错，她们真很美，只可惜，缺少了你那一份聪慧和灵性。”

庄璇玑道：“我不想再谈我的事了……”

蓝衫人怒道：“不知好歹的丫头，难道我真的不敢杀你么？”

但闻疾风破空，两条人影，分左右向蓝衫人冲了过去，骠悍的冲击，快如电光石火。

这时，四个彩衣女婢，已都亮出了兵刃，左手是一根长过七尺的白色索，右手是一把一尺二寸的金刀。

两个站在较前的彩衣女婢突然左手一挥，银索飞起，疾向两个冲来的黑影击了过去。

只转锵锵两声大震，银索系在了那黑影身上，但那黑影仍然继续向前冲了过来。

四个彩衣女婢以极快的速度，在蓝衫人的身前，布成了一个合击的阵势，准备阻击来人。

庄璇玑感觉到，这些发动的铁人，向前冲击之势，述如怒矢，快速已极，比目己操纵机关时，快速了一倍。

显然，纯熟的技巧，运用同一机械，亦能够使速度和变化，有着很大的不同。

四个彩衣女婢金刀齐出，分刺两人。

蓝衫人已看出了情形不对，冲过来的黑影，不像是人。

他了解四个女婢强劲的腕力，甩出的银索，力道很强，纵然对方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的工夫，也无法承受这一击。

而且，击中人身的声音，也有着很显然的不同。

但他已来不及了，喝令四婢退下的声音，刚刚出口，两个黑影，已然展开了反击。

但闻两声惨叫传了过来，两个彩衣女婢，已被铁拳击中头顶，立毙拳下。

余下二婢微微一呆，明明四把金刀都刺中了强敌，竟像是刺在了坚铁之上一般，震的手腕一呆。

那本来就是方真铸造的铁人。

这时，蓝衫人的声音，才传了过来，道：“快些退开。”

两个黑影，已呼的一声，由二婢身侧掠过，消失在大厅一角。

二婢惊魂甫定，返到了蓝衫人的身侧。

大厅又暂时恢复了静寂。

望望死去二婢的身体，蓝衫人缓缓说道：“庄璇玑，你看到了么？”

庄璇玑道：“看到了，她们很美丽，我为她们难过。”

蓝衫人道：“你记着，这是一笔血债。”

庄璇玑道：“你身上的血债，堆积如山，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收回一点利息。”

蓝衫人冷笑一声，道：“方真，这是你的设计了？”

庄璇玑道：“不错，是他的设计。”

蓝衫人道：“要他出来见见我。”

庄璇玑道：“他不会出来，也不会见你。”

蓝衫人怒声道：“方真，你记着，抓到你，我要把你挫骨扬灰。”

庄璇玑道：“你要先得想办法抓到他，然后，才能把他挫骨扬灰。”

蓝衫人道：“姑娘可是觉着，那几个铁打的人形，就真的能够胜过我们了？”

庄璇玑道：“但他们已经伤了你两个随身的女婢，这是一场拼杀，强存



弱亡，双方没有任何约定，对么？”

这时，寒光一闪，那燃烧的蓝色火焰，忽然消失。

原来，蛾眉双剑，挥剑削去了柱上的火光。

大厅中，又恢复黑暗。

蓝衫人高声说道：“春兰、秋菊，退出去。”

大概这四个女婢，是以春、夏、秋、冬四季取名，死去了夏、冬二婢，余下了春兰、秋菊。

春兰、秋菊的反应很快，蓝衫人说完话，两个女婢已经飞跃到门外。

蓝衫人虽然目光锐利，但一时间地无法适应骤来的黑暗。

但他发觉到有很多人在黑暗中移动，缓缓的移动，形成了一个包围的阵式。

庄璇玑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道：“春兰、秋菊，两位请再向后退开三步。”

春兰、秋菊愣了一愣，却依言向后退了两步。

但闻蓬然一声大震，一扇铁门，落了下来。

铁门完全分割了大门内外。

厅中更为黑暗。

春兰、秋菊，已被隔住了门外。

蓝衫人纵声而笑，笑声中，亮起了一片珠光。

他的左手中，忽然托起了一颗宝珠，莹晶透明，光华四射。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吧？

蓝衫人右手中也亮出了一把兵刃，一个一尺八寸长短的金色短棒。

金光、珠光，相互映辉。

明珠散发出的宝光，照亮了厅中的景物。

蓝衫人看清楚了，四个人正缓缓向他接近。

四个人中三男一女，正是四大凶煞。

蓝衫人皱了皱眉头，道：“庄璇玑，他们是真人还是假人？”

庄璇玑道：“你试试看吧！”

蓝衫人道：“你不肯说，我也看得出来，他们是假人。”

马鹏突然加快了速度直冲过来，右手一挥，一拳直捣前胸。

蓝衫人左手托珠，微一侧身，金棒侧击，直击右臂。

他随便出棒一击，快如闪电。

金铁交鸣声中，那黑衣人的右臂，忽然垂了下去。

但马鹏并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影响到他奔行的速度，掠着蓝衫人身侧而过。

铁铸的人，不会有痛苦。

柳媚冲了过来，右手一抬，以指代刃，平推过来。

王杰也同时发动，由身后攻到，一掌击向后背。

蓝衫人金棒迎向柳媚，右手飞起，顶在王杰的小肌。

王杰和柳媚，自然也是铁铸的假人，他们在一定轨迹中行动，由方真在暗中操纵。

蓝衫人一腿如顶柱，竟然把王杰向前奔行的势子给挡住。

金棒击在了柳媚攻来的右臂，生生把一条铁臂击断。

这也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

一个铁人失灵，整个运行系统也受到了阻碍。

形如高空的铁人，本来应该由右侧攻上来，形成合击之势，但却突然停住。

蓝衫人突然回头，一棒敲在了形如王杰的铁人头。

锵然一声，火星乱冒。

忽然寒光一闪，两柄长剑，分由两侧卷袭而至。

这一次是真人，峨眉双剑。

蓝衫人突然一挺胸，竟然硬向双剑之上迎去。

他身上的蓝衫，似乎是突然间充满了气，整个的衣服，鼓了起来。

双剑刺在了衣衫之上。

但见剑势一软，竟然滑向一例。

蓝衫人金棒斜挥，呼的一声，扫了过来。

这一棒快如闪电，峨眉双剑闪避已自不及，至少，两人要伤一个。

忽然间，冷芒飞闪，一柄大刀，飞了过来，三十斤重的大刀，撞在了金棒之上。

但闻锵然一声，金铁交鸣，冒起了一阵火光。

持刀人震的向后退了一步。

但总算救了峨眉双剑。

铁人的攻势，暂时停止，峨眉双剑也跃退一侧。

蓝衫人冷笑一声，道：“好刀法，竟能挡我一击。”

“老夫余长贵。”

武林三仙，已经久年不用兵刃，但目睹蓝衫人的勇猛，余长贵亮出了四十年未用过的大环刀。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你在这里，水长流和南长命，也在此地了。”

余长贵道：“不错。”

蓝衫人道：“唉！年前，我应该杀了你们，至少，也应把你们囚入活人冢内。”

余长贵道：“可惜，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

蓝衫人道：“你们三个人一齐上吧，我要百回之内，搏杀你们三个人。”

余长贵道：“先胜了区区在下，再作道理不迟。”

蓝衫人冷笑一声，道：“余长贵，你敢和我独斗十回合么？”

余长贵道：“有何不……”

庄璇玑急急接道：“老前辈，不要给他任何承诺，今宵不是比武争名，争的是中原武林生死存亡，你一诺千金，被他套牢了，岂不是上了他的大当。”

余长贵吁一口气，道：“姑娘说的是。”

庄璇玑道：“阁下的武功，的确是高明，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阁下是个什么身份，现在，可以明告了吧？”

蓝衫人道：“璇玑姑娘一定要知道在下的身份么？”

庄璇玑道：“至少，我们杀了阁下之后，知道死的是什么人。”

蓝衫人道：“统治活人冢的，就是区区在下。”

庄璇玑道：“逼我嫁入活人冢去的，也是你了？”

蓝衫人道：“这一点姑娘倒是没有看对，姑娘虽美，还不致使在下倾心到忘去了江湖霸业。”

庄璇玑突然叹息一声，道：“这是小妹自作多情了，我还一直认为是活

人冢内的首脑人物，对我十分的倾心，才对我处处忍让。”

蓝衫人冷冷说道：“就是对你忍让的太多了，才有今日之祸。”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我在活人冢内倍受优待，并不是阁下的命令了。”

蓝衫人冷哼一声，道：“你确实很美，但如果把你改变了，你还是你，有什么不同？”

庄璇玑道：“改变？怎么一个改变法？”

蓝衫人道：“活人冢改变了很多的人，南宫豪、天台老人，都能改变，何况是你。”

庄璇玑道：“我明白了，不过，人的可爱，不是一个人的外形，而是一个人由内心形诸于外的气度，你们真的把我改变了，那我就不是真我了。”

蓝衫人道：“一个人的美，本很空泛，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就算你是今世间第一美人，但你如有了改变，那就降低美的标准而已。”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我现在又明白一件事情。”

蓝衫人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你不是活人冢内真正的统治者。”

蓝衫人道：“哦！”

庄璇玑道：“你并不是真正能够作主的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竟然要承认自己是统治活人冢的人。”

蓝衫人笑一笑，道：“庄璇玑，就算猜对了，又能怎样？你已无法改变璇玑堡的命运，因为，这方圆三十里内，都已布置下了活人冢的人，就算我们不来攻打，也会把你们活活困死。”

庄璇玑道：“那要很长时间，璇玑堡很宽大，存粮亦足，我们可以守一年，不用外援，但时间，对你们并不有利，再说，你已困入了大厅之中，就算你是力敌万人，你面对着这么多高手，和十二个铁人，连番攻扑，生离此地的机会不会大。”

蓝衫人道：“我已经破坏了两具铁人，十二个铁人，未必能困得了我，再说，我并不孤单，大厅之外，我有很多的人手，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会拆了你这幢房子。”

庄璇玑叹息了一声，道：“这就要赌赌你的运气了，你太小觑璇玑堡，你既不肯就范，别怪我们手段之毒了。”

蓝衫人道：“你要怎么对付我？”

庄璇玑道：“毒烟，会用毒的不只是你们活人冢，我也是个中能手。”

蓝衫人道：“这座大厅中不透风，用毒烟，也会伤害到你自已。”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我们既然敢用毒烟，在这方面，我们自然早已有了准备。”

蓝衫人道：“庄璇玑，你对来自天竺的武功，知道多少？”

庄璇玑道：“中原武功，已然十分的博大、精深，实在用不着求诸于外……”

蓝衫人接道：“中原武功，如若真是这样厉害，在下就不可能征服了整个武林，号称中原武林支柱的九大门派，也都臣服在我们的手下了。”

庄璇玑道：“那是你浮面的看法。”

蓝衫人道：“姑娘是颇具智慧的人物，想不到，竟然会强词夺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阁下，目前就有一个璇玑堡，这一片弹丸之地，

重要人手，不过十余个，但你们就没有办法征服。”

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姑娘为首的璇玑堡，虽然给了我们很意外的强大抗拒之力，但如说你们能扳回大局，那是绝不可能的事了，多则明晚，少则今夜，你们一定会被消灭。”

庄璇玑道：“如若你倾尽活人冢的全部力量，我相信最后你们会胜，不过，那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活人冢并不是不可抗拒的，再说，以后的事，也和你无关了。”

蓝衫人愣了一愣，道：“你说什么？和我无关了？”

庄璇玑道：“以阁下智慧之高，这一点也想不明白？”

蓝衫人道：“请教姑娘。”

庄璇玑道：“不论我们这一战的胜负如何，阁下是必死于此。”

蓝衫人沉吟不语。

庄璇玑道：“天竺武功，有一种龟息奇术，可以闭住呼吸，抗拒毒烟，但那时刻，你的武功也同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不会给你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机会。”

蓝衫人道：“哦！”

庄璇玑道：“是非成败对阁下已无影响，你已享受不到那胜利后的荣耀。”

蓝衫人道：“姑娘，告诉我这些话！用心何在呢？”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这要你自己去想了，我非你，怎知你心中有多少痛苦？”

蓝衫人道：“我还能退出这座大厅？”

庄璇玑道：“能……”

银龙大声叫道：“不行，放他离去，何止是纵虎归山，那简直是自寻烦恼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他最了解自己的处境走不走，由他决定了……”

蓝衫人接道：“那一定有条件了？”

庄璇玑笑道：“自然是有条件了，这是一场生死之战，似乎是咱们用不若讲什么信义人道了。”

蓝衫人道：“说说看，什么样子的条件？”

庄璇玑笑道：“我要你放了南宫世家两代主人。”

蓝衫人道：“这个，这个……”

庄璇玑道：“你不能还是不肯？”

蓝衫人道：“我有这个能力……”

庄璇玑道：“那是说，不肯放他们了？”

蓝衫人道：“那也不是，只是放了他们之后，对姑娘，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武功。”

庄璇玑道：“你们毁去了他的武功，是否可以使他复元？”

蓝衫人道：“很困难，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庄璇玑道：“能不能解去他们身上之毒？”

蓝衫人道：“他们根本就没有中毒。”

庄璇玑道：“答不答应把他们送过来？”

蓝衫人道：“答应了，目前也无法办到。”

庄璇玑道：“只要你肯答应，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银龙道：“姑娘，这个人，怎么能够相信？”

庄璇玑道：“至少，他答应了，他才能走。”

银龙道：“问题是，他答应了，也是一样不能兑现。”

庄璇玑笑一笑，道：“银龙，我想，他如是个自负的人，他应该是不会不守信用。”

目光一掠蓝衫人，接道：“你现在，是不是决定了？”

蓝衫人道：“你能信得过我么？”

庄璇玑道：“我信得过你，我相信，你们仍然会攻打璇玑堡，不过，你会将南宫豪父子送来之后，再攻打。”

蓝衫人道：“姑娘不怕估算错了么？”

庄璇玑道：“事实上，送不送来南宫豪父子，都不太重要，因为，他们武功不能恢复，也帮不上我们什么大忙。”

蓝衫人道：“那你为什么要他们？”

庄璇玑道：“任何条件都一样，对你是一种考验而已，你可以不信任别人，但我要证明一下，你能不能信任自己？”

蓝衫人沉吟不语。

庄璇玑接道：“你可以不把南宫豪父子送来，也可以否认你答应过这件事情，只要你不把它当成你自己许过的诺言，你怎么处理都好。当然，你到现在还没有答应，也许，你自信有能力能冲出这座大厅，战胜我们所有的人。”

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庄姑娘，此地离活人冢的总坛不远，如有一天的时间，我可以把南宫豪父子送到。”

庄璇玑道：“既然如此，阁下可以去了。”

提高声音，接道：“打开铁门。”

关闭的铁门，缓缓打开，透入了一片光亮。

望门外景色，黑夜已过，阳光普照。

蓝衫人道：“活人冢也不会放过璇玑堡，送来了南宫豪父子之后，我们会全力攻打。”

庄璇玑道：“我知道，我们还是敌对的身份，也不寄望你会对我们感恩图报，但只希望你能信任你自己，记着你说过话。”

蓝衫人道：“庄璇玑，你能在活人冢的势力遍布之下，建立起这么一股和活人冢抗拒的力量，果然是有着很大的魄力，人所难及的才慧，我会尽力把南宫豪父子送到，在他们未到之前，活人冢的人，不会攻打此地。”

飞身一跃，穿门而去。

望着蓝衫人的背影，银龙冷冷说道：“璇玑姑娘，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庄璇玑道：“你是说，我们错过了杀死他的机会？”

银龙道：“不错，我们今天，似乎是有很大杀死他的机会。”

庄璇玑道：“我在怀疑，他似乎是有意的来此送死。”

银龙道：“有意的来此送死，这怎么可能呢。”

## 第二十五章 内奸之谜

庄璇玑道：“这自然不是他自己愿意送死。”

银龙呆了一呆，道：“这么说来，活人冢内，也有纷争了？”

庄璇玑道：“他急于要离开此地，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武功失去了信心，也不是怕我们合力围攻，而是他心中有很多疑问，他要去查证一下。”

马鹏道：“对！要他们窝里反，先来个自相残杀。”

庄璇玑道：“现在，我们在求证几件事，活人冢究竟是有几个人在统治，局外人无法了解，要他们自己先掀出来。”

银龙道：“姑娘，这是活人冢一个大矛盾，不过，也许现在，他们还不会问的太僵，因为，他们大业还未成。”

庄璇玑道：“很可能啊！不过，我的推想，稍有不同。”

水长流道：“你说说看。”

庄璇玑道：“在活人冢内部，可能只有一个人统治全局，另一个人，可能不在活人冢内……”

马鹏接道：“不在活人冢，他在那里？”

庄璇玑道：“江湖上，也许，他是我们平日很敬重的大侠，也许是一个名士，一个高人……”

水长流接道：“不错，所以，活人冢的耳目，才会那么的灵敏。”

庄璇玑道：“那个人虽然不在活人冢内，但他却和那蓝衫人，共同领导着活人冢。”

直到此刻，厅中群豪才完全明白了庄璇玑适才的用心。

她在挑拨，而且恰到好处挑拨。

不论什么人，在这样一个时刻和环境中，都会相信。

庄璇玑是最会利用机会的人，也会选择最好的时机。

余长贵轻轻吁一口气，道：“这小子的武功之高，江湖仅见，真要是硬拼起来，只怕，咱们也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庄璇玑道：“最重要的是，咱们杀了他，也不见得会有多大的成就，我适才虽然在用心挑拨。但事实上，却也是说的实话，只有实情，他才会相信。”

语音一顿，接道：“诸位常在江湖走动，见识多广，不知道是否看出那蓝衫人的来历？”

“看不出来，江湖上从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

余长实轻拈着颔下的长髯，接道：“我很留心他，看的也很仔细，过去，江湖上。从没有出现过他这个人。”

庄璇玑的目光，转到了四大凶煞的身上。

马鹏道：“近十年之内，江湖上没有见过这个人。”

高空道：“如若这几年，有这么一个人物，在江湖之上出现，就算我们没有见过他，也会听人说过。”

柳媚道：“我参加一次江南英雄宴，南七省有头有脸的人物全到了，就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人。”

庄璇玑道：“看他的举止老练，绝对不会是新出道的人物，而且，刚刚出道的江湖人，也不会存争霸天下之心。”

高空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说约有理，他是个充满自信的人，但举止老练，不像是初出茅芦之人。”

庄璇玑道：“所以，我一直认定他在江湖上走动过。”

高空道：“这中间，莫非有什么机巧不成？”

庄璇玑道：“办法很多，整容术可以使一个人形貌大变。”

水长流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说他整过容？”

庄璇玑道：“那只是可能之一，精巧的药物易容，也可以假乱真，但最可怕的一种，是他内功上超然的成就，使他脱胎换骨，改变了人的自然成长。”

水长流道：“听说天竺瑜珈奇术，有着一种使人改变形体的能力。”

庄璇玑道：“我也听说过，武功一道，浩瀚如海，如若再能把医学上道理渗入进去，那就更多变化了。”

银龙道：“姑娘，你看他会不会把南宫豪父子送来璇玑堡中？”

庄璇玑道：“除非有什么特殊变化，我想，他不会不守信约。”

银龙道：“他如真能把南宫豪父子送来，有很多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了。”

庄璇玑道：“哦！”

银龙道：“南宫世家，在近五十年的时光中，受尽了江湖中的拥戴，到南宫豪这一代，到了极峰，这个人，平易和睦，也交了无数的朋友，很多人和他交往，拥戴他，信任他，把很多不告妻儿的隐密，都告诉了他……”

马鹏接道：“有这等事？”

水长流道：“他说的不错，这件事，老朽也知道。”

银龙道：“南宫豪脑中，蕴藏了无数的隐密，他如肯合作，说出胸中隐藏之秘，近百年来江湖中事，都可以了如指掌了。”

庄璇玑道：“活人冢第一次发动时，先对付南宫世家，那就是希望把他心中的秘密藏起来。”

银龙道：“因此，在下担心，他不会把南宫世家的父子送来。”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现在，他们已经明目张胆的开始发作了，大概不会再有这些顾虑了。”

银龙道：“他万一不来呢？”

只听方真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不用担心，他会按时把南宫豪父子送到。”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们借机会好好的休息一下，江湖上诡异多变，任何一个计划，都可能要有点修正，我们派人戒备，诸位请休息去吧。”

群豪大部份散去，只有四大凶煞，仍然守在原地未动。

方真缓步行了过来，双目盯注在庄璇玑的脸上看。

一向洒脱自如，超越过人性中某一些界限的庄璇玑，忽然间一阵心跳，脸红了起来。

这是庄璇玑从没有过的感觉。

十几年来，第一次被人拨动了心弦。

方真道：“不想死，也不愿意死，但我感觉到大限已到，似乎是非死不可了。”

庄璇玑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替自己尽一份心力。”

方真道：“庄姑娘，我试过，真正的试过，但我心中很明白，只怕，很难支持下去。”

庄璇玑回顾了四大凶煞一眼，低声道：“你们也去休息吧！”

小巧密室中，方真的神情很严肃。

庄璇玑脸上也不见笑容，气氛显得有些冷厉。

方真取出一方绢帕，抹去头上的冷汗，道：“你记着，不论什么样的大

夫，不论什么的灵丹、妙药，都已经没有法子挽救我的性命。”

庄璇玑道：“我觉着你是有意的寻死，你不愿活下去，你想让我一生中对你负咎，你是为我而死。”

方真道：“不是为你，你用不着负咎，如若你对我的生死之事，有着如此重大负担，对你对武林，都是一种不幸。”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方真，龙公子已经死了，我是什么身份？是不是还有再嫁的自由？”

方真笑道：“对此事，你怎会有如此迂腐之见，你和龙公子之间，不过是一句戏言罢了，一无聘约，二无媒证，那算什么婚姻！”

庄璇玑道：“这么说，你不嫌弃我了？”

方真愣了一愣，道：“你说什么？”

庄璇玑道：“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觉着，我在名义上，已经是一个嫁过人的小熬人了。”

方真道：“问题是，你根本没有嫁出去。”

庄璇玑道：“好！现在，我要嫁给你。”

方真呆了一呆。道：“你开什么玩笑？”

庄璇玑道：“不是开玩笑，这等终身大事，怎么会开玩笑呢，我说的很认真。”

方真笑一笑，道：“我活不了多久啦，你怎么很想作寡妇？”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答应龙公子的婚约，我只是随口说了出来，我觉着嫁给什么人都是一样，因为我心中，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的影子，但嫁给你，却是有些认真了。”

方真道：“我如死了呢？”

庄璇玑道：“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办的认真一些，我要武林三仙作媒，四大凶煞为证，立刻举行婚礼。”

方真道：“你胡闹什么？”

庄璇玑笑一笑，道：“趁你还有一口气之前，我还要和你完成洞房花烛。”

方真道：“荒唐啊！荒唐。”

庄璇玑道：“你怕了，不敢娶我，是么？”

方真叹息一声，道：“璇玑，不用出言激我，老实说，我这样的人，也肯和人赌气，但赌震动天下，大功业，传诸后世的大事情，不会和人赌小气。”

庄璇玑道：“方真，你觉着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是一件小事情？”

方真叹息一声，道：“我不会听你一番歪理，就会不顾后果的答应你什么，除非你真正的能够说服我。”

庄璇玑道：“我正在试图这样的作，你是很洒脱的人，我想，你的人生境界，已经升到了抛弃欲念，不会像一般情侣似的，要花前月下，俩影成双，然后，才能入浑然无我之境。”

方真微微一笑，道：“璇玑，夫妇的结合，除了两情相悦之外，还有很多的条件，阴阳交泰，亦不能缺，但我不能……”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想不到，你也这样庸俗！”

方真道：“璇玑，不要胡搅蛮缠，我要你说个道理出来。”

庄璇玑道：“好！那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方真无可奈何的道：“你问吧。”



庄璇玑道：“我是不是长的很丑，叫人不喜欢？”

方真道：“不！你很美，也能给人一种一见难忘的印象。”

庄璇玑道：“这就是了，嫁给你，是不是很屈辱你？”

方真道：“是我屈辱了你。”

庄璇玑道：“这就是了，那你为什么不肯娶我？”

方真道：“因为，我不愿屈辱你，因为，我活不了很长时间了，璇玑，你说我俗，其实你才着相很深，我们两情相悦，我可以为你死，那不是你要求我的，而是出于我的自愿，对我而言，是一种快乐，至于要效仿世俗，结为夫妇，那不但和世人无异，而且，有着刻意求助心意，才子佳人，一见钟情，订下了海盟山誓，那不是我们这种人玩的把戏，对么？”

庄璇玑呆了一呆，道：“你，你有什么高见呢？”

方真笑一笑，道：“像我对你一样，作一些我想要作的事，作一些使我喜欢的事。”

庄璇玑道：“难道我真的很蠢，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发觉你喜欢什么。”

方真道：“不要用心去想，我们相处，有说有笑就是快乐……”

庄璇玑接道：“被人激赏，是不是也是你的快乐之一？”

方真道：“我也着相，每当一个新的想法付诸实现之后，我确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快乐。”

庄璇玑道：“实在了不起，你在这里几个月的时间改变了璇玑堡，也创造了一个奇迹。”

方真笑一笑，道：“我只是制造了几个铁人增强了一些拒敌的实力而已，真正成功的是你，你却收服了很多的人，璇玑姑娘，我想，我们的计画，可以要有点修正了。”

庄璇玑道：“等等看吧，南宫豪父子，如若真的能被放回来，也许能由他们父子的口中，知晓活人冢内一些隐密，只要咱们真能完全了解了活人冢，就可能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了。”

方真突觉一阵倦意袭来，打了一个呵欠，道：“我要睡一会了。”

说睡就睡，闭上眼睛就睡了过去。

庄璇玑缓缓伸出手，按在方真的前胸之上，只觉他心脏跳动的很不规律，而且十分缓慢。

这个人，有看绝世的才慧，超越的能力，可惜，他的身体太坏了。

他本来可以多活些时间，但他为了帮助庄璇玑，耗尽了他仅有的精力，创造了十二个铁人。

十二个控制精巧的铁人。

过度的消耗体能和智力，使他原本虚弱的身体，就更显得虚弱了。

庄璇玑也感受得到，方真的生命力，已经将燃烧殆尽，先天的体能，和他具有的智慧，有着无法配合的距离。

方奇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坚持让他的弟弟学习武功。

他不愿聪明的弟弟，也沦落江湖。但他却忘了，练武的另一个用处，可以强身。

如若方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会是一个最完全的人。

可惜的，这个世界上，总是没有那么完美的事！

方真虽然聪明，而且精通医道，但他却没有自救的能力。

庄璇玑缓步行出了秘室，悄然带上了木门。

每一时刻的休息，都会对方真有着很大的帮助。

只见方奇静静的站在门外。

不知来了多久，但见他的表情严肃，显然心情十分沉重。

“舍弟的身体如何？”方奇的脸上，带着一股黯然的伤感。

庄璇玑点点头，道：“不太好，我们前面谈吧！”

方奇轻轻叹息一声，忍下了无限哀伤。

大厅中很幽静，活人冢的人，都已经撤退了，退离到宅院五丈以外，但仍然围困着宅院。

方奇道：“姑娘，舍弟还能撑下去么？”

庄璇玑道：“你们兄弟两个没有谈过？”

方奇道：“谈过，他似乎对生命已无信心，而且，也没有了求生的意志！”

庄璇玑道：“你身为兄长，就不能劝劝他么？”

方奇道：“我已尽心力，但他却不肯听从我的劝告，对舍弟，我有着太多的抱咎，所以，我希望姑娘能助我一臂之力。”

庄璇玑道：“要我如何帮助你？”

方奇道：“我看得出，他很听你的话，你能不能劝劝他。”

庄璇玑道：“我一直在劝他，不过，只怕要使你失望，他也不会听我的。”

方奇道：“姑娘，有没有办法使他活下去。”

庄璇玑道：“药医不死病！”

方奇道：“他不同，他不是生机绝灭，而是自绝生机。”

庄璇玑道：“哦！”

方奇道：“如若他想活下去，他应该有很大的机会。”

庄璇玑道：“如何才能使他打消了他的死念呢？”

方奇道：“逼我也很难说了，但我相信，姑娘是唯一有这个能力的人！”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方兄，你可明白，他为什么不想活下去呢？”

方奇道：“我想了几天几夜，才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庄璇玑道：“什么道理？我也想了很久，但却一直想不明白。方兄可否教我？”

方奇道：“姑娘，舍弟是一个很自负的人，放眼当今之世，只有姑娘可以和他一较才智。”

庄璇玑道：“方兄过奖了，令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小妹也是难及万一！”

方奇道：“姑娘不用客气了，舍弟一生中，从来没有推许过一个人，只对我赞许过姑娘。”

庄璇玑道：“哦！”

方奇道：“姑娘，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那就是舍弟之死，有着愿以血泪酬知己的味道。”

庄璇玑道：“我明白方兄的意思，不过，方兄可否知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心力？”

方奇道：“这个，在下不知道。”

庄璇玑道：“我劝过他，也感激他，老实说，没有令弟这一番精密的设计，和那铁人的威力，璇玑堡恐怕早已经陷落到活人冢的手下了。”

方奇叹道：“这也并非舍弟一人之功，姑娘的运筹帷幄，群豪齐心合力，才造成了这些成就……”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姑娘，我不敢有太过份的要求，但对舍弟，我有一份很深的内咎……”

庄璇玑接道：“方兄，有什么话，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吧，小妹洗耳恭听。”

方奇道：“哀莫大于心死，舍弟似乎是已经心死了。”

庄璇玑道：“哦！”

方奇道：“唯姑娘可以使他油然生出活下去的心愿。”

庄璇玑苦笑一下，道：“方兄觉着，我如何才能使他生出求生意志呢？”

方奇道：“这个，这个，我……”

庄璇玑接道：“我如真有这样的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嫁给他，对么？”

方奇道：“方奇该死，唐突姑娘，我从没见过他对一个人有过对姑娘那样的敬慕。”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我答应你，他肯娶我，你也要我这样一个弟媳，我就嫁给他……”

方奇连连抱拳，道：“多谢姑娘，多谢姑娘，有姑娘这么千金一诺，舍弟有救了。”

庄璇玑暗暗叹息一声，忖道：你那里知道他已沉难复，生机茫茫。

方奇含笑而去。

他明白，方真如无发自内心的强烈意志，纵集天下名医，也难挽他大劫。

现在，他有些沾沾自喜，他自觉求到了一帖灵药，可以使方真重振求生意志。

望着方奇缓步而去的背影，庄璇玑升起了一缕惘惘愁怀。

这几天，她也实在很累，这是一阵难得的空暇，虽然，另一个更大风暴，就要来临，庄璇玑也了解，她必须撑下去，方真在某一方面，比自己更强，但他虽然已心神耗尽，帮助她的不会太多了。

未来的重担，必须由她自己承担起来。

她忽然，开始有了烦恼。

像她这样超脱的人，也开始了一种感情的负累。

她好想休息一下，缓步向房中行去。

但柳媚却突然出现。

她的神情严肃，倒使得庄璇玑心头震动了一下。

因柳媚是一个绝对乐观的人，她出入江湖中，谈笑生死间，什么都不会放在心上。

她很少有这种冷肃的神情。

轻轻吁一口气，庄璇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道：“柳媚，是不是来找我？”

柳媚道：“是！泵娘，我发现了一件很大的秘密。”

庄璇玑道：“什么秘密？”

柳媚没有立刻回答，四下张望了一阵，才低声说道：“姑娘，这地方谈话很不方便。”

这赵超、犹疑的行径，和她的性格，有着很大的不同。

庄璇玑哦了一声，道：“好！到我的卧室中去。”

那是连在大厅一角的，一座雅致小巧的卧室。

这地方没有人防守，但仅有一条长约一丈左右的甬道，通入卧室，关

上甬道口处的一扇门。就再无可通之路。

现在，庄璇玑关上了那扇门。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咱们中间有内奸。”

庄璇玑心头震动了一下，笑道：“谁是内奸？”

柳媚道：“高空。”

完全出了庄璇玑的意外，在四大凶煞之中，高空是最和善的一个人，他具有的技能，看上去，不似马鹏那“穿心一刀”霸道，柳媚的“弹指飞毒”那么凶厉，但他的技艺，却有着强大的韧性，难作预测。

看来高空在四大凶煞中，并不突出，但如仔细的研究他，却会发觉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

但这只是单纯技艺上的衡量，四大凶煞，纵横江湖，作的是计价杀人，无本生意，每个人都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往事、隐秘。

但高空会和活人冢勾结，倒是庄璇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

理一理鬓边散发，庄璇玑平静的说道：“柳大姊，有什么证据么？”

柳媚道：“没有什么明显的物证，但是我亲眼看到的。”

庄璇玑道：“柳大姊看到了什么？”

柳媚道：“在铁人和那蓝衫人对抗的过程中，我悄然行向高空，我看到他用“传音入密”之术，和那蓝衫人交谈。”

庄璇玑内心中有着剧烈的震撼，虽然，她一直在提高警觉，不让自己的惊震神情，形诸于外，但仍然忍不住呆了一呆。

她是有着高度自制能力的人，但仍然无法控制的很好。

幸好，柳媚并没有很留意，只是按着说道：“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我完全呆住了。我又悄然退了回去，一直在想，应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姑娘。”

庄璇玑道：“除了我之外，你还告诉了什么人？”

柳媚道：“没有，我本来想质问高空的，但我忍下了没有问他。”

庄璇玑道：“哦！没有告诉马鹏和王杰？”

柳媚道：“没有，我想了很久，觉着还是该先告诉姑娘。”

庄璇玑道：“柳大姊，我很感谢你，但我要多问一些事，你不要生气才好。”

柳媚道：“姑娘请问。”

庄璇玑道：“你怎能肯定，他是和那蓝衫人在说话？”

柳媚道：“我看到了他发音的角度，正对着那蓝衫人。”

庄璇玑陷入了沉思。

沉思了良久之，才缓缓说道：“柳大姐，你觉着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置？”

柳媚道：“我就是不能决定，才来告诉姑娘。”

庄璇玑道：“好！这件事，暂时守秘密，不要说出去，让我仔细的想想看，如何处置。”

柳媚叹口气，道：“姑娘，我不懂口音，看不出他说些什么，但他能和那蓝衫人交谈，他在活人冢的身份，一定很高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很难说，他可能是活人冢派来的一个重要人物，也可能是一个身份极高的主脑……”

语声一顿，接道：“柳大姐，高空和那蓝衫人交谈的事，有没有被别人发现的可能？”

柳媚道：“我们都分配了一定的位置，除非有意监视他，很难发现。”

庄璇玑道：“谢谢你，柳大姐想想，高空会不会也发现了你？”

柳媚道：“我想不会，因为，我发觉了这件事后，一直隐藏的很好。”

庄璇玑道：“你先去吧！别露出声色，如是高空真是活人冢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武功造诣上，一定有很高的造诣，他要是对你动了疑，很可能会用非常的手段。”

柳媚道：“我会小心的，一向，我觉着他很可爱，在我们四个人中，他是最和善，也是最讲理的一个人，现在，我觉得他好可怕。”

庄璇玑道：“不要着了痕迹，像往常一样和他们相处，你先去吧！”

柳媚似是还想说什么，但却欲言又止，转身而去。

目睹柳媚离去，庄璇玑又陷入了苦思之中。

柳媚会不会因情生根，故加陷害？或是柳媚忽然发现了两人之间，过去有过什么仇恨？

高空可能是活人冢的人么？以他过去的表现，一点也瞧不出来……。

以庄璇玑的才智，苦思苦索，竟也难有一个论断！

这是个恼人的问题。

庄璇玑完全被困扰住了。

她挟绝世容包和无与伦比的才智，初入江湖，就促成了江湖上一次急剧的大变。

如若她没有进入活人冢，活人冢也许不会这么快正面发动。

自然，那会使活人冢有更多的时间，布置的也更严密一些。

庄璇玑以无上智慧，在几乎是不可能的环境下，建立起了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来自敌人，来自江湖上计价取命的凶手。

但他们都是人，都有人性。

庄璇玑掌握了人性善的一面，所以，她能用人。

活人冢的人，掌握了人性中恶的一面，所以，他们也能用人。

这是人性中两个极端，被活人冢、庄璇玑分别的掌握了，所以，两个人都成功了。

但善与恶之间，究竟是那一个的力量大一些，正面临着一种考验。

谁的力量大，谁就可能在这场争斗中掌握多数，抢到上风。

方真很聪明，他有着过目不忘，闻一知十之能，就他个人而言，他确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强者。

他强的不是武功，而是那过人的智慧，和他惊人的创造力。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人性。

庄璇玑想了很久，很久……。

她本来想休息一下的，现在，她却睡意全消。她打开房门，缓步行出来。

高空正在大厅的门口，向外面探看。

庄璇玑按耐下心中的激动，缓步行向高空，淡淡一笑，道：“高空。”

高空道：“是姑娘。”

高空缓缓的转过身子，接道：“也许他们不会守约了。”

庄璇玑道：“谁？”

高空道：“那蓝衫人，他也许不会把南宫豪父子送回来了。”

庄璇玑道：“你怎么知道？”

高空道：“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传讯方法，很快就能把南宫豪父子送到。”

庄璇玑道：“也许他们现在还没有送到。”

高空淡淡一笑道：“姑娘，很相信他会守约？”

庄璇玑道：“依你看呢？”

高空点点头，道：“也许姑娘说对了。”缓缓转身而去。

庄璇玑低声道：“高空……”

停下脚步，高空转过了身子，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庄璇玑道：“今日相处，我们之间，似是和过去不同。”

高空点点头，道：“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好像我们之间，缺乏了过去那一种坦然。”

庄璇玑道：“怎会如此？”

高空道：“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应，姑娘叫我那一句开始，我们之间，突然有了一种距离……”

庄璇玑哦了一声，笑道：“高空，你实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高空神情肃然的说道：“姑娘，我只是江湖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庄璇玑接道：“高空，你太谦虚了。”

高空道：“是真话，在没有遇到姑娘之前，四大凶煞都算是很自负的人，但自从遇上了姑娘之后，我们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我们似乎是已入了姑娘的掌握之中。”

庄璇玑道：“是不是我有了对不起你们的地方？”

高空道：“没有，虽然，姑娘也用了一点手段，但却是我们出于自愿，不像活人冢那样，用药物、手段，逼人就范。”

庄璇玑笑一笑，道：“高空，看来，我们真要好好谈谈了。”

高空道：“姑娘，是不是有人告诉了你什么？”

庄璇玑道：“你看看，谁会告诉我些什么呢？”

高空低声道：“柳媚。”

庄璇玑脸色一变，道：“高空，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地方谈谈？”

高空道：“姑娘吩咐。”

庄璇玑道：“我带路。”

又回到了庄璇玑的卧室之中。

这一次，庄璇玑不但掩上了木门，而且加上了木栓。

庄璇玑亲自倒了一杯茶，笑道：“高空，我们可以坦率的谈谈了。”

高空道：“姑娘，看样子，你准备把我留在这里了？”

庄璇玑道：“不管我们今日的结果如何，我们应该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

高空笑一笑，道：“好！泵娘想知道什么？”

庄璇玑道：“你是活人冢的人？”

高空点点头，道：“不错。”

庄璇玑道：“身份很高？”

高空道：“嗯！活人冢的举动，都在我的指挥之下，所以，你的一切计划，我也都能知道。”

庄璇玑道：“真是失敬了。”

高空道：“姑娘，是不是有着很惊讶和意外的感觉？”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确然有些意外，不过，高空，我觉着，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交谈机会。”

高空笑一笑，道：“璇玑姑娘，你可是准备把我们之间的事，这一次完全给解决掉？”

庄璇玑道：“希望我们最后的解决之道，不是拚一个你死我活。”

高空道：“很难说，我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人作很大的让步才行。”

庄璇玑道：“好吧！不管，我们最后解决之道是什么？暂时不用管它了，我心中有很多的疑问？

你可不可以作个解答？”

高空道：“好！我尽量满足你，因为，我们之间。已到了非见真章不可的地步了。”

庄璇玑道：“高空，你是不是活人冢的首脑之一？”

高空道：“是的，我是活人冢的重要人物之一，再说清楚一点，活人冢有两个人统治，这两个人你都见过了。”

庄璇玑道：“一个是你，一个是那个蓝衫人？”

高空道：“对！”

庄璇玑道：“他叫什么名字？”

高空道：“他叫谭奎。”

庄璇玑道：“百变书生谭奎？”

高空道：“姑娘年纪不大，在江湖上走动的时间也不多，但对江湖上的事情，却是知道的不少啊！”

庄璇玑道：“有些事，用不着亲自见到，听人说，也是一样。”

高空道：“姑娘，还有什么要问的么？”

庄璇玑道：“百变书生谭奎的年龄，应该很大了，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年轻？”

高空道：“天竺的武功，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那就是，可以返老还童，谭奎，在这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你也一样了？”

高空笑一笑，道：“对！我能和他分庭抗礼，自然也有一些成就。”

庄璇玑道：“逼着要我嫁给他的人，也是你了？”

高空道：“不错，只有我才会对姑娘有这么深的感情、这么大的容忍。”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我还要谢谢你了？”

高空道：“可惜的是事与愿违，如若我们相见在洞房之中，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庄璇玑道：“百里行程半九十，你为什么不再忍下去呢？”

高空道：“唉！很惭愧，两件事使我无法再忍下去了。”

庄璇玑道：“什么事？”

高空道：“就私人方面而言，我不希望你给方真的太多。”

庄璇玑道：“哦！”

高空道：“就江湖大局而言，我们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的境界，必须要在三五日内，结束璇玑堡这场游戏。”

庄璇玑道：“你觉着这只是一场游戏？”

高空笑一笑，道：“璇玑姑娘，如若我不在这里，我也会把它当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你的布置，我很了解，这件事，就不算很严重了。”

庄璇玑苦笑一下，道：“高空，看起来，我不得不佩服你了。”

高空道：“怎么说？”

庄璇玑道：“这么多天来，我一直没有对你生出一点怀疑。”

高空道：“那不算稀奇，整个江湖上，没有人会怀疑到我。”

庄璇玑道：“很难令人相信的事，四大凶煞在江湖上成名已经很久了，你是四大凶煞中人，为什么会和活人冢建立这样的关系？”

高空笑一笑，道：“姑娘，真正的算起来，四大凶煞成名的时间，并不是很久，而且，也分成了先后，鬼刀马鹏、暗箭王杰，成名时间较久，至于柳媚也比我早了两年，我出道的的时间，并不太久……”

庄璇玑点点头，道：“我明白了，四大凶煞这个形态，是你有意创造的。”

高空道：“有些地方，不能不叫人佩服你的聪明，以我具有的潜在能力，把四个人组合起来，创造出四大凶煞这个形态，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把我和他们联合在一起，就不会有人对我再怀疑什么了。”

庄璇玑道：“事实上也有痕迹可寻，只不过，没有去留心追索罢了。”

高空道：“姑娘对我这个设计，还觉着不够完美么？”

庄璇玑道：“我一度也对你有过怀疑，但却没有想到这么深远。”

高空道：“姑娘能否指点一二呢？”

庄璇玑道：“四大凶煞中，马鹏、王杰、柳媚，虽然也没有使人很清楚的背景，但他们都来自有处，只有你，像突然由空中跳下来，妙手的意思在江湖上已被习惯认定是一种偷窃的奇技，你在这方面，却没有有什么惊人的往事，明显的师承。”

高空道：“对妙手的定义，采用了我的看法……”

哈哈一笑，接着道：“我不能以偷窃方法，表现出我的妙手，而把它形而上之的，改易在武功之上，我只是一双妙手，却能抗任何的兵刃。”

庄璇玑道：“我了解你的用心，一旦君临江湖，称霸武林时，总不能有一个偷人东西的话柄。”

高空微微一笑，道：“不错。”

庄璇玑道：“你的装作工夫，也十分高明，竟然也骗去了我不少武功。”

高空道：“事实上，我没有真正的败过，我只是受过伤，藉受伤的事，可以掩饰我的身份，我不能有太超越和突出的表现。”

庄璇玑道：“这一点你很成功，连我也骗了过去。”

高空道：“姑娘，现在，你准备如何对付我，对付活人冢呢？”

庄璇玑道：“能不能把你和活人冢这个组合分开来谈？”

高空道：“不能，我是活人冢的首脑，策动着整个事件的进行。”

庄璇玑道：“想一想，好惭愧，我竟被你玩弄掌股之上，而不自觉。”

高空道：“姑娘也不要自责太深，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庄璇玑道：“我设计了一种方法，把四大凶煞逼集一处，却不知把第一号强敌，也带在了身边。”

高空道：“我也有意外的感觉，花费如此长久的时间，似乎是仍然无法对姑娘完全了解。”

庄璇玑道：“高兄，你好像有很多的机会暗算我，杀了我，岂不是一了百了，我知道，这一段相处的时间中，我一直没有对你生出防范之心。”

高空微微一笑道：“璇玑姑娘，杀你并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你，你的武功师承，门户来历，你凭仗些什么？敢和活人冢抗拒。”



庄璇玑道：“现在，你已经完全了解了。”

高空道：“还没有，这一点，我心中一直有些惭愧，表面上看去，你有些天真无邪，不善心机，但骨子里，姑娘却是表现的十分深沉。”

庄璇玑道：“你把我估计的太高了。”

高空道：“姑娘很洒脱，有些事，别人看的很严重，但姑娘，却是完全不放在心上，但有些事，别人总会不注意的说出来，但姑娘却守口如瓶，从不露一字。”

庄璇玑道：“你想知道什么？”

高空道：“我想知道姑娘的师承来历，为什么一定要和活人冢这么庞大的实力组合作对？是令师的意思，还是姑娘个人的意思？”

庄璇玑道：“你问的两件事，我可以回答一件，我和活人冢作对，完全是我的意思，和家师完全没有关系，就算你们把我杀了，家师也只不过问这件事情，所以，你们用不看问我的师承来历了。”

高空微微一笑道：“姑娘，在下还想求教一事，自然，姑娘如若是觉着不太方便时，可以不要回答。”

庄璇玑道：“我想，那一定是个很使人作难的问题了。”

高空道：“那要看姑娘的看法如何了？”

庄璇玑道：“你问吧。”

高空道：“黑宝衣、天龙甲，是江湖上两件最有名的宝衣，现在，都已落在姑娘的手中了。”

庄璇玑道：“这一点，倒是很奇怪，你怎么会眼看着，任令那黑宝衣落在了我们手中，而不予阻止。”

高空道：“姑娘，这说明了一件事，我们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我不在乎黑宝衣，也不在乎天龙甲，但姑娘却编造了一个天龙甲的故事，想来，定然拥有天龙甲了。”

庄璇玑道：“如若你们真的不在意这些宝衣的作用，天龙甲在不在我这里，有何分别？”

高空道：“好！不谈天龙甲，谈谈另外一件事吧？你在逍遥堂，和铁铃叟、伏虎索、回春手，谈些什么？”

庄璇玑道：“怎么？你是不是很担心，他们被说服了？”

高空道：“他们三个人，就算被你说服了，也无法离开逍遥堂一步。”

庄璇玑道：“所以，你并不担心他们背叛？”

高空道：“但我还是作了一些防范的准备。”

庄璇玑道：“杀了他们？”

高空道：“那倒不会，这三个人对我们还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庄璇玑道：“高空，活人冢的人，是不是不认识你？”

高空笑一笑，道：“对！认识我的人，并不大多。”

庄璇玑道：“你和百变书生谭奎，不可能相处的很好吧？”

高空道：“我们之间，也难免一场斗争，不过，不是现在，而且，也不一定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庄璇玑道：“高空，你觉着，这些计划，统制武林的打算，是不是很应该？”

高空笑道：“大势已成，姑娘现在想劝说我，已经太晚了一些。”

庄璇玑道：“你对我很纵容，那又为了什么？”

高空道：“拥美人，握大权，大丈夫得意之秋，放眼江湖能使我高某人倾心的人，只有你庄璇玑一个人。”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高空，我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人放弃他的想法，但那个人，不是我。”

高空目光盯在庄璇玑的脸上看，微笑不语。

忍耐，是一种高度的修养。

庄璇玑在这方面的修养不错。

她的年纪虽然不大，但处理问题时，十分冷静、沉着。

自然，这和她学习的武功有关，一种上乘的吐纳、静坐工夫，使她具有强大的耐力。

但高空也是个高手。

两人四目交投，相对微笑。

庄璇玑忽然发觉了高空的双目中，有一股强烈的情焰，情焰如火，借着炯炯的眼神，向外放射。

那是一股强烈的力量，能引起对方一种相对的反应。

庄璇玑感觉到内心中，泛起了一种异样的变化，内心似已被对方的情火燃烧。

移魂大法。

天竺武学中奇技之一。

幸好庄璇玑也习练过这门工夫，所以能立刻警觉，急急收慑心神，压制住了已被引起的熊熊情火，道：“高空，你学过移魂大法，而且，还颇具火候。”

高空吁一口气，点点头，道：“璇玑姑娘，也是此道高手。”

庄璇玑道：“我几乎着了你的道儿。”

高空笑一笑，道：“但你还是很平安的渡过了。”

庄璇玑道：“高兄，你看，我们之间，有没有一条可以和解的路？”

高空道：“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接道：“我们能够合作，也许可以很快的改变江湖情势，不管你过去作了多少坏事，只要你能及时悔悟，这次，你可以拯救很多人，可以挽救江湖上一场大劫，高空，人生都难免有错误，只要能改过，仍是完人，你要多想想啊！”

高空笑一笑，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说，我如能放弃了活人冢，你可以……”

庄璇玑接道：“说下去，能答应你的，我会答应。”

高空道：“不能答应的，你就拒绝了？”

庄璇玑道：“我也会给你一个明白的交代。”

高空沉吟了一阵，道：“我看，姑娘，还是不用说了。”

庄璇玑道：“为什么？”

高空道：“你可以拒绝妙手高空，但不能拒绝活人冢的首脑，璇玑姑娘，你可知道我一开口，你必须答应，不答应的后果，那就是一场搏杀，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庄璇玑道：“什么事，竟然如此的严重？”

高空道：“不是事情的大小，只要我说出来，那就造成了一种尴尬，不是我，而且，你也算上一份。”

庄璇玑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似乎是谈不到伤害到个人声誉，如若我们能开诚布公的仔细谈谈，也许能找出一个好的结果出来。”

高空道：“什么是好的结果？”

庄璇玑道：“最好的结果，就是我们能够商量出一个办法，使武林中，免于这场浩劫。”

高空轻轻吁一口气，道：“这是一个死结，活人冢已占了绝对的优势，也控制了江湖十之八九的实力，要他们停下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姑娘才智过人，不知有什么高见？”

庄璇玑道：“小妹正向高兄请教。”

高空笑一笑，道：“在区区看来，只有一个办法。”

庄璇玑道：“什么办法？”

高空道：“我和你合作，诱杀百变书生，然后再由活人冢内的实力自相残杀。”

庄璇玑道：“那也要杀死很多的人了。”

高空道：“不错，目下的局面，已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

庄璇玑道：“你们养在活人冢的人，是不是都已经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

高空道：“对！泵娘只要由活人冢字意上去想，就不难了解个中的机巧了。”

庄璇玑苦笑一笑，道：“那是个专埋活人的坟墓，所以，才叫活人冢。”

高空道：“进入那里的人，虽然还活着，但也只比死人多了一口气，他们虽然还活着，但生命，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

庄璇玑道：“死人，要埋在坟墓里，活人冢的人，是虽生犹死了。”

高空道：“不错，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意念，他们活着，完全是为了别人。”

庄璇玑道：“像这种虽生犹死的活下去，倒不如一死了之。”

高空哈哈一笑道：“活人冢最大的成功，就是让生活其中的人，根本没有了选择生死的想法。”

庄璇玑道：“这样浑浑噩噩的人，活着对你们又有什么作用呢？”

高空道：“璇玑姑娘，你对活人冢三个字意义的阐述，不够精深，没有完全了解它真正含意。”

庄璇玑道：“这要向高兄请教了。”

高空道：“进入活人冢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已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武功，有一点确如姑娘所说，他们是否再活下去，对我们已无意义，但对改变江湖形势，却十分重要，他们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为我们肃清残敌，杀死反抗我们的武林人物。”

庄璇玑道：“好恶毒的手段。”

高空道：“却是最实用，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庄璇玑道：“役蛇反噬，玩火自焚，有一天你们也许会死在他们的手中。”

高空道：“他们心智已死，绝无反噬之能了，天竺武学中最动人的一种成就，就是这方面的独到之处。”

庄璇玑道：“高兄，对这种武功，十分激赏。”

高空道：“对！十分激赏，它对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帮助实在太大了，

凭仗着这种奇技，活人冢在不太长的时间中，奠定了江湖霸业的基础。”

庄璇玑道：“高空，你现在生活的好不好？”

高空沉吟了一阵，道：“很愉快，眼看霸业将成，大局底定，即将完成我的心愿，怎会不好？”

庄璇玑道：“你要主盟武林，只怕还得有一番恶斗吧？”

高空道：“此事难免，就算兄弟能忍，别人也不会容得下我。”

庄璇玑道：“高兄，你说的什么人？”

高空道：“姑娘说的是不是百变书生谭奎？”

庄璇玑道：“你们霸业尚未成就，但彼此之间，已存心相拚，日后，又如何能够相处得下去。”

高空笑一笑，道：“就算我能容得下百变书生谭奎，谭奎也未必能够容得下我，姑娘，江湖上，可以容得下千百位高手、同道，但武林霸主，却只能有一人独享。”

庄璇玑道：“所以，你们之间的争执，早已注定了。”

高空笑一笑，道：“不错啊！谭奎和我之间，早晚有一场生死之战。”

庄璇玑道：“你有几成胜算？”

高空道：“十成。”

庄璇玑呆了一呆，这：“高空，谭奎一直掌握着活人冢，而你却整日在外游荡，你怎知谭奎没有很完美的准备。”

高空笑一笑，道：“不错，他有很完美的准备，一直觉着，占有了很大的胜算。”

庄璇玑道：“你却早有了很完美的准备，对么？”

高空道：“姑娘，我不能说明很详细的情形，但我却有完全制胜的把握。”

庄璇玑笑一笑，道：“有些事，会常常生出变化。”

高空道：“对！这些年来，我和谭奎，都对两面的敌人，对付江湖上其他的武林同道，我们是合而为一，但我们两人之间，还要有一番争执的布署。”

庄璇玑道：“高兄的意思，可是说，除了活人冢之外，你还有另外一批人手了。”

高空道：“没有，纵然是有，也不可能和活人冢的实力对抗。”

庄璇玑道：“你布署的力量，也是在活人冢内了？”

高空道：“不错。”

庄璇玑道：“高空，你觉着这些力量十分可靠么？”

高空道：“可靠，十分可靠。”

庄璇玑道：“他们都已经失去了主宰自己的神智，怎会可靠呢？”

高空微微一笑，道：“姑娘，我们该换一个题目了，再谈下去，就漏了在下的隐密了。”

庄璇玑道：“你现在觉着，我们之间应该谈些什么呢？”

高空道：“譬如说，你准备如何化解这个困难？”

庄璇玑道：“这不是我的困难，也是你的困难，对么？”

高空道：“我有什么困难？”

庄璇玑道：“你并没有十成把握对付谭奎，加上我，那就不同了。”

高空哈哈一笑，道：“姑娘在这方面，真的肯和在下合作么？”

庄璇玑道：“这就要我们好好的谈一谈了，如是对双方，都有益处，我

想，咱们就可以合作了。”

高空道：“姑娘，对付谭奎的事，在下早已有了很完全的准备，老实说，用不到姑娘合作了，除非璇玑姑娘，有一个能使在下佩服的好主意。”

庄璇玑道：“不论什么样的主意，都没有什么大用，唯一完美之策，就是杀了谭奎。”

高空道：“姑娘之论，正合吾意。”

庄璇玑道：“你一个人，能够杀得了他么？”

高空道：“我们没有正式的动手拚过，鹿死谁手，很难预料。”

庄璇玑道：“高兄，谭奎号称百变书生，自非易与之辈，何况，他早已对你生出了戒心，你对谭奎的举动，暗中早有监视，谭奎对阁下的举动，亦必早布耳目，你们之间，任何的人手调动，只怕是很难瞒得过对方了。”

高空沉吟了一阵，道：“谭奎如何布置，在下不太知道，不过，谭奎的任何举动，都无法逃过在下的耳目。”

庄璇玑道：“我想，谭奎，对阁下，也正作如是之想。”

高空点点头，道：“也许被姑娘言中了，我们这些年，都在作知己的工夫，自觉把对方监视的十分严密，但如仔细的想起来，却是所知不多。”

庄璇玑道：“你们都是聪明人，但却都太注重培养自己的实力，这些年来，你们能够相安无事，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敌未清，你们还有合作的需要，第二是，你们双方都觉着自己的实力很强大，不但足以自保，而且，还可以制服对方，你也许，还自觉因势乘便，常年在外走动，行动飘忽，来去自如，到处布置人手……”

高空冷冷接道：“姑娘实在很聪明，在下安排了五处很隐密的力最，我相信，谭奎未必会知道，因为，整个江湖上，知道的人，也不大多。”

庄璇玑心头震动了一下，笑道：“那是你自己的感觉，也许谭奎，早已了解了。”

高空一皱眉头，道：“不管如何，我们要有一个倒下去，双雄不并立……”

庄璇玑接道：“对江湖大局而言，你成功，要比谭奎好一些。”

高空道：“为什么？”

庄璇玑道：“这些年，你都在江湖上走动，至少，对江湖中的实情，有些了解，不致于作得太过于绝了。”

高空似是已被庄璇玑言词触及了脆弱的地方，虽然他一直在矜持，但仍然忍不住流露出心中的隐密，淡淡一笑，道：“姑娘，还没有说出来，和在下如何合作？”

庄璇玑道：“不用动员你的手下，只要你和我合作，咱们两个人，合力对付谭奎，应该是手到擒来。”

高空沉思了一阵，道：“姑娘，你是很杰出的人，制金蛟，胜银龙，担谭奎和他们不同，他随身四婢，虽已有两人折损，但我相信，他立刻会补充起来，因为，他训练了相当多的少女，谭奎虽然不太容易相信别人，但他却相信自己训练的少女，所以，不论他到何处，总要带着四个随身的女婢。”

庄璇玑道：“那四个丫头的武功很高么？”

高空道：“相当的高强，不会比马鹏、柳媚、王杰等差，而且，她们的合搏之术，更是一种绝技。”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她们比我如何？”

高空道：“我已暗中留心观察了很久，姑娘比她们高明一些，但绝对高不过谭奎……”

庄璇玑道：“你呢，比谭奎如何？”

高空道：“这些年来，谭奎一直在苦习武功，希望能够压得过我，但他却忘了他在苦下工夫的时候，我也在苦练武功，我们的进境，一直保持平衡的状态，我应胜他一筹，至少，也是个平分秋色的局面，如若加上他随身女婢，我必须要几个帮手，才能应付得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也许我可以帮你对付四婢。”

高空道：“我俩人？”

庄璇玑道：“看来，你对我的估计很低。”

高空道：“近日这几场搏杀之中，我一直在暗中帮忙，这一点，不知道姑娘发觉没有？”

庄璇玑道：“帮谁的忙？”

高空道：“你们。”

庄璇玑道：“为什么帮助敌人？”

高空道：“我不愿意你们失败的太快，最重要的是，我要选择一个我和谭奎决战的时机，不愿由他选择。”

庄璇玑道：“其实，你只要不露出马脚，多忍耐一些时候，我们会和谭奎拚一个两败俱伤，你可以坐收渔利。”

高空道：“谭奎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我在此，而且，已见了面，我如不表示一些什么，他会立刻动疑。”

庄璇玑道：“看来，你对他还有一些顾虑。”

高空道：“至少，现在我们还不是翻脸的时间……”

语声一顿，接着道：“姑娘，该谈的，我们已经谈完了，你已经知道够多啦，现在，我们之间，应该作一个了断。”

庄璇玑道：“了断……”

高空接着道：“对！我杀了你，还是你嫁给我，该有个决定了。”

庄璇玑道：“两个办法都不好，唯一的好办法，是我们谈出个双方都有利的条件，携手合作。”

高空笑一笑道：“姑娘，你想的太如意了，我虽然很喜欢你，但我们之间，一直没有培养出什么情意，你如若要求我，对你多一些容忍，那未免太过分了。”

庄璇玑道：“什么容忍？我是说，我们找出一个都能接受的条件，高空，我不是求你。”

高空道：“璇玑姑娘，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真实身分，希望你不要再把我当四大凶煞中人看……”

哈哈一笑，接着道：“姑娘，你应该装装迷糊的，如若你不把这件事，当面揭开，这中间，可能会有很大的回旋之地，以姑娘的才慧，居中运用，岂不是可以收效更大。”

庄璇玑道：“说的也是，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了。”

高空道：“机会稍纵即逝，现在，姑娘纵然想到，也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庄璇玑长长吁一口气道：“看来，我们之间，只有放手一战了。”

高空道：“其实姑娘如能和我合作，对江湖大局的改变，是极容易的事了。”

庄璇玑道：“哦！”

高空道：“不过，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你了，我们的想法，南辕北辙，我不能屈从姑娘的想法，说服姑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的合作，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征服。”

庄璇玑点点头，道：“你有把握能征服我？”

高空道：“我相信可以在武功上胜过你，但那也只能征服你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征服了你的心？……”庄璇玑道：“不能，而且，你也未必能在武功上胜过我。”

高空双目中忽然暴射出两道冷厉神光，盯在庄璇玑脸上，冷冷说道：“庄璇玑，看在咱们相处数个月的份上，你最好不要失败……”

庄璇玑缓缓站起身子，接道：“高空，不用再说下去了，我知道你的用心，我如失败了，你会不择手段的伤害我。”

高空道：“我要先得到你的人，如若还不能征服你，那就只好杀了你啦。”

庄璇玑暗自一提真气，道：“高空，这地方，够你施展吧？”

这只是一个方圆文余的小室，如要动手相搏，地方实在是小了一些。

高空却淡淡一笑道：“只要能够站得下一个人的地方，就可以动手了。”

庄璇玑道：“高空，胜负未分之前，别太狂了。”

高空笑一笑，道：“姑娘小心了。”

右手一抬，五指半屈半伸的点了过去。

他的攻势很怪，而且，不徐不疾，看不出有什么强大威力。

但庄璇玑的感受却是完全不同的。

只见身前七处大穴，都已被笼罩于对方的掌指之下。

庄璇玑脸色凝重，双掌突然一抬，有如童子拜佛。

但她合拢的双手，并未十指骈齐。

这一招也很怪，但却护住了身前七处大穴。

高空招发半途，突然收回，淡淡一笑，道：“姑娘，你这一招，是什么名堂？”

庄璇玑道：“没有名堂，正如你的攻势一样，只是随机应变而已。”

高空道：“好！再接我几招试试！”

口中说话，右手却已连续攻出。

庄璇玑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只是随着高空的攻势，不停的变动着防守态势。

但她每一次变化，似乎是都克制住了对方的攻势。

因为，高空连攻了二十几招，竟没有一招攻实，都是中途撤招。

高空的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

庄璇玑应付的更吃力，娇艳的脸色上，已是汗水淋漓。

高空一口气，攻出了三十二招。

庄璇玑也变了三十二个防守的态式，累的汗出如雨。

事实上，双方已然分出了胜负。

高空虽然也表情凝重，但他却不见汗水。

严格的说起来，庄璇玑应该是已经败了。

高空停下了手，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还要打下去吗？”

庄璇玑道：“我很累，也很佩服你的高明，但我还撑得下去。”

高空道：“哦！你还能支持几招？”

庄璇玑道：“十招，你再攻十招，我就会累的倒下去，那时间，我就没有一点反击之力了。”

高空道：“你可知道，真到了那一刻，你会有些什么遭遇？”

庄璇玑道：“我知道，你会羞辱我，好好的整我。”

高空道：“你不怕？”

庄璇玑道：“怕。”

高空道：“那就投降吧！我们之间，已分出了胜败，也证明了你没有能力阻止什么。”

庄璇玑道：“高空，你忘记了一件事，我还没有出手。”忽然一挫柳腰，右手前探，一指指出。

她出手一击，和高空的中途变招，完全不同，这一指，直点向高空的眉心。

高空很镇静，直到庄璇玑指锋将近面门时，才突然一转右手，疾如电闪般，一把扣住了庄璇玑的右腕。

但并没有扣住庄璇玑的穴脉。

庄璇玑的身躯，也跟着冲了过来，来势直撞向高空的怀中。

高空右手加力，向外一带，希望把庄璇玑的身躯带开。

可惜太晚了一步。

庄璇玑左肩撞上了高空的前胸，左手疾翻食中二指，点向了高空的咽喉要害。

同时，庄璇玑的右手，也翻转过来，反扣住了高空的右腕。

但高空也很快，敞开前胸空门，左掌回转，按在庄璇玑的后脑之上。

双方都扣住了对方的要害。

以两人的功力，只要一发出指上和掌心内劲，立刻可以制对方于死地。

事实上，两个人也都暗中盘算过，就算先行发出内劲，击毙对方，地无法避开对方的反击。

何况，双方的内劲，都已经凝聚在指、掌之上，反击已成一种自然反应。

两个人都是聪明人，都了解自己的处境。

一命换一命，死亡对死亡。

事情至此，先、后毙敌，已无什么区别，用不着抢先一步了。

庄璇玑吁一口气，道：“高空，想不到是这样一个结局吧！玉石俱焚，两命偕亡。”

高空苦笑一下，道：“我对你很入迷，熊和你并偕亡，死而何憾，但便宜谭奎那小子坐享其成，我却是心有不甘。”

庄璇玑道：“没有阻止活人家的凶焰，我也是死不瞑目。”

高空道：“姑娘，你觉着咱们是不是应该死呢？”

庄璇玑道：“人生百年，也难免一死，只是现在还死非其时。”

高空道：“哦！那是说，咱们可以再谈谈了。”

庄璇玑道：“如若谈的结果，还不如死，那就一死了之。”

高空道：“我不愿谭奎独享成果，姑娘何妨说说你的条件。”

庄璇玑道：“你身上有毒药么？”

高空沉吟了一阵，通：“没有。”



庄璇玑道：“我有……”

高空接道：“要毒药作甚？”

庄璇玑道：“一个人如若预知死期将届，也许会作一点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事。”

高空双目中神芒一闪，苦笑道：“姑娘的意思，是要区区服下一种毒药？”

庄璇玑道：“一种发作缓慢，但却必死无救的奇毒之药，服下之后，还有十日可活。”

高空道：“我并未败于姑娘之手，这条件是不是太过苛刻一些？”

庄璇玑道：“自然不会要你一个人服用，我陪你。”

高空道：“但那药物出自姑娘之手，你自然懂得解毒之法，在下就太吃亏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除此之外，高兄还有什么高明办法？”

高空道：“面对着死亡威胁，我想，很难想得出一个好办法了。”

庄璇玑道：“有些时候，时不我予，上策难取。也只好采用下策了。”

高空道：“咱们合力对付谭奎，事了之后，咱们再一决生死如何？”

庄璇玑道：“你如杀了我，那就可以霸主武林，如是我杀了你呢？”

高空道：“繁荣转眼过，好梦又成空，那也只好认命了，不过，我不会杀你。”

庄璇玑道：“为什么？”

高空道：“因为，我现在忽然觉着，得到你比武林霸业更重要。”

庄璇玑道：“我不苛求个郎英俊，何况你还是一个很英俊的人，只可惜，你晚了一步……”

高空接道：“为了方真？”

庄璇玑道：“嗯！我不想骗你，我从没有特别注意过男人，也不觉丈夫对一个妻子多么重要……”

高空接道：“现在不同了，是么？”

庄璇玑道：“对，遇上了方真之后，我有了这种感觉。”

高空道：“哼！其实，在这方面，你是个没有信用的人，你轻诺寡信，已经答应了龙公子的婚姻，但却竟然又对方真动情。”

庄璇玑道：“那时候，我确实轻视这件事情，我会答应龙公子，也会答应任何人，但人世间，对这种事，竟然十分重视，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高空接道：“如若现在，龙公子还活着，你要不要嫁给他？”

庄璇玑道：“要！我虽然不觉着嫁人是一件大事，但我答应了，一定会守信诺……”

高空接道：“终身大事，已经说明了它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以你的聪明，难道不会了解这件事情。”

庄璇玑道：“我自然知道，我只是不重视它，天下的男人，不论俊、丑，在我的眼中都是一样，他们是男人，但我从你们的言语中听出来，神情中看出来，这件事，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虽然，我有些后悔了，但我不能食言，不过龙公子死了，这个承诺，已化轻烟而去。”

高空道：“对方真，你又承诺了什么？”

庄璇玑道：“你错了，对方真，我没有任何承诺，我只是很敬重他，他

才气纵横，无所不知，我和他之间，没有一句相约之言，但却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大概就是所谓的男女间的情字了。”

高空道：“如是方真也死了呢？”

庄璇玑道：“我会尽我之力让他活下去。”

高空道：“可惜他活不长的，就算我不杀他，他那一身病，也不会再活过三个月。”

庄璇玑黯然说道：“你早知道了。”

高空道：“对！所以，我有很多次杀死他的机会，就没有下手。”

庄璇玑道：“他的生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得到了我的承诺……”

高空怒道：“你承诺了什么？”

庄璇玑道：“这是我和他的事，用不着别人知道，也用不着告诉别人。”

高空道：“庄璇玑你可知道，我可立即置你于死地。”

庄璇玑道：“我知道，我们是同归于尽的局面。”

高空道：“如若我拿江湖大局和你交换呢？”

庄璇玑心中一震，道：“交换什么？”

高空冷冷说道：“只有我，能帮你对付谭奎，也只有我能破坏活人冢，而且，能够成功，放眼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

庄璇玑道：“这一点我相信，不过，高空，我不能骗你……”

高空接道：“住口，不要说下去，我想，你明白这件事多么的重大。”

庄璇玑道：“我明白，所以，我希望能和你谈个明白。”

高空道：“事情已经明白的很，你难道还不了解？”

庄璇玑道：“我希望能谈的很清楚，如若你把这件事，当个条件谈，我想我们应该谈的很清楚。”

高空道：“好！你嫁给我，我放弃江湖霸主的身分，也放弃江湖霸业。”

庄璇玑道：“我心已别有所属，就算我答应了，你也只不过得到我的身体，却得不到我的心，对你有何好处？”

高空冷厉一笑，道：“先得到你的人，再慢慢得到你的心。”

庄璇玑道：“高空，这个机会不大。”

高空道：“在你和江湖霸业之间，我已经选择了你，希望你别逼我改变。”

庄璇玑道：“哦！这是逼你。”

高空道：“对！我喜欢你，有如渴骥奔泉，不可遏止，我考量，你和江湖霸主间比较，让轻谁重，结果我选择了你。”

庄璇玑道：“想不到我有如此之高的份量。”

高空道：“现在，你完全明白了？”

庄璇玑道：“明白了，不过，你要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想想。”

高空哈哈一笑，当先放手，道：“就算你杀了我，你们也无法胜过谭奎。”

庄璇玑也放了手，向后退开三步，道：“就算我们同归于尽了，也无补江湖大局。”

高空轻轻吁一口气，道：“庄璇玑，明天太阳下山时候，我要你肯定的答覆。”

庄璇玑道：“好！到时候，我会答覆你。”

高空道：“姑娘如若没有别的事，我要告辞了。”

庄璇玑道：“我送你出去。”

高空没有拒绝。

两人行入大厅，只见马鹏、王杰、柳媚、水长流、余长贵、南长命，早已在门外列队相候。

马鹏冷冷的望了高空一眼，道：“璇玑姑娘，没事吧？”

庄璇玑道：“没有什么大事，我在和高空谈谈。”

高空微微一笑，道：“马兄，你们这等阵仗，是不放心我高某人的安全呢？还是准备保护璇玑姑娘？”

马鹏冷冷说道：“姓高的，你是不是活人冢的奸细？”

高空道：“问问璇玑姑娘吧！”

王杰道：“咱们终日打雁，想不到竟被雁儿啄了眼睛。”

马鹏道：“其实，咱们早该想到的……”

高空接道：“哦！马兄大放马后炮，不觉着有些……”

马鹏接道：“怎么样？咱们虽是杀手，但却是光明磊落……”

## 第二十六章 痛失知音 节哀顺变

斑空微微一笑，道：“马兄，一个杀手，还能算光明磊落么？”

马鹏道：“总比你虚伪奸诈，卑鄙小人的行径高明。”

斑空脸色一变，道：“马鹏，不要激怒我出手杀了你。”

马鹏道：“生死事何足挂齿，我到要试试你有多大能耐。”

忽然一侧身躯，冲了过来。

庄璇玑忽然一摆柳腰，快如闪电般，拦在了马鹏身前，道：“不要动手，高空对咱们有益无害。”

柳媚道：“怎么，他觉醒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他告诉我不少活人冢的隐密。”

斑空道：“璇玑姑娘，别忘了，咱们还有一个约定。”

庄璇玑道：“我记得很清楚，高兄尽避放心。”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高空，你现在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

斑空道：“是敌是友，要璇玑姑娘去决定了。”

转身大步而去。

马鹏冷冷说道：“姓高的，你站住。”

庄璇玑摇摇头，拦住马鹏，道：“让他去吧！”

水长流低声道：“姑娘，这个人真是活人冢的奸细么？”

庄璇玑道：“他不是奸细，是活人冢的首脑人物！”

水长流道：“原来是他！”

庄璇玑道：“有两个人统制活人冢，其中一个就是高空。”

马鹏道：“这小子好深沉的心机，我们和他相处了那么久，竟然不知道他是活人冢的首脑。”

水长流低声说道：“姑娘，这个人如此重要，我们要不要……”

庄璇玑接道：“要不要杀了他，是么？”

马鹏道：“现在，他只有一个人，我们全力施为，先把他除去。”

庄璇玑摇摇头，道：“不太容易，一是他武功太高，我们就算全力出手，也未必能够留得住他，一旦被他冲出去，召集人手，我们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

马鹏道：“留下他，岂不是更大的祸患。”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之道：“我们只有一个机会。”

马鹏道：“什么机会？”

庄璇玑道：“让高空帮助我们。”

马鹏道：“这小子怎会帮忙？”

庄璇玑道：“试试看吧！我们的生死，并不重要，所以，我们并不太需要高空的帮助，但江湖大局很重要，我们可以不计生死的一战，但对武林情势，并无帮助。”

柳媚道：“既然没有两全的办法，我想，也只有尽其在我了，我们战至溅血而死，总也可以死的很安心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那是最后一条路了，柳媚，一个人性命的最高价值，就是他能更多的人活下去。”

柳媚眨动一下眼睛，道：“这道理是不是很深奥，我有些明白，但又不完全明白，不过，你璇玑姑娘说的话，总是不会错了，我去找高空谈谈。”

暗箭王杰道：“柳媚，那小子心狠手辣，心机深沉，别让他暗算了你。”

庄璇玑道：“暗算是不会，但他身份已露，已是活人冢内至高无上的首脑，不是妙手高空的身份了，柳大姐和他谈什么小心一些，不要太激怒他。”

柳媚道：“我不该说出他的身份来，我该暗中毒死他算了。”

庄璇玑笑道：“去吧！只要不太使他下不了台，他不会伤害你的。”

回顾了水长流等一眼，接道：“诸位该休息一下了，活人冢送来南宫父子之后，也许我们还有些收获。”

xxxx 方真有一番好睡后，醒了过来，庄璇玑早已坐在了木榻旁侧。

无限温柔、无限情，庄璇玑取饼一方湿了的手帕，低声道：“擦擦脸，我亲手替你煮了一碗鸡丝面……”

方真坐起身子接道：“最难消受美人恩，你这样深情款款，可是想把我网入掌握之中？”

庄璇玑取饼木案上用碗扣住的鸡汤肉丝面道：“方真，吃下去，我要和你好好的谈谈。”

方真望了庄璇玑一眼之笑一笑，道：“很重要么？”

庄璇玑道：“如果你很重视我，那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方真笑一笑，未再发言，一口气，把一碗面吃了下去。

放下碗筷，擦擦嘴，道：“说吧！”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方真，你好轻松。”

方真双目深注庄璇玑，瞧了一阵，道：“璇玑，现在的情势如何？”

庄璇玑道：“我已弄清了活人冢首脑的身份，两个人，主持着这个庞大的组合，一个人主持内部，一个人在江湖上闯荡，所以，他们的消息灵通的很。”

方真道：“我对江湖的事知道不多，不用告诉我他们的姓名了……”

庄璇玑接道：“意外的是，四大凶煞中的妙王高空，竟是活人冢的首脑之一。”

方真沉吟了一阵，道：“此人本非池中物，我早已就看出来了，他甘为人下，必有特别用心。只不过，没有想到，他竟是活人家的首脑之一。”

庄璇玑道：“你知道他的用心何在么？”

方真道：“十之八九为了你。”

庄璇玑道：“是猜到的，还是想到的？”

方真道：“都一样，你要和我谈的事，是不是和他有关？”

庄璇玑点点头。

方真道：“他可是直接对你提出来了？”

庄璇玑道：“你可知道提什么？”

方真道：“我想提出的条件和你有关，是不是要你的人？”

庄璇玑道：“你……”方真笑一笑，道：“璇玑，你本身就是一笔很丰富的资财。”

庄璇玑哦了一声道：“方真，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我就可以估算成一笔资财？”

方真道：“不！男人也是一样。”

庄璇玑吁一口气，道：“你说对了，高空提出的条件，是让我嫁给他。”

方真道：“你答应他了？”

庄璇玑道：“没有，所以，我来找你商量一下。”

方真道：“璇玑，令尊还在，这件事，为什么不和他商量？”

庄璇玑道：“爹不肯管我的事，由很小的时候开始，爹就不管我的事。”

方真笑一笑，道：“这么说来，这件事，你自己就可以作主了？”

庄璇玑道：“对！别人不肯管，我只有自己作主了。”

方真笑一笑，道：“这就不用商量的了，姑娘作个决定就是。”

庄璇玑道：“方真，如若真的这么容易决定，我就不会来和你商量的了。”

方真道：“璇玑，你的智慧，不在我之下，个中的利害得失，这件事，应该不太困难。”

庄璇玑道：“对！决定这件事，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个人。”

方真道：“你有什么困难？”

庄璇玑道：“因为，我心中有了一个人。”

方真道：“哦！”

庄璇玑道：“我视婚姻如儿戏，那是因为，我不相信，这人世之中，还能遇上一个我会喜欢的人”方真笑一笑，道：“现在，你遇上了么？”

庄璇玑道：“很不幸的，真正叫我遇上了。”

方真道：“那个人就是我吗？”

庄璇玑道：“对！你早知道了，为什么一直不肯承认？”

方真笑一笑，道：“因为，我一直觉着很奇怪？”

庄璇玑道：“奇怪？奇怪什么？”

方真道：“我已是油尽灯枯，将要死去的人，这态度，我已经表明了很多次，为什么，你竟然不肯相信我的话呢？”

庄璇玑笑一笑，道：“那是你的事，我希望你活着，但我却无能阻止你非死不可的想法，其实。我明白，你根本就有自救的能力，我想不通的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死？”

方真道：“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价值，已经不存在了，我才华已尽，活下去，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庄璇玑道：“怎么会呢？你不过刚刚步入人生境界，如旭日初升，正是智力成长之期，怎会才华已尽，方真，告诉我真实的情形，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方真淡淡一笑，道：“我劳心大多，体能无法和心智配合，璇玑，确然已到了生命的尽头……”

突然宽带解扣，脱下了上衣。

庄璇玑微微一怔，脸上泛起了一片淡淡的红霞。

但她并不惊怕，竟然缓缓脱下了长衫。

方真轻轻咳了一声，道：“璇玑，约要干什么？”

庄璇玑道：“我感谢你，也敬佩你，你一定要死，那就带走我一份纯挚的情意吧！”

方真道：“璇玑，不论我的想法，多么的超脱世俗，但我们却不能完全的摆脱它。”

庄璇玑道：“也许我真的容貌不错，所以，我不责怪别人对我存有非分之想。”

方真道：“璇玑，我左臂刺有两式剑招，都是天竺武功的奇学，我故意把经文译错，他们应该很难发觉，就算他们能够发觉，也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以你聪慧，可以很快记熟内情了。”

庄璇玑凝目望去，果然发觉方真臂上，刺有很小的字迹。

他瘦骨磷磷，皮肉松弛，看上去十分糊。

幸好庄璇玑的目力过人，具有过目不忘之能。

但她仍然化去大半个时辰之久，才记熟了臂上原文。

方真轻轻吁一口气，道：“你看完了吗？”

庄璇玑点点头，道：“上面除了两式剑招之外，还有一篇练气之法？”

方真道：“不错，那练气之法，大概和剑招有关。”

庄璇玑道：“我看得出来。”

方真道：“要多少时间，你才能练成那两招剑法？”

庄璇玑道：“剑招不难，不过，它是属于一种奇学，练不成那种气功，这两招剑法，就无法施展。”

方真道：“货卖识家，你确实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但不知要多久时间，你能练成用剑的气功。”

庄璇玑道：“上面练气之法，是一种速成之法，只要内功有根基，一两天可以练成了。”

方真道：“这么快？”

庄璇玑道：“不错，天竺武功，以诡异见称，严格说，那不是一种气功，但要发的有力。”

方真道：“对你可有帮助？”

庄璇玑道：“帮助很大。”

方真道：“好！现在开始，立刻练习那一种巧劲。”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我想有十一一个时辰给我，我就能运用自如。”

方真道：“璇玑，我虽然能解天竺奇文，但我却不懂武功，这两招剑式，是不是很有用？”

庄璇玑道：“有用，而且非常有用，它是在一种不可能的角度下出剑，具有了强烈的杀伤能力。”

方真道：“哦！”

庄璇玑道：“我看译成的漠文，叫它为死剑，对么？”

方真道：“对！这是我的缩写，正确的说法是，死亡的剑招，我没有武功，也不能用刺青的颜料，所以必须刺的很深，才能多保存些时间，刺的字愈少愈好，幸好，看这些刺字的是个聪明人，领悟的能力很高。”

庄璇玑道：“我真的领悟了，而且很彻底。”

方真道：“那就好，这是我在活人冢，翻译天竺奇书，最大的收获，也是我最后所有，璇玑，都已给你了。”

缓缓穿上衣服。

庄璇玑却突然拉住了方真的衣袖，道：“方真，要我怎么报答你？”

方真笑一笑，道：“好好的活下去，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庄璇玑道：“你死了，我一个人活下去，岂不是太孤独了。”

方真道：“不用为此抱咎，更不用为此难过，我计算自己的生命力，似乎是已经多活了几天...”庄璇玑接道：“方真，说实话，你究竟还能活多久？”

方真道：“三五天罢，也许只有两天。”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我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方真道：“是啊！”

庄璇玑道：“见过比我更美的女人么？”

方真道：“可能是我的生命太短促，所以，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不过，我相信，会有比你更娇艳的女人，但却很难找到你具有的一份灵气了。”

庄璇玑道：“所以，你对我一点也不动心？”

方真笑一笑道：“一个只余几天生命的人，就算对你动了心，又能如何？”

庄璇玑道：“那就留下来.....”

方真道：“璇玑，药医不死病啊！”

庄璇玑道：“我明白，真的明白留不住你了，不管我愿付出多大的牺牲。”

方真道：“我们相识、相知之心中已承认了你是我的知己.....”

庄璇玑道：“红粉知己。”

方真道：“不！男女都算上，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庄璇玑道：“为什么不把我当作你的妻子？”

方真道：“那要三媒、六证，麻烦的很。”

庄璇玑道：“薄命怜卿甘作妾.....”

方真接道：“何堪夕阳向黄昏，璇玑，你着相太深了。”

庄璇玑道：“以情谢知己，以身酬大恩，也为人间，留一个天才下来。”

方真道：“你.....”

庄璇玑接道：“像你这样才慧卓绝的人，我以有限的人生，只怕难以再见来者之为什么不留下一个孩子？”

方真道：“璇玑，聪明的父亲，未必就会有一个聪明的孩子啊！”

庄璇玑道：“别忘了，他的妈妈也聪明，我们的机会很大。”

方真道：“你要明白，你逃出此地的机会也不大。”

庄璇玑道：“有了这两招剑法，我自信增强了很多。”

方真轻轻吁一口气，道：“璇玑，我已到生命的尽头，我的生命虽然短促，而且狂放不拘小节，但我内心中，并无遗憾，所以，我死的很坦然.....”

庄璇玑接道：“杀人是不是一件憾事？”

方真道：“这个，至少，我不是直接杀他们。”

庄璇玑道：“不管是不是你亲手杀的，他们总是死在你的手中。”

方真道：“那只是一种机具，任何人只要晓得操纵之法，都可以用于杀人。”

庄璇玑道：“方真，这是狡辩，那机具是什么人做的？”

方真道：“我！”

庄璇玑道：“除了你，还有别人能作么？”

方真道：“璇玑，眼下，也许没有人能，但以后，你能说没有人会造出来么？”

庄璇玑道：“五十年，一百年后，也许会有人造出来，不过，那些人，和现在死于这些机具下的人，没有关系。”

方真道：“好吧！就算是我造的这些机具，杀死了这些人吧，但我杀的人，都是坏人，武林败类，我心中存是非，所以，我一点也不觉着遗憾。”

庄璇玑道：“你连杀人的遗憾都没有了，还有什么遗憾，不可留下来呢？”

方真呆住了，双目凝注在庄璇玑的身上。

庄璇玑已经脱下了上衣，露出了粉白的玉臂，和红色的肚兜。

罗裙半解，充满着一种诱惑。

方真的身体虽然很弱，但他仍然是一个很正常的男人。

庄璇玑的美，早在方真的内心中，留有很深的印象。

事实上，以庄璇玑的灵秀，任何男人，都会一见倾心。

但她具有一种华贵之气，使人虽生出敬慕，但却不敢存沾污之心。

可是，现在的庄璇玑，却流露出一种动人的娇媚。

方真终于站了起来。

他原本苍白的脸色，却泛起了一片红艳。

他的步履颤动，双目圆睁，行近了庄璇玑。

庄璇玑没有羞怯的神情，脸上泛起了一片圣洁的光辉。

就像一个勇士，面对着强大的敌人时，一点也不畏惧。

难道，她真的想为世间留下一个才人？

方真的神情很坚定，但他走的却很慢。

庄璇玑以迅速的动作，脱下了身上的衣服。

那是美丽绝伦的胴体。

上天最完美的杰作。

方真是最挑剔的人，但他也找不出一丝的瑕疵。

世界很少有的完美……

方真终于行近了庄璇玑。

他伸出颤抖的手，抓住了庄璇玑衣服……。

忽然间，方真倒了下去。

庄璇玑闭上了双目。

虽然她很勇敢，但她究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以胴体面对着一个男人，闭上双目，等待着将来的风暴。

方真倒摔在地上的声音，惊醒了庄璇玑。

睁眼看去，只见方真抓着她的衣服，倒卧在地上，竟然已气绝死去。



完美似乎是不允许受到伤害。

庄璇玑一跳而起，抱起了方真。

她用出了全身的解数，施展急救。

但回天乏术了。

没有人能够救活一个真正的死人。

方真已生机尽绝，完完全全的死了，死的没有任何急救的方法，能够救醒他。

庄璇玑终于放弃了施救，看方真双手仍然紧抓着衣服。

她是天才，能作出非常的决定，也能承受起最大的痛苦。

把痛苦压入心中，目下情况紧急，她必须要振作起精神，应付即将来临的决战。

庄璇玑打开了木门。

门外站着一个人，金冠长衫，正是方奇。

方奇笑一笑，道：“璇玑姑娘，舍弟……”

目光投注到床上的方真。

庄璇玑道：“他死了，没有留给我一点纪念。”

方奇凄凉一笑，道：“他告诉过我，撑不过这几天，这几天……”

泪水滚滚，夺眶而出。

他杀人无数，但却为方真之死流泪。

谁说英雄不弹泪，只因未到伤心处。

庄璇玑道：“你恨不恨我？”

方奇道：“为什么要恨你，他说过，没有人能救他，你也不能。”

庄璇玑道：“不是我，也许他可以再多活两天。”

方奇道：“不要自责，你已经尽了心力，他告诉过我一句话……”

庄璇玑道：“什么话？”

方奇道：“他很喜欢你。”

庄璇玑道：“哦！”

方奇道：“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一个女人。”

庄璇玑道：“我很荣幸。”

方奇道：“姑娘，你准备如何处置舍弟的体。”

庄璇玑道：“他有没有交代过你？”

方奇道：“没有，不过，他却告诉过我，要我尽力的保护你。”

庄璇玑道：“谢谢。”

方奇黯然一笑道：“我花了很多年练成了一身武功，但现在，才发觉了它的真正价值。”

庄璇玑道：“什么价值？”

方奇道：“保护你离开这里……”

庄璇玑接道：“方兄的意思是……”

方奇道：“舍弟生前告诉我说，这座璇玑堡保住的机会不大，他已替你安排了离开的机会，不过，需要一个人，在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你，我就是那个人。”

庄璇玑道：“方兄，不走么？”

方奇笑一笑，道：“人都不能断情灭性，老实说，舍弟也替我安排了一条逃生之路，不知道他是否告诉过姑娘？”

庄璇玑道：“没有。”

方奇道：“不过，我已经放弃了……”

庄璇玑接道：“为什么？”

方奇道：“舍弟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寂寞，我也该留下来陪陪他。”

他的语气坚定，脸上是悲悼和怜惜混合的神情。

庄璇玑没有劝阻。

她已经看出来，任何婉转、动听的言语，都已无法说动方奇了。

方奇举步向室内行去，一面说道：“姑娘事务繁忙，请去吧，我留这里，陪陪舍弟。”

他神志清明，明知弟弟已死，但有些语气之间，就像方真仍然活着一样。

兄弟情深，他对弟弟的爱护，不但是一个友爱的长兄，长兄如父，也像慈爱的父亲。

庄璇玑咬咬下唇，忍着泪水，缓步行了出去。

方奇说的不错，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办，每一件都迫在眉睫。

大厅中站着福、禄、寿三星老人，和三大凶煞。

事实上，高空也在大厅中，只不过，他独处一角。

马鹏走上来，低声道：“活人冢已把南宫父子送到璇玑堡，要咱们去接他们进来，正等候姑娘的裁决。”

庄璇玑四顾了一眼，目光落到高空身上。

斑空冷冷说道：“放心，在下没有接到确实的答覆之前，在下绝对不会出手。”

“庄璇玑道：“希望你言而有信……”

目光一掠马鹏、柳媚、王杰，接道：“走！你们三个人跟我去接南宫父子。”

她没有再吩咐什么，但福、禄、寿，武林三仙，和银龙、峨眉双剑，却很自然的，对高空形成了一种包围形势。

斑空静静的站着，对这天下第一流局手布成的包围形势，视若无睹，似是完全不放在心上。

庄璇玑隐藏起内心中的悲伤，缓步走出了大厅。

看清楚了璇玑堡的形势，庄璇玑内心之中，有着无比的震动和不安。

聚集在宅院外面的敌人，随着宅院的形势，堆积起千担干柴，百桶桐油。

只要火苗一起，这千担干柴、桐油助燃，璇玑堡纵然砖石砌成，也难免要毁在大火之下。

幸好，谭奎还讲信用。

南宫豪父子在四个黑衣人的押守之下，站在宅院外丈余左右。

他们没有困绑，也没有被点穴道。

艳阳普照下，庄璇玑很仔细的打量了南宫父子一阵，道：“两位能够走过来历？”

南宫豪轻轻一拂花白长髯，回顾四个黑衣人一眼，道：“那一位就是璇玑姑娘？”

四个黑衣人望了庄璇玑一眼，突然转身而去。

南宫豪举步而行，走的似是十分吃力。

谁能想到，叱咤风云，号令武林的一代大豪，此刻竟有着举步维艰之苦。

马鹏、王杰，迎了上去，马鹏扶住了南宫豪，道：“在下马鹏。”

南宫豪道：“鬼刀马鹏。”

马鹏点点头道：“正是在下。”

南宫豪道：“有劳了。”

王杰道：“在下王杰，南宫少主要不要在下效力？”

南宫少主南宫明，今年不过二十一岁，但他行动之间，竟也似十分吃力。

南宫明笑一笑，道：“多谢王兄，在下还支撑得住。”

进入大门之后，庄璇玑立刻命柳媚关上了大门。

四周房舍高耸，内外景物隔绝。

庄璇玑有些担心，布守在大厅内的弩箭手，看到了那些干柴、桐油。

那会使任何一个人，兴起了死亡的念头。

庄璇玑没有把南宫豪父子引入厅中，就在天井院中停了下来。

马鹏、王杰，搬过来两张木椅，让南宫豪父子坐下。

庄璇玑道：“两位的武功，全被废去了？”

南宫豪笑一笑，道：“不但武功废去，而且挑断了双腿主筋。”庄璇玑点点头，道：“令郎呢？”

南宫豪道：“一样的，这使老夫有些自豪的感觉，南宫世家的人，使他们心生畏惧。”

庄璇玑低声道：“老前辈，我们的处境，很危险……”

南宫豪道：“我看到了，那把火一放起来，这里的人，逃走希望很微小。”

庄璇玑道：“所以，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你见过活人冢的首脑么？”

南宫豪道：“我想一定见过，只不过，我认不出来……”

庄璇玑接道：“我明白了，他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你的面前。”

南宫豪点点头，一面口齿启动。

他在说话，但却没有声音庄璇玑只能从他的口形上判断。

点点头，庄璇玑似已领悟了南宫豪说的是什么，笑道：“不要紧，他们过去在江湖上的声誉，虽然不好，但现在，他们正以全部生命，拯救一次武林中空前的浩劫，有话但说不妨。”

南宫豪道：“姑娘，我就因壹句失言，漏一个隐秘，才遭到了今日这等惨境。”

庄璇玑道：“我了解老前辈的心情。”

南宫豪道：“陷入活人冢内的高手很多，但姑娘却指定了要我父子出来，想来，姑娘对我南宫豪必有一番寄望了。”

庄璇玑道：“我不敢断定老前辈能给我一些什么指点，但我知道老前辈能给我一些帮助。”

南宫豪道：“他们用了数十种苦刑、手法，折磨我，但却没有出老夫的全部隐密。”

庄璇玑道：“为了帮助老前辈一些判断，晚进想先把知道的提出来。”

南宫豪点点头，道：“你说。”

庄璇玑道：“百变书生谭奎，这个人老前辈知道吧？”

南宫豪道：“知道，文武兼修，颇有才具，只是很诡诈，他曾在老夫门下作过食客一年。”

庄璇玑道：“那活人冢的首脑之一，就是百变书生谭奎。”

南宫豪呆了一呆，道：“是他！”

庄璇玑点点头，道：“四大凶煞之中，除了他们三位之外，还有一位妙手高空，老前辈是否认识？”

南宫豪道：“知道，如论声誉，妙手高空，在他们四位之中，似乎是很少杀人。”

王杰冷冷接道：“大奸若贤，那小于是奸诈得很，看上去，却又像一个好人似的。”

南宫豪道：“老夫就事论事，如有开罪诸位的地方，希望诸位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马鹏道：“阁下只管放心，咱们虽非什么好人，但却敢作敢当，也不怕别人责怪。”

庄璇玑道：“妙手高空，是出自何的门下，这一点，老前辈可知道？”

南宫豪道：“这个，倒未注意，妙手门二十年前，遇上一次大劫，那一次，使得这个门户，一夜间瓦解冰消，妙手门主皮大空，和我有过数次来往，这个人，不能算坏，只是他们那一行，见不得天日，平时也不和各大门派往来，所以，他们虽然遇上了大劫，也没有人主张替他们报仇。”

庄璇玑道：“老前辈也没有查过么？”

南宫豪道：“老夫倒是查过，只可惜，没有查出眉目，妙手高空出现江湖之后，我还认为他是妙手门的弟子，他以妙手为号，也许就是代表妙手门的意思。”

庄璇玑点点头，道：“严格的说起来，这就是漏洞，他既然自称妙手，必有一番事迹，博烫逼个称号，我相信高空没有这段经过。”

南宫豪沉吟了一阵，道：“的确没有。”

庄璇玑道：“一般人只想到妙手二字，是代表一种绝对的偷窃之技，却未想到，他自号妙手的含意，是表示他的拳、掌无敌。”

南宫豪点点头，道：“这一点，确让人没有想到。”

庄璇玑道：“高空，也是活人冢的首脑，他和谭奎，就是组成活人冢的策划人。”

南宫豪大感意外，呆了一呆，道：“这……真是叫人想不到。”

庄璇玑道：“高空就在这大厅之中。”

南宫豪道：“姑娘既然早发觉了，为什么还不把他擒住？”

庄璇玑道：“他的武功太高，擒住他，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南宫豪道：“可惜，我们父子的武功被废，无法为姑娘效劳。”

庄璇玑道：“老前辈虽然武功被废，但你还有着帮助我们能力。”

南宫豪道：“姑娘请说，如若老夫真有能效力之处，绝不推辞。”

庄璇玑道：“谭奎和高空，是不是很杰出的人？”

南宫豪道：“对高空老夫知道的不多，至于谭奎，虽然有些小聪明，但却非一代枭雄之才……”

庄璇玑道：“老前辈，我见过谭奎，我也觉着这个人，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人，但他目下的成就，的确是十分惊人，这种成就，包括了他组成的庞

大阵容，和他本身卓绝的武功。”

南宫豪苦笑一下，道：“除了我对他外形的观察之外，我们相处过一段时间，相见之初，我曾一度被他的才智吸引，但我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却发觉了一件事，这个人聪明外露，小地方特别敏感，而且肚量狭小，不是成大事的人才，所以，老夫以后就未再理他，他也会提出了几件计划，老夫并未采用，住了一年之后，就自行离去。”

庄璇玑道：“那时，他的武功如何？”

南宫豪道：“差强人意，绝对算不得高明。”

庄璇玑道：“老前辈，他怎会忽然间有这样大的成就呢？”

南宫豪道：“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原因，姑娘和他动过手了，觉着他的武功如何？庄璇玑道：“绝对高明，也许，我根本不是他的敌手。”

南宫豪双目盯住在庄璇玑的脸上，道：“姑娘，以你作标准，是一个什么样的尺度？”

庄璇玑道：“这个，我也很难说出一个完美的办法，老前辈和他动过手么？”

南宫豪道：“窝囊处也就在这里了，我们根本没有和他们动过手。”

庄璇玑道：“原因是……”

“中毒。”南宫豪仍然有些怒意的接道：“如若真是一拳一刀的，把我们父子给打败了，把我们囚在此地，我们也就认了……”

庄璇玑接道：“老前辈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进了活人冢？”

南宫豪接道：“一餐晚饭吃过之后，就人事不醒，醒来时人已被囚在了活人冢。”

庄璇玑道：“那时间，老前辈是否已被废了武功？”

南宫豪道：“武功已经被废除了，但人还未变成残废。”

庄璇玑道：“哦！以后，他又为什么要使你们残废。”

南宫豪道：“我大意了一些，也太急了一些，我用内功，把体中之毒，逼集于一处，很不幸被他们发觉了，挑断我的几处主要经脉。”

庄璇玑道：“令郎也和老前辈的遭遇一样？”

南宫豪道：“一样，犬子也被挑断了几处经脉。”

庄璇玑道：“老前辈，你能不能想到一个原因。”

南宫豪道：“什么原因？”

庄璇玑道：“我想来自有处，谭奎怎么会练成了这种武功，而且成就也超过了他可能的极限？”

南宫豪点点头，道：“这是一桩很奇怪的事情，照说，他那样的人，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成就，但他竟然有了，这不但要突破他的体能，而且，也突破了他的才智。”

庄璇玑道：“当今之世，怎会有如此的一个可能呢？”

南宫豪道：“姑娘，他们习练的不是中原武功。”

庄璇玑道：“不是，有一本武功秘录，来自天竺。”

南宫豪沉吟了良久，道：“不管它来自何处，但一个人不可能在武功成就上，突破他的天份和体。”

## 第二十七章 损兵折将 两败俱伤

王杰怒道：“高空，过去咱们是杀手，现在不是了！”

高空道：“哦！那么王兄现在是什么？”

王杰道：“现在是……”

马鹏摇摇手，阻止王杰再说下去，接道：“王兄，咱们的名誉，早已不好了，何不听听高兄的意见，如若对咱们实在很有利，咱们再作个选择不迟。”

高空道：“马兄，咱们一向称你为马老大，看来，你果然是很有见识的人。”

马鹏道：“高空，咱们帮助璇玑姑娘，对抗活人冢，我们生存的机会不大，但如帮助你对付璇玑姑娘，我们生存的机会也不大。”

高空道：“哦！”

马鹏道：“现在，要看高兄，能许诺我们一些什么条件了？”

柳媚道：“马老大，你好像真的要背叛璇玑姑娘了？”

马鹏道：“不是背叛，而是选择，咱们要选择一个对咱们最有利的机会。”

高空笑一笑，道：“活人冢，已经控制了天下十之八九，璇玑堡一破，天下再无阻力，三位加入活人冢虽然很晚，但也算是有功的人了。”

马鹏道：“还有什么？”

高空道：“三位是我的亲信，一统武林霸业之后，三位就可以享尽尊荣了。”

马鹏道：“说的倒是不错，高空，可是你要让我们如何相信呢？”

高空笑一笑道：“三位非相信不可。因为我想不出能使你们相信的保证办法。”

马鹏望望王杰和柳媚一眼，道：“我看他们两位还有些心中不服，让我商量一下如何？”

高空道：“好！三位好好的谈谈，在下很希望三位能和我合作，不过，也绝不勉强。”

这时，几声大震，传了过来，震的大厅落尘纷纷。

高空脸色一变，震然站起，道：“好狠毒的手段。”

马鹏缓步行了过来，道：“高兄，这个是？”

高空脸色冷肃道：“火药。”

马鹏道：“他们不用火攻了？”

高空道：“用，不过更恶毒十倍。”

马鹏心头震动，但却故作镇静，笑一笑，道：“真有那么厉害。”

高空道：“对！大批火药，挟在桐油之中，就算烧不死，也要被火药炸死。”

柳媚道：“你不是活人冢的首脑人物么？难道还担心会把你炸死。”

高空冷冷说道：“我不怕火烧，但却无法应付火药，柳媚，你大概还不知道这件事，多么严重。”

柳媚笑了，笑的很开心。

高空道：“你笑什么？只要他们一发动，这座宅院，就会被炸的砖瓦横飞，鸡犬不留，你还笑的出来。”

柳媚道：“你也逃不过，是么？”

高空道：“废话。”

柳媚道：“那很好啊！你们活人冢的人，天天在打歹主意，算计别人，今天，把你也给算计了，那不是活报应么？”

高空怒道：“妇道人家见识浅，当真是不足论大计。”

王杰冷笑一声，道：“柳媚说的不错，咱们是死定了，但有你相陪，那也算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马鹏道：“高兄，你是活人冢的首脑，我想，他们不会把你也算计在内，在发动之前，一定会想办法接你出去。”

高空道：“哼！火攻加上火药，大概就是为了对付我了，去请庄姑娘来。”

柳媚道：“你想干什么？要打架，有人奉陪，用不着庄姑娘出手了。”

马鹏道：“柳媚，不要意气用事，去请庄姑娘来吧！”

柳媚道：“马老大，我过去一直很看得起你。”

马鹏道：“现在呢？”

柳媚道：“现在呀！我看你越长越没有骨气了。”

她口中嘟囔着，人却行了过去。

马鹏笑一笑，低声道：“高兄，准备再和璇玑姑娘合作？”

高空道：“目下情形特殊，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庄璇玑是聪明人，她心会选择合作。”

马鹏道：“是真的和她合作呢，还是一时权宜之计？”

高空笑道：“既然合作了，自然要真诚才是。”

庄璇玑很快赶到，那几声大震，也造成了她心中的不安。

高空道：“璇玑姑娘，听到那几声大震了么？”

庄璇玑点点头，道：“听到了！”

高空道：“活人冢大概已经准备动手了，这一次的攻势，必将是排山倒海而来，不知姑娘是否已有抗拒之策？”

庄璇玑道：“高兄，何以教我？”

高空道：“他们用火之外，还加上了大批的火药，这座宅院，虽然修的很坚牢，但也难免被夷为平地。”

庄璇玑道：“高兄的意思是……”

高空道：“如其坐以待毙，何不突围而出？”

庄璇玑笑一笑，道：“突围？”

高空道：“对，以目下璇玑堡的实力，再作一些适当的分配，突破重围，并非难事。”

庄璇玑道：“也许咱们可以突围而去，但不知何处是咱们居息之处？”

高空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庄璇玑道：“除非谭奎能把活人冢的精锐高手，集中于一个方位，想拦住咱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问题是咱们到那里才能够停息下来，到处是强敌，到处是活人冢的爪牙，以百变书生的阴险，他们会不择手段的暗算咱们。”

高空道：“突围离去，流浪江湖，随时可能遇上活人冢的暗算，但留在这里更危险，绝无一分生机。”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你也没有对付的办法么？”

高空道：“完全无法抗拒，烈火飞腾中，再加上火药的爆炸力，姑娘，就是铜打铁铸的璇玑堡，也会被炸作飞灰。”

庄璇玑道：“高空，咱们能不能派出人手，毁去他们的火药。”

高空道：“对！毁去他们的火药，再退入璇玑堡中，和他们决一死战。”

庄璇玑道：“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去处，只不知高兄愿不愿意帮忙？”

高空道：“什么去处？”

庄璇玑道：“活人冢。”

高空愣了一愣，道：“活人冢？”

庄璇玑道：“如若你知道那里的机关布置，咱们的胜算很大。”

高空沉吟了一阵，道：“活人冢里的人手，大都是谭奎的亲信，而且，那里有很多经过特殊训练的奇人、高手。”

庄璇玑点点头，道：“我知道，但那是最澈底的解决办法。”

高空道：“这一点，让我考虑一下，再和姑娘商议，眼下最重要的事，先要毁去他们的火药。”

庄璇玑道：“璇玑堡的实力，你很清楚，人手如何调配，你是否已有成竹。”

高空道：“姑娘能信任我么？”

庄璇玑道：“我一直对你寄有着一种希望。”

高空道：“哦！什么样子的希望？”

庄璇玑道：“你是聪明人，一定会感觉到谭奎杀你之心，比杀我更为殷切。”

高空冷冷说道：“庄姑娘的意思，是说在下还需要姑娘帮忙。”

庄璇玑道：“那倒不是，目下我们的情形，是风雨同舟，生死一命，深入一点说起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仰仗之处，我全心全意的信任你。”

高空道：“好！姑娘肯信任在下，咱们就好说了。我要几个艺高、胆大的人，和我一起去损毁火药。”

庄璇玑道：“高兄心目中可已有了人选？”

高空道：“马鹏、王杰、柳媚，一向跟我合作的很好，只是不知道，他们现在还肯不肯信任我？”

庄璇玑道：“我想由他们自己回答你，比我回答你更好一些。”

马鹏道：“高兄弟，只要你觉着咱们还能合作，在下很愿意再度携手。”

王杰冷冷说道：“高空，我也算一份。”

柳媚叹息一声，道：“你这么看得起我，小妹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高空笑一笑，道：“三位肯给我这个面子，咱们四大凶煞，就作一次最有意义的合作。”

马鹏道：“死而无悔。”

庄璇玑道：“除了他们之外，你还要些什么人？”

高空道：“还要一组掩护我们的人手。”

庄璇玑点点头，道：“高兄中意小妹么？”

高空道：“你要亲自出手？”

庄璇玑道：“除非高兄不同意我。”

高空道：“这个工作很艰苦，姑娘要三思而行。”

庄璇玑道：“我知道，高兄看还要多少人？”

高空道：“人手越多越好，只可惜，璇玑堡中的人手太少。”

庄璇玑道：“至少要几个人？”

高空道：“姑娘尽量调动人，越多越好。”

庄璇玑道：“好！我明白了。”



高空道：“姑娘立刻准备，我们要尽快的行动。”

庄璇玑道：“高空，你能不能告诉行动的时间，咱们如何配合？”

高空道：“姑娘先出手，先向正南方位冲奔。”

庄璇玑道：“好。”

高空道：“要他们感觉，像是我们要突围而出，我们一盞热茶工夫之后出动。”

庄璇玑点点头，道：“高兄，你只是要我影响他们的判断，至于人手方面，能不能由小妹安排？”

高空道：“你带的人手太少，他们不会相信，你已经决定了突围。”

庄璇玑道：“高空，我有我的计划，保证能达成高兄的要求就是。”

高空道：“好吧！你既然如此有信心，在下不愿多问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多谢高兄。”

武林三仙被指派留在璇玑堡中，水长流暂时接替了庄璇玑的职司。

庄璇玑带出去的人手，完全出了人的意料之外，竟然是方奇、银龙、峨眉双剑。

南宫豪父子虽然武功已失，但他竟然自称，还有一种抵抗强敌的本领，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出手助战。

庄璇玑带头冲出了璇玑堡。

没有想像中的场面，宅院外面，并没有人出手拦阻。

连庄璇玑也有着意外的感觉。

首先看到，五丈外，城墙边，排列着一排敌人。

他们没有冲过来，也没有施放长箭。

庄璇玑回顾了银龙一眼，道：“他们为什么不冲过来？”

银龙道：“没有奉到令谕。”

庄璇玑哦了一声，道：“峨眉双剑，看仔细一些，那里面有没有你们认识的人？”

峨眉双剑看了一阵，点了一点，道：“有，而且不少。”

庄璇玑道：“两位对他们有多大的影响力量？”

峨眉双剑摇摇头，道：“不会太大，活人冢也不会再上这些不肯听命的人的当。”

庄璇玑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对付强敌？”

峨眉双剑低声道：“姑娘，看样子，他们是不会抢先出手了，咱们准备冲过去吧！”

庄璇玑道：“冲过去，引起混战？”

银龙突然低声道：“姑娘，在下想到一个办法，不知道是否可用？”

庄璇玑道：“说吧！”

银龙道：“咱们不和他们硬拚，只引起他们的混乱。”

庄璇玑道：“以后呢？”

银龙道：“姑娘，想法手取到他们的衣服换上……”

这时，突闻一阵大笑之声，缓步行出一个中年文士。

那是个三十七、八岁的人，正是人生壮年，智慧、技能，都趋成熟的人，而且，也有了一些经验。

通常来说，这种年龄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人。

这个中年人，除了具有这些特徵之外，还具有一种别人没有的阴沉。

但他的笑声，却很爽朗。

庄璇玑也很沉着，直等到那人的笑声停下之后，才缓缓说道：“你笑完了没有？”

中年文士点点头，道：“你是庄璇玑，庄姑娘？”

庄璇玑道：“嗯！绑下怎么样称呼？”

中年文士道：“韩俊。”

庄璇玑道：“探花手韩俊？”

韩俊道：“姑娘竟然也知道小名？”

庄璇玑道：“韩兄大名鼎鼎，江湖道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韩俊道：“在下奉命拦截庄姑娘。”

庄璇玑道：“哦！韩兄在活人冢内，什么职司？”

韩俊笑一笑，道：“在下么？职司很低，一个小小的巡查使者。”

庄璇玑道：“韩兄认识他们几位？”

韩俊道：“银龙和峨眉双剑。”

庄璇玑道：“过去，他们也都是活人冢的人。”

韩俊道：“他们该死，现在，我正要制裁他们。”

庄璇玑笑一笑，道：“韩兄，如若我不同意呢？”

韩俊笑一笑道：“那我就先杀了阻止的人。”

庄璇玑道：“哦！韩兄请吧！”

韩俊笑一笑，突然一指点出。

一股暗劲，直射过来。

庄璇玑娇躯微闪，并没有一下子让避开去。

指力点中在庄璇玑左肋之上。

韩俊微微一笑，道：“姑娘，这一指……”

庄璇玑接道：“这一指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韩俊呆了一呆，道：“你，你……”

庄璇玑道：“我很好，韩兄何不再试试看。”

韩俊笑一笑，道：“姑娘穿的有护身宝衣？”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随便猜吧！如若韩兄不再出手，小妹就出手了。”

双手连环劈出，一连攻出八掌。

韩俊挥手封架，轻轻松松的把八招一齐对开，笑一笑，道：“姑娘这几招，也不过如此。”

庄璇玑神色冷肃的说道：“韩兄，十招之内，我要杀了你，你相不相信？”

韩俊道：“不信，当今武林之世，十招之内能够杀我的人，大概还未出世。”

庄璇玑回顾了银龙、峨眉双剑一眼，道：“这个人，该不该死？”

银龙道：“巡查使者的身份，大都是活人冢的亲信。”

庄璇玑心中一动，道：“韩俊，听说这些列队拒敌的人都是江湖上的高手，也都是受害的武林同道……”

韩俊笑一笑，接道：“姑娘似乎是一直想说服在下。”

庄璇玑道：“只是想向韩兄请教一事。”

韩俊道：“请说。”

庄璇玑道：“目下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为什么还请你出手？”

韩俊笑一笑，道：“姑娘，在下实在想不出，这有什么可问之处……”

庄璇玑接口道：“有，因为你是高空的人……”

韩俊呆了一呆，道：“你怎么知道？”

庄璇玑道：“谭奎想一举两得，利用高空的人，和我们拚一个两败俱伤。”

韩俊道：“姑娘，高空现在何处？”

庄璇玑道：“谭奎如何告诉你？”

韩俊道：“高空已被你囚在了璇玑堡。”

庄璇玑道：“如若韩兄能稍候片刻，也许就可以见到他了。”

韩俊道：“他还活着？”

庄璇玑道：“他活的很好，韩兄，请让让路吧。”

韩俊略一沉吟，道：“你自己冲过去。”

庄璇玑道：“好！韩兄小心了。”

左手斜劈，右手直击，身躯也同时向前冲去。

这一招标悍的冲击，看上去凶烈绝伦，和庄璇玑那种秀雅、美丽的外型，完全不同。

韩俊靶觉到庄璇玑整个人，就像是一个刀轮般滚了过来。

似乎是庄璇玑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凌厉的锐气，有如刀罡、剑气。

韩俊竟然不敢硬接，闪身避开。

庄璇玑的人，整个滚了过去。

但见刀光闪动，剑气耀目，一片惨叫之声，传了过来。

八个大汉，倒了下去。

两个人亮出了刀，两个人亮出了剑，还有四个人，右手刚刚摸在刀柄上。

好凌厉的一击。

不但探花手韩俊看得心头震动，就是峨嵋双剑、银龙，也看得心头震惊不已。

庄璇玑这一击，才显出了她真正的本领。

峨嵋双剑，两剑并出，忽然间，向前冲了过去。

银龙也跟着出手。

一场混战，立即展开。

韩俊想出手，庄璇玑却已扑了过来。

韩俊疾拍两掌，阻止了庄璇玑的攻势，道：“就算你们武功十分高强，也无法抗拒这些人的拦阻，他们都算得上高手。”

庄璇玑道：“这是一场很悲惨的杀戮，不知道韩兄有什么高见指教？”

韩俊道：“就算你们都是铁打的人，也无法支持很久，这一股锐气消失之后，你们会在这种人潮中淹没。”

庄璇玑转眼看去，只见峨嵋双剑、银龙，都陷入了缠斗之中。

四个人包围了银龙。

六个人对付峨嵋双剑。

他们已经没有刚刚出手时，那股犀利之气。

围攻的人，大都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黑巾包头，但如仔细的看去，可以分辨出他们完全不同的身份。

他们的年纪，似是很悬殊，他们使用的兵刃，也完全不同，刀、剑之

外，奇刃杂陈，有判官笔、护手钩、子枪、三节棍等。

但每一个人的武功，似乎是都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更可怕的是这些人，都有些悍不畏死，他们的武功再加上他们的标悍，银龙和峨眉双剑的攻势，立刻受到了遏阻。

庄璇玑心中暗暗吃惊，忖道：这样打下去，峨眉双剑和银龙撑不过一个时辰。

但峨眉双剑的剑势，仍然十分凌厉，银龙的攻势，也十分敏锐，只不过，对方也非弱者，而且是以众对寡。

这样打下去，只怕是一场很悲惨的搏杀。

对方虽然会有不少的伤亡，但峨眉双剑和银龙，也会被放倒在这里。

目光转顾，只见四下人头攒动，至少还有七八十个人没有出手。

庄璇玑疾攻两掌，迫退韩俊，道：“韩兄，这些人，都是那里来的？”

韩俊道：“很复杂，有少林弟子，也有武当门下，现在，他们只是活人冢下一个武士身份，但他们的过去，可能是一方的雄主。”

庄璇玑道：“这些人，是不是很可惜？”

韩俊道：“不可惜，就算是他们今天不死，以后还是要死。”

两人口中交谈，又过手十余招。

庄璇玑道：“韩俊，人生不过百年，就算你老至善终，也不过是再活几十年罢了。”

韩俊道：“我说的以后，不是很长的日子，向多处算，也不过是三两年罢了。”

庄璇玑道：“这些人，都还在壮年，如若不死于刀剑之下，他们至少，都还有三二十年好活。”

韩俊道：“进入了活人冢。那已经是死了一半，只不过比活人多一口气罢了。”

庄璇玑道：“你也是。”

韩俊道：“在下有些不同，因为，我不是进入活人冢的人。”

庄璇玑道：“为什么？”

韩俊道：“因为，他们是工具，我们是主人。”

庄璇玑道：“韩俊，我看，你会比他们死的更早一些。”

韩俊忽然猛攻一拳，飞身一跃，闪入了人群之中。

庄璇玑并未追赶，返身扬手，一道寒芒飞出。

鲜血溅飞中，四具尸体倒下。

庄璇玑终于开了杀戒。

随着倒下的尸体，庄璇玑冲到了峨眉双剑的身前，低声道：“不用全力迎敌，保存实力，只求自保。”

庄璇玑杀了四个人，但却有八个人追了过来。

庄璇玑已和峨眉双剑合于一处，三个人分站三个方位，抗拒强敌。

她仍然空着双手拒敌，适才那一道寒芒，并非手中兵刃，已消失不见。

庄璇玑终于和峨眉双剑会合一起。

很奇怪的是，庄璇玑和峨眉双剑会合之后，两人受到的压力，立刻大减。

庄璇玑承受了四面攻过来的大部份力量。

只见她长袖飘飞，攻过来的刀剑，都被那软软的长袖给封挡开去。

庄璇玑一面挥剑封挡，一面说道：“两位请藉机调息一下，我们不是拚命，只要伤敌，不要自己也受到损伤。”

这时银龙王全力的向前冲来。

但阻拦的力量，也十分强大，银龙虽然全力施展，但仍然没有办法冲到庄璇玑等人的身侧。

搏杀的情形，越来越强烈，活人冢四死六伤，但他们的攻势。却未减弱，这些人勇往直前，大有前仆后继之势。

庄璇玑转眼四顾，发觉了自己已陷入了一片人群的包围之中。

高空还未发动。

只听银龙一声大喝，一剑劈倒两人，又向前冲了两步。

只冲了两步，因为，一片耀眼的刀光、剑气，拦住了去路。

在场中的每一个人，武功都不弱。

庄璇玑眼观四路，发觉了银龙的处境并不太好。

他算是江湖中，很少见的一流高手，但围攻的人，个人都非弱者。

银龙如若是先求自保，还可以支持一段时间。

现在，他却是全力求功，准备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就把自己陷入了很危险的境况中。

他还有再战之力，但庄璇玑看得出来，他已经支持不了多少时间。

一旦，银龙全部崩溃，再想救他，那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

这情形，也出了庄璇玑的估算之外。

她知道这些人，武功不弱，原来的想法是，只和这些人的游斗，未必会被困住。

但不幸的，却被困住了。

如若不是及时的调整拒敌方式，银龙和峨眉双剑，却很难破围而出。

心中急转，口里低声道：“两位守护左、右两翼，咱们冲近银龙，会合一处。

峨眉双剑在庄璇玑的翼护之下，藉机调息了一阵，疲劳尽消。

此时，两人的精力很旺盛，长剑一震，反击了三剑，道：“姑娘，咱们准备好了。”

庄璇玑道：“我开道，两位请随在身后。”

峨眉双剑应了一声，紧向庄璇玑靠去。

明知道这些人身不由主，很可能已无法分辨善恶，但庄璇玑仍然高声说道：“诸位，避我者生，挡我者死。”

喝声中，忽然一扬右手，一道寒芒，由袖口中疾伸而出。

寒芒舒卷，闪动着一片森森的剑气。

立时间，有四个人倒了下去。

这些人，虽然不畏死亡，但庄璇玑剑势太快，快的使敌人来不及补位。

剑光远及八尺开外，阻拦者非死即伤，很快的冲近了银龙。

隐在人群中的韩俊，看得心中惊骇不已。

他闯荡江湖，身经百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剑法。

这是一种超越的成就。

一种震慑的武功。

银龙和庄璇玑等会合一处之后，那道寒芒立刻隐去。

活人冢的人，又围了上来。

庄璇玑看那些体残躯，忍不住吁一口气，道：“杀戮是这么的悲惨，江湖上的人，为什么不肯停止。”

银龙道：“姑娘，没有办法，有时侯，仁慈反会误事……”

峨嵋双剑田玉、王雷，已经存了必死之心，但现在，却又生出了求生之意。

庄璇玑表现出的神奇剑术，不但启发了两人的生机，而且，也给了两人一种强烈的信念。

包围在庄璇玑等四周的人，也许真的不怕死，但暗中指挥的人，却已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力，庄璇玑几近神奇的剑术，给人一种完全无法抗拒的压力。

所以，环伺四周的高手，并未再向三人攻击。

庄璇玑也没有动。

田玉的目光，一直注意在庄璇玑的双手之上。

他想看出庄璇玑的剑藏在何处。

但看到的，只是庄璇玑纤巧的双手，嫩葱般的手指。

庄璇玑笑一笑，道：“田兄你在看什么？”

田玉道：“姑娘的剑……”

庄璇玑道：“我的剑，藏在衣袖中。”

王雷道：“姑娘的剑术很奇怪。”

庄璇玑道：“哦！”

她似是有意在规避，不愿谈这件事情。

可是，王雷却希望能解开这个心中之谜。

他练了几十年的剑，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神奇的剑法，神情恭谨的问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庄璇玑道：“哦！你想问什么？”

王雷道：“姑娘剑法，是不是剑术最高境界的驭剑术？”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不完全是。”

王雷道：“咱们学剑数十年，但却从未见过姑娘那等神奇的剑法，姑娘可否……”

田玉冷冷接道：“王雷，此时何时，总不能让璇玑姑娘把其中的秘密，给说出来吧？”

王雷愣了一愣，道：“对！总不能告诉敌人……”

庄璇玑接道：“如若我们能够生离璇玑堡，我一定会满足王兄好奇之心。”

这时，宅院之中，疾奔出四条人影。当先两人，正是王杰、马鹏。

高空、柳媚，跟随身后。

庄璇玑和活人冢这一场拚杀，吸引了大部份活人冢的高手，也影响到了活人冢原来的部署。

也减少了对四人的阻力。

王杰一出手，有四种不同的暗器，每种三件，共有一十二件暗器。

四个快步赶来拦劫的人，应手而倒。

庄璇玑低声喝道：“杀！”长袖飞舞，当先出手。

环围在四周的敌人，虽然个个武功高强，但他们受人暗中指挥。

所以，他们的反应十分迟缓。

庄璇玑、银龙、田玉、王雷，先后出手，击倒了数人之后，活人冢的人，才开始还击。

这一次，以庄璇玑为首的攻势，银龙和峨嵋双剑也都全力施展配合，猛烈异常，活人冢受损很大。

高空在马鹏、王杰、柳媚的全力配合下，很快的突围而出。

武林三仙，水长流、余长贵、南长命，也及时支援，分由另一个方向攻势。

这就使得活人冢原本布守的阵势，为之大乱。

但见人影闪动，一种凄厉的竹哨声，彼起此落。

活人冢布守的阵势，也开始调动。

高空施展出真实的本领“八步登空”脱开了马鹏等人，一掠数丈，由人头上飞跃而过，消失不见。

庄璇玑一面对敌，一面留心着高空的学动，当下说道：“跟着我冲过去，和马鹏等会合一处。”

忽然间，右手挥动，一道寒芒飞射而出。

四颗人头，应手而落。

银龙和峨嵋双剑乘势而上，各自刺伤一人。

庄璇玑的长袖，又飞卷走两个大汉。

事实上，王杰、马鹏，也正全力向庄璇玑这边冲来。

武林三仙却是牛刀一试之后，立刻退了回去，守在宅院门口。

活人冢部署的高手，似是只防止他们突围，并没有攻入宅院的意思，武林三仙一退回，即未再进袭。

庄璇玑很快和马鹏等会合一处，返到宅院门口。

鬼刀马鹏身上的黑宝衣，溅满了血迹。

柳媚的左臂上，中了一剑。

王杰脸上仍然一片冷漠，但却不停的喘息。

颖然，这一战，都在全力施为。

庄璇玑一面包扎柳媚臂上的伤势，一面低声问道：“伤的很重么？”

柳媚道：“一点皮肉之伤，多谢姑娘关心。”

语声一顿，接道：“高空这小子去了之后，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庄璇玑道：“不管他回不回来，对我们都不是坏事。”

柳媚道：“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全部防守情形……”

但见火光爆闪，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大震，泥土挟带着一股黑烟，直冲霄汉。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高空成功了。”

一条人影，闪电般奔来，柳媚还没有看清楚来人，庄璇玑开口说道：“你成功了？”

高空停下了脚步，神情很怪异，缓缓说道：“幸未辱命。”

庄璇玑道：“这些桐油、干柴，怎么办？”

高空道：“我看，这要姑娘决定了。”

庄璇玑低声道：“我要请你作主。”

高空突然感觉到身子一轻，就像一个人的身上，经常压了一块千斤重铅，突然间开了一样，有一种破空欲飞的感觉。

庄璇玑低声说道：“你不肯帮我么？”

高空道：“应该的，应该的……”

目光一掠马鹏、王杰、柳媚，接道：“三位，还有没有再战之能？”

马鹏道：“大概可以。”

王杰冷冷说道：“你肯领头，咱们奉陪。”

柳媚笑一笑，道：“说吧！吧什么？”

高空道：“处置这些干柴桐油。”

柳媚道：“扛过去么？”

这些堆积的桐油、干柴，不下千担之多，要凭几人力，把它移开，就算没有人从中干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高空道：“那一批火药，已被我全部毁去，堆在这宅院四周的干柴桐油，老实说，已经对咱们构不成很大的威胁。”

柳媚道：“既然构不成威胁，那又何必管它？”

高空道：“真的被引燃，这一批油、柴，至少可以烧上几个时辰，想想看，这几个时辰，烤的人也很难受，如若咱们能把它稍为移动一下，不但可以减少了对咱们蒸烤之苦，反而对咱们有了很大的帮助。”

柳媚道：“怎么移动？”

高空笑一笑，道：“趁他们乱局未稳，咱们冲进去一次。”

马鹏道：“冲进去？”

高空道：“对！冲进去，我去找一些帮忙的人。”

马鹏望望庄璇玑，希望她表示一点意见。

但庄璇玑却是看见装作未看见。

柳媚道：“好吧！大不了，你把咱们给出卖了，走吧！”

柳媚同意了，王杰、马鹏就算心中想反对，也不便出口了。

四大凶煞，迅快的行动，冲入敌阵之中。

田玉低声道：“姑娘，咱们要不要去接应他们一下？”

庄璇玑摇摇头，道：“不用了。”

高空带着马鹏等三人，很快的冲入敌阵之中。

不过一盏热茶工夫，高空去而复返。

在他的身后还跟随了四十余人。

这些人，都穿着一身的黑色劲装，背上插着一把厚背鬼头刀。

他们的年龄，也很相近，都在二十六七岁左右。

庄璇玑留心观察，发觉那四十余人中，有四个是领队，每队十个人。

更妙的是，这四十余人，似是都很听高空的话，立刻开始工作，把干柴桐油，向外移去。

他们的动作快速，而且，不怕危险，配合的也很好。

干柴、桐油移动不远，不过三四丈的距离。

马鹏快步行近了庄璇玑，低声道：“这些人，好像是高空的人。”

庄璇玑点点头。

马鹏接道：“高空一招呼，他们就行了过来。”

庄璇玑道：“高空对他们说些什么？”

马鹏道：“听不清楚，一般的话语之中，夹杂了不少很奇怪的话。”

庄璇玑道：“那是他们之间的暗语，高空，就凭这些暗语，统率他们。”

银龙突然开口了，道：“马兄，他们还有些什么行动？”

马鹏道：“很奇怪，他们似乎是完全在静止状态。”



庄璇玑道：“没有人截击你们？”

马鹏道：“对！也没有人阻拦我们，高空招呼这一批黑衣人过来，也没有人出面阻止。”

庄璇玑沉思了一阵，道：“可能那一声火药燃爆，伤害了他们指挥的系统，一时之间，他们没有办法调整过来，成了无头之蛇。”

马鹏道：“姑娘说的有理，在下想了半天，就想不出原因何在。”

在高空指点之下，那些黑衣人，把干柴、桐油，摆成了一个奇怪的阵式。

高空，充满了工作的热忱。

柳媚看的很奇怪，低声道：“王杰，高空这小子，怎么啦？”

王杰道：“他很好啊！”

柳媚道：“他好像是变啦！”

王杰道：“变啦？那里变啦？”

柳媚道：“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活人冢内的人。”

王杰冷冷说道：“坏人总有变好的时候，现在，他正在变。”

柳媚道：“我看，他是受了庄姑娘的感化……”

忽然间，响起了一阵呜呜的号角之声，传了过来。

高空大声喝道：“诸位小心，准备拒敌。”

柳媚笑一笑，道：“高空，你真的改邪归正了。”

高空道：“柳媚，你还笑得出来。”

柳媚道：“怎么？笑都不能笑了？”

高空道：“你可知道这一场搏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柳媚道：“大不了一条命，打死算啦，有什么好怕的？”

高空笑一笑，道：“柳媚，你一直豪气干云……”

柳媚接道：“我在作杀手的时候，很喜欢杀人，但自己却很怕死……”

高空道：“现在呢？”

柳媚道：“现在，我也在杀人，不同的是杀人的目的，是为了救人，奇怪的是，我忽然间，不怕死了。”

高空沉吟了一阵，道：“柳媚，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有道理。”

柳媚道：“高空，我忽然间发觉了你是个很可爱的人，也是个可敬的人。”

高空讪讪一笑，道：“好像不久之前，你还是很讨厌我，是么？”

柳媚道：“是啊！所以，我才说忽然发现。”

这时，号角突然间，发出了十分尖厉的声音。

高空一挥手，道：“柳媚，告诉马鹏、王杰，动上手，就和我守在一起……”

柳媚笑一笑，道：“怎么？你好像真的很关心我们了？”

高空道：“我有很多的属下，也有过很多的朋友，但我发觉，我和你们相处，才有看真正的快乐。”

马鹏道：“你是活人冢的首脑人物，一呼百诺，你统率着很多的属下，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杀手，如何能和你交上朋友？”

高空道：“我宁愿和诸位一样，是一个杀手。”

这当儿，第一波人手，已然攻到，一排七个人，七把长剑。

剑已出鞘。

七个人缓缓向前行了过来。

马鹏笑一笑，道：“王杰、柳媚，咱们合力迎敌吧！”

高空笑一笑，道：“为什么？不把我也算上。”

璇玑低声，还：“田玉、王雷，守左翼，银龙守右翼，如若感觉敌势强大，就退入宅院之中。”

一面说话，一面缓缓移动身子。

银龙的右翼，已和柳媚相接，双方已连成了一线。

事实上，高空也在缓缓的移动，缩小了拒敌正面。

但那些黑衣人，仍然不停的工作，他们继续搬运干柴、桐油。

奇妙的是，这些黑衣佩刀人，对那些近身的杀手，视若无睹，依然工作。

七个杀手，似是无意惊震到了那些黑衣人，双方面，互不相关。

柳媚忽然靠近高空，低声道：“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出手？”

高空道：“你说那些黑衣人？”

柳媚道：“是啊！他们好像都很听你的话，他们身佩长刀，显然都是身具武功之人，何不先要他们自相残杀一阵。”

高空微微一笑，道：“柳媚，你觉着他们应该出手么？”

柳媚道：“对！反正，他们都已经形同白痴，生死对他们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了。”

高空轻轻吁一口气，道：“我可以要他们出手，不过，他们一旦出手，很可能会引起对方强烈的反应，造成一场凶惨的群殴。”

柳媚道：“哦！我们出手，难道就不会引起对方强烈的反应么？”

高空道：“也许可能，但却未必一定，但如要他们出手，那就一定会引起对方群攻的反应了。”

柳媚一笑道：“这一批剑的人，又是什么来路？”

高空道：“活人冢特别训练出来的剑手。”

柳媚道：“他们是不是很难对付？”

高空道：“不错，他们的剑招，综合了武当和峨眉之长，而且，还有天竺门中的杀着。”

这时，七个执剑人，已经逼到了庄璇玑的身前。

高空低声道：“咱们四个先出手吧！”

忽然飞身而起，冲向了七个执剑人。

七个人忽然一起举剑，交织成一片冷森的剑网。

高空像一支尖锥般刺了下去。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传了过来。

冷森的剑网，竟然被高空冲破了一个大洞。

高空脚落实地，但七个执剑人，却散布成了一个剑阵，仍然把高空困在中间。

高空手中多了一件兵刃。

他一直空着双手，很少看到他使用兵刃。

现在，看到了它的兵刃。

那是一个金光灿灿的圆圈。

圆圈上突出着半寸长的钢尖。

雪亮的钢尖，看上去十分耀眼。

马鹏高声说道：“高空，要不要我们帮忙？”

高空道：“帮忙倒是不用，不过，这几个人的剑法，都很特殊，你们可以仔细的看看。”

柳媚道：“你一个人，可以应付得了么？”

高空道：“放心，我不是称能的人，请教庄姑娘一声，时间对咱们是不是有利？”

柳媚道：“什么意思？”

高空道：“如果有利，咱们就可以拖一段时间。”

柳媚笑一笑道：“最快的速度，你能用多少时间，可以杀死他们？”

高空道：“他们有七个人，每人三招，我想至少要用二十一招。”

这时，七个执剑人，突然一齐扬起长剑，刺了过去。

七柄剑，勾起了七道寒芒，交织成一片剑幕。

像一道天网般，罩了过来。

高空突然扬起了手中的金环。

又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金轮闪起了一片护身光幕。

忽然间，高空脱出了人群的包围。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马鹏，你看清楚了没有，他用的什么身法？”

马鹏笑一笑道：“看不出来，这小子的武功，比咱们高出很多。”

七个执剑人，穿梭走动，忽然间又把高空围在了中间。

高空笑一笑道：“柳媚，留心看我取他们性命。”

柳媚道：“我看的很仔细。”

高空忽然一伏身子，向东面方位冲去。

七把长剑一齐闪动，组成一片合击的剑网。

但见剑光闪动，已然不分敌我。

原来，七剑配合，佳妙无匹，组成的剑幕，滴水难入。

柳媚叹一口气，道：“马老大，我瞧高空那小子陷入了剑阵了，咱们要不要帮他点忙。”

王杰道：“他口出狂言，浮而不实，让他受一点教训也好。”

忽然间，剑光收敛，人影骤现。

只见高空静静的站在那里，双手空空不见兵刃。

但七个执剑人，却已经倒在了地上。

七个人的咽喉上。都有一道血痕。

鲜血正自颈间涌了出来。

马鹏道：“高空，他们是中剑而死，还是中刀而亡？”

高空笑道：“我用七星金环，他们都死在七星金环之下。”

马鹏道：“这七个人，都算得上是江湖上一流的剑手，你却能轻易的杀了他们。”

高空叹息一声，道：“只可惜，他们的人手太多了，杀了这七个人，仍然是无济于事。”

他的话立刻得到了证明，又有七个人，行了过来。

但这七个人，却用的是刀，七把长刀。

七个人的装束，也都一样，白色的衫裤，腰里束了一条红色的带子。

这衣服的颜色，并不刺眼，但红白交映，却有一股标悍的感觉。

一眼看去，就会给人一种拚命的印象，再加上七个人有一股冷厉的神

情，更增加一种死亡的迫挤。

庄璇玑忽然一跨步，身子飒飞而起，落在了高空的身侧，低声道：“他们是？”

高空道：“红带刀手。”

庄璇玑道：“不是一般的江湖人物？”

高空道：“不是，他们是活人家内训练的特别杀手。”

庄璇玑道：“哦！他们的刀法如何？”

高空道：“雄厉、泼辣，兼而有之，但最可怕的是他们那种不要命的刀法。”

庄璇玑道：“我对刀法，所知不多，什么叫不要命的刀法？”

高空道：“十二招不要命刀法，大概是武林中最奇异的一种刀法了，只求杀敌，不求自保，所以，每一刀，都攻向对手致命的部位，同时，他们也门户大开。”

庄璇玑道：“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只求伤敌，不求自保。”

高空道：“对，每一刀，他们都求和敌人同归于尽。”

庄璇玑道：“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勇敢，严重的背离了武林之道。”

高空道：“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人性。”

庄璇玑道：“没有人性的人，为什么，还能称之为？”

高空道：“他们不能算人，只算是冷血杀手而已。”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这些人是留不得了。”

高空道：“对，如若姑娘有机会杀死他们，绝对不要手下留情。”

庄璇玑道：“我记下了，现在，我帮你出手对付他们如何？”

高空道：“不用了，我一个人也可以对付他们。”

庄璇玑道：“高空，这时刻，求胜第一，不要为了面子，意气用事！”

高空道：“不会的，姑娘，百招之内，我一定杀了他们。”

庄璇玑道：“有把握？”

高空道：“有把握，不过，姑娘，杀了这一般人后，还有更多的人要赶来，这一点，很不好应付。”

庄璇玑道：“高兄的意思呢？”

高空道：“不管是精力如何旺盛的人，也受不住他们缠斗。”

庄璇玑点点头，道：“我明白。”

柳媚道：“高空，我不明白。”

庄璇玑忽然一跃，返到了大门口处，道：“高空只是想证明，他能取这些人的性命，但如无法永远胜利。”

柳媚道：“哦！”

庄璇玑低声道：“你们都准备一下，这一场搏杀过后，我们就退入宅院之中。”

柳媚点点头，道：“我也有些明白了。”

高空突然冷笑一声，道：“你们认不认识我。”

七个执刀人相互望了一眼，一齐摇摇头。

高空叹息一声，道：“你们本来都算是我的属下，我不忍心杀你们，可惜，你们不认识我，现在，你们亮刀吧！”

不知道七个执刀人是否听懂了高空的话，但他们却同时举起了长刀。

这证明了，他们至少听懂了高空最后一句话。

刀已出鞘。

握刀的手。暴起了青筋。

忽然间，七刀并举，一齐向高空劈了过去。

高空金环扬挥，整个人没入了一片刀光之中。

但闻一阵金铁之声，一个人影突然由刀光中飞了起来，落在庄璇玑的身侧。

是高空。

高空的兵刃已然收藏了起来，空着双手。

庄璇玑低声道：“你杀了他们？”

高空道：“对！泵娘，咱们退入宅院中吧！”

这时，七个高举长刀的人突然倒了下去。

柳媚看的内心大为佩服，道：“马老大，高空这小子，实在比咱们高明很多。”

高空似是急欲逃避什么，急急的向后退去。

庄璇玑道：“高空，你这群黑衣属下，要如何处置？”

高空道：“可以不用管他们啦。”

口中说着，人却急急闪入了宅院之中。

庄璇玑忽有所悟，急急说道：“咱们进去吧！”

## 第二十八章 主力决斗 存亡之搏

璇玑堡整个的防守中枢，就在璇玑堡的大厅之上。

方真在大厅中，布设下机关埋伏，十二铁人，以索轮操纵，用以拒敌。

庄璇玑撤入了宅院之后，下令银龙率领峨嵋双剑，马鹏带着柳媚、王杰，守住大厅门口，自己却匆匆行入厅内。

只见高空静静的坐在一角，闭着双目，运气调息。

仔细的查看过高空的身上，不见任何的伤痕。

但庄璇玑却看出来，这一次坐息，对高空极端的重要。

如若此刻，他想杀高空，只要举手一击，立可取斑空之命。

高空现在已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庄璇玑没有杀他，反而站在一侧，替他护法。

现在要杀高空，实在，用不着什么武功高强的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就可以取得高空之命。

足足有顿饭工夫，高空才长长吁一口气，睁开了双目，望望庄璇玑，低声道：“你早知道了。”

庄璇玑道：“我只是想不明白，你怎会突然如此。”

高空道：“这也许是天竺武功一种缺点。”

庄璇玑道：“哦！”

高空道：“在威力无伦的一击之后，人却突然虚脱下来。”

庄璇玑点点头，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的恢复了？”

高空点点头，道：“我坐息了多少时间？”

庄璇玑道：“很快，不到一个时辰。”

高空道：“庄姑娘，你刚才要杀我，实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庄璇玑道：“我一直在保护你。”

高空伸展一下双臂道：“姑娘，我看到你有一把剑，而且剑招十分凌厉。”

庄璇玑道：“你一举杀死了七名一流刀手，也不是一般的武功所能办到。”

高空道：“你看得出，他们是一流的刀手？”

庄璇玑道：“对，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和马鹏打个半斤八两，但你却一举间，杀死了七个人。”

高空道：“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道：“你不是凭仗手中的兵刃，因为，他们的身上无血。”

高空微微一笑，道：“姑娘觉着在下用什么方法杀死他们的？”

庄璇玑道：“一种奇怪的武功，我虽然无法说出来，但我却知道它很耗内力，所以，你施用了一次之后，立刻需要坐息。”

高空叹息一声道：“不错，没有人能够以刀、剑上的奇幻变化，一举间，杀死那七个刀手，他们在刀法上有奇厉造诣，心理上有与汝偕亡的疯狂，给他们任何一点机会，都可能造成大错。”

庄璇玑道：“但你却做到了。”

高空道：“因为，我不是凭仗兵刃上的威力，杀死了他们。”

庄璇玑道：“能不能告诉我用的什么方法？”

高空道：“一种至阴的内功，叫作玄阴搜魂手。”

庄璇玑道：“玄阴气功，透过指锋伤人？”

高空道：“看来，有很多事，无法瞒过姑娘。”

庄璇玑道：“如是要透过掌力，必需要挥掌击出，你连杀七人于一刹之间，不见挥掌击敌。”

高空道：“不错，那是透过指力伤人，功夫到了十成火候，五指都可以发出玄阴暗劲，杀人于不知不觉之中。”

庄璇玑道：“你能一次伤敌几人？”

高空道：“三人，我只能用三指伤人。”

庄璇玑点点头道：“能分由三指伤人，那该有八成以上的功力了？”

高空点点头，道：“姑娘能在活人冢的人手围困之中，往来自如，乃也有非常之技了？”

庄璇玑道：“我有一把剑，一把很锋利的剑。”

高空笑一笑，道：“用时剑在手，不用的时候呢？”

庄璇玑道：“藏在衣袖中。”

高空道：“那柄剑，不会太长吧？”

庄璇玑道：“一柄伸缩自如的软剑。”

高空点点头道：“我看到了围袭姑娘的杀手，虽然不是谭奎特意造就的杀手，但他们确是活人冢的精锐，姑娘能在他们之中进退自如，在那柄软剑之上，乃有特殊的成就。”

庄璇玑道：“天竺武功，对剑术上，有什么奇特的造诣？”

高空道：“有，有几招特异的运创之法……”

语声突然一顿，接道：“方真，方真没有告诉你？”

庄璇玑点点头，道：“告诉我了。”

高空道：“他是否也告诉过谭奎？”

庄璇玑道：“谭奎是否告诉过你？”

高空道：“没有，前几年，我们相处的很好，虽然说不上坦诚相见，但一起研商天竺武功，双方还能配合，后来，活人冢的实力，日渐壮大，双方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庄璇玑接道：“所以，你就放弃了习练天竺武功这件事？”

高空摇摇头，道：“我盯得更紧，每一次，我回到了活人冢，就必须查看方真译出来的天竺原文，这方面，谭奎如想欺骗我，应该不太容易。”

庄璇玑道：“方真是否已翻译出了全部的天竺文字？”

高空道：“没有，据我所知，天竺密录十篇，只译出了八篇，论剑篇，和论毒篇，还没有翻译出来。”

庄璇玑道：“当今武林之中，能够了然天竺密录十篇的，只有方真一人了。”

高空道：“如果没有第二本天竺密录十篇流传在外，我想知道十篇全意的，只有方真一个人了。”

庄璇玑道：“那本书，还在活人冢吗？”

高空道：“没有，方真离开的时候，焚毁了原文。”

庄璇玑道：“高空，你现在已经学会了天竺密录中十之七八的武功，不知道感觉如何？”

高空道：“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接道：“你觉着中原武功，和天竺武学，有什么不同之处？”

高空道：“天竺武功，别走蹊径，易于速成，但一旦登堂入室，却发觉了这种武功有如双锋之剑，一面伤敌，一面伤己。”

庄璇玑道：“这倒是武学中一个奇异之点，高兄能不能说得详尽一些。”

高空道：“天竺武功，超越了七重境界，我必要鞭策自己，日求进境，一日不进，就会有着难以适应之感，但人体极限，会造成一种进境阻碍，这就有如蚕之吐丝，丝尽蚕亡。”

庄璇玑点点头，道：“这可能是速成之害，使内外不能配合，才有这种结果，高空，你现在的感觉如何？”

高空笑一笑，道：“我现在，刚刚有这种感觉，每日，如若不练上两个时辰，就有着筋脉僵硬的感觉。”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那是说你已越过了第七重境界？”

高空道：“年来进境奇速，所以，我才能一举间杀了七大刀手，问题在，一连数击之后，我会有看一种很疲倦的感觉。”

庄璇玑道：“疲倦？”

高空道：“对！那时候，我忽然觉着自己好想倒下去。”

庄璇玑道：“坐息之后，是不是恢复的很快。”

高空道：“在下现在又觉着精神充沛，可以再和强敌，作一场生死之搏了。”

庄璇玑道：“我明白了。”

高空道：“你明白什么？”

庄璇玑道：“我想，这中间，可能牵涉到调整……”

高空接道：“调整什么？”

庄璇玑道：“调整、平衡，调整内外的进境，平衡体能极限，说来简单，

不过，它牵涉到武功、医道，仔细研究，就十分复杂了。”

高空道：“你的意思是，你能调整它……”

庄璇玑接口道：“现在不行，江湖大劫过后，我们都还活着，我会帮忙你，化去这些疑难。”

高空道：“姑娘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死了，我也会死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高空，你掀起这么大的风浪，死了难道不瞑目。”

高空淡淡一笑，道：“庄姑娘，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你还没有答覆我。”

庄璇玑道：“是不是要我嫁给你？”

高空道：“对！”

庄璇玑道：“我们都还不知道生命是否能延继下去，这件事，也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

高空道：“对！这也是我和你谈的重要事情之一。”

庄璇玑道：“哦！”

高空道：“璇玑，只有我的衷诚合作，你们才有活命的机会。”

庄璇玑皱皱眉头，道：“事实上，你已经背离了活人冢，谭奎不会放过你，活人冢的人，都不会放过你。”

高空笑一笑，道：“璇玑，我可以自保，但你和他们非死不可。”

庄璇玑道：“我算过了这笔账，你帮我们的忙，我也在帮你，谭奎对你忌恨之深，只怕已经超过我们了。”

高空微微一笑，道：“怎么？想赖了？”

庄璇玑道：“我不会赖，这一场风暴过去，我会嫁给你。”

高空道：“不管你心中是否高兴，我觉着，得到总比没有得到好。”

庄璇玑忽然叹息一声，道：“我相信，你能得到我，而且是第一个得到我的男人！”

高空道：“真是荣幸之至。”

庄璇玑道：“但你得到的只是一个……”

缓缓转身而去。

高空望着庄璇玑的背影，呆呆出神，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难道我高空还不如龙公子么？

一声尖厉的怪啸声，传了过来，也惊醒了高空，突然快步奔向大厅。

庄璇玑一个人，孤独的站在大厅之中。

那两声怪啸，和高空的步履之声，并没有使她有什么反应。

庄璇玑头未回顾，冷漠的说道：“有事情？”

高空道：“很好的机会！”

庄璇玑道：“什么机会？”

高空道：“谭奎来了，这是一个很好杀死他的机会！”

庄璇玑道：“哦！能不能说明白一些。”

高空道：“现在，姑娘要听我安排了。”

庄璇玑道：“说吧。”

高空道：“我们两个出去，而且，你的一切行动，都要听我指导。”

庄璇玑点点头，举步向外行去。

她一直没有回头望过高空一眼。

马鹏、柳媚、王杰，已被那一声尖啸声所惊动，会集放大门口处。

柳媚低声道：“敌人似乎是要展开另一次攻势了。”



庄璇玑道：“嗯！我要和高空出去查看一下敌情。”

马鹏道：“我们陪姑娘去。”

庄璇玑道：“你们守住大厅门口，不用去了，我们的计画是把敌人诱入大厅之中。”

马鹏道：“好吧！咱们走。”

柳媚道：“高空，你要好好的保护璇玑姑娘。”

高空笑道：“三位放心，听我招呼，就立刻赶去。”

马鹏道：“放心，放心，就是不为你，我们也会为了庄姑娘。”

庄璇玑行入庭院中，道：“这里行么？”

高空道：“不行。”

庄璇玑打开了大门，道：“一直走过去，是么？”

高空道：“咱们还要冲过几重拦截？”

柳媚高声说道：“高空，你应该走在前面，替庄姑娘开路。”

高空微微一笑，呼的一声，由庄璇玑的身侧掠过，穿出大门。

这座宅院，已被活人冢团团围起。

大门外，一排横立着十二个人。

十二个佩刀大汉，一色的及膝大褂，相差不多的年龄，一望即知，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人。

黄衣刀手。

庄璇玑轻轻带上木门，道：“高空，这些刀手的武功如何？”

高空道：“刀法玄奇，诡异难测，又是一批很难对付的人物。”

庄璇玑道：“活人冢训练的人，是不是个个都很难对付？”

高空道：“不错，他们学有所本，而且是个个都经过了一场很艰苦的训练，能把他们出来拒敌，那是因为他们已有了相当的成就。”

庄璇玑道：“这些人，是你对付呢？还是由我对付？”

高空道：“我看，咱们一起出手。”

庄璇玑点点头，道：“他们该不该死？”

高空道：“以武林中论人对事的看法而言，他们都还没有什么恶迹，但他们以后，就变成了受命杀人的杀手！”

庄璇玑道：“为什么？”

高空道：“因为他们已经消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只会听命行事。”

庄璇玑道：“我明白了。”

忽然间冲入了敌人的阵势之中。

但见刀光纷起，十二个黄衣人，一齐挥刀攻了过来。

十二个人，十二把刀，但看上去，一点也不乱，他们很熟练的散布成了一个网形的阵式，把庄璇玑围在了中间。

十二刀联手攻出，分由四面八方而至。

果然是十分凶厉的杀手。

庄璇玑长袖飞舞击出，软软的长袖之上，含蕴了强大无比的力量，封开了迎面而来的四把长刀。

身躯闪转，避开了两侧攻来的长刀。

但第二次刀网却又很快的结成，劈了下来。

庄璇玑暗暗叹息一声，忖道：“这大约是天下最难对付的刀阵了，看样子，如不伤人，只怕是很难脱开这刀网的围困。”

心中念转，杀机陡生。

左手长袖呼的飞起，卷住了一柄长刀，右手一挥，一道寒芒，电射而出，斜里向一侧挥了过去。

但闻两声闷哼，两个执刀大汉，被生生斩成了四段，庄璇玑却借左手衣袖一带之力，飞出了刀网。

未待对方第三度刀网组成，庄璇玑已抢先还击。

扬手处寒芒闪动，洞穿了一黄衣人的前胸。

这时，高空飞卷而至，左手挥动金环，挡开近身長刀，右手挥动，三指同时点出。

这一次，庄璇玑看的很清楚，三个黄衣刀手，应指而倒。

突然间，当当当三声钟响，环围两人的黄衣刀手，突然退了下去。

但十二刀手，已然是六死一伤了。

高空低声道：“过来，咱们站一处，谭奎就要现身了。”

但见人影移动，谭奎缓缓由人群中行了出来。

这时，谭奎已换穿了一身红色的衣服，红的像团火，连靴子也是红的。

在他身后七八尺处，跟着二十四个穿着红衣的人。

庄璇玑忽然间发觉，这些红衣人似曾相识。

谭奎行近两人九尺左右处，就停了下来，道：“高空，你有解释的理由吗？”

高空淡淡一笑，道：“解释什么？”

谭奎道：“你出卖了活人冢，也出卖了我。”

高空冷笑一声，道：“谭奎，你在活人冢是什么身份？”

谭奎道：“一冢之主。”

高空道：“我呢？”

谭奎笑道：“本来，咱们二分天下，各主一半，但现在，你却背叛了活人冢。”

高空道：“谭奎，活人冢是我们两个人的，不论谁，都有作一半主的权力，这怎么能说我背叛了你呢？”

谭奎道：“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你现在，确是在和活人冢作对，而且，你已被活人冢定为叛徒了。”

高空道：“哦！这是你的决定了？”

谭奎淡淡一笑，道：“目前这个局面，难道你还想否认么？”

高空道：“就算没有这个局面，你也一样不会放过我。”

谭奎道：“还有一件事，只怕你还不知道？”

高空道：“你把我的人，都留在活人冢？”

谭奎笑一笑道：“那岂不是太便宜了他们？”

高空脸色一变，道：“你把他们都怎么样了？”

谭奎道：“杀的杀，囚的囚，我记得你手下有十二虎卫……”

高空似是很关心那十二虎卫，情绪立刻激动起来，道：“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谭奎道：“他们对你很忠实，不能为我所困，我只好给他们一点药物服用。”

高空：“你把他们变成了活死人？”

谭奎道：“他们十二个人的武功很高，而且都很强悍善战，我如把他们

杀了，那就未免有些可惜了。”

高空冷笑一声，道：“我会杀了你，替他们报仇！”

谭奎道：“这也正是我再告诉你高兄另一件事，他们也到了璇玑堡。”

高空道：“在那里？”

谭奎道：“很快就可以看到了，不过，十二虎卫，已经变成了十二金刚，说不定等一会，他们还会和你高老弟当面过招。”

高空道：“谭奎，你好恶毒。”

“无毒不丈夫。”谭奎冷厉的说道：“如其等到你未来杀我，还不如我先收拾了他们，先去了你的爪牙。”

高空道：“果然被璇玑姑娘料中了。”

谭奎哈哈一笑，道：“高空，只是晚了一步。”

高空摇摇头，道：“并不晚，是你得意的太早了一些。”

谭奎望望那些红衣人，道：“你认识这些人么？”

高空道：“火雷武士。”

谭奎道：“对！我化了不少心血，死了不少的人，才训练出了这几个人，目下已倾巢而出，只希望，他们能够对付得了你。”

高空淡淡一笑，道：“多谢照顾，我知道，他们都有着一身很特殊的武功。”

谭奎道：“那很好，现在，你可以先杀了他们，然后，咱们再谈谈……”

高空冷冷说道：“我如是杀不了他们，或是死在他们手中，咱们自然也就不用谈了。”

谭奎道：“如若你连这二十四火雷武士也打不过，就算是你能重回到活人冢，似是也没有什么大用了。”

高空双目中暴射出冷厉的神光，显然已被谭奎激怒。

谭奎却一挥手，二十四个红衣武士，分由两侧，向高空包围过来。

高空抓住了腰中的金环。

他已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准备放手一拚。

庄璇玑低声叫道：“高空。”

声音温柔，充满着关怀之情。

高空的怒火忽然间息了下去，人也变的冷静了很多。

“退回来。”庄璇玑的声音又传入了高空的耳际。

声音娇媚动听，但对高空，却似有着无比的威力。

高空忽然间翻身倒跃，退到了庄璇玑的身侧。

不知何时，庄璇玑已悄然的退到了大门口处。

高空轻轻吁一口气，道：“庄姑娘，这二十四人不好对付。”

庄璇玑温柔一笑，道：“为什么不叫我璇玑？”

高空呆了一呆，道：“我……我忽然觉得不配。”

庄璇玑道：“不要妄自菲薄，你我处境，目前大致相同……”

高空道：“对，都已经成了退此一步，死无葬身之地的局面。”

庄璇玑道：“所以，你不能轻易动怒，更不能轻言牺牲。”

高空点点头，道：“对！谭奎虽然对付了我最亲信的十二虎卫，但他却忽略了我另外的亲信人手。”

庄璇玑笑一笑，道：“所以，你不能死。”

高空道：“但对付这些人不太容易，咱们如不舍命一拚，……”

庄璇玑道：“不能拼。”

高空道：“可是，现在，已经由不得咱们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把他们诱入大厅之中，不管他们如何凶厉，但他们总是血肉之躯的人，咱们用铁人找出他们的缺点。”

高空微微一笑，道：“对！不过，谭奎那小子已经吃了一次亏，这一次，不知道他敢不敢进去大厅。”

庄璇玑道：“敢不敢进入大厅，那是他们的事了，在那里和他们决一死战，是我们决定的事。”

高空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进到了宅院之内。

他没有招呼庄璇玑，因为，他忽然间觉着，庄璇玑仍然是那么深不可测，不论在智慧、武功上，都有着过人之处，两人经过几次坦然交谈之后，高空自觉对庄璇玑了解的，仍然和过去一样。

她仍然是那么深不可测，没法预测她处事的反应。

但他却看到了庄璇玑另一种武功上的惊人成就，“剑术”。

剑招的凌厉、凶悍，绝不在他的搜魂指下。

高空忽然感觉到需要保护的是他，而不是庄璇玑。

谭奎指挥的红衣武士，因高空的脱围而出，而且停了下来。

现在，他们面对着庄璇玑。

庄璇玑清澈的目光，冷冷的扫掠红衣武士一眼，缓步退入门内。

谭奎哈哈一笑，道：“庄璇玑，是不是希望利用你那大厅中布置的铁人。”

庄璇玑道：“不错，咱们处在劣势，总要选了一个最有利的地方，再和阁下决一死战。”

谭奎微微一笑，道：“庄姑娘，我忽然发觉了高空的眼光不错。”

庄璇玑道：“什么意思？”

谭奎道：“你实在是一个叫男人动心的女人！”

庄璇玑理一理鬓边的散发，笑道：“多谢夸奖了。”

谭奎笑道：“姑娘，这几日中，我没有全力攻打你们。”

庄璇玑道：“为什么呢？”

谭奎道：“我发觉了高空靠不住时，我必须先解决一些后顾之忧，姑娘，我是一个很聪明、很谨慎的人。”

高空道：“你在施展阴谋，准备一举把璇玑堡炸为平地，只是，很不幸的，被我破坏了你的阴谋。”

谭奎道：“高空，你已经失去了一切，地位、实力，你变成了真正的高空，一无所有。”

高空道：“至少，我还有一身武功，可以和你一决生死。”

谭奎淡淡一笑，道：“可悲的是，你连和我动手的机会，也未必会有了。”

语声一顿，接着道：“庄姑娘，你可曾算过，你有多少得胜的机会。”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照双方的实力算计，我们的机会实在很小。”

谭奎道：“明知不可为，姑娘又何必逆势而行呢？”

庄璇玑道：“谭兄，有什么高见？”

谭奎道：“千百年来，武林中梦寐以求的武林统一大局，江湖上一直没有实现过，但现在……”

庄璇玑接着道：“现在，你却快要使它实现了，对么？”

谭奎道：“不错，目下你这璇玑堡，是最后一个抗拒我的地方。”

庄璇玑道：“现在，我们已身陷重围。除了拚死一战之外，别无良策了？”

谭奎道：“有，只要姑娘肯合作，咱们何妨谈谈。”

庄璇玑道：“谭兄，请说出来，我会很认真的想一想。”

谭奎道：“姑娘和在下合作，化干戈为玉帛。”

庄璇玑道：“你撤离人手，保留下璇玑堡这一块干净土地。”

谭奎道：“可以。不过，有一个条件。”

庄璇玑道：“什么条件？”

谭奎道：“利害相连，姑娘只要求在下如何，如何，是不是不太公平？”

庄璇玑道：“我在听。”

谭奎望望高空，笑道：“这个人不能容他。”

庄璇玑道：“还有么？”

谭奎道：“姑娘嫁给我，我把天下分你一半。”

庄璇玑道：“让我想想如何？”

谭奎道：“多长时间？”

庄璇玑道：“一天一夜如何？”

谭奎摇摇头，道：“太久了，我只能给你一个时辰。”

庄璇玑道：“好！我会给你一个答覆。”

谭奎道：“一个时辰，我会对贵堡发动一次全面的猛攻。”

庄璇玑点点头，举步向前行去。

高空紧随其后，行入大厅。

大厅门户洞开，一眼间，可看见厅内景物。

谭奎似是很守信，不但未追来，反而退出了大门。

高空低声道：“姑娘，一个时辰，正是他需要的时间。”

庄璇玑道：“我知道，我们也需要，高空，他会不会亲自出手？”

高空道：“他号称百变书生，易容术大下无双，他可能会在场，但我们却不知道那一个是他。”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活人冢的组织，虽然是很庞大，但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高空道：“哦！这对我们是不是有点帮助呢？”

庄璇玑道：“这要看你了！”

高空道：“我！泵娘，你的料断不错，谭奎现在急欲杀人，不是你，而是我了，我们已成誓不两立的局面，不过，在下还没有杀死他的把握，也没有可以制胜的办法。”

庄璇玑道：“怎么？你忽然间消失了信心？”

高空道：“老实说，十二虎卫，不但是我的心腹，而且，他们还分别领导着我在活人冢埋伏的实力，如今他们受制，我已经……”

庄璇玑道：“你已经失去了主见？”

高空道：“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调动人手助拳。”

庄璇玑道：“你是说，十二虎卫，你拥有力量完全崩溃了？”

高空道：“那倒不是，只是目下已经无法调集他们赶来此地，除非我能离开此地。”

庄璇玑道：“谭奎会不会放你出去？”

高空道：“不会，而且，他会全力截击。”

庄璇玑笑一笑，道：“如果我们两人联手，有没有冲出去的机会？”

高空摇摇头，道：“机会不大。”

庄璇玑道：“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去今日之危呢？”

高空道：“这个，这个……，只有舍死一战了，尽其在我。”

庄璇玑低声道：“高空，如若我们能杀了谭奎呢？”

高空精神一振，道：“对！这是活人冢最大的缺点，除了谭奎之外，没有人能了解活人冢全盘号令方法，谭奎一死，整个的活人冢，就失去了号令首脑。”

庄璇玑道：“会不会不战自乱？”

高空道：“十分可能。”

庄璇玑道：“是不是可以确定如此？”

高空道：“纵还有人主持，但他们号令系统已经不会很灵活了，我们的胜机，能升高一半，有五对五的机会。”

庄璇玑道：“高兄，现在，你要用心的想想了，谭奎有没有亲身临敌的习惯？”

高空道：“他自持易容手法高明，常常混在人群之中临敌，以察虚实。”

庄璇玑道：“如若谭奎在场，你能不能分辨出来？”

高空摇摇头，道：“很难。”

庄璇玑道：“多观察一些时间呢？高空，我相信他一定会有破绽。”

高空沉吟了一阵，道：“试试看吧！”

庄璇玑道：“一定要慎重，咱们胜负的机会和这个关系很大。”

高空道：“姑娘能不能告诉详细的计画？”

庄璇玑道：“可以，你明了内情，才知道此事关系的重大。”

\*\*\*\*\*璇玑堡的防守，已完全集中在大厅内，也是庄璇玑预计的决死之处。

除了大厅之外，已撤去了所有的防守。

庄璇玑、马鹏、王杰，并立大厅阶前，等待一场即将来临的猛攻。

没有任何声息、警告，活人冢在悄无声息中，展开了攻势。

十二个红衣人，分列两行，缓向大厅中行来。

他们走的很慢，但兵刃已在手中。

十二把短柄银斧，闪闪生光。

庄璇玑目光如电，不停在十二个红衣人的脸色扫掠。

她希望能看出十二个人中，有没有谭奎混在中间。

但她很失望。

庄璇玑对自己的观察力，有相当的信心，但十二个红衣人，却都一样的神态，木然的脸色，沉着行动，瞧不出一点可疑的地方。

十二个人，直行到厅门前面，仍未停下，也无视于站在阶前的庄璇玑、马鹏、王杰。

庄璇玑低声道：“小心他们的右手。”

红衣人手中握着银斧，但却全都握在了左手之中，右手却紧紧握拳。

马鹏大声喝道：“站住……”

那知这一声大叫，却突然引起红衣人的快速攻袭。

但见前面两个人一伏身，疾快的冲了上来，银斧一闪，迎面劈下。

动作快如闪电。

庄璇玑双袖拂出，挟着劲风，挡开了两柄银斧，道：“退回去。”

王杰已打出了四枚暗器。

一枚子午钉，击在了一个红衣人的前胸之上。

一寸五分的子午钉，全入肌肉之中。

但那红衣人，完全没有痛苦的表情，好像那枚子午钉，不是射在他的身上一样，右手一扬，拍出了一掌击向王杰。

王杰已闪入厅内，庄璇玑接下了这一掌。

一股极热的暗劲，直涌过来。

庄璇玑心头一震，疾快的退入厅中。

那发出掌力的红衣人，却蓬然一声，倒在地上。

那枚子午钉，竟然射入了红衣人的心脏之上。

他不怕疼，但他不是铜打铁铸的人，他会死，那一枚深入心脏的子午钉，是致命的一击，再加庄璇玑那一掌反震之力，震散了他护身元气，立刻毙命。

庄璇玑接下了那一掌之后，感觉到一股热力，由掌心直透而入，循臂而上。

半条手臂立刻红肿起来。

庄璇玑运气封住了穴道，但那股热力十分强大，竟然无法阻止。

火焰掌，一种由天竺传入的奇异武功，用很奇异的方法，练成了一种奇异的武功。

那是一种付出极高代价的武功，十个人中，也许只有一两个人可以练成。

幸好庄璇玑由方真的口中知道了这种武功，也知道了这种武功的破解之法，立刻盘膝而坐，运气调息。

这时，几个红衣人，正缓步行入大厅之中。

马鹏、柳媚、王杰，缓步迎了上去。

他们要保护庄璇玑，不惜决死一战。

庄璇玑急急叫道：“快些闪开。”

马鹏呆了一呆，道：“姑娘，你说什么？”

庄璇玑道：“我要你们闪开。快，快……”

柳媚接道：“可是你……”

庄璇玑道：“我不要紧，快退下去。”

四个红衣人十分沉着，他们缓步而行，不紧不慢，逼近三人。

马鹏道：“咱们退下去吧！”

柳媚、王杰回顾了一眼，飘然而退。

马鹏等一动，四个红衣人也突然飞跃而起，扑了过去，各自击出一掌。

正在盘膝而坐的庄璇玑，忽然飞身而起，直向四人迎了上去。

四个红衣人的掌力，都击花了庄璇玑的身上。

庄璇玑的人，被震的飞了起来。

但她仍然大声喝道：“快闪避开去。”

马鹏等人，已准备回身迎敌，听得庄璇玑的呼叫之声后，立刻分别跃开。

四个人合力的一击，似乎是并没有伤到庄璇玑。

庄璇玑整个人缩成了一团，滚入大厅一角。

大厅中的机关已然发动，四具铁人，冲向红衣大汉。

但闻蓬蓬之声，传入了耳际，四个红衣人，各发一掌，击中了四具铁人。

火焰掌虽然是极为恶毒的武功，但它伤不了铁人，四具铁人，也各自发出了一掌。

它们的动作，虽然很快速，但却缺少了应敌、机变的能力，四掌虽然快速，但却被四个红衣人一闪避开。

四个红衣人，虽然避开了拳势，但却有两个突然倒了下去。

他们躲过了铁人的冲击，却躲不过隐藏在铁人后面的人手袭击。

王杰发出了四枚暗器，击倒了两个红衣人。

马鹏等终于发觉了这十二铁人的威力，它们本身固然已有很强大的杀伤力，但更强大的，是与人的配合。

自然，这需要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些铁人攻袭的路线，第二是操纵人和他们的配合。

庄璇玑曾经要他们苦练和这些铁人配合的身法。

现在，已证明了它的强大。

但活人冢的红衣人相当的骠悍，他们似乎完全不惧死亡的威胁。

对同伴之死，竟自视若无睹。

马鹏也配合着铁人的行动，展开了攻袭，很轻易的解决了另外两个红人。

他的鬼刀，本已神出鬼没，再加上这些铁人的掩护，更是锐不可当，每击必中。

但第二批六个红衣人，又缓步行了进来。

他们没有畏惧，但也不再躁进，进入了大厅之后，分成一排而立，静静的站着。

左手执着银斧，护在胸前，右手部蓄势待发。

十二道眼神，不停的在四下搜望，似乎在找寻猎物。

大厅中很暗，也很静。

十二个铁人，都已出现在大厅中，但却静静的站看不动。

方真铸造这十二个铁人的时候，各有所本。

他们站在那里，完全像真人一样。

马鹏、王杰、柳媚，各隐藏在一个铁人后面。

他们都已了解那火焰掌的利害，只要被击中一掌，必死无救。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僵持。

这时，庄璇玑却正以极大的耐力，在逼聚火焰掌的奇毒。

她受了很重的伤，也尝试到了火焰掌的利害。

要不是方真的心细如发，告诉了她除毒之法，庄璇玑现在已可能死在了火焰掌下。

这是一种奇异而恶毒的掌力。

她了解处境的险恶，也明白，必须要尽早的恢复体能。

她明白自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璇玑堡中的人，一直勇敢的和活人冢如此庞大的势力抗拒，她占了极大的因素，如若她垮下来，整个勇气会立刻崩溃，所以，她必需要尽快的排出毒伤。



现在，她正躲在一个角落中。  
她必须放弃观察一切的演变的机会，专心一意，运气除毒。  
幸好，谭奎不知道，反而认为火焰掌伤不了她。  
谭奎过高的估计了庄璇玑。  
高空也不知道，所以，他正配合着马鹏等阻止强敌的进攻。  
方奇在操着大的机关枢纽，控制十二个铁人的攻势。  
死去的方真和庄璇玑是两个最好的操纵人，方奇是第三个。  
方真虽然是天才，但时间太过迫急，这大厅中的机关，安装的并不太好，他如若活着，他会随时的调理，但现在，他已经死了。  
幸好是四大凶煞的配合，借铁人的运转，挡住了火焰掌力，马鹏的鬼刀，柳媚的“弹指飞毒”和王杰的暗器，发挥了最大的效用。  
高空也连连施下毒手。  
二十四个练成绝世威力火焰掌的武士，勃这样断送在大厅中，一个不剩。  
谭奎如若知道这些人火焰掌的威力，他会很痛惜。  
单是这二十四个人，只要运用的恰当，就可以天下无敌。  
那是经过一阵严酷的淘汰之后，由两百人中，训练出来的精锐人士。  
谭奎本是很聪明的人，但庄璇玑却给了他一个很大的错觉。  
那使他误认，这些武士，并不是很具有威力的人。  
因为，他眼看到庄璇玑中了数掌之后，竟然若无其事。  
其实，一掌就可以伤了庄璇玑，庄璇玑已经受了伤，她已无法再承受第二掌，那会立刻使庄璇玑毙命于火焰掌下。  
但庄璇玑确然中了很多掌，却没倒下。  
她有一个极大的秘密，身上穿着刀枪不入，可避寒、热奇毒的天龙甲。  
秘密是很利害的一种武器。  
这个秘密，使谭奎断送了二十四个人可以称霸天下的武士。  
因为谭奎忽然对他们很失望，多年的心血，有着白费的感觉。  
对这些第一流的武士之死，谭奎没有一点悲伤。  
他完全不知他们的价值，就这样天下最精锐、恶毒的武士，被十二个铁人，配合着四大凶煞的突袭，完全死在了璇玑堡的大厅之中。

## 第二十九章 大罗罩

马鹏望望二十四个红衣武士，长长呼了一口气，道：“这真是一场侥幸的胜利，咱们只要有一个人被击中一掌，大概，四大凶煞早就变三缺一了。”  
柳媚笑笑，道：“马老大，四大凶煞早就三缺一了，高空的身份何等高贵，如何还能和咱们混在一起。”  
斑空苦笑道：“柳家妹子对我的成见，似乎是很难消除。”  
柳媚呆了呆，道：“你叫我什么？”  
斑空道：“我高空比你痴长几岁，叫你一声大妹子，不算过份吧？”  
马鹏哈哈一笑道：“高空，你小子好像要降格以求了。”

王杰冷冷说道：“一个人爬的越高，就越寂寞。”

斑空道：“这倒也是，我忽然发觉，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有真正的快乐。”

马鹏道：“你看看，下一次，活人冢的攻势如何？”

斑空道：“谭奎已经骑上了虎背，就算把活人冢所有的精锐，完全断送于此，他也不会罢休了，这是一场不分胜负，很难罢手的战斗。”

柳媚笑一笑，道：“说起来，方真那小伙子，当真是可爱的很，他造这十二铁人，当真是奇妙的很，不但可用于拒敌，而且，还可以用作掩护之用，要不是这十二铁人，咱们要杀一个红衣武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杰道：“他们的掌力中，有一股炙人的热力……”

斑空接道：“那是中人必死的火焰掌，老实说，咱们四个人，目前能全无损伤，除了运气之外，璇玑姑娘替咱们阻挡了一次凌厉的攻势，使咱们死莫逃生。”

柳媚呆了一呆，道：“璇玑姑娘呢？”

马鹏道：“咱们找找看。”

斑空摇摇头，道：“不用了，她如违活看，必在运气疗毒，她如已毒发而死，那就让她死得安静一些，别惊扰了她。”

马鹏黯然一叹，道：“她如死了，那也是替咱们而死的。”

王杰冷冷说道：“马老大，你少咒人，璇玑姑娘不会死。”

柳媚道：“她要是真的死了，那才是天道不公，诸神无眼，她死一次，咱们都该死一百次。”

这时，水长流、余长贵、南长命、武林三仙，缓缓行了过来。

武林三仙在江湖之上，本是大大有名的人，但这一次，在对抗活人冢的搏杀之中，他们似乎是并没很大的贡献。

现在，三个人，突然出现。

水长流神情甫然的说道：“庄璇玑死了？”

斑空摇摇头，道：“现在，还不知道。”

王杰道：“谁说她死了？”

马鹏道：“我们只是在猜想。”

水长流道：“如若她还活看，她人呢？”

“在这里。”庄璇玑缓步行了出来。

她脸色苍白，神情憔悴，似乎是刚经历了一场大病似的。

水长流道：“你受伤了？”

庄璇玑道：“现在已经好了。”

水长流道：“姑娘，江湖上的劫难，已到了存亡关头，姑娘似是不用再心存顾忌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的意思是……”

水长流道：“去见你师父，她的胸中所学，强你十倍，难道真的会坐视不管。”

庄璇玑道：“老前辈，现在不用了。”

水长流道：“姑娘，我们三人，刚刚决定了一件事情。”

庄璇玑道：“哦！”

水长流道：“武林三仙被江湖上尊敬了很多年，此情此景之下，我们也该为武林同道尽些心力了”庄璇玑道：“三位准备……”

水长流接道：“当年我们摆脱江湖俗务之时。曾经有过誓言，今生不再施用『大罗罩』的手法伤人，现在，我们不惜违背誓言，决心放手施为了。”

庄璇玑道：“我好高兴听到三位的决定，那其是江湖之福、武林之幸了。”

水长流道：“姑娘，我们三个老头子，虽然决心拚了，不过，我们胜算的机会还是不大，只有令师夫妇肯伸援手，我想，才会有胜算。”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我会仔细的想想这件专情。”

余长贵笑道：“姑娘，南宫豪父子，把南宫世家中七剑不传之秘，告诉了峨嵋双剑，现在。他们正在练习。”

庄璇玑道：“好！南宫世家，屹立江湖数百年，历遭大劫，屡仆屡起，自有他们的特异之处。”

南长命道：“南宫豪也在传授银龙一种武功。”

庄璇玑道：“目下，我们是生死同舟，南宫豪已打破了武林门户之见。”

水长流望望马鹏，道：“你们四个虽是杀手，但却能在武林中最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不但是足以洗去四位的污名，且将是江湖最受敬重的人物。”

马鹏道：“不用客气，咱们是受了璇玑姑娘的感召。”

水长流道：“令师以绝世容色，习练成『大移神功』听说能在默默之中，变化一个人的气质，你好像也学会了。”

庄璇玑道：“只学得一点皮毛，难及家师之一二。”

水长流轻轻叹息一声，道：“庄姑娘，令师古道热肠，如若她知晓了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坐视，你又为什么不肯告诉她呢？”

庄璇玑道：“老前辈有所不知，家师决心不问江湖中事，实有她的苦衷……”

水长流接道：“难道她忍心看到武林中生灵涂炭么？”

庄璇玑道：“晚辈如若因此而死，家师也许会念及师徒之情，会为我报仇。”

话到此处，已然说绝，水长流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庄璇玑言中之意，已经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今日之战，唯死而已。

斑空轻轻咳了一声，道：“璇玑姑娘，现在，我想纵然令师愿意出山，似乎是也已经来不及了……”庄璇玑点点头，道：“高兄，有什么高见？”

斑空道：“活人冢的实力，似乎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力量，可以击溃他们，他们的人数太多了，而且，谭奎也有意使这一批人，在江湖大势底定之日，把他们一举毁灭，借我们之手，杀了他们，正是他的用心。”

庄璇玑道：“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去这个死结呢？”

斑空道：“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想办法一举制服谭奎，其他的事，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庄璇玑道：“高兄，这个办法虽然不错，但却很难使谭奎现身，和我们决一死战。”

斑空沉吟了一阵，道：“姑娘，还记得逍遥堂这个地位吧？”

庄璇玑点点头。

斑空道：“如若能找到回春手，也许有办法，瓦解了活人冢的实力。”

庄璇玑道：“他真有这种能力？”

斑空点点头道：“有！只可惜，他们已经被囚在那里，很难有机会离开了。”

庄璇玑道：“就算他们能够离开，但目下情形，也无法通知他们了。”

斑空道：“姑娘，怎知道他们能够离开？”

庄璇玑道：“实不相瞒，我已经解去了他们的束缚。”

斑空怔了一怔，道：“真的么？”

庄璇玑道：“此时何时，此情何情，小妹怎会欺骗高兄？”

斑空道：“姑娘，他们会不会听你的呢？”

庄璇玑道：“我想应该会。”

斑空道：“姑娘，要不要一种信物，使他们相信呢？”

庄璇玑道：“你有办法找他们？”

斑空道：“试试看吧！老实说，我也没有把握。”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高空，没有把握，如何能把信物交给他们。”

斑空道：“只要我把信物交到他们手中，我相信他们会把东西送到逍遥堂去。”

庄璇玑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斑空道：“目下我还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他们至少有一部份，在璇玑堡的四周。”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我明白了，他们就是活人冢的人。”

斑空点点头。

庄璇玑道：“你不愿使他们暴露出身份，对么？”

斑空道：“是！我不能让谭奎发觉了他们。”

庄璇玑道：“高空，他们似是都被一种药物控制了，你的人，神志是否清醒呢？”

斑空道：“清醒，不过，谭奎不知道，他们常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早已学会了一种保护自己的伪装。”

庄璇玑点点头，道：“高空，可惜，我现在还不能和人动手，没有办法保护你去了。”

斑空道：“不要紧，我一个人行动，倒还方便一些。”

庄璇玑道：“谭奎不是太笨的人，他们已经吃过了一次亏，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你一个人去，未免是太危险了。”

斑空道：“情势如此，也只好冒一点险了。”

庄璇玑道：“要不要马鹏他们陪你去？”

水长流道：“用不再劳马鹏他们了。我们三个人送他出去。”斑空道：“三位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南长命冷冷说道：“怎么！你可是觉着我们不如马鹏他们么？”

斑空笑道：“那倒不是，这件事，不是和人拚命、搏斗，人多了，反而太过扎眼。影响行动。”

庄璇玑道：“你准备怎么作？”

斑空道：“易容改装，混入他们之中。”

庄璇玑道：“办法不错，但如是被他们发觉了呢？”

斑空道：“这就靠七分小心，三分运气了。”

庄璇玑道：“小妹有一点意见，不知高兄的看法如何？”

斑空道：“姑娘的主意，定然十分高明了。”

庄璇玑道：“咱们约好一种信号，你万一遇上了什么危急，我想，可以放出信号，我们全力出动救你。”

斑空点点头道：“好吧？但愿不要惊动诸位。”

庄璇玑缓缓取出一方绢帕，道：“把这个交给回春手，代我邀他们来此就行了。”

斑空仔细的看过绢帕，道：“姑娘，只有这一方白绢么？”

庄璇玑点点头。

斑空道：“把这方绢帕送到了回春手的手中，就此刻情形而言，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让它发挥作用才好。”

庄璇玑道：“送到这方手帕，一定会有作用。”

斑空道：“在下实在瞧不出，这一方白绢手帕，有什么异常之处。”

事实上，不只高空怀疑，就是武林三仙，也看得大为不解。

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这一方绢帕，会使回春手相信，这是庄璇玑的信物。

那只是一方普通的白绢帕，怎会有使人相信的力量。

庄璇玑环顾了四周一眼，道：“如若是交到铁铃叟和伏虎索的手中，那就很难说了，但如交到回春手的手中，他一定会相信。”

斑空道：“姑娘，能不能先使在下相信。”

庄璇玑道：“能，那方绢帕上有一种淡淡的奇香，回春手是一代医学大师，他能够分辨出来的”她这一提，高空果然闻到一缕淡淡的香气，直扑入鼻孔之中，点点头接道：“在下明白了。”

庄璇玑道：“高兄，珍重了。”

斑空微微一笑，道：“姑娘，在下忽然油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信念。”

庄璇玑道：“什么样的信念？”

斑空道：“咱们的成功机会很大。”

庄璇玑道：“这要仗凭高兄很多了。”

斑空道：“在下尽力而为，诸位等候一下，在下去了。”

举步行出厅外，闪入了一侧不见。

水长流目睹高空离去，低声说道：“姑娘，高空这个人，可以信任么？”

庄璇玑道：“应该可以信任，谭奎急于谋他之心，似乎是犹过对付我们了。”

马鹏呼一口气，通：“这小子顽石点头，似乎是真的改邪归正了。”

王杰道：“他虽然不是好人，但对咱们目下的处境资助很大，总不能坐视不理。”

马鹏道：“王兄的意思呢？咱们出去，接应他。”

庄璇玑道：“那倒不用了，他有困难，自会发放信号求救，咱们此刻如若出动，对他不但无助，反而打草惊蛇，有害于他。”

这时，突然几声厉叱传了过来。

马鹏道：“果然，他们准备由窗子攻进来了。”

但闻田玉的声音，远远传了进来，道：“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已被我们挡回去了。”

庄璇玑道：“马鹏，调十二名弩箭手，分别防守四个窗口。”

柳媚道：“我去。”

转身奔入大厅一角。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马鹏，现在，是不是柳媚在管理这些弩箭手？”

马鹏道：“是，在下把这件差事，交给了柳姑娘。”

庄璇玑道：“马鹏，你对目前的形势，看法如何？”

马鹏道：“我和柳媚、王杰，谈过这件事情。”

庄璇玑道：“有没有结论？”

马鹏道：“有，非常不乐观，不过，我们已然下定了必死之心，所以，这倒也不会放在心上了。”

庄璇玑点点头，道：“这处境艰险困苦。任何人，都会有置身绝地的感觉。”马鹏笑道：“在这个环境之中，我们才体会到了生死的意义，过去，我们计价杀人，收酬取命，但却一直很怕死。”

庄璇玑道：“现在，有什么改变？”

马鹏道：“有？很大的改变，现在，我们自己，似乎是不怕死了，如若这一场大劫之后，我们还能活看，我想，我们也不会再干杀手这一行了。”

庄璇玑道：“那怎么行？你们干别的，如何能赚到丰厚的报酬？”

马鹏笑一笑，道：“我们不会种田，但我们可以去作一个护院教师，或者是一个保镖的镖师。”

王杰道：“如若璇琪堡还存在，我们至少可以在姑娘这里找一个糊口的事干。”

庄璇玑道：“那自然可以，不过，就算活人冢没有毁了璇玑堡，璇玑堡也不会存在了。”

马鹏道：“姑娘可是准备退隐……”

话未说完，突然一阵怪啸之声传了过来。

庄璇玑脸色一变，道：“高空求救了。”

水长流道：“我们先去接应他。”

三条人影，同时向外飞扑而去。

马鹏、王杰同声说道：“姑娘身体还未复原，最好再休息一阵，我去看看情形。”

庄璇玑道：“慢一点，咱们一起去。”

柳媚匆匆赶到，道：“姑娘……”

庄璇玑接道：“我不要紧。”当先举步向外行去。

马鹏、王杰，分随左右，柳媚劫走在身后。

埃、禄、寿三星，已和敌人动上了手，十几个执长刀的黑衣人，围住了三人拼杀。

庄璇玑目光转动，发觉了有五六十个人，堵在大门外面，除了一批黑衣人围住武林三仙之外，还有四十余人，分成三批，站在那里。

耙情敌人早已有了准备。

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是，这些人的服色都不相同，显然是早已分好的拦阻小组。

谭奎究竟是一个很会调度的人，几番接触之后，他已经发觉遇上强敌，立刻调整了拒敌的耽'7d势。

马鹏叹口气，通：“姑娘，咱们想冲过去，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丙然，三组人手，已开始移动，他们没有冲上来，却分别布守在三个方位上。

只要庄璇玑一行动，都会有一组人堵了上来。

柳媚忽然间一个飞跃，纵起来一丈多高，人未落地，一个悬空跟斗，人又回到了原位，道：“看不到外面有动手的情形。”

庄璇玑道：“不会这么快，就被人制服了吧？”

马鹏道：“他鬼计多端，花招很多，我想不曾那么快被人制服，也许，他用的声东击西之策。”

庄璇玑道：“他的成败，和咱们的关系太大了。”

只听一阵哈哈大笑之声，传了过来，道：“谁的成败？”

庄璇玑立刻分辨出那是谭奎的声音。

凝目望去，只见一个身灰衣的中年人，站在东面方位上。

庄璇玑点点头，道：“百变书生之名，果然名不虚传，真是化身千百，叫人防不胜防。”

谭奎笑一笑，道：“姑娘夸奖了。”

庄璇玑双目一直盯谭奎身上查看。

希望能从谭奎的身上，找出易容的痕迹。

但庄璇玑很失望，竟然是一点也瞧不出来，谭奎就好像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庄璇玑轻轻吁了一口气，道：“谭奎，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现在还来得及。”

谭奎道：“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道：“一个人只不过数十春秋，你闹个腥风血雨，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谭奎微微一笑道：“江湖上，除了璇玑堡外，已经没有抗拒我的力量了，姑娘如若想结束这一场流血搏杀，只要使他们放弃抗拒，在下，可以答应姑娘一个很优越的条件。”

庄璇玑摇摇头，道：“谭奎，你竟是如此的执迷不悟。”

谭奎道：“在下也正要奉告姑娘，识时务者为俊杰，攻下璇玑堡，不过是早晚间的事，就目下贵堡中抗拒的实力而言，这将是一场很悲惨的搏杀，这一场搏杀，正如姑娘所言，那将是一个血流成河的局面，在下已作了准备。”

庄璇玑道：“什么准备？”

谭奎道：“姑娘请放眼查看，在下已经在这贵堡之外，会聚了三百九十六名高手，这些人，也许都不是你姑娘的敌手，不过，他们都已经准备了，以身殉道，为活人冢付出宝贵的性命，姑娘如果有不肯妄杀之德，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庄璇玑道：“投降活人冢……”

谭奎接道：“姑娘放下兵刃时，活人冢就不再存在江湖之上了。”

庄璇玑道：“哦！”

谭奎道：“因为，江湖上，反抗在下的实力，这是最后一批了。”

庄璇玑道：“你太自负了，据我所知，还有无数的江湖高人，息隐于山野、市井之中，他们不会坐视……”

谭奎接道：“我知道，不过，那已经是一两个人的单独事件了……”

语声一顿，接道：“姑娘如愿和我合作，在下愿和姑娘共享有眼下的成就。”

庄璇玑道：“谭奎，我们很难谈得好了。”

谭奎道：“姑娘如是不愿罢息纷争，那就准备大开杀戒吧！”

庄璇玑道：“谭奎，你敢不敢和我决死战，杀了我，你就可以征服了璇玑堡。”

谭奎突然间大笑起来。

庄璇玑道：“谭奎，你不敢，是么？”

谭奎道：“不是不敢，而是用不动手，姑娘，你敢不敢确定我真是谭奎？”庄璇玑呆住了。

谭奎道：“谭奎有很多的部下，还有很多，由他费尽心血训练出来的人手，还没有出手，似乎是用不由他亲自出手吧？”

庄璇玑道：“这就是他见不得人的地方，他要千百人为他牺牲，却不肯为别人作一点牺牲。”

这时，突闻几声惨叫，传了过来。惨叫声，就在他们的身侧。

和武林三仙动手的人，一下子倒了下去。

九个人围住武林三仙动手，一下子倒下去五个，余下四个人，立刻呈现了不支之状。

谭奎分神和庄璇玑谈话，竟然未发觉，那五个人如何竟一下子，死在了武林三仙的手中。

庄璇玑虽然也没有看到，但她猜得出来，武林三仙定然已经用出他们多年不用的合手奇技『大罗罩』。

谭奎皱皱眉头，道：“姑娘，既然咱们已经没有了再谈下去的余地，那也只有放手一战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谭奎，不论你是真是假，现在，咱们非要打一架不可。”

忽然间疾冲而上，右手一挥，长袖击出，右手挥展，一道白芒，激射而出，寒芒舒卷，由后面倒卷过来。

飞袖神功，击打的是谭奎身后的人，那道寒芒，却圈击谭奎本人。

马鹏、王杰、柳媚，极有默契的疾快攻了出来。

三个人，像三只流矢一般，飞射而出，冲向谭奎两侧的人。

王杰人已动，连发出一十七件暗器，柳媚也双手齐弹，连连发出毒粉。

对方还未来得及还击，人已倒了一半。

这就给了庄璇玑很好的机会。

谭奎的两翼护卫没有了，庄璇玑也少了两侧强敌攻袭之忧，可以全心全意的对付谭奎。

手中软剑一紧，一剑快过一剑，立刻把谭奎留住。

这时，马鹏、柳媚、王杰三人，劫遇上了强力的反击。

另一组人手，疾快的冲了过来，展开标悍的抢攻。

那是不顾生死的直攻。

幸好，峨嵋双剑、田玉、王雷及时而出，由两侧兜上，一面带动了福、禄、寿三星，七个人，组成了一个拒敌平线。

这个平线，隔开了谭奎和活人冢的高手。

庄璇玑已不惜暴露了袖中藏剑。

那一柄锋利的软剑。

寒光飞旋，剑光如幕，已完全把谭奎圈入了一片剑影之中。

庄璇玑缓缓向后退，而且带动了和他动手的谭奎。

因为，环布在四周的活人冢的人，已经开始了发动，向前攻来。



水长流和马鹏等联合的防守态势，必需缩小，正面越小，对防守，愈是有利。

谭奎极力想突破庄璇玑的剑幕，数度全力冲闯。

庄璇玑不得不加强压力，剑势一紧，刺中了谭奎的左肩，冷冷说道：“你不是真的谭奎？”

“不是！”忽然右手一扬，自击天灵要穴，倒地而死。

庄璇玑收起了软剑。

她相信他的话，谭奎不会这么容易中剑的。

这时，一条人影，疾冲而至，手中长剑一挥，劈倒三个围攻马鹏等的大汉，直冲进来。

是高空。

斑空又换穿了一身黑色的劲装。

马鹏让开了一条路，高空直冲到了庄璇玑的身前。

放过了高空之后，裂开的阵势，立刻复合。

庄璇玑双目如电，一直盯高空，而且蓄势戒备，随时可以出手。

斑空苦笑一下，道：“幸未辱命。”

庄璇玑望望地上的体，道：“他是谁？”

斑空伸手揭开了体上的人皮面具，道：“他自称是谭奎？”

庄璇玑点点头，道：“但他不是，真的谭奎现在何处？”

斑空用力的在脸上搓了两下，道：“是不是很怀疑我？”

庄璇玑道：“很抱歉”我不能不小心一点……”

语声一顿，道：“是你放出了求救的信号。”

斑空道：“不错。我要别人放的，声东击西，我才能运转灵活。”

庄璇玑看看眼前激烈的搏杀，通：“这些人的武功不错，但他们却不够灵活。”

斑空道：“这是谭奎最成功，也最失败的地方，他用药物控制了大部份人，在他们之间，安排下一个心腹，这个组的一举一动，都由那个人指挥。”

庄璇玑道：“多少人编成一组？”

斑空道：“不一定。大概分起来，是六至九人一组。”

庄璇玑道：“高兄，你能不能分辨出谭奎？”

斑空望望地上的体，低声道：“是不是这个人冒充谭奎？”

庄璇玑道：“是！他处处不在却处处在，这倒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了。”

斑空道：“谭奎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他忽隐忽现，莫可捉摸。”

庄璇玑道：“你们相处了很多年，难道他无法认出他么？”

斑空沉吟了一阵，低声道：“有一个很大的隐密。是唯一辨识他的机会。但如这消息漏了，那他就立刻可以改正。”

庄璇玑举手掠一掠鬓边散发，装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缓缓说道：“什么样子的隐密？”

斑空道：“他的右耳之上，有一个小痣，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

庄璇玑道：“只是一个小痣，他只要稍一留心，就可以掩去了。”

斑空道：“所以，这不是他的缺点，只是一个小小的隐密，除此之外，姑娘只有留心他的左腕之上了。”

庄璇玑道：“他的左腕之上也有记号么？”

斑空道：“一个很小的疤痕。这两个地方，都不明显，所以，不留心很

难看看得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忽略了，没有注意掩饰它们。”

庄璇玑看看马鹏等和武林三仙合手的威力，十分强大，竟然已挡住了活人冢的攻势，心中稍感宽慰，呼一口气，道：“高空，我有一种特殊的能力，竟然失去了效用，不知你能不能解释？”

斑空道：“什么能力？”

庄璇玑道：“我可以分辨出一个人声音。只要我听过他的声音，就很难搞错，但这个人，竟然能和谭奎的声音一样。”

斑空道：“不错，谭奎有几个化身，不但和他的身材一样，而且，也能模仿出他的声音，这些人，都对他很忠实。”

庄璇玑道：“有几个？”

斑空道：“四个。”

庄璇玑道：“我杀了一个，还有三个了。”

这时，突闻一声尖啸，传了过来。

围攻武林三仙和马鹏等的人，突然向后撤退。

紧接，响起了一声佛号。

一队僧侣，缓步行了过来。

他们分穿红、黄两色的袈裟，一半僧侣空看双手，一半佩戒刀。

水长流呆了一呆，道：“怎么，他们都在这里。”

庄璇玑道：“什么人？”

水长流道：“少林寺中的长老，和峨眉派中的三大名僧。”

庄璇玑暗中计算了一下，这两行僧侣，只有十二人，每六人一队，分穿红、黄两色袈裟。

如是再看的仔细一些，就可以发觉，空手的，都穿黄色袈裟，佩刀的，都穿红色袈裟。

细查十二人的年纪，都似在伯仲之间。

这也是一个十分扰人的问题。

庄璇玑想不通这十二位高僧，何以要分穿两色衣服，为什么一半空手，一半佩刀。

表面上看去，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庄璇玑心中明白，这关系，却是重大的很。

心中有疑，立刻问道：“老前辈，他们为什么分成两队，穿不同的服色？”水长流摇摇头。

庄璇玑很失望，但心中的疑虑，却是更为强烈了。这件事，非要追根究底，问个明白不可。

“老前辈，他们十二个人，为什么一半空手，一半佩看戒刀？”庄璇玑紧追不舍问看。

水长流叮一口气，道：“姑娘你真的把我给问住了。”

庄璇玑哦了一声，道：“这些人，你都认识？”

水长流道：“这一回，我倒可以给姑娘一个很明确的回答，这十二个人中，老夫认识九个。”

十二个僧侣在逼近水长流时停了下来。

双方相互约有七尺的距离。

庄璇玑道：“他们的身份是……”

水长流道：“六个是少林寺中的长老，三个是峨眉门下三大名僧，峨眉

之光。”

庄璇玑道：“少林寺的长老，正好六人，他们穿着什么颜色的袈裟？”

水长流道：“穿红色的三个。”

那是说，另外三个人，穿黄色的袈裟了。

这样的编组，大背常规，也就引起了庄璇玑更多的怀疑。

“三大名僧呢？”

“两个穿黄衣，一个穿红色的袈裟。”

水长流的回答，更增加了庄璇玑的疑虑。

她当机立断，立刻下令，武林三仙和柳媚、王杰撤了下去，现在，面对十二高僧的是庄璇玑、高空、马鹏。

马鹏的武功，也许不及武林三仙，但他身黑宝衣，有了极为强大的防御之力。

庄璇玑居中为首，一面运气戒备，一面望望右侧的高空，道：“高兄，他们是怎么回事？少林长老，分两色衣服，那又是怎么回事？”

斑空笑一笑，道：“姑娘，你早该问我了，至少，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虽然，未必能使你满意。”

庄璇玑道：“现在更须要这个答案了。”

斑空道：“这十二个高僧，大概是这一代佛门中最有成就的人，除了少林六老，和峨媚门下的三大名僧之外，另外二个人，一个来自东海的普善大师，两个是西藏的喇嘛高手。”

庄璇玑道：“这些人，都是武林中顶尖的人物，怎会甘为谭奎所用？”

斑空笑道：“活人冢和已往江湖上欲成鏖业的江湖枭雄的不同之处，就是先把他们认为的敌人，掳入活人冢内，不但一下消灭了江湖上可能抗拒力量，而且，也使那些力量，受到了活人冢的支配和影响，所以……”

庄璇玑接道：“所以，他很有把握，也不把你放在心上了。”

斑空脸色一变。苦笑道：“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这些人，所以肯甘心为他所用。那是因为他们也受了控制。”

庄璇玑道：“武功上的变化，和一个人的机智有关，这些人虽然都是武林中的奇才，江湖上的顶尖高手，但他们受到了药物上的影响，必然会打了很大的折扣。”

这几句话，对目下之人，有了很大的鼓励和安慰作用，原本对这些绝世高人怀有恐惧之心消减了不少。

斑空道：“对！谭奎对能控制如此多的高人，为他效命一事，感到很大的安慰，但他却忽略了药物对他们能力的伤害。”

这时，十二高僧已作出了攻击的准备，佩刀的人亮出了戒刀。

六个空手高僧，却向后退了两步。

显然，这些绝世高人的攻势，也有层次，一望即知，是一种制式的攻敌之法。

这完全不像普善大师这等高人的对敌方法。

以他们绝世的成就，早已到了挥洒自如，出手如电的境界，一举一动，一吸一呼之间，都有克敌的手法出现，但像这样的打法，反而成了一种限制。

那会使他们真正的超越成就，无法发挥出来。

但庄璇玑并没有轻视那六把戒刀的攻势，立刻低声说道：“高空，我和马鹏，先当锐锋，你可以视察一下，他们的缺点所在。”

斑空道：“不是在下小觑马兄，他恐怕抵御不住他们的全力一击，在下和姑娘合手。”

庄璇玑道：“不，你了解天竺武功，看他们的攻势，施用本身的成就，还是用的天竺武功……”

六僧已突然发动了攻势。

但见红色的袈裟飘飞，六僧同时跃飞而起。

六把戒刀，在空中结成了一片最密的刀网。

庄璇玑叫道：“马鹏，接第二阵。”

口中说话，人已飞跃而起，直向刀阵之上迎去。

这刀阵本来是应该向下围袭，但庄璇玑向刀阵上迎了上去，劫使他们没有办法合围击下。

庄璇玑袖口中，疾飞出一道白光，首先攻向右侧一僧。

她剑势后发先至，迫的一僧递出的戒刀，不得不改迎敌之势，以封庄璇玑的攻势。

看来很慢，但事实上，双方以飞跃之势，相互撞击，彼此之间的速度，都快速的很。

庄璇玑早已想好了对敌之法，希望一举间，击破他们合击的威力。

但双方的速度太快了。

剑、刀相触时，六僧合围刀阵也圈了过去。兵刃交击中，一错而过。

但高空、马鹏，锐利的目光，都看到了庄璇玑身中三刀。

那是绵密的刀网，飞鸟难渡，像庄璇玑这样的人，也难免中了三刀。

马鹏呆住了，高空心头震动，痛惜不已。

没有人能在中了这样三刀之后，还能活下去。

庄璇玑应该也是不能。

马鹏忽然大声喝道：“庄姑娘。”忽然向前冲了过去。

这时，六个执刀的僧侣。和庄璇玑一齐由空中落了下来。

斑空忽然出手，抓住了马鹏的右臂。道：“冷静点，你上去，还不是白白送死。”

但见人影一闪。庄璇玑突然飞跃到马鹏身前。

她长发散乱。脸色苍白，但人却没有死。

马鹏打量了庄璇玑一眼，身上也不见血迹。心中一喜，道：“姑娘，你……”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我很好。”

马鹏哈哈一笑。道：“他们杀不了你，当世六大高手合手组成的刀网，也杀不了你，这真是武林中从未有过的事了。”

庄璇玑心中很感动，轻轻一笑。道：“马兄。你说的不错。那是天下最绵密的刀网，没有人能够逃过他们的联手一击。”

马鹏道：“但你能，事实上，你已经证明了你能。”

庄璇玑道：“我只是侥幸。”

斑空两道炯炯的眼神，一直盯注庄璇玑，道：“姑娘，我看到你中了刀。”

庄璇玑道：“对！六刀中，有三刀砍中了我。”

斑空道：“但你却安然无恙。”

庄璇玑道：“我的运气好。”

斑空道：“姑娘，你知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庄璇玑道：“高空，先回答我的问话如何。”

斑空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你看出了什么破绽没有？”

斑空道：“没有。”

庄璇玑道：“那我还要再来一次了。”

斑空道：“不行。”

庄璇玑道：“我们总要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才行，是吗？”

斑空道：“不用，我知道，我再看三夜，也一样看不出他们的破绽，那是一片刀网。”

庄璇玑道：“总不能任他们予取予求吧？”

斑空道：“如若一定要再试一次，不如由我来吧，事实上，我不会有你那么好的运气，但我希望用我的生命，换一个对付他们的办法。”

庄璇玑摇摇头，道：“不行，要换一个办法。”

斑空道：“在大厅中？”

庄璇玑道：“问题是，如何才能把他们诱入大厅中去。”

斑空道：“我想，那不是太难的事。”

庄璇玑道：“如若谭奎也在现场，他一定会想法子阻止他们。”

斑空锐利的目光，回顾了一眼，道：“这十二个老僧中，不会有谭奎。”

庄璇玑道：“他会不会混在人群之中？”

斑空道：“很可能，不过，有一点，也许姑娘没有想到。”

庄璇玑道：“哦！”

斑空道：“谭奎对这些高手，并不爱惜。”

庄璇玑点点头，道：“好，咱们试试看吧！”

斑空道：“姑娘先入大厅之中安排，我想办法让他们进去。”

庄璇玑道：“你一个人太冒险。我们一起引诱他们进去。”

斑空道：“姑娘，你虽然没有伤的太利害，但我感觉得到，你一定受了伤。”

庄璇玑点点头道：“对，我受了一点伤，不过，不太严重。”

斑空道：“不用冒险，姑娘去准备一下。在下诱敌。”

庄璇玑点点头，低声对武林三仙和马鹏等说道：“撤入大厅。”

马鹏应了一声。带着柳媚、王杰，当先入厅。

武林三仙之首的水长流低声道：“要不要老夫等帮忙。”

斑空道：“不用了。”

水长流低声道：“高空，小心了。”

斑空点点头，脸上泛起了一抹自然的笑意，那是由内心中泛起的笑意。

他忽然间感觉到，那么淡淡的一句话。却有无比的诚恳，是那么由衷的关心。

这就是正与邪间最大的不同。

庄璇玑最后一个退入了大厅之中。

斑空四顾了一眼，发觉身看红色装约六个僧侣，又举起了戒刀。

六个僧侣缓步向前行了过来。

他们神情庄肃，戒刀平胸，摆出了另一个姿态，六个人一样的姿态，缓步向前行了过来。

斑空对他们十分了解，见此情形，心中明白，用不自己冒险，他们也

会自己找上来。

心中一动，暗作戒备，面对群僧，缓步向后退去。

六僧缓行，望也不望高空一眼，直行过去。

六僧直行到大厅外面，突然停了下来。

庄璇玑低声道：“高空，我一直在很用心的观看，但看不出谭奎如何指挥他们。”

高空道：“通常他会在一个小组中，安排一个心腹，也是指挥这个小组的人。”

庄璇玑道：“这六僧之中，是不是也有个指挥的人呢？”

斑空道：“这十二位高僧，任何一人，都甘愿受戮，也不会降服谭奎，所以，这件事不可能，除非他们失去了控制自己的神智，才会甘心受命。”

六个僧人，亮出戒刀，布守在大厅门口，不再向大厅中行去，也没有向后退去的徵候。

看样子，他们的用心，似乎是守住大门，不再让厅中人随意外出。

六个穿黄色架梁的僧侣，布守六个持刀僧人之后，作成了两道防守阵线。

庄璇玑道：“高兄，他们显然是改变了方法，准备把我们困在厅中。”

斑空点点头。

庄璇玑道：“是谭奎阻止了他们？”

斑空道：“也许，他已经接受了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庄璇玑道：“我们不能在这里守的太久，而且，谭奎把我们全数逼入厅中，可能会有阴谋。”

斑空第一次发现了庄璇玑脸上泛露出焦急之色。

饼去，不管处境如何的险恶，庄璇玑似乎是都能沉得住气。

但这一次，谭奎似是击中了庄璇玑的缺点。

斑空沉吟了一阵，道：“姑娘，你在担心什么？”

庄璇玑道：“我是在担心，谭奎似乎是已经决心不择手段对付咱们了。”

斑空忽然一跳而起，道：“可怕，可怕，可怕极了。”

庄璇玑道：“高兄想起了什么？”

斑空道：“毒虫，一种产自苗疆的毒蚊、血蝇。”

庄璇玑道：“我只想到他有阴谋，但劫想不到他用的什么阴谋，高兄终于想到了。”

高空道：“他用十二高僧，守住厅中，然后，放入血蝇、毒蚊，咱们只怕是无一人能够幸免了。”

庄璇玑道：“高兄见过那血蝇、毒蚊没有？”

斑空道：“没有见过，但我听谭奎说过，那是奇毒之物，只要被咬中一口，必死无疑。”

庄璇玑道：“如何能够防止毒蚊、血蝇的侵袭呢？”

斑空苦笑一下，道：“好像是没有什么办法。”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血蝇、毒蚊，能伤我们，也能伤那十二位高僧了。”

斑空道：“如何役使这些毒物，我不知道，但在想像之中，大概不曾像人一样能够控制自如。”

庄璇玑低声道：“如若只是一些毒蚊毒蝇，用纱帐之类，可以防止它

们。”

斑空道：“问题在数量太多，千万只毒蚊、毒蝇飞入了广中，防它们的机会，恐怕不会太大了。”

庄璇玑轻轻呼一口气，道：“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总该想个法子防止它们。”

斑空道：“火！除非，我们有办法布置下一道火墙，把它们分拒在火墙之外。”

庄璇玑道：“这座大应中，如若能建立起一道火墙，也可能烧了这幢房子。”

斑空突然叫道：“来了！来了！不错，就是他们，我见过他们……”

三个长发披垂，赤双足的人，急步行了过来。

很明显的可以辨识出，那是两男一女，每人手中捧着一个大盒子。

这应该是属于生苗一类的，他们的身上，仍然保有看强烈的原始气息。

他们赤裸上身，仅用一张兽皮，围在腰际。

庄璇玑双目中杀机浮动，道：“高空，先对付这三个施用毒物的苗人，然后，掩上厅门，让毒物飞散，让他们先尝尝毒物反噬的痛苦。”

斑空道：“问题是如何能一举杀了这三个苗人。”

庄璇玑缓步向前行去，一面说道：“我出手。”

王杰大步行了过去，道：“姑娘，他们如若没有避开刀剑的能力，我就有能力伤了他们。”

庄璇玑道：“咱们配合，你用最恶毒的暗器对付他们，暗器一发，我就冲出去，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王杰点头。

柳媚道：“姑娘，……”

庄璇玑接道：“我一出厅。你们就关上厅门。”

柳媚呆了一呆，道：“姑娘你……”

庄璇玑接道：“不要管我，你们关上厅门。”

斑空微微一笑道：“姑娘，我陪你去，咱们放手一战。”

庄璇玑道：“高空，你可知道，这一战是凶多吉少。”

斑空道：“我知道，咱们两个人一起去，会多了一半机会。”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高空，我们两个人，至少要有一个人活等他们。”

斑空道：“那活的人，也应该是姑娘。”

庄璇玑道：“还有一件事，你不如我，那就是，我面对毒蚊、血蝇时，至少还有一半的活命机会。”

斑空道：“但以后呢？如若我们想不出克制血蝇、毒蚊的方法，仍然难免一死。”

这时，三个苗人，在六僧保护之下，已然并肩坐下。

看上去这三个苗人的神情十分严肃，颀然，他们也明白，这些毒物一旦启匣而出，一定很难控制。

庄璇玑的神情肃然，脸上泛现出浓重的杀机。

马鹏轻轻吁口气，低声对王杰说道：“我们自和璇玑姑娘相识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如此神情，咱们不能坐视，你我先出手吧。”

王杰点点头，道：“对！如若咱们在这一战中，非死不可，那就死在前

面。”

就在两人准备出手的同时，忽然间寒光闪动，一道冷芒，疾射而出。

那是庄璇玑。

庄璇玑整个人，卷带一片剑光，飞射而出。

这是凌厉一击。

寒芒飞旋中，三个人头，突然飞起。

是三个苗人的首级。

“驭剑术”，马鹏大声叫了出来，原本准备飞扑而出的行动，也停了下来。

六大高僧，持刀戒备。原本是要保护这三个苗人，但他们竟保护不及。

但他们的反应，仍极快速，庄璇玑的身手还未站起，六僧已经各自挥动戒刀，劈了下来。

这六大高僧，虽然是随便一击，但仍是很自然的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刀网。

庄璇玑自知无法封开这六人合击的一刀，忽然间伏下身去。竟然准备以身躯，硬挡这一刀。

刀光如云，向下沉落。

但闻两声大喝，两条人影像箭一般冲了过来。

是高空和马鹏。

两个人以极大冲击之力，迅速的撞入了向下沉落的刀网之中。

没有人能看清楚经过的详情、细节，那是闪电一般的变化。

一切静止了下来，看到的，是这一场拚斗的结果。

很悲惨的结果。

马鹏有黑宝衣护身，但卸无法护到他的头和双手。

绵密的刀网下，马鹏被劈去了半个脑袋和一只左手。

黑宝衣的效用很好，所以马鹏身上虽然也中了三刀，但完全没有受到伤害。

但一个人，只有半个脑袋时，仍然无法活得下去。

黑宝衣，竟然救不了马鹏的命。

现在，马鹏已经气绝而逝。

但马鹏的鬼刀，也穿透了一个红衣僧侣的心脏，由前胸直透后背。

终于看到了鬼刀，刀在袖中。用内力和弹簧激射而出。

斑空不知道是不是算幸运，因为他没有死，但伤的劫很重。

他身中三刀，断了一条腿，断了一条臂，但致命处劫在腰上一刀。

那一刀的伤口看不清楚，但看上去相当的重。

斑空静静的躺在地上，但瞪眼，证明他没有死。

六个红衣和尚，也躺下了三个。

另外三个人没有死，但有两个受了伤。

而且，伤的也很重。

这一战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

庄璇玑已挺身坐了起来，她的脸色十分苍白，神情是一片悲忿。

三箱毒物，仍然放在那里，箱盖紧闭。

六个红衣僧侣，只有一个人还是完好无缺，静静的站在那里。

庄璇玑忽然吸一口气，疾快的一个翻滚，抱起了高空，跃入大厅。

她想过了眼下的情景，威胁最大的自然是那三箱毒物，但养育、役使



毒物的人，已经死去了，他们是不是还敢放出毒物，是一个问题，但高空还没有死。

没有死，就有救治的希望。

王杰、柳媚，迅速的围了上来。

庄璇玑道：“快！快！先救高空。”

“让老夫试试看。”南宫豪由暗影中行了出来。

王杰道：“姑娘，伤的重么？”

庄璇玑道：“我不要紧，但马鹏死了。”

她很后悔，把黑宝衣给了马鹏，如若没有黑宝衣护身，也许马鹏还不致于冲出去。

柳媚道：“四大凶煞一死一伤，我们活看还有什么味道，走！王杰，咱们去给马老大报仇。”

王杰冷冷的说道：“对？就算报不了仇，也可以跟马老大作个伴，黄泉路长，他一个人太寂寞了。”

杀手，是最没有感情的人，但他们一旦有了感情，那就是生死同命的感情。

庄璇玑低声道：“王杰、柳媚，你们不能去。”

柳媚道：“姑娘，我们是去拼命，去陪马鹏。”

庄璇玑道：“我知道你们的感受……”

王杰冷冷说道：“姑娘，用不说服我们了，我们心意已决了。”

四大凶煞在庄璇玑的熏陶下，气质正在慢慢地变化，也最听庄璇玑的话，但现在，他们却表现出了一种生死不惧的固执。

柳媚道：“庄姑娘，你保重了。如若还有来生，我们来生再见。”两个人不再理会庄璇玑，大步向外行去。

王杰双手握住了四种暗器，柳媚也蓄势待发。

两个人并肩向外走，一副无畏、无惧的神情。

庄璇玑心中明白，就算是刀山、油锅也不会将他们逼回来。

他们本已抱必死之心而去。

“你们真的忍下心，丢下我不管么？”

柔柔细细的声音，婉转自庄璇玑舌底而出，充满者一极哀怨的凄伤。

那是一种感情呼唤，王杰和柳媚突然停了下来。

回顾了庄璇玑一眼，王杰缓缓说道：“姑娘的意思是希望我们不要替马鹏报仇。”

庄璇玑道：“不！不但你们忍不下这样的痛苦，我也一样。咱们要替马鹏报仇，但不是和那十二位高僧拼命，严格的说起来，他们也是被害人。”

柳媚道：“他们也是被害人。”

庄璇玑道：“对！他们在一种很残酷的力量控制之下，那不是自己的意思，所以，虽然是他们出手杀害了马鹏，但他们并非真正的凶手，控制他们的人，才是真正的凶手。那个人是谭奎。”

柳媚点点头，道：“但他们仍然是亲手杀死了马鹏的人，总不能就此放过他们。”

庄璇玑道：“柳媚，不能只记着仇恨，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消解去仇恨的原因。”

柳媚道：“姑娘，你能不能说的……”

庄璇玑接道：“柳媚，你也杀过不少人，但现在，你在为江湖上的正义效力。”

柳媚，他们十二高僧，都是武林中人人敬重的人物，我想他们过去没有做过任何一件错失的事，也不会妄杀一个好人。……”

水长流接道：“庄姑娘说的不错，这件事，不能怪他们。再说，这一战中，六大高僧中死伤五人，马鹏也死的值得了。”

庄璇玑道：“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想办法维护三箱毒物，不让箱子开启，毒物飞出。”

水长流道：“姑娘，这一阵交给我们了。”

庄璇玑道：“最好是能把他们毁去，免得留害人间。”

王杰、柳媚，似是已被庄璇玑说服了，两个人不再坚持出去拼命。

唉长命道：“最好，能把那三箱毒物给烧了。”

庄璇玑道：“问题是如何烧法，如若把他们抱入厅中再烧，冒险太大。”

柳媚道：“姑娘，事情有些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打开箱子，放出毒物呢？”

庄璇玑道：“我想那是因为控制毒物的人已然死去，他们也不敢把毒物放出来。”

水长流道：“对！老夫亦有同感。”

柳媚道：“咱们目下的处境，比他们要有好一些，至少，咱们在大厅之中，可以掩上门窗，抗拒毒物，但他们却没有法子。”

水长流道：“正是如此。”

柳媚道：“姑娘，现在，咱们要就这样和他们对峙下去么？”

庄璇玑道：“这三箱毒物，害得他们不敢再出手抢攻，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之前，那也只有如此了。”

王杰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说，咱们也不能把这三箱毒物毁去了？”

庄璇玑道：“是，这是一层障碍，对我们双方面，都构成了一种很大的威胁，他们不敢对我们展开攻势，怕触及那三箱毒物。”

水长流道：“姑娘，时间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害？”

庄璇玑道：“应该是对我们有利了。”

水长流道：“好，咱们就和他们耗下去吧。”

余长贵道：“诸位都很辛苦，请借机休息一下吧，这一阵交给我们三个老朽就是。”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

水长流接道：“老夫三人，金盆洗手之时，曾经立下誓言，不再杀人，但刚才我们已经开了杀戒，既然有了头一次，那就自然会有第二次了。”

庄璇玑轻轻呼一口气，道：“三位老前辈重开杀戒，倒使晚辈心中不安的很。”

水长流道：“唉！江湖上有了如此的大变，劫难重重，伤亡将尽，老朽三人实在也用不固执己见，顾忌那些誓言了。”

王杰冷冷说道：“恭喜三位，终于想开了。”

水长流望了王杰一眼，没有接口。

但闻步履声响，南宫豪缓步行了过来。

他走的很慢，但不失一代豪雄的气度。

庄璇玑缓步迎了上去，低声道：“有事情？”

南宫豪点点头，道：“是！”

庄璇玑道：“是不是高空的伤势稳住了？”

南宫豪道：“他内功深厚，这些重伤，也要不了他的命……”

庄璇玑道：“再加上先生精博的医道，可以使他很快的复元了。”

南宫豪道：“抱歉的是，老夫无法医好他的心病。”

庄璇玑道：“他有什么心病？”

南宫豪道：“他没有生存的意志，一心求死。”

庄璇玑道：“这又为什么呢？”

南宫豪道：“这，我就知道了。”

庄璇玑道：“南宫前辈的意思是……”

南宫豪道：“姑娘最好能去看看他，也许，你能劝他回心转意。”

话已经说的很明显了。

洞达人情的南宫豪，似乎是早已经诊出了高空心病的原因。

现在，他正在照方抓药。

庄璇玑没有再问，举步行了过去。

斑空躺在一座复室中，房间不大，只有一张床，和两张木椅。

南宫豪没有跟进来，所以，除了躺在床上的高空之外，只有庄璇玑。

斑空闭看双目。也许他真的睡熟了，不过，庄璇玑知道他没有。

她缓缓在床缘坐了下来，温柔地说道：“高空，睁开眼睛看看我，我知道你没有睡。”

斑空没有睁开眼睛，但开了口：“不用了，你走吧？”

庄璇玑叹了一口气，道：“为什么呢？”

斑空道：“我很羡慕马鹏，他死的好壮烈，但我还活着。”

庄璇玑道：“你为了救我受伤，你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是为我而流……”

斑空接道：“可恨的是，我的血没有流完。”

庄璇玑心中明白，现在任何的安慰之言，都不可能对他有太大的作用。

要告诉他一件事，必须是一件大事，能够一下子使他震动的大事。

庄璇玑轻轻吁口气，道：“高空，你不能啊？”

斑空道：“为什么？”

庄璇玑道：“因为，我已经决定了一件事，一件很大的事。”

高空道：“我伤的太重了，也许已经没有办法助你太多。”

庄璇玑道：“但我决定的事，却和你有关。”

斑空道：“哦！”

庄璇玑道：“我决定要嫁给你……”

斑空忽然睁开了眼睛，道：“你说什么？”

庄璇玑道：“我要作你的妻子。”

斑空道：“你……”

庄璇玑接道：“我说的是真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未婚，你未娶，这有什么奇怪呢？”

斑空道：“奇怪呀？”

庄璇玑道：“奇怪什么？”

斑空道：“是同情我？还是可怜我？”

庄璇玑道：“都不是，我只是希望我能嫁个丈夫，你娶个妻子。”

斑空道：“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方真。”

庄璇玑道：“不错。我真的很喜欢他，可惜，他已经死了。”

斑空道：“姑娘，我不配，尤其是现在，我更不配了，我是个残废。”

庄璇玑道：“可是，我很强，你弱一些，不是很对称吗？”

斑空道：“你对婚姻大事的决定，似乎是都很突然？”

庄璇玑道：“因为。我一直想由我决定这件事情。”

斑空道：“我知道，我在你心目中占的地位很微小……”

庄璇玑笑一笑，接道：“现在很重。”

斑空道：“因为我断了一臂一腿，成了残废？”

庄璇玑道：“那是为了我的缘故。”

斑空道：“我不懂，你是同情我，还是折磨我？”

庄璇玑道：“不要想的太多，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斑空道：“可惜！我是一个残废。”

庄璇玑道：“那有什么不好。我如能照顾你的生活，为你多作一点事情，多尽一份妻子的责任。”

斑空闭上双目不再答话。

但很显然的，他已经被庄璇玑说服了。

他虽然闭上了眼睛，但脸上却泛现了一股微微的笑意。

那是一种快乐的笑意，发自内心的欢愉。

庄璇玑伏下身去，轻轻在高空的检上亲了一下。

斑空没有睁眼看，但他却感觉到身上的痛苦减轻了很多。

庄璇玑暗暗叹息一声，缓缓回身行去。

大厅外，仍然保持了双方的对峙。

三箱毒物，暂时分开了双方紧张的搏斗。

武林三仙一直蓄势待发，随时可以出手的戒备。

庄璇玑低声说道：“老前辈，他们一直没有什么举动？”

水长流摇摇头道：“没有。”

庄璇玑低声道：“这么说来，谭奎就在这附近了，只有他，才能阻止这场搏杀。”

水长流道：“这小子，混在人群之中，还真是无法发觉。”

庄璇玑道：“我想，他不会一直和我们对峙下去……”

这时，对方突然行出一人，大步走了过来。

这个人，庄璇玑很熟识，竟是活人家约二总管项青阳。

项青阳一抱拳，道：“姑娘，还认识在下吧？”

庄璇玑道：“你是真的项青阳？”

项青阳道：“如假包换。”

庄璇玑笑一笑，道：“好，有什么话说。”

项青阳道：“在下奉命来和姑娘商量一件事情。”

庄璇玑道：“请说吧。”

项青阳道：“姑娘可知道那三个箱子中装的什么？”

庄璇玑道：“毒物……”

项青阳道：“这三箱毒物，不下数十万只，一旦放出之后，你我双方，都得有很大的伤亡。”

庄璇玑道：“对贵方尤为不利。”

项青阳道：“需知它们不能控制自己，躲入小庙之中，也不是好的办法

了。”

庄璇玑道：“这个不去管它了，你们准备如何和我们谈呢？”

项青阳道：“两方暂时住手，等除去了三箱毒物之后，咱们再作道理。”

庄璇玑道：“项总管的意思，可是说，由贵方把三箱毒物运走。”

项青阳道：“对对对，正是如此。”

庄璇玑道：“好吧？”

项青阳他低声道：“他们就要赶到了。”

庄璇玑听得一怔，道：“什么就要赶到了。”

项青阳道：“在下的意思是说姑娘等的人。”

庄璇玑道：“我是在等人，但不知项总管可知晓我们等的什么人？”

项青阳笑道：“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突然转身，大步向前而去。

柳媚低声道：“他不知道，他在胡猜。”

庄璇玑道：“他是谭奎。”

柳媚道：“谭奎，那怎么能够放过他……”

庄璇玑道：“来不及了，我也是刚刚想到，好在他还没有诈去咱们的秘密。”

柳媚低声道：“姑娘，咱们以后不能任他玩弄了，咱们宁可错杀十个，也不能放了一个……”

只听一阵凄凉的怪异哨声，传了过夹，六个身披黄衣梁架的老僧，突然缓缓转身而去。

那个未受伤的红衣高僧，也随六僧身后而去。

庄璇玑道：“好！他也知道惜爱手下的性命了。”

柳媚道：“姑娘说的是……”

庄璇玑道：“谭奎。”

紧接着，布在宅院的敌人，都缓缓向后退去。

庄璇玑心中一动，通：“快，快，要他们拿三桶油来。”

她下令急促，也无人多间，片刻之后，峨嵋双剑田玉、王雷和银龙，各自提了一桶油，疾奔而至，道：“姑娘……”

庄璇玑接道：“油泼在三箱毒物之上，放火。”

王雷快步行了过去。

庄璇玑道：“慢一些，这些毒物，装满了三箱，不知道有多少万只，不论防范的如何周密，也是难免有漏网之物。谭奎肯把人手撤走，那是已证明了一件事……”

柳媚道：“证明了什么？”

庄璇玑道：“证明了这箱中的毒物，十分凶残，如是一旦被咬中了，那是非死不可。”

柳媚道：“谭奎原意要把这些牺牲掉的，为什么忽然间对他们照顾起来？”

庄璇玑道：“因为，他忽然发觉了，我们相当的强大，如若这些人死于毒物之口，当然不如用他们来消耗我们的人力了。”

柳媚道：“哼！这个谭奎，倒可恶的很。”

这时，王雷、田玉、银龙，都已经把油浇在三箱毒物之上。

王雷点起火摺子，分别投在三箱毒物之上。

出人意外的是，活人冢的人，并未前来骚扰。

火光之下，共听得一阵嗡嗡之声，传了过来。  
这是一种很薄的木箱，火势已燃，立刻破裂。  
一种长过一寸的毒蚊，和奇形的怪蝇，也猛向外飞了出来。  
田玉、王雷大吃一于，脱下身上衣服盖了下去。  
几个漏网而出的毒蚊、毒蝇，立刻被盖了下去。  
庄璇玑忽然解下了腰中的巾，握在手中。

这给了群豪一个很大的启示，打毒蚊、毒蝇，单凭兵刃，似乎是无法应付。

群豪纷纷行动，把腰中的汗巾解下，也有人脱下了身上的衣服，握在手中。

火势十分强烈，使得三箱中的毒物漏网之鱼，并不太多。  
偶有几只飞出火势，也被田玉、王雷，和银龙的扑打入烈火之中。  
三箱使人头痛的毒物，就这样被消灭在熊熊的火势之中。  
有些事，本来十分的困难，但因处置得宜，却把很大的困难迎刃而解。  
但如让这三箱毒物飞了出来，那就不晓得要有多少人死于这些毒物之下了。

庄璇玑松了口气，脸上泛现出一抹微微的笑意，目中闪动着智慧之光，似乎是忽然间，捕捉到了一个致胜的契机。

柳媚望了庄璇玑一阵，道：“姑娘你在笑？”

庄璇玑点点头。

柳媚道：“姑娘想到了什么得意的事，笑的如此快乐。”

庄璇玑道：“我在想，任何一件事，都有一个开启之钥，只要你找到了，很难的事，可以轻易解决，如有疏漏，那就会把事情问的越来越复杂了。”

柳媚道：“姑娘是不是已掌握到得胜之机了。”

庄璇玑道：“我心中有很多疑问的事，似乎是一下子想通了。”

柳媚道：“我不懂……”

庄璇玑笑道：“柳媚，活人冢的人，已经撤走了，他们再要围上来，至少需要相当多的一段时间，你们现在都可以休息一下了。”

柳媚道：“姑娘，你呢？”

庄璇玑道：“我替你们守卫。”

柳媚道：“这种日夜不懈的防守，大家确实也有点累了，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对体能的恢复，一定帮助很大，不过……”庄璇玑道：“不过什么？”

柳媚道：“我还支撑得住，我留在这里陪你好了。”

庄璇玑道：“柳媚，我看出你眉宇间的倦意，不用陪我了，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吧。”语声一顿，接道：“陈振东和郎四娘，还没有出来么？”

柳媚道：“姑娘要找他们？”

庄璇玑道：“对！我有事要告诉他们。”

柳媚道：“我去找他们来。”

群豪退回了厅中。

第一是，大家都有困倦的感受，既然有一个休息的机会，不妨小睡片刻，第二是，大家都已封庄璇玑有了服从的习惯，庄璇玑既然下了令，应该听从。

柳媚带着陈振东、郎四娘匆匆赶到。

庄璇玑道：“准备好了没有？”

陈振东道：“好啦！大概再有一天，就可以全部完成。”

庄璇玑道：“陈兄去监工，要他们赶一赶，明天一定要赶完成。”

陈振东一躬身，道：“是！我这就去。”

庄璇玑道：“郎大姊统领弩箭手，严密警戒，一旦遇警，立刻施放弩箭，传出警号。”

郎四娘也转身而去。

柳媚四顾，不见人踪，只有花璇玑和自己两个人，低声道：“姑娘，陈振东、郎四娘都在作些什么？”

庄璇玑道：“柳大姊，如若咱们败了，怎么办？”

柳媚道：“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这件事，只有听天由命了。”

庄璇玑道：“所以，我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咱们败了，也不让他们很平安地占领这座璇玑堡。”

柳媚低声道：“你要炸了它。”

庄璇玑道：“宁为玉碎，也不作瓦全的打算。”

柳媚叹道：“我明白了。”

庄璇玑道：“现在，用上它的机会倒是不大了。”

柳媚道：“怎么样了？”

庄璇玑道：“我越来越有信心，咱们的胜算，也越来越大了。”

柳媚道：“真的？”

庄璇玑道：“柳媚，共歇一会，这一战不会再拖过两天了。”

柳媚伸了一个懒腰，道：“好吧？我去休息一会。”

### 第三十章 邪不胜正 活人冢败亡

夕阳西下，夜色已降临到大地。

活人冢的人，还未见围拢上来。

但大厅外，却有了不少的人。

原来，天已入夜，坐息醒来的人，都悄然行了出来，布守在庄璇玑的身侧。

武林三仙、王杰、柳媚、城岷双剑、方奇，都现了身。

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

庄璇玑回顾四周的群豪一眼，道：“你们都出来干什么？”

方奇又恢复了他过去的衣着，戴着一顶金冠，腰中佩了两把长剑。

他本来已除去了金冠不戴，但现在，又复旧观。

方真之死，使他有看极端的悲痛之感，既伤手足折断，又觉着自己害死弟弟的凶手。

这种深刻的悲痛，又使他恢复了昔日的冷傲神情。

唯一的不同是，金冠人方奇过去只用一把剑，现在却多了一把剑。

多的是一把短剑，一尺八寸的短剑。

方奇用的剑三尺六寸，多这一把剑，刚好是长剑的一半。

说也奇怪，同样是一个人，戴上了金冠，佩上了长剑之后，似是完全

改变了一个人似的，增加了一份高傲，和七分杀气。

王杰道：“姑娘，该你休息下了，这里由我们防守。”

这本是几句很温婉的话，但从他口中说出来，听起来，也带着一股冷冰冰的味道。

庄璇玑笑了一笑，道：“他们今天该来了。”

什么人该来了，庄璇玑没有说出来，竟也没有人追问。

在场的人，都明白这是实力很悬殊的搏杀，真要凭藉实力的一拚，只怕，璇玑堡完全没有获胜的机会。

但璇玑堡竟然撑过了几场硬仗。

庄璇玑调动得宜，和机智应对，是一大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方真的帮忙，高空的反正，和庄璇玑表现出的惊人奇技。

高空重伤，马鹏在黑宝衣的保护下，仍然战死，使得群豪都产生了一种决死一战的心。

他们已不问敌势，不问援军，不再有几分致胜的把握，只管全力以赴，战死为止。

所以，庄璇玑的话，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追问和兴趣。

夜色迷蒙中，忽然奔过来三条人影。

金冠人方奇突然大喝一声，疾冲而上。

他的速度，快如流矢光影，一眨眼间，已冲出了三丈多远。

长短双剑一齐出鞘，闪起的剑光，带起了一片飞旋的冷芒。

一阵兵刃交击之声，三个来人，完全被他阻拦于三丈以外。

庄璇玑急急叫道：“方兄住手。”

就这一阵工夫，方奇已左七右九，攻出一十六剑。

骠悍的打法，快速的剑势，使得来人骤然止步，布成联手的防守之阵。

庄璇玑赶上去的时候，方奇已经住手。

他是很不愿住手，但又不愿忤逆庄璇玑。

只见他双目赤红，轻轻吁一口气，道：“他们是什么人？”

庄璇玑道：“逍遥堂中三位逍遥堂主，回春手、铁铃叟、伏虎索。”

方奇道：“他们……”

庄璇玑道：“他们已经弃暗投明了。”

方奇道：“好！那么姑娘和他们谈谈吧！”

理也没理回春手等，举步向前行去。

庄璇玑急道：“方兄，你要到那里去？”

方奇道：“我闷的很，要发一下，我去找活人冢内的人，好好的打上一架。”

庄璇玑叹口气，道：“方兄，不可造次……”

方奇冷冷说这：“姑娘，你猜我现在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的心情。”

庄璇玑道：“我，我不知道……”

方奇道：“杀人，或是被人杀了，你知道，方真他很寂寞。”

庄璇玑道：“我知道，但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你要冷静。”

方奇苦笑一下，又回入大厅。

铁铃叟低声道：“姑娘，他不是金冠人么？”

庄璇玑道：“是！”

铁铃叟道：“他是活人冢内最有名的六人杀手之一，现在……”



庄璇玑接道：“现在，他是我们的朋友，三位看到我们目下的处境了么？”

铁铃叟道：“看到了。”

庄璇玑道：“现在，我们要如何应付这些人？”

回春手道：“当年老夫替他们配制这些药物时，就一直在思索解药的配制之法。”

庄璇玑道：“对他们全都这用么？”

回春手道：“我们屋里说吧……”

这时，突见八条人影，闪电一般，疾射而来。”

庄璇玑道：“三位快入厅……”

话未说完，金冠人已突然返身一跃，迎了上去。

王杰、柳媚，也疾如流矢般，飞跃而至，越过庄璇玑。

武林三仙，也紧跟着发动，迎了上来。

双方一下子就接上了手。

没有听到一句话，兵刃、暗器，已经纷纷出手。

这是凶厉的搏杀，武林三仙，王杰、柳媚、方奇，六人对付八个，一眨眼间，已然无法分出敌我。

庄璇玑回顾了回春手一眼，低声问道：“他们的武功不错。”

回春手道：“我不认识他们。”

庄璇玑道：“他们不是一斑的武林中人。”

回春手道：“不是，他们是活人冢训练出来的人，也是活人冢真正的实力。”

庄璇玑道：“那是不在你药物控制之下了。”

回春手道：“是，他们在活人冢卓然自生，除了活人冢的首脑之外，不会听别人的令谕。”

庄璇玑道：“三位离开活人冢的事，是不是已经被他们知道了？”

回春手道：“得姑娘相召之命，我等立刻赶来，但一路上，连连道上了截杀之人，奇怪的是，一直有人在暗中相助我们，所以，没有什么耽误……”

庄璇玑心中明白，那是高空的属下，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暗中帮忙所致，点点头，说道：“卫老前辈，我想知道，如何能使你药物控制的人，清楚过来。”

回春手道：“当时，配成这种毒药时，确然没有解药，不过，他关了我们这么多年，使我想出了一个解毒的配方。”

庄璇玑道：“好极了，老前辈能想出配方，那是天下之福……”突然脸色一黯，住口不言。

这时，双方的搏杀，更见激烈，刀光剑影，势均力敌，仍然是一个胜败难分之局。

回春手接道：“姑娘，有什么为难事，何不说出来，大家商讨一番。”

庄璇玑道：“就算老前辈想出了配方、解药，又如何能把药物，交到他们的手中呢？”

回春手微微一笑道：“原来，姑娘为此事在烦心。”

庄璇玑道：“这是胜败的关键，我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他们服下药物。”

铁铃叟接道：“我们三个人，早就在商量这件事，总算找出了一个可以

试试的办法。”

庄璇玑道：“快说。”

回春手道：“我可以把药物混入茶水、食物之中，给他们服下。”

庄璇玑道：“效果如何呢？”

回春手道：“不会受到影响，立刻可以见效。”

庄璇玑道：“要他们服下茶水、食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总算解决了一小部份的难题。”

回春手道：“姑娘，只要把药物，投入他们用水之处就行了。”

庄璇玑点点头，道：“这个可以即时进行，老前辈药物……”

回春手道：“药物已经配好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那点药物，如若投入了水井之中，能够发挥出力量么？”

回春手道：“这药物很强大，而且是对症之药，只要他们服下一点，药性立刻可以解除。”

庄璇玑道：“好！把药物交给我吧！”

回春手取出了两包药物，道：“药物只有两包，其中有两味主药，很不容易找到，配制不易，但我算过了，这两包药物的量，足以解除这些人的毒物，问题在，必须让他们服用下去。”

庄璇玑道：“我知道，我会很珍惜这些药物。”

转眼望了场中的搏杀一眼，庄璇玑接道：“这八个人的武功，个个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身手，他们是不是也受了药物控制。”

回春手道：“这是活人冢的十二金卫，是他们造就出来的人才。”

庄璇玑道：“由那里看出来，他们是十二金卫。”

回春手道：“他们衣袖上绣的金线……”

庄璇玑点点头，道：“十二金卫，顾名思义，应该有十二但人才对，为什么只有八个？”

回春手道：“四个人已经死了。天竺武功很凶狠，但习练起来，却很危险，四个是真气分岔而死，老朽替他们诊断过……”

庄璇玑接道：“没有办法救治？”

回春手道：“可以救治，不过，要废了他们的武功才行，活人冢的人决定是要他们死。”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这是很激烈的搏杀，打下去，只怕要互有伤亡。”

铁铃叟、伏虎索同时说道：“我们去助一臂之力。”

庄璇玑道：“不用了，三位远途跋涉而来，必须好好休息一下。”

回春手低声道：“姑娘，对付活人冢，似乎是不在乎什么手段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有何高见。”

回春手低声数言。

庄璇玑道：“那就有劳你去布置一下，铁、曲两位，负责保护卫老前辈的安危，三位长年相聚，足有默契了。”

回春手点点头，退入大厅。

庄璇玑突然大声喝道：“退回来。”

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有如尖锥一般，直贯入耳。

搏斗中的武林三仙、方奇、王杰等，闻声突然向后跃退，八个黑衣人愣了一愣，一排横立，缓缓向前逼来。

他们的举动沉着，而且，也不肯孤军深入，单独追敌。

庄璇玑也向后退了两步，挡在大厅门口之处。

柳媚、王杰，分站身后左右两边。

八个黑衣人在接近大厅时，突然停了下来，中间两人，突然向前行了两步，布成前二、后六的队形，向前行去。

这是一个很坚强的组合体，八个人，就像一个人样。

严格的训练，佳妙的配合，已把八个人组成了一个变化如意的动体。

八个人都用着三尺六寸的长剑。

除了手中的长剑之外，每个人的腰中，都还插着一把匕首。

金柄银鞘的匕首，挂在黑色的衣服上，看上去，特别的醒目。

庄璇玑突然发觉了一但问题，那就是八个人自从现身之后，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

难道这些人，都不会说话。

心中念转，突然高声说道：“八位之中，那一位可以说话？”

两道锐利的目光，一直不停的打量八人。

八个人年龄相若，大约在二十六七之间。

那正是一个人，体能最成熟的时期，耐力最长的时间。

所以，他们经过了一场剧烈的恶斗之后，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平静，没有疲累的感觉。

没有人回答庄璇玑的问话，两柄长剑，如指向前胸刺来。

庄璇玑暗暗叹息一声，心中已明白，这是一批绝对无法改变的敌人。

方真告诉了庄璇玑不少的事情，但却没有告诉她，这些人是如何训练成的。

两柄长剑刺来的速度并不快。

庄璇玑没有闪避。

但双剑将要近身的时候，却突然加快了速度。

疾如闪电。

庄璇玑似乎已闪避不及，两剑一齐刺中。

就在两剑近身的刹那之间，庄璇玑突然微微一侧身躯。

两柄长剑，突然由身上滑过。

紧接着寒光一闪，拦腰扫过。

那是迅如雷霆的一击，两个黑衣人手中长剑还未收回，人已溅血而亡。

柳媚低声道：“姑娘，伤到了么？”

庄璇玑没有回答，因为，她已展开了最快速的攻势。

只见庄璇玑身子向前一伏，箭一般的直射了出去，冲入了敌阵之中。

六个黑衣金卫的反应，亦极快速，忽然间一合，把庄璇玑给围了起来。

但正面两人，已无法闪过庄璇玑的袭击，但见寒芒舒卷，又毙敌两人。

她的袖中藏剑，长可及七尺左右，短亦可伤敌于对面之间。

而且，忽隐忽现，更有莫测变化的神妙。

庄璇玑虽然又杀了两人，但四柄兜过来的长剑，也刺中了她的身上。

她似是早已知道，无法避开这些剑势，所以，只让开了要害。

借四剑之力，身子忽然倒了下去，袖中剑三度射出。

随着地上滚动的身子，剑芒划了一个圆圈。

六个黑衣金卫，全被斩断了双腿，倒摔在地上。

这是以命换命的打法。

庄璇玑却能安全无恙，只见她一个倒翻，人已退回到大厅门口的前面。

长剑刺破了她身上数处衣服，但却不见血迹。

水长流快步行了过来，道：“姑娘，好神奇的剑法，除此一招之外，很难一举间，杀死了六名黑衣金卫。”

庄璇玑低声道：“托天之福。”

柳媚道：“姑娘，这叫什么招法，真是对症之药，一击成功。”

庄璇玑道：“这不是什么奇怪的剑法，只是一招应变的方法罢了。”

水长流一对老眼，一直在庄璇玑身上打量。

庄璇玑道：“老前辈在看什么？”

水长流道：“想不到姑娘已经练成了刀枪不入的金刚之体。”

庄璇玑笑一笑，道：“老前辈，晚辈这点年纪，怎会有那般深厚的功力。”

水长流道：“对方的剑势凶厉，但却无法伤得姑娘。”

他说的很含蓄，但却已很明朗的点明了题意。

庄璇玑笑道：“他们的剑势有多大的力道？”

水长流道：“就老夫和他们动手的情形而言，似乎是他们的剑力，已到了洞穿金石的境界了。”

余长贵道：“除非姑娘的内功已入化境，寻常的铁布衫，和金钟罩一类的功力，绝对无法抵抗。”

庄璇玑笑一笑道：“好在我用了几分巧劲，没有伤在他们的剑下……”

突然一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

柳媚呆了一呆，道：“姑娘，你……”

庄璇玑道：“我不妨事，他们的剑势太凌厉了，震伤了我的内腑。”伸手由怀中摸出了一粒丹丸，吞入了口中。

水长流道：“姑娘可是被震伤了内腑？”

庄璇玑道：“我不掩饰自己，吐出了这一口鲜血，会好了很多。”

水长流道：“姑娘，那也得好好的休息一下才好。”

庄璇玑点点头，道：“诸位，我在坐息时，不要和他们硬拼。”

王杰道：“如是他们攻来呢？”

庄璇玑道：“由方奇主持，暂时退入大厅，用铁人和他们对抗。”

王杰还：“我们助铁人一臂之力，和他们对抗？”

庄璇玑道：“对！”转身继步向前行去。

王杰道：“方兄，庄姑娘的话，你听到了？”

方奇弹剑长啸一声，道：“庄姑娘何苦乃尔。”

柳媚道：“我想，庄姑娘是想让你多活一些时间。”

方奇道：“她怎知我心之苦，除死之外，已无可医之药。”

柳媚道：“你一个人死我们不管，但现在，你是不能死了，庄姑娘要你指挥全局，难道，你想把我们全都给拖进去不成？”

方奇默然。

王杰道：“蛇无头不行，除非你想加害我们，那只有勉强活下去。”

方奇长叹一声，道：“兄弟，庄姑娘盛情相留，那你就只好在九泉路上，多等为兄三日了。”

柳媚暗暗叹息一声，忖道：他死意如此坚决，只怕很难能留得他的性命了。

方奇长叹一声，突然盘膝而生，长剑就放在他的面前。  
柳媚缓步行过去了，似是想安慰他几句，但却被王杰拉住。  
王杰摇摇头，道：“他死志坚决，不用再劝他了。”

\*\*\*\*\*天色黑了下来。

庄家的宅院之外，燃起了数十盏灯火。

活人家的人，虽然没有再行进攻，但看样子，却也完全没有撤走的意思。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

庄璇玑突然出来。

她不是由里面出来，而是由外面行进来的。

当值的是王杰。

王杰呆了一呆，道：“庄姑娘，你何时出去的？”

庄璇玑摇摇头，道：“好好的守住，一举警号，退入厅中。”

王杰固执的道：“姑娘怎么出去的？”

庄璇玑示意王杰不要多问，悄然行入大厅之中。

忽然剑光打闪，横斩过来。

是方奇，睁开双目望了庄璇玑一眼，又闭上了眼睛。

他已完全没有生趣，对任何人，都不想多看一眼。

一个人，到了此等境界，当真是生不如死了。

庄璇玑暗暗叹息一声，缓步行去。

她没有休息，却和回春手坐在一处，似是要等待什么。

庄璇玑低声道：“有效么？”

回春手道：“只要他们能吃下去，保证有效的很。”

庄璇玑道：“需要多少时间？”

回春手道：“快则一个时辰，慢则两个时辰，绝对不会再延伸下去。”

庄璇玑道：“我已经把药物，投入了他们饮用的水源之中，如若没有太大的意外，明日午时之前，他们都应该有所反应了。”

回春手沉吟了一阵，道：“姑娘，有一件事情，老朽必得先把它说清楚。”

庄璇玑道：“好！你说吧。”

回春手道：“活人家的一些首脑人物，似乎是也逐渐通达了用毒之道，所以，他们已在很多人的身上，调整了用毒……”

庄璇玑道：“老前辈的意思，可是说，谭奎已在很多人的身上，另外加了一些奇毒？”

回春手道：“可怕的是，以毒攻毒的手法，亦必须医理上的配合，毒性如若两克，中毒者，应该立刻死亡，他们该死而没有死，这就有些叫人不解了。”

庄璇玑道：“你这是猜想呢？还是确有其事？”

回春手道：“确有其事，不过，老夫见到的范例不多，只有三个人。”

庄璇玑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回春手道：“对！照药性计算，他们都该死了，但他们确实还活着。”

庄璇玑道：“这可能吗？”

回春手道：“应该是不可能，但事实上产生了。”

庄璇玑道：“你医道精深，又是用毒高手，这更是为了什么？你应该明白才是。”

回春手道：“我想，这大概是一种人体内适应药性的转变，他身上一直带有一种适应毒性的转变。”

庄璇玑道：“是不是谭奎用毒的手法高明，两毒相衔之后，解去了旧毒？”

回春手道：“这也不无可能，不论如何，这种演变，已脱出了老朽的药物控制之中了。”

庄璇玑道：“这种应该不多啊？”

回春手道：“对！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久服毒物之后，脑部可能已受到强烈的损伤。”

庄璇玑道：“一种很奇怪的改变，一种起异的改变。”

回春手道：“对！出了常情、常规之外的改变。”

庄璇玑道：“结果如何，明天中午，咱们可以知道了。”

回春手沉吟了一阵，道：“如若明天的改变不太好，姑娘准备如何呢？”

庄璇玑道：“阁下有什么高明意见？”

回春手沉吟了一阵，道：“用毒，如若没有办法使他们清醒过来，那就只有把他们毒死了。”

庄璇玑道：“毒死？……”

回春手接道：“老朽也知道，这方法，未免太过恶毒了一些，但除此之外，很难再有良策了。”

庄璇玑道：“卫老前辈，准备用什么毒？”

回春手道：“一种毒烟，闻到这种毒烟的人，立刻倒毙。”

庄璇玑道：“老前辈，能不能配制出解药？”

回春手道：“不能，那是一种混合之毒，中人无救。”

庄璇玑道：“我们的人会不会受到伤害？”

回春手道：“全面施放，只怕会落得玉石俱焚。”

庄璇玑呆了一呆，道：“好吧一如若情形非常，那就只好放手施为了。”

情形变化的很快，第二天近午时分，璇玑堡的宅院之外，突然传进来激烈的杀之声。

但宅院并未受到攻袭。

方奇第一个冲了出去。

他胸中有一股强烈的积忿，有一种拚死一战的冲动。

那激烈的杀之声，激起了他深藏胸中的杀机。

搏杀之声，愈来愈是凶厉、杂乱、激烈，似乎是数百人的混战一般。

庄璇玑行到院中时，群豪已然集齐。

水长流道：“姑娘，方奇已经冲出去了，咱们也出去吧！”

王杰道，“好啊！如其不死不活的拖下去，倒不如放手一战的好。”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卫老前辈，是不是药物发生作用。”

回春手道：“如若他们大部份清楚过来，回首前尘，尽是恨事，这积压在胸中的一股悲忿之气，很难清除。”

庄璇玑道：“好！咱们出去看看吧！卫老前辈，请带着你的药物，情势必要，你就放手施展。”

回春手道：“老朽已然随身携带。”

群豪冲出庭院外面时，场中已成了全面混战的局面，六位身披黄衣的高僧，率领着百位以上，服装不同的大汉，正和一批白衣人激战。

回春手低声道：“姑娘，一切在咱们预料之中。”

庄璇玑道：“那拉白衣武士，是什么人？”

南宫豪接道：“是谭奎的属下。”

庄璇玑道：“这才是玩火自焚，谭奎以药物控制的属下，都成了他生死对头。”

只听一个声音说道：“谭奎也在其中，那是他的十八银卫，也是他的心腹死士。”

庄璇玑回头看去，发觉说话竟是高空，急急说道：“你怎么来了，你的伤……”

高空道：“我还撑得住，我要看着谭奎死去，才能放心。”

他武功基础雄厚，虽然重伤未愈，只有一腿，但仍然站的很稳。

庄璇玑低声道：“你的人呢？”

高空道：“他们大部份都集中左西南角处，等我令谕。”

庄璇玑转头看去，果然发现，有数十个衣着不同的大汉，集于一处，自成一体，两边都不帮助。

围攻十八银卫的人，伤亡很大，方奇勇武绝伦，身上已受了三处刀伤，仍然力战不退。

庄璇玑道：“咱们杀上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当先飞奔而上。

武林三仙和王杰、柳媚、娥媚双剑、银龙、回春手、伏虎索、铁铃叟等，紧随着攻了上去。

这一批武林高手，一加入战圈，立时把十八银卫的锐势给挡住了。

庄璇玑全力施展，剑势忽隐忽现，片刻间，连伤三个白衣人。

但闻水长流大喝一声，道：“杀！”

武林三仙突然间合聚一处，剑光如电，布成了一道光亮的圆圈，滚了过去。

大罗罩，武林三仙合手一击的大罗罩。

这是一招奇绝无伦的功夫。

江湖上的人，很多都听过。

但见过的人，却是不多。

武林三仙很少施用这一招合手出击的武功，但每一次用出来，对方必死剑下。

这一次，亦未例外，剑光洒下，立刻有两个白衣人倒下去。

十八银卫，原本组成了一但连锁防守的阵势。

谭奎就被围在中间。

但连死了五人之后，阵法已呈混乱之势。

庄璇玑疾如闪电一般，忽然间，冲了进去。

谭奎冷笑一声，道：“姑娘很高明……”

白衣银卫对冲过阵势的人，就不再多管，只是稍一合拢，把阵势稍为收小了一点。

庄璇玑一直担心着白衣人会在背后攻击她，形成了前后挟攻之势。

但眼看白衣人没有理，心中一宽，说道：“谭奎，你看出今日的形势没有？”

谭奎道：“什么形势？”

庄璇玑道：“你已成众矢之的，活人冢是生在阴暗角落处的一个组合，他们见不得光，一见光，就立刻要形失踪消。”

谭奎道：“我可以走的，但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不走？”

庄璇玑道：“因为，你已经走不了啦！”

谭奎道：“因为我不想走！”

庄璇玑道：“哦！”

谭奎道：“因为，我仍有致胜的把握。”

庄璇玑冷冷说道：“我倒瞧不出来。”

但闻一声惨叫，方奇一剑刺入了一个白衣人的前胸。

剑势凌厉，由前心直通到后背。

但方奇也被另一个白衣人一剑刺入了咽喉，双双倒下。

庄璇玑心中忽然一疼，也泛起了一片杀机，道：“谭奎，还有什么伎俩，快生施展吧，你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谭奎低声道：“庄璇玑，如是咱们能合作，明天午时之前，咱们就可以统治武林，号令江湖了。”

庄璇玑道：“谭奎，伏诛眼前，你还做武林盟主的大梦。”

谭奎冷笑一声，道：“姑娘可是觉着你已经胜算在握了？”

庄璇玑道：“至少，我们已由绝对的劣势，算成了胜算较大的局面，谭奎，你一批亲信的属下，都已被分批包围，老实说，他们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谭奎脸色一变，道：“庄璇玑，你怎知我除此之外，别无援手？”

庄璇玑道：“就算你有吧，但他们也不会来了。”

谭奎一皱眉，道：“为什么？”

庄璇玑道：“你留在活人冢的人，也和目前的情形一样，他们服用的药物，都已经消除了。”

谭奎冷冷说道：“逍遥堂的三位叛徒，如何离开了活人冢？”

庄璇玑道：“你把他们囚禁了数年之后，为什么还不清楚？”

谭奎道：“是不是你放了他们？”

庄璇玑道：“谭奎，我不会答覆你的。”

谭奎道：“看来，我们之间，非要有一场生死之战了。”

庄璇玑道：“你准备吧，我要出手了。”

谭奎突然一扬右手，剑光如闪电一般，直刺过来。

庄璇玑横里一闪，避了开去。

不待庄璇玑还手，谭奎已展开了一轮急烈的攻势。

这时，武林三仙已连绵施展出大罗罩，又伤了四五个白衣银卫。

但庄璇玑却陷入了艰苦之中，谭奎剑招变化多端，庄璇玑以已无还手之力。

王杰、柳媚虽然急于冲来，以助庄璇玑一臂之力。

但却无法冲开白剑布成的剑阵。

他们虽然有了近半的伤亡，但防守之力，仍然十分强大。

柳媚低声道：“王杰，你瞧到了没有？”

王杰道：“你是说庄姑娘？”

柳媚道：“对！她好像已陷入了十分危险之中，咱们想办法冲入阵中，助他一臂之力。”

王杰道：“可惜，咱们的武功，却无法冲出剑阵。”



柳媚道：“所以，要想办法，咱们配合。”

王杰道：“好！”突然一吸气，向后退出了五步。

柳媚知他要施展暗器，疾快的闪向一侧。

果然，王杰施出了暗器手法，一蓬银针，四枚子午钉，同时出手，电射过来。

这等近距离中，施用暗器，而且，一发数种之多，实也不易闪避。

两个白衣剑手，被银针击中。

柳媚的弹指飞毒，也紧随出手，又有两个白衣人倒了下去。

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技艺虽有高低，但这施展的时机，却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柳媚、王杰的配合，使得两人的武功，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白衣人相继的倒了下去，阵势已经无法稳定。

峨嵋双剑，忽然双剑合击，施展出了一记峨嵋绝学，突然飞身而起，荡开了左右拦击的剑势，冲入了阵中。

双剑并进，刺向了谭奎。

谭奎剑如游龙，本已把庄璇玑圈入了一片剑芒之中。

但庄璇玑却是一直有惊无险，周旋于轮转的剑势之中。

但峨嵋双剑的合击之势，一和谭奎的剑招接触，却立刻发现了谭奎剑势的凶厉。

但闻谭奎如灵蛇掉头，忽然之间，刺中了田玉咽喉。

田玉呆了一呆，倒了下去。

他一生用剑，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幻的剑势。

只见剑芒一闪，已中要害。

王雷愣了一愣，也倒了下去。

原来，就在他一愣神间，谭奎的剑招，如像活的一般，找了他的前心。

谭奎连杀了两个用剑的高手，只不过是一眨眼间。

但这已经给了庄璇玑相当的机会。

庄璇玑剑如流星般，横扫而至。

谭奎沉腕作势，仍然把对方的剑路封住。

剑法之快，招数之奇，庄璇玑也不得不暗暗佩服。

但庄璇玑的长剑，却突然间转了一个弯，剑光扫过，斩断了谭奎的一条右腿。

她用的本是一柄软剑，全凭内劲，使软剑挺直，内劲巧妙运用，剑锋自含折向伤敌。

谭奎大喝一声，单足一跃，忽然飞腾而起，长剑下挥，击落了王杰一蓬银针。

忽然间，一条人影，由地上跃起，直向谭奎撞了过去。

谭奎长剑一扬，竟从来人身上直穿过去。

但那人似是早已料到有此一招，竟然任由长剑穿胸而过，却把手中的一把匕首，也穿入了谭奎的前胸之上。一击正中心脏。

那人正是高空。

这等同归于尽的搏命一击，早已在高空的预算之中。

两个人，同时倒了下去。

谭奎看清楚来人竟是高空之后，苦笑一下道：“高空，我早该杀了你的，

想不到，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高空道：“你担心什么？”

谭奎道：“我担心会死在你的手中，想不到，还是死在了你的手中。”

高空道：“你也如愿以偿了，因为，你终于还是杀了我。”

谭奎忽然一掌推开了高空，道：“庄璇玑，可惜呀！可惜！”

庄璇玑快步行了过去，跪在高空的身前，道：“你这是何苦呢？我们已有了十之七八的胜算，用不着和他同归于尽的。”

高空道：“你不知道，他还有最阴狠的一招，没有用出来……”

怎么样的一招，高空已经无法说出来了。因为支撑高空的最后一口元气，已经散去。高空死了。

庄璇玑拭去脸上的泪痕，回头看谭奎一眼，道：“你可惜什么？”

谭奎道：“你如肯和我合作，这时间，咱们早已完成了统制江湖的霸业。”

庄璇玑道：“谭奎，没有人会成功的，江湖上虽然常有正邪之斗，但终究是邪不胜正。”

谭奎道：“不！我是例外，我有绝对的把握能成功……”

庄璇玑道：“但你还是失败了。”

谭奎道：“那是因为你长的太美了，我不忍杀你，我可以把璇玑堡化作飞灰，但我却下不了手，因为我想生擒，女人祸水，古人是诚不欺我……”双目一闭，气绝而逝。

庄璇玑缓缓转过身子，道：“银龙……”

银龙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庄璇玑道：“你应该恢复你的身份了。”

银龙道：“是！”

庄璇玑转望着武林三仙，道：“三位老前辈，既已入江湖，就应该多尽份心力。”

水长流道：“姑娘说吧！要我们作什么？”

庄璇玑道：“银龙是东方世家的主人，希望三仙帮助他，重整一下江湖残局。”

水长流道：“好！我们答应姑娘。”

庄璇玑黯然一叹，道：“王杰、柳媚，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们。”

王杰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天龙甲就穿在我的身上。”

王杰道：“是！只有姑娘这样的人，才配穿“天龙甲”那样的宝衣。”

庄璇玑道：“也是我设计把你们诱入璇玑堡的。”

柳媚道：“我们早想到了。”

庄璇玑道：“现在，我想把这座璇玑堡送抬你们两个。”

柳媚道：“为什么呢？”

庄璇玑道：“因为，我不适宜在江湖上走动，也不宜在人间行走。”

王杰道：“这个……”

庄璇玑道：“龙公子、方真、高空，他们都用生命证实了这件事情……”王杰接道：“姑娘也许说的有理，人间没有太完美的事，也不宜有太完善的人。”

庄璇玑道：“我的家人，也麻烦两位照顾一下……”

柳媚急道：“姑娘你……”

庄璇玑道：“我会来接他们的，等我找到了一个适合我住的地方的时候。”

没有人再开口要求庄璇玑留下来，因为太强光亮会刺眼睛。

王杰叹口气，道：“我、柳媚，也许都不适宜作璇玑堡的主人，但我们会想办法留下来。”

庄璇玑道：“你们建立的功勋，也许可以抵偿了你们过去的罪行，留在璇玑堡中，能使你们安定下来。”

\*\*\*\*\*

庄璇玑走了，留下了天龙甲和她的软剑。

银龙、南宫豪、武林三仙，担负重整江湖秩序的大任，王杰和柳媚留在了璇玑堡。

\*\*\*\*\*

刀已入鞘，剑已入匣，但人呢？人随烟云渺。

是红颜薄命，还是红颜祸水，千古以来，都无法作个定论。

但庄璇玑却已发觉了，她不太适合留在人间。

她是良弓、利器，是乎定乱世的力量。

是太平盛世的祸水，因为她太美。

